

道藏精華第九集之一
文山遜寬蕭天石三編

會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

道藏精華·轉世保元
大 道 經
文始真經·玄門必讀
清靜經·玄門必讀

道藏精華第九集之一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指道真詮 · 壽世保元
大道真經
文始真經
清靜經 · 玄門必讀

自由出版社印行

指道真詮，壽世保元合刊序

道家之學，爲千古不傳絕學；道家之書，爲千古不傳秘典。金書玉符，苑赤文，總屬「不是神仙不許看」！道書難讀，丹經尤難讀。不能淹貫閎通，難期密契玄旨；不得師傳口訣，無由深入神室。假物指道，全是龍虎鉛汞，秘母言子，盡屬隱語喻詞。致使萬千讀者，盲摸瞶撞，參悟無從，卽有偶得，亦莫非無盡道海中一塵一砂而已！豈能羽化形骸，透脫天地樊籠，而與虛合一哉？道旣難明，師亦難得，此所以千古來「學道者如牛毛，而成道者如麟角」之有以也。

中一子楊踐形，爲清末名儒，貫通經子百家，出入佛老者有年；本破迷弘道之旨，撰著指道真詮一書。撮丹經萬卷之精華，發禪密諸宗之心印；融三教於一爐，通百派而成家；復用生理病理醫理而爲之會證。附圖四禎，以爲竅穴部位之指點，於焉得證丹經之說，無不合於科學原理矣。上肇大道真諦，下迄導引小術，無不兼包併蓄，鉅細靡遺。由身心兼養，而至形神并妙；其苦口婆心處，要亦在誘掖世人由却病延年，而底於聖真之域也。中一子本鴻儒博學之質，用能障百川而東之，滙萬流於一海。復承有清一代樸學考訂之風，故能繁徵博引，取材精審不苟；綱舉目張，義例謹嚴不紊，眞暗室之明燈。

七十二福地，四十名山，禹貢九山，五嶽洞天，四大名山，海中三神山，東海十大洲等勝地，亦無不備載；可供修行人異日返回大陸時，擇地清修之參證也。

三、談道錄爲名儒李二曲先生之傳道心燈，共分悔過自新說，學髓，傳心錄，錫山語要諸章。其立教以悔過自新爲宗，以靜坐爲門，以寂定爲用，以心爲體，以孝爲行，而一以證道爲極功。末附聖室錄感，所誌諸事親之迹，足以做人子而資勸懲。其云：「某父早喪，幼不逮事。某母守貞，處困而沒，力莫能事，此終身至恫，而無所解於心者也。」與愚所恫正同！特併刊之，俾世人知所取法焉！

民國五十五年五月十日文山遜叟蕭天石於淡水海天茅庵

道藏精華第九集之一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指道真詮

自由出版社印行

序

中一楊子懷才隱遯，杜門著述，博通經子科哲之學，密傳聖賢仙佛之心。謁必義而承易統，參伶倫以補樂經，繼斯文於倉頡升宣聖之廟堂。又復竊比老彭，養生導引闡道德南華冲虛之微，發參同抱朴黃庭之祕。卽崔公入藥，洞賓沁詞，紫陽悟真諸篇，下至南北兩宗諸作，靡不通覽。而於唯識華嚴法華禪密諸宗，大乘經論，又淹貫宏通。所有著述，不偏一家言。庚申冬校閱道藏全書，七千八百餘卷，摭擷精華而成修道纂要。辛酉任傳道院指道，而述黃庭發籙，爲接引初機，而著康壽自然法，按期分登靈學精華。茲又重膺使命，作指道真詮十五章。而及門諸子，亟欲付梓，丐序於余。余深歎丹經諸書，汗牛充棟，類皆廋詞隱語，祕母言子，讀者有不勝盲人摸象之感。今中一子此書，實驗直敍，毫無閃爍，讀之可免錯誤。倘得作者指示，依法修持，定獲奇效。求道志士，手此一編，勝讀丹經萬卷，而道藏全書，盡視筌蹄矣。其傳心一訣，直入如來祕密法藏。不是佛，不會說。不是佛，不敢說。而且不是佛，不許說。諸善知識，將此參悟，保管頓超三界，立地成佛。第恐不是

指道真詮

佛，不肯悟爾。辛巳夏月，常勝老人司馬潛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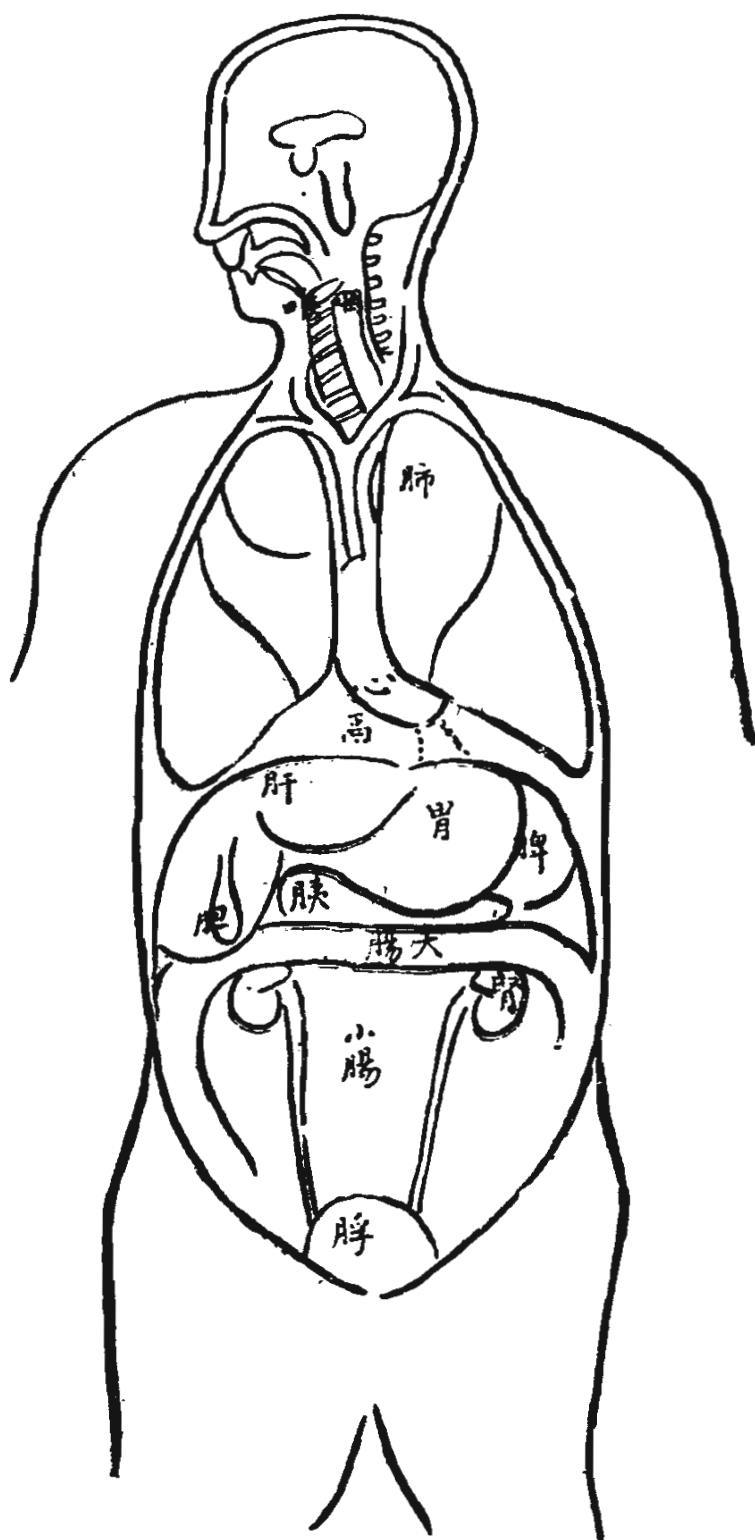
二

讀者須知

道家學說，祖述老莊。中一子本衛道破迷之苦衷，撰指道真詮一書。首章詮道，二、三章詮中，一、不
僅以莊列韓非抱朴解老，且以本經自相解。四章詮真，五章師說，不僅修養淵源莊子，且宗師
孔顏。六章三大法門，融易繫書訓論孟學庸黃老止觀各說於一爐。七章坐法，八章息法，九章心
法，十章要訣，十一章術語，撮道藏全書七千八百餘卷之精華，發佛教禪密諸宗之心印，用科學
實驗分類方法，指破歷來丹經廋隱盲摸之謎。豈徒却病延年，定許超凡入聖。販道羽流，非謂其
過洩天機，恐遺神譴，必謗其執着言詮，誤落旁外。然日月出而晦，火息明鏡懸而邪魔遁，彼索隱
行怪，惑世誣民，詖亂漁利之邪說，倘亦藉此知所斂迹乎。十二章醫史醫經，十三章膏肓攷，皆仁
孝子不可不知之國醫常識。十四章五藏辨，附表三，附圖四，廣徵尙書左傳三禮鄭注管子，
覽淮南高誘太玄說文，生理解剖各說，以證靈樞素問甲乙難經五藏分配五行之謬，一洗漢後
玄虛空談，爲國醫藏府論開一新元。十五章采導引各家簡易平實之法，殿本書爲結論，手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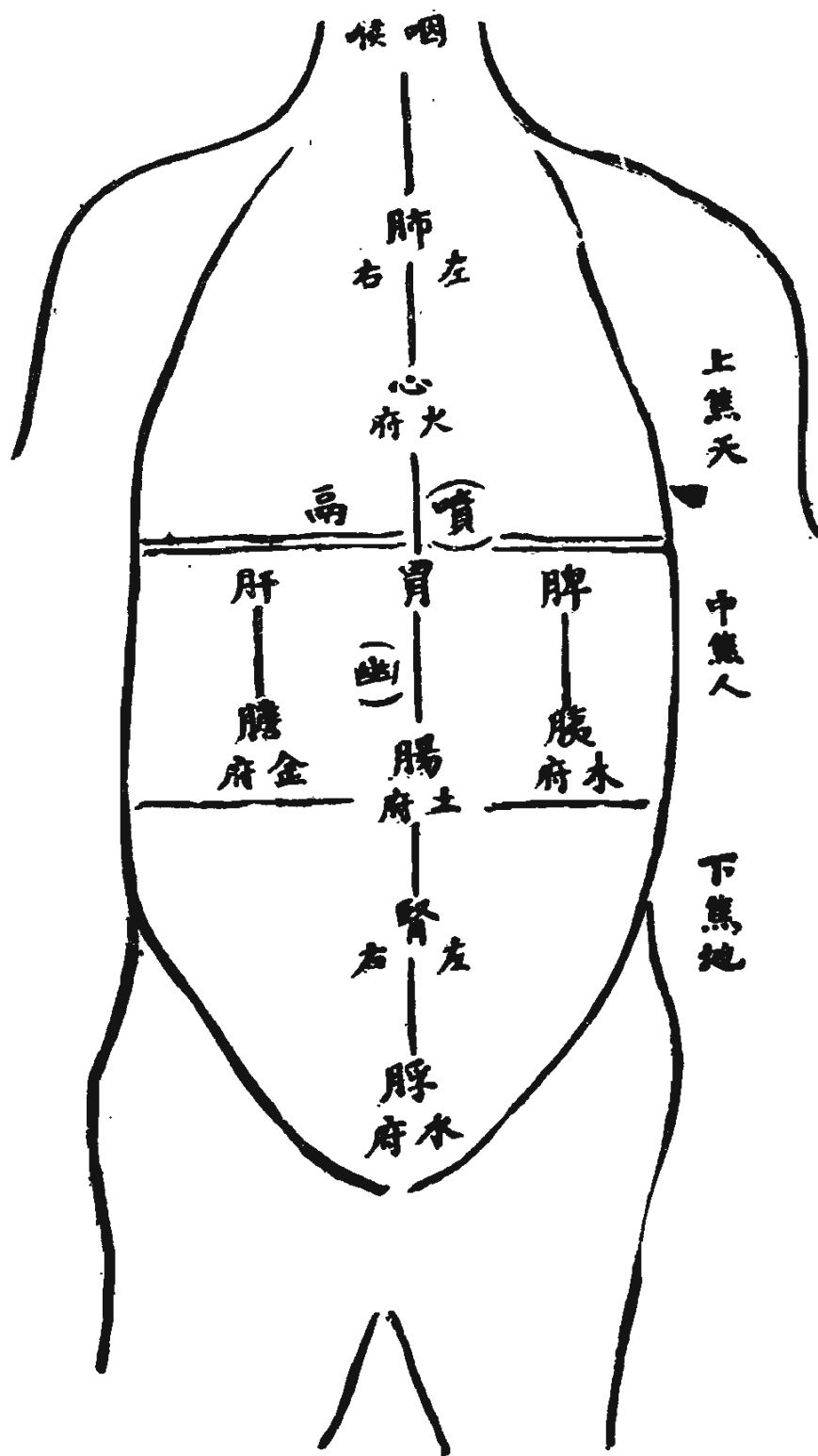
編，奚啻勝讀丹經萬卷，勝從名師指授而已。繁徵博引，義例謹嚴，不愧清儒樸學攷訂之風。晚近士德墮落，動以毀謗先賢，排斥經書，改造史實爲能事。不信五千餘年祖宗相傳之舊有文化，必援西人古俗之狃獠爲徵。現存史籍置於不顧，窮搜地藏，巧索唾餘，迎合時下心理，不惜斷章取義，曲解前修文字，爲坐古代本無，後世僞託之證。舉世譽爲攷古專家，居心適欲滅古而已。中一子未嘗以攷古名，然語慙無稽，學恥數典，世以想當然，莫須有，厚誣古人者，請一讀此書以自愧。戊己秋月，蟾光姜衍猷。

五藏六府部位圖(附圖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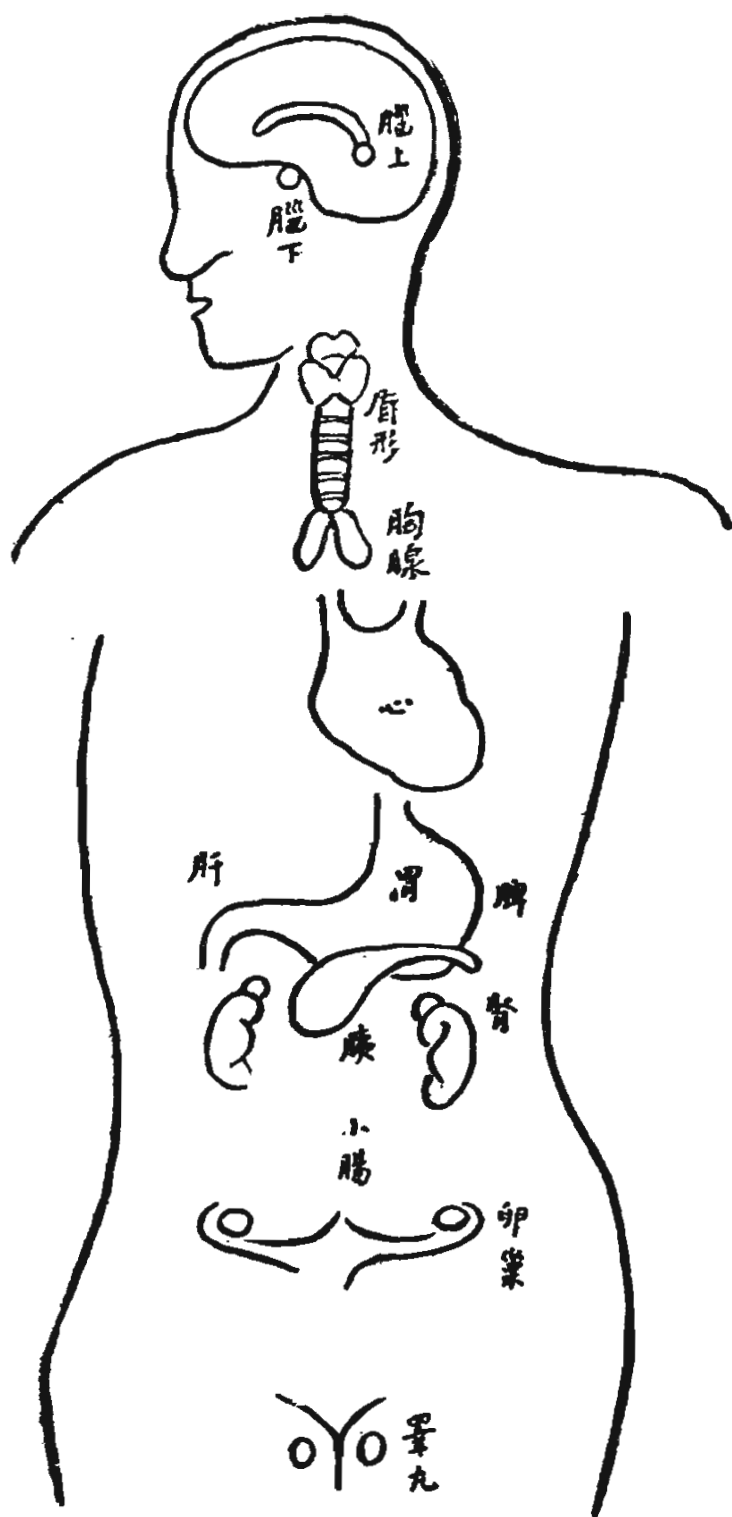


(圖解)八卦方位,乃平鋪南面將視之形。直掛胸前,則離火在上當肺位。震木在左當脾位。兌金在右當肝位。坎水在下當腎位。儼然人身藏府之型。

藏府配五行部位圖(附圖乙)



七液部位圖(附圖丙)



指道真詮

三

〔圖解〕黃庭經云七液者，七種內分泌腺也。乾爲首，腦上洞玄，腦下泥丸，性宮。離爲心，盾形及副玉樓，胸腺，臍宇，理宮。坎爲腎，腎上命門，命宮。坤爲腹，男舉丸，女卵巢，生泉欲宮。

四

8



〔圖解〕由上而下，天門，即百會，在前項後頂間。爲頭頂正中處。額會，在額上直鼻中央，入髮際二寸處。凡云寸，皆同身寸度。天目，丹成九轉圓稱天門。即天庭，亦名天根，爲神光所發處。印堂，即眉心，在兩眉之中間。靈樞五色篇，「闕者，眉間也。」眉心入內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泥丸。即上丹田，附見五藏六府部位圖。廣間，即山根，在兩目之中間。丹經云，「存想山根，即所以完成心息相依。」神虛即鼻末，備「觀鼻端白」，即所以完成垂簾入定之功。丹書又稱鼻爲雷聲部金橋，吐納所經，重要可知。其實此三處功用不二。黃庭內景，「口爲玉池太和宮」，即舌下玉英，醴泉華池之唾腺。玄膺，即玄壅垂，在舌下根部。黃庭內景，「舌下玄膺生死岸。」鵠橋，即金鎖關，對人中，對舌，在前喉後咽之間，當會厭處。靜坐時，以舌向後拄聘，亦稱渡鵠橋。十二重樓，即氣管象形。黃庭內景，「玄膺氣管受津府。」華蓋，即肺，當胸前。膺中，當心包絡，在兩乳間。降宮，即鳩尾，甲乙經云，「鳩尾蓋心上。」在胸前脅骨連膈肝之岐骨下一寸，亦膺前蔽骨下五分。心尖當左肋五六骨間。絳宮，即心募巨闕，在鳩尾下一寸，爲身中天，稱龍虎交會處。金闕，即心下膈上膺處。黃庭，即胃募太倉，在鳩尾下三寸五分，即蔽骨下四寸，當中脘處，即中丹田。「乾坤交構，一點落黃庭」，即此處。左有白元，即膽右有綠英，即膽丹經，云中間空一寸二分，稱土釜爲藏氣之所，煉氣之鼎。更下三寸六分爲身中地名生門，即臍實在太倉下四寸。背後齊處當腰椎第二節，即大椎第十四，兩旁爲腎，故稱玄關。兩腎之間爲幽關。臍下一寸五分爲氣海，名膺腧，又名下育。臍下二寸爲三焦募，石門，名利機，又名命門，即下丹田。三寸爲小腸募關元。四寸爲膀胱募中極。兩陰之間爲會陰，名地戶，又名海底，丹經稱陰蹻，又稱地戶，亦名地根。上丹田爲乾卦，絳宮爲離卦，中丹田爲中宮，玄關幽關爲坎卦，下丹田爲坤卦。後三關，初關尾間，即尾胝，名金鼎，名玉爐，名三又，名九重鐵鼓。在背後紅色「1」字處。中關夾脊雙關，即脊骨穴。按銅人穴法，脊骨命在背部第四椎下，旁去三寸。脊中在十一椎下，命門在十四椎下，而育門在十三椎下，亦旁去三寸。育命在臍旁五分。按此，夾脊雙關，宜在四椎下至十三椎之間，丹經相異各說，原屬模稜之詞。或云「在上十二節下，下十二節上」者，蓋近是而非。中脘每以大椎至尾骶爲二十一椎，加頸椎三故二十四椎，以配一年二十四節氣，無理附會，本書不

提頸椎七，其四隱於項間，故云頸椎三。所謂上十二節者，減頸椎三，則大椎第九椎也。上不當七椎，兩俞下不當十三椎，脊中三焦俞。素問刺禁篇曰：「兩肱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以此爲中關，其殆虛乎。上關玉枕，當枕骨間，爲由脊髓而入腦海處。素問血氣形志篇曰：「欲知腎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革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靈樞背俞篇曰：「背中大俞在杼骨之端，肺俞在三焦之間，心俞在五焦之間，兩俞在七焦之間，肝俞在九焦之間，脾俞在十一焦之間，腎俞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倪沖之曰：「焦椎也。在脊背骨節之交，督脈之所循也。」靈樞經甲乙經曰：「肺俞在第三椎下，兩傍各一寸五分。」如是心俞五椎下，兩俞七椎下，肝俞九椎下，脾俞十椎下，脾俞十一椎，胃俞十二椎，三焦俞十三椎，腎俞十四椎，大腸俞十六椎，小腸俞十八椎，膀胱俞十九椎，中膂俞二十椎，直至「白環俞在第二十一椎下，兩傍各一寸五分。」王惟德銅人圖在其後。此背部也。其在胸部，肺募膺中俞，在巨骨下一寸，乳上三肋間陷者中，動脈應手。心募巨闕在鳩尾下一寸。胃募太倉中脘，即黃庭，在心募下三寸。肝募期門，在心募下三寸五分，上直兩乳。脾募章門，在心脅端直臍。腎募京門，名氣俞，在脇骨下腹中挾脊季肋下一寸八分。按諸說，素問爲勝，素問五藏俞，正當人身五藏之位。惟云左肝右脾，疑有錯誤，否則或指交感神經之交互作用邪。至若靈樞甲乙並以脾下於肝二椎，是皆指膈爲脾也。

指道真詮目次

第一章 道	一——三
第二章 中	三——五
第三章 一	五——九
第四章 真	九——一三
第五章 師說	一三——一六
第六章 法門	一六——二〇
第一節 主敬說	一七——一八
克治派 修踐派 齋戒派	
第二節 主靜說	一八——一九
寂感派 存養派 默契派	
第三節 主觀說	一九——二〇
至善派 體認派 止觀派	
第七章 坐法	二〇——二五
第一節 足容	二一——二三

第二節 手容	二二——二三
--------	--------

第三節 身容	二三——二三
--------	--------

第四節 官容	二三——二五
--------	--------

內視法 返聽法 守臆法 塞兌法 叩齒法 漱舌法 抵脰法 弛力法

第八章 息法	二五——二四
--------	--------

第一節 調息	二六——二八
--------	--------

深息法 長息法 靜息法 實息法

第二節 凝息	二九——二九
--------	--------

停息之弊 綿息之益

第三節 胎息	二九——三〇
--------	--------

第四節 運息	三〇——三四
--------	--------

服炁法 療病法 調氣法

第九章 心法	三四——四二
--------	--------

第一節 養心	三五——三六
--------	--------

寂滅法 清靜法

第二節 調心	三六——三七
--------	--------

第三節 止心	三七——四〇
--------	--------

止治法 集德法 凝神法 存想法

第四節 觀心……………四〇——四二

假想法 觀治法

第十章 要訣……………四二——五三

第一節 返還術……………四三——四四

第二節 採藥法……………四四——四四

第三節 周天法……………四四——四六

子午周天 卯酉周天

第四節 火候法……………四六——四七

第五節 性功訣……………四七——四七

第六節 命功訣……………四七——四九

第七節 戒危術……………四九——五〇

焚身訣 止觀法

第八節 傳心訣……………五〇——五三

第十一章 術語……………五三——五六

第一節 功夫術語……………五三——五四

第二節 部位術語……………五四——五六

(附圖丁) (附圖丙)

第十二章 醫……………五七——七〇

指道 眞詮

三

第一節 醫史·····	五七——六〇
第二節 醫籍·····	六〇——六五
素問 靈樞·····	
第三節 醫經·····	六六——七〇
第十三章 膏肓考·····	七〇——七三
第十四章 五藏辯·····	七〇——一〇三
第一節 脾爲木藏·····	七三——七五
第二節 肺爲火藏·····	七五——七七
第三節 心爲土藏·····	七七——八〇
第四節 肝爲金藏·····	八〇——八一
第五節 腎爲水藏·····	八一——八二
第六節 五行所屬·····	八三——九六
(附表一) (附表二) 數位時色聲味藏竅 (附表三)	
第七節 五行源流·····	九六——九七
第八節 藏府部位·····	九七——一〇〇
(附圖乙) (附圖甲)	
第九節 藏府屬脈·····	一〇〇——一〇三
第十五章 導引術·····	一〇三——一三八

第一節	漢前諸家	一〇三	一〇五
第二節	華佗五禽戲	一〇五	一〇六
第三節	魏伯陽參同契	一〇六	一〇七
第四節	魏專黃庭經	一〇七	一二二
黃庭傳	內景 外景 右軍黃庭		
第五節	葛洪抱朴子	一二二	一二三
第六節	陶弘景導引養生圖	一二三	一二四
第七節	唐後諸家	一二四	一二六
第八節	內丹	一二六	一二二
胎息經	太上玉軸六字訣 李長生十六字訣 華山十二睡功訣 調息訣		
第九節	服食	一二二	一二三
第十節	房中	一二三	一二四
第十一節	導引	一二四	一三八
逍遙子導引訣	內功圖說 十二段錦 分行外功訣 却病延年法 赤鳳髓 四十六勢		
五禽戲	八段錦 易筋經十二勢		

指道真詮

楊踐形述

第一章 道

何謂道，老子道德經詳言之。

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鳩摩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

憨山大師解云，「有物者，此指道之全體，本來無名，故但云有一物耳。」莊子大宗師篇曰，「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本經十四章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然「象帝之先」，

萬物由之以成，故說混成。又云，「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混成則有物，「復歸于無物」，故說寂寥。當其寂然止靜，體之則獨立萬物之表，古今常一，而未嘗變易。此中立不倚，退藏于密也。逮其寥然運動，用之則周流六合之虛，遍及羣有，而未嘗窮匱。此曲成不遺，放彌無間也。河上公注「而貴食母」云，「食，用也。母，道也。」道爲「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故爲母。本經三十一章云，「道常無名。」首章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不知其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見萬物之莫能外也，故字之曰道。

二十一章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道之爲物，卽混成之有物，亦卽復歸之無物也。本經十四章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韓非子解老篇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意想者，皆謂之象。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莊子田子方篇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

物生焉，」故其中有物。在宥篇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秋水篇曰，「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精，小之微也。「至精無形。」天地篇曰，「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黃帝「遺其玄珠，」象罔乃可以得之。象罔，淮南子亦作恍惚。蓋此有象有物有精之「玄珠，」皆得之于「窈冥恍惚之中，」而甚真。漁父篇曰，「真者，精誠之至也。」大宗師篇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豈不信哉。

第二章 中

何謂中，天地之中也。劉康公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老子第五章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說文云，「天，顛也。」地，底也。「人身自顛頂以下，所有軀幹肢體，在天地之間也。橐籥，冶鑄所用，噓風熾火之器。爲函以周罩於外者，橐之櫃也，所以受籥。爲轄以鼓扇於內者，籥之管

也所以行氣。黃庭經曰，「關門壯籥闔兩扉」卽此。莊子養生主篇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正謂人身前後任督兩脈血氣周流無滯，皆橐籥之功。在宥篇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清必靜，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虛極靜篤，而用之不竭，故虛而不屈。天地篇曰，「其心之出，有物探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一動卽來復，愈動而愈出焉。在宥又曰，「慎汝內，閉汝外，多知多敗。」多言論，久尋思，令身疲勞，心不得定，故多言數窮。又曰，「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本經首章「常有欲以觀其微」，欲觀此玄關一竅，故云守中。

第六章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

列子天瑞篇引此文稱「黃帝書曰，「知老子取證黃帝之書以釋守中之誼。王弼注老子云，「谷神，谷中央無谷也，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張湛注列子云，「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園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道藏輯要云，「又曰黃庭其空如谷，而元神居之，故謂

谷神。」蓋谷象其形，神妙其用。玄卽天玄地黃，牝卽陽牡陰牝，互辭以見造化之根。門王弼云：「玄牝之所由也。」莊子應帝王篇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天根在兩目之間，修定者，端身正坐，存念於此久之，自沈至地根，是謂以汞投鉛。地根在二陰之間，復存念於此，久又自升至天根，是謂取坎填離。如是精修熟習，自能交媾中央，卽儵忽相遇於渾沌之處。所謂「乾坤交媾罷，一點落黃庭」是也。於此存念，是謂「守中」。於此採藥，交通成和而生物，人間世篇稱「養中」。在宥篇曰：「我以處一，亦是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庭內景曰：「千災以消，百病痊，亦以却老年永延。」守此則「可以盡年」，而不中道夭矣。末二句，別釋。

第三章 一

何謂一，韓非子楊權篇「道無雙，故曰一也。」高誘注呂覽與淮南子，皆云「一道也。」

老子第十四章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

混而爲一。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莊子知北游篇曰：「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大道不可以色聲形體求，三者不可推致而詰問，無從分別，故混同爲一。

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此文，唐傳奕校定本，並有一者二字及兩之字，今從之。上不皦則不掉舉，下不昧則不昏沉，此定相也。恐學者執着，故隨說隨掃，進入捨位，復歸於無物。抱朴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從之末由，故迎之不見羣龍之首，其現無始。隨之不見逝水之後，其去無終。管子所謂「孰能始無始，終無終者，其惟道乎。」知古始者，孟子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莊子謂「長於上古而不爲老。」鬼谷子陰符篇曰：「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故一卽道紀。

第十章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王逸注楚辭遠遊篇「載營魄而登遐兮」云，「抱我靈魂而上升也。」河上公云，「營魄，魂魄也。」內經素問曰，「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出入者謂之魄。」焦氏筆乘曰，「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莊子庚桑楚篇引「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列子天瑞篇曰，「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朱子曰，「專，非守之謂，只是專一無間斷，純全如嬰兒然。了無知之之心，則柔亦至矣。」本經四十三章云，「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本經二十章云，「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怕，說文云，「無爲也，」俗借泊字。孩本作咳，說文云，「小兒笑也。」五十五章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據。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也。」庚桑楚篇亦曰，「衛生之經，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動不

知所爲行不知所至，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天門者，宋范應元曰：「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也。」成玄英注直曰：「心也。」庚桑楚篇又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於是。」天運篇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不然者，天門弗開矣。」雌者，本經二十八章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德者，行道而有得也。能無離，能嬰兒，能爲雌，三者一以貫之。

第二十二章曰：「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

「抱一」詳前。莊子天地篇引「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故可以爲天下古今之法式。第三十九章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王弼注云：「物皆各得此一以成。」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六者，申言得一之效。

莊子大宗師篇曰，「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狝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昆侖，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高子遺書曰，「靜坐確有口訣。」收拾全副精神，只在「一」處。「主」二字最盡，一者功夫。」高忠憲公之說可謂盡矣。

第四章 真

何謂真，老子云「其精其真。」

莊子齊物論篇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萌。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其有真君存焉。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乎？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哀乎？」

郭象注曰：「言其自生，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陸德明音義云：「睽兆也。」賅，備也。」

注曰：「任之而自爾則非僞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爲者。「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真哀之大也。」實與死同。」音義云：「繭，忘貌。」

大宗師篇曰：「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郭象注云：「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真人陸行而非逃熱，遠火而非避濡，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爲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而未嘗喪生。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音義云：「假，至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象注云：「當所遇而安，與化爲體，泰然而任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音義引「李云，深深，內息之貌。」王穆夜云：「起息於踵，遍體而深。」喉，向云，喘悸之息，以喉爲節。言情欲奔競所致。「哇，崔云，結也。言咽喉之氣結礙不通也。」向云，儻然，自然，無心而自爾之謂。」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明，若不足而不承。」以禮爲冀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呂觀交莊子義云：「真人與物有義而非朋，盛德若不足而不承也。」克己復禮則視聽言

動莫非禮也。用之爲翼，以行於世而已。」郭象注云，「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爲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呂義云，「以德如軌轍之可循，則有足者皆可與之至於丘也。」黃星若莊子新疏云，「天秩有禮，行世以禮，如鳥之有翼也。有知有時，時以事著，其事乃出於不得已也。不得已而應之，事畢則已，是以知爲時也。道以德性爲循，是以德爲循也。有足者，指人言也。至於丘，如佛氏之登彼岸也。真人體用兼備，動合自然，隨機赴感，使人出於苦海。迷者不知，真以真人爲勤行也。佛氏書稱佛爲兩足尊，本此「有足」句。其云登彼岸卽本此「至於丘」句也。」

德充符篇曰，「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却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郭象注云，「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才全

者隨所遇而任之。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則雖涉至變，不失其說。」兌，音義引「李云，悅也。」黃疏云，「達人知其如斯，便一眼觀破，以爲凡此種種不過爾爾，何必想他。故雖如此，絲絲不斷之幻象，一時頓滅，而外緣絕矣。」

第五章 師說

前四章皆老莊所說。本章則取孔顏問答，以明大宗師之師說。

人間世篇曰，「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黃疏曰，「論語云，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重己之學，孔子每言之。又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但視人如己，且以道存於己爲主。」郭注曰，「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陳治安本義云：「耳司聽於外，而聽不行於耳，是忘形於外。心主感物之符於內，而不用於符，是忘心於內。」胡文英獨見云：「若聽止於耳，則心知止於外貌之符矣。」陳祥道注：「引文子云，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文子之上中下，以次第之深淺言也。其神聽，卽莊子所述之聽之以氣也。」黃洪憲南華文髓引申之曰：「夫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合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林雲銘因云：「聽止於耳者，不亂吾心也。心止於符者，不動吾氣也。聽止心止之後，則氣獨往獨來於吾身，不受一物矣。惟不受一物，方能不將不迎而待物，與太虛同體。」諸說皆有所見，林氏較爲完善。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

黃疏云：「闕，已事閉門也，又空也。已事則外不入內，不出，主人在中，所瞻視者虛室而已。唯

人亦然。觀空入靜，則純白自生。道集於虛，便是吉祥。內外同止，便是止止。在易之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背，不獲其身，隨之不見其後，即吉祥止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迎之不見其首，即夫且不止也。時止則止，而在艮止，止亦止也。時行則行，而在艮止，行亦止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動靜皆止，則虛室生白也。上下敵應不相與，則以入爲出，故名之曰坐馳。不止而止，行而無行地矣。然則虛室者，心齋之室也。坐馳者，心齋之光也。吉祥者，物化之道也。而道者，天命之行也。以艮卦釋止止，心齋之學可愈明也。」列子天瑞篇云：「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莊子誼勝。

大宗師篇曰：「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則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注云：「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爲一體而無不通也。」黃疏云：「於時量等虛空，無有隔闕，道卽是我，我卽是道，六通四闢，雙

忘道我。『同則性情一而無偏私，故無好化則心凝形釋，與萬變冥合，故無常。而汝也，夫子謂顏子，汝果如是之賢也。夫夫子者，大宗師矣。若竟云大是有首也，乾之羣龍無首。孔子明是顏子之師，顏子明明是孔子之弟子，今孔子反云請從而後，是形容孔子之不亢也，而顏子雖大師又豈肯亢哉。此正就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不如句化出，以寫孔子循循善誘之意。大宗師傳乾卦九五爻，今以無首之德歸之。』德充符篇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故同則無好。

第六章 法門

修養之術，莫盛於道家，莫精于孔孟之學。其道皆剗外以養中，蘊中而發外，得天地造化之靈，盡位育性命之理。克遵循者，身心日益清寧，志氣日益發揚，作事耐久不倦，處變鎮靜不昏，惡癖盡祛，積習漸改，此可見之效也。是故所思無邪，明德潤身，可以濟世而與人爲徒，即可超世而與天爲徒，亦可以成而上比而與古爲徒。心外無天，天卽在心，故能化人心之危，成道心之微，而轉利

之私爲義理之公，尙何患苦穢而已臻樂淨之境，尙何患病夭而已登康壽之域矣。

靜坐法門明著宋儒程子每見人靜坐，便知其善學。我先人文靖公於程門獨享耆壽。師事明道，甚蒙喜愛，有「吾道南矣」之贊。一傳王震澤，又間傳而得陸象山，開心學之宗，見全謝山說復師事伊川。伊川瞑目靜坐，立侍久之，門外雪深尺許。一傳羅豫章，再傳李延平，三傳而得朱紫陽，爲理學之正宗。延平論靜坐曰：「曩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羅先生令靜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亦曰：「李先生終日危坐，神彩精明，略無隕墮之氣。」李先生教人，令於靜中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擷取佛老精粹，於陰符經參同契尤有心得。歷來修養法，略分三門。

〔第一〕主敬法門 師說遠原書訓，所謂「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蓋君子以禮律身，無所不用其敬。曰修敬，曰中禮，所以嚴威儀之瞻觀，而望之儼然，其有容壯志氣之剛正，而臨之凜然不可犯。豈徒固肌膚之舍，而堅筋骸之束已哉？實所謂一敬可勝百邪矣。分三派。

一曰克治派 論語曰：「克己復禮爲仁。」至於「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一則省

克治之功至此已造乎其極矣。其始亦不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耳。顏子之不貳過，子路之喜聞已過，豈止寡過云乎哉？呂與叔之克己功夫屬此派。

二曰修踐派。聖人之言曰：「修己以敬。」其始不過言中倫，行中理，敬以直內耳。而其至也，則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易繫有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程伊川朱紫陽卽此派之中堅。

三曰齋戒派。孔子云：「君子有三畏。」曾子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子思云：「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蔡西山之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屬此派。

〔第二〕主靜法門。肇於黃帝，弘於道家。禮記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淮南子亦言之，或謂寧靜思慮，默喻理道，或謂林泉逸勝，淑性怡情。豈徒曰有所不爲而已哉？實可由一靜以制百動矣。亦分三派。

一曰寂感派。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學曰：「知止而有定，定而能靜，靜而能安安，而能慮慮而能得。」邵康節之虛心無爲而萬物備我，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

謂「無欲則靜，靜虛則明，明則通」皆屬此派。

二曰存養派。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荀子曰：「不以夢劇亂知曰靜。」此主靜之正軌也。宋之程明道、陸象山、明之王陽明皆屬此派。

三曰默契派。說近主觀，尤盛於明儒。禪宗屬此派。

〔第二〕主觀法門。淵源易老。觀彖傳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以「觀我生，」觀其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靜而絕念，不若靜而善觀，心有寄頓，不至如猢猻之失枝。故靜中有動，動亦是靜，何礙乎死灰與槁木。而閑思遊念有所距，不復雜起以紛紜。矧參觀諸境界，則理想日益高遠，智慧日益精進。豈徒此心不昧而已哉。實本乎一觀而備衆理矣。

曰至善派。大學之道，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君子居仁由義，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張橫渠之「民胞物與」爲懷，善觀莫切於此。論修養之功，謂莫先於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道家之丹成九轉，爐火純青，亦此派。

二曰體認派。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明道識仁篇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存以誠敬，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隨事精察，勿忘勿助，自有萬物皆備，反身而誠之樂。答呂藍田問中庸，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之氣象。後稱爲楊龜山門下相傳指訣。開李延平之驗心法。明湛甘泉標隨處體認天理，亦此派。

三曰止觀派。止卽定，定卽淨，淨卽寂也。觀乃慧，慧乃明明乃照也。隋智凱大師深痛學佛之不能兼修也，創天台宗曰，「偏修習則墮入邪倒。」修禪定福德者是愚夫，但修智慧者是狂人。聲聞二乘以定力多故不見佛性，十住菩薩以智慧多故雖見佛性而明了，佛以定慧力等故圓滿成就。」存想悟道，假想治病，絕想祛魔，皆用此法。

第七章 坐法

踐形幼時，體稟羸弱，多病頻危。後得萬壽仙訣於外氏，照法修鍊，果獲奇效。至今嚴冬不裘，炎夏不扇。步行烈日中，不畏口渴。故茶水無緣，長途七十里，不覺疲倦。故椅几無需。雖竟日勞神而腦

力猶健，終夜不寢而幹事如故，講讀歷五時之久而口津不竭。此皆得力於修養之功也。

修養之道，先從閒靜放者以收，逸者以檢，然靜在心，不在境。心清則混迹市廛，雖塵囂亦幽靜。心昏則避世山林，雖孤高亦溷濁。是故境緣於心而有清濁，心緣於境而顯昏明。謂境宜靜可決其心之不寬。謂欲宜斷可見其心之易惑。惟隨處咸宜者，庶能合乎清靜之旨。

心境既歸正途，乃可進言靜坐。室不宜過明，陽則傷魂，亦不宜過暗，陰則傷魄。不必寬敞，容膝易安。清氣流通，須避風寒。調和飲食，適可爲宜。過飽則氣急身滿，百脈不通，心靈閉塞，坐念不安。過少則身羸心懸，意慮不固，食穢惡之物則心識昏迷，食不宜之物則易動宿病，務須戒慎。平時行止動臥四儀，尤宜安閑氣機，無使粗暴，依法修鍊，自能成功易而。

略分四容。

一曰足容。古人皆跪坐，漢後垂坐至今，蹲箕之坐，野而無儀，偃仰欹側之坐，不合衛生。靜坐之相，最好結加趺坐。趺者，足背。交結左右足背，而置於左右膝上，故號加趺。可以收心攝氣，歛息凝神，第非盡人所能爾。結坐有二種，一降魔坐，先以右趾壓左股，後以左趾壓右股，此卽左押右，手亦左在上。禪宗多傳此坐。二吉祥坐，先以左趾壓右股，後以右趾壓左股，合二蹠上仰，手亦

右押左安仰加趺之上。如來在菩提樹下成正覺時安坐說法。瑜伽法門傳此。密宗大日經不思議疏稱蓮華坐，卽慧琳一切經音義之吉祥坐也。其次半加趺坐，置一足於他足之胫上。亦有二種，以左足加右胫上爲降魔坐，右足加左胫上爲吉祥坐。釋氏要覽云，「全加趺是如乘坐，半加趺是菩薩坐。」又次盤足，兩足置於兩胫之下，與結坐相反至方便隨緣，則如端坐，平股直腓，莊嚴端正，齋然足以有容也。

二曰手容。菩提心論曰，「修習瑜伽觀行人，當具修三密行，一身密，二語密，三意密。」大日經疏曰，「入真言門者，略有三事，一身密，二語密，三心密。」瑜伽者，相應之義，以契印真言觀想三事相應之加持力，爲衆生修行之三密證應。如來自證之三密，印者用指結成諸形，卽爲法界之幟幟，補陀落海會軌云，「左手定右慧，十指卽十度。」起左小指盡右大指，爲檀戒忍進禪慧方願力智。靜坐時可結佛鉢印，住瑜伽座，定慧手俱在臍間，卽右手重仰左掌上。見大日經密印品及疏，其次結道樞印，慧掌虛心，握拳，禪指在內。定掌抱拳外，智指插入，兩拇交接。又次交泰印，定智指子紋，四指緊駢。慧禪插入交接，四指外覆微握。炎夏指午紋若方便隨緣坐，先天坐不

結印，兩掌覆股若膝上。

三曰身容 坐下須鋪厚褥，或蒲團，使身不痛苦。寬解衣帶，使氣不留滯。正身端坐，直背平肩，腰脊項項，骨節若柱。鼻準對臍，耳對兩肩。不得左右傾欹，前後偃仰。亦不得倚馮几榻，使生懈怠。人每端坐，則藏府各得其宜，各施其功。任其自然安舒，坐一刻，獲一刻之益。稍涉偏滯，有關發育之弊。

四曰官容 官謂五官，耳目鼻齒舌是也。

內視法 陰符經曰，「機在目。」相經曰，「神在目。」靈樞經曰，「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第一目爲諸惡之源，衆欲之先，修養者最宜慎此。老子言「聖人爲腹不爲目」，又言「不見可欲」。法宜輕閉兩目，作垂簾狀，既斷幻見，又斷陽光。重閉則光黑，過暗而昏。不閉則神露，過明而馳。惟輕閉才能內視，返照方見功效。目之所到，卽氣之所到也。

返聽法 目可輕閉以斷外緣耳，不能充塞以絕諸聲。卽百里之音聞於耳而神隨遠去。雖

蚊蚋之微，感於心而神亦不寧。則返聽之法，詎可緩哉！不能返聽時，可先習傾聽呼吸之法。

守廬法 廬，鼻也。黃庭經曰：「神廬之中務修治。」傳，卽內景曰：「天中之岳精勤修。」務成子注云：「天中之岳，謂鼻也。」消魔經云：「鼻欲數按其左右，令人氣平，所謂漑灌中岳，名書帝錄。」下文「保灌玉廬以自償」注云：「玉廬，鼻廬也。」上文「七液洞流衝廬間」注云：「廬間，兩眉間。」說皆一貫。又經首曰：「呼吸廬間入丹田。」末曰：「坐於廬間見小童。」卽內景「借問何在兩眉端」是也。考修性派之守上竅者，有眉間目間眉目中三處，最高者至額，最下者準頤，要皆鼻也。山根爲息之門，故守之。

塞兌法 老子第五十二章五十六章，皆云「塞其兌，閉其門」。易象兌爲口。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旋曲以收視，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靜坐之時，必須閉口合齒也。

叩齒法 叩齒歛神，爲舌功之一。無論動功靜功外功，內皆有經歷此層工夫之一時間。

漱舌法 漱舌歛氣，爲舌功之二。後漢王真嘗漱舌下玉泉嚥之，謂之「胎津」。孫思邈曰

「津宜常嚥。」却病歌曰，「赤龍攪水。」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子若修之命長存。」內景曰，「口爲玉池，太和官，漱咽靈液，災不干。」

抵腭法 舌拄上腭，以交任督二脈爲舌功之三。非習鍊純熟，常人決不能反舌抵腭。愈後愈妙，能達玄壅尤合。內景云，「舌下玄膺生死岸」卽此。

弛力法 坐時勿用自力，弛緩筋肉，柔軟身軀，恍似遊藻，浮懸空中。自有一種難可形容之樂趣，是名禪味，亦曰法喜。

第八章 息法

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漢史謂武帝「唏噓呼吸，俯仰屈伸。」佛經有阿吒之法，阿者開口，玄壅上縮，呼息出外也。吒者，閉口，玄壅下垂，吸息入內也。易繫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慧命經曰，「闔戶卽是吸機，往下故曰坤，闢戶卽是呼機，往上故曰乾。變者，乾坤兩卦消息也。」邵康節曰，「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注云，「來往者，呼吸也。陰往則陽來。」丹經云，「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又「陰升陽降，坎離抽添。」坎爲陰中有陽氣，鉛也。離爲陽中有陰血，汞也。氣積於下，自下丹溢而上，達於髓海，謂之升。氣積於上，由上丹還復下，注於血海，謂之降。升時挾坎中之精而上，謂之抽鉛。降時齋離中之血而下，謂之添汞。精還補腦，嚥過重樓，生成精液，由經肺脈，注入心臟，津返爲血，所謂鉛生汞也。復由心脈，流向腎際，血返爲精，所謂經生鉛也。往來屈伸，互爲其根而已。黃庭經曰，「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爲真。」傳曰，「出日入月，呼吸存，呼吸元氣可成仙。」又肺部章曰，「喘息呼吸體不快，急存白元和六氣，神仙久視無災害，用之不已形不壞。」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又曰，「保而長之，不知其已。」長生久視，豈有異術。不過保嗇導引以養形，吐納抽添以服氣。一息不存，則此身已非我有。呼吸之繫維性命而能生死人也。修道者能無勉旃。息分四種。

一曰調息。調息之先，開口吐濁，想身中百脈不通處，均隨息出。然後閉口納清，約三度已。呼吸循任息自然，無絲毫滯塞，勉強氣之來也。翩然如魚之游泳。胸臆和暢，疏通源源，常流綿綿。

不絕，以注滿夫腠理，氣之去也，悠然如魚之逝水，臍輪炎若火發，蒸蒸日上，如雲煙一縷而飄渺無埃，又如目送飛鳥入雲而不知其何往。心忘息，息忘心，心息相忘而後心息相依，心息相依而後心息相調。佛家重視息法，分爲四相。

風相 靜坐時，鼻息出入有聲可聞。

喘相 雖無息聲，而出入結滯，未能通徹。

氣相 雖不結滯，而出入不能深長靜細。

息相 守風相則心散，守喘相則心結，守氣相則心勞。惟守息相則心定。息相調法有三，下著安心，寬放身體，想氣遍毛孔，出入通同無障。在細其心，合息微綿，不澀不滑而已。準則凡四。

深息法 謂息之徑路宜深也。對治淺浮呼吸。莊子曰：「真人之息深深。」又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大宗師篇，誠修道之師說乎。息以喉，淺之極矣。進之肩息，更進胸息，深之腹息，息以踵，深之極矣。肺尖脆薄，不適呼吸作用，易罹肺病。故吸入時，須注力下腹，凝神丹田，容氣經喉下管，以達肺底，自覺滿聚氣海。更欲注力膝踵，屈伸拇趾，提縮

谷道俾周流全軀人有自高崖絕巖墜落而不致氣絕者，平居深息之效也。

長息法 謂息之時間宜長也。對治短促呼吸。短促者氣不能久留肺中。如旅行然，方歷其境，束裝遽歸，勝地不克遊覽，名景無暇領略，肺爲逆旅，息爲過客。不能廓清殘濁，廢澄淨之功。宜塞兌守廬，緩納細綿，俾腹暖不冽，氣潤不燥。待血流溶調，田滿堅實，乃徐吐之，毋拘毋忽。善泅者住息多時而無窒，善步者馳騁長路而無喘，皆應用長息之效也。

靜息法 謂息之姿勢宜靜也。對治急迫呼吸。氣息麤暴，兢兢有聲，輒易疲倦。勉強鞭策，則肺萎心悸，脈裂神惶。小者氣喘，重者咯血。故必密其門籬，閉口歛鼻，嚴其檢查，緩靜細長。對鏡呵氣而不留濕痕，柔羽近鼻端而不見微動，則靜息之驗也。

實息法 謂息之運力宜實也。對治萎弱散漫，棼亂斷續諸相。膈中無力，則弛而偃肺，故腹腴神虧，易受驚駭。氣虛息弱，偻促偃僂。脈搏微細，動作偃蹇。不能運力四肢，聚氣丹田。老子曰：「一虛其心，實其腹。」舒在胸曰廣，腹曰實。每一息至，自覺胸上虛空，腹下堅實，微微綿綿，有息如無，此實息之驗也。

二曰凝息 練形術，養生家，教人降下心火，凝神氣海之法。使氣息深長靜實，微綿充盈，洋溢而無外漏。臍輪發熱，乃徐呼焉。純任自然，不可勉強抑息，其害甚大。

停息之弊 暫住爲停。息曰停，氣曰絕，脈曰代，其理一也。氣滯不行，濁留清竭，與間息同屬病態。

綿息之益 易傳曰「自強不息」，中庸曰「至誠無息」，佛經曰「法輪常轉」。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一也。老子之綿息，莊子之踵息，仙家之胎息，丹經之火候，佛書之住息，亦一也。胸腹之間，氣息流通，綿如川逝，鍊之純者，其效入水不溺，入火不灼。拙著列子新詮，備述其理甚詳。

三曰胎息 深長靜實之極，宛若胎兒氣息，不待口鼻以通也。每一息入，經絡頓開，自覺綿息津津下降，元氣充實少腹。即閉口鼻，元氣自能出入，細長深綿。入無積聚，出無分散，體相虛空，民然清靜。此中妙味，釋稱禪悅，非過來人不能知也。胎息經訣之作者，有王子喬、赤松子、王方平、許旌陽、抱朴子、鍾離權、達摩、袁天罡、張景和、呂純陽、劉海蟾、薛紫賢、石杏林、陳泥丸、白玉蟾、彭鶴。

林，李瑩蟾，陳上明，許棲巖，性空子，幻真子，至遊子，至羅念菴之胎息篇。庚申歲博覽道藏全書七千八百餘卷，及道藏續編，道藏餘編等書，北派心息，南宗踵息，龜息耳息，及句曲武當諸法，均詳拙著談道叢編。

四曰連息。瀰滿氣海之息，灌注腠理，調準體溫，發攻邪表汗之功。法先閉目凝神，靜心寂慮，存神氣海，下達丹田，轉過尾閭，隨即提縮谷道，引氣上升，勿使洩漏，乃自腰際，夾背脊，透雙關而上，直至泥丸，轉下鵲橋，汨然嚥下，仍歸丹田。修養家有子午周天，卯酉周天諸法，總不外運行元氣於全身。僅以口鼻呼吸者，稱外息相法。此則轉從全身腠理呼出者，稱內息相法。

服炁法。息法成效，乃可進語炁法。炁爲先天呼吸，不落後凡，實天地之生意，人身之元氣也。仙經云，「遍大地無不是藥。」此靈藥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內經生氣通天論曰，「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九竅內閉。」大地靈藥，不可思議，微妙莫測。施肩吾曰，「炁爲添年藥，心爲使炁神，但知行炁主，便可得仙人。」尋繹其訣，則壽登期頤，年同松柏，添籌益算，長生久視，而操縱之者，心也。服炁之服，厥有二誼。服食大地之靈藥，所以治疾病。服役自身之真炁，所以通神明。丹經

又曰，「服炁不服氣。」先天者則謂之炁爾。崔公入藥鏡曰，「先天炁，得之者常如醉。」卽道家鍊炁之說。其景象則在「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兩語。

道藏全書共分三洞四輔七藏，其銓次依千字文爲函目。第三洞卽洞神之部，自盡字號起，迄命字號止，內凡爲書二十一帙，均言炁法，有三十二名，曰服炁，曰進炁，曰淘炁，曰調炁，曰咽炁，曰行炁，曰煉炁，曰委炁，曰闕炁，曰布炁，曰補炁，曰瀉炁，曰外炁，曰內炁，曰慎炁，曰御炁，曰用炁，曰修炁，曰養炁，曰護炁，曰守炁，曰凝炁，曰引炁，曰候炁，曰食炁，曰導炁，曰合炁，曰接炁，曰採炁，曰迎炁，曰運炁，曰息炁。一言以蔽之，曰服炁而已。

療病法 炁法一訣，自古真彭祖，王喬，莊周，赤松，華陀，吳普以來，傳述此旨者絕少其人。後有張果，李奉時，蒙山王說，威儀，道鸞等，著書授訣，而其法究不能顯，故習者不盛。在道藏全書中，求其說之較爲可恃法之較爲純正者，僅有太無子，幻真子等，數人之書爾。而諸書中尤以長生胎元神用妙訣一法，最爲簡便易行。今就服炁經，略舉二法，餘待隅反。

闕炁 病者入室調炁調畢，嚙炁，存想痛苦之處，用意灌注，闕炁攻之，炁極則調，切無間斷。

炁急則止，調後再攻。覺痛苦處發汗，至通潤則止。如此則潛伏腠理間之外邪盡去，不得存留爲禍，病自瘳矣。此自力療病之方也。

布炁 若施術療人之法，則布炁與人治之。先問明彼之痛苦患處，乃取自己調成之真炁，布入彼之身中。令病者面向其方，息心靜慮，能使其病於不知不覺間消除也。較之催眠靈力等術，更有不思議之神通。

調氣法 調劑元氣之法，莫備於黃庭山人所述太上玉軸真經六字訣，以呵呼呬嘻噓吹六字，分治藏府諸病。歷來修養家羣推崇爲道家調氣說之祖。而天台開宗智者禪師所述小止觀一書，引六字訣，分配藏府，法同玉軸。惟以嘻字主三焦，則與玉軸異爾。又有次第止觀一書，曾經嗣法弟子一再修改，今名禪波密。亦引六字訣，而以噓治肝，同小止觀，以呬治腎，同孫思邈一金方。惟以吹去寒，以呼去熱，雖同主心病，而冷熱互易。至以呵治肺，以嘻治脾，則遍觀修養諸說，無一與合，豈爲非出智者親手故邪？

得黃庭心印，則六字已爲筌蹄。然於初機對治，頗見調氣之功。今採小止觀說，以證佛道之旨。

呵字 病屬心，以呵字之氣治之。

呼字 病屬脾，以呼字之氣治之。

咽字 病屬肺，以咽字之氣治之。

噓字 病屬肝，以噓字之氣治之。

吹字 病屬腎，以吹字之氣治之。

嘻字 病屬三焦，以嘻字之氣治之。

對治法 佛家十二種息法，爲勿藥治病之捷徑，深合醫理，具十劑之用。

上息 對治體肢沉重之病，此降者升之也。

下息 對治精神虛懸之病，此上者下之也。

滿息 對治體肢枯瘠之病，此槁者潤之也。

焦息 對治體肢腫滿之病，此溼者燥之也。

增長息 對治羸損不足之病，此虛者長之也。

滅壞息 對治增盛大過之病，此盈者消之，實者瀉之也。

煖息 對治寒病用之，此寒者煖之也。

冷息 對治熱病用之，此熱者涼之也。

衝息 對治壅塞不通之病，此以流濬淤之法也。

持息 對治顛動蕩之病，此以靜制動之法也。

和息 通治四大不和之病，此塞者解之，違者和之也。

補息 資補四大衰弱之病，此虧者補之也。

第九章 心法

甲寅春，督率全校教職員等，嫻習技擊健身之術。以餘力繙譯諸康健家名著，參酌衛生靜坐等書，折衷佛道心靈諸說。頻年經驗，積帙成自然康壽法六十四篇。壬戌秋，即用爲靈學會傳道院範本。癸亥夏，擇淺近者逐期登入靈學精華修養門。今歲辛巳，更承諸同玄雅意，述指道真詮各

章。靜坐一法，迄分三步。

首述入定。定者，止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此修道之方，秩然有序。其「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則入德之後，天理流行，擊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宋儒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皆修養之極致，非初學所易知也。易有「艮止」之辭，書有「安止」之詔。周子有主靜之論，顏子有習靜之方，其誼一也。是以洗心藏密，止得其所，守中抱一，衆妙之門。定與戒慧，在佛家爲三學，而正定爲入正道之一，禪定爲六度之一。身心寂靜，安住於定分，故曰入定。

入定之始，先調身相，如坐法章說。次調息相，如息法章說。復次調心相，略分四誼。

一曰養心。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養生歌曰：「寡欲精神爽，思多血氣衰。」呂洞賓曰：「寡思慮以養神。」白玉蟾曰：「守清靜以養道。」遜思邈曰：「多思則神殆，多念則智散，多欲則智昏。」人爲物欲系念所蔽，不能自照，最易戕身。自來善養生者，莫不以寡思慮，守清靜爲要旨。內經上古天真論曰：「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

敵，精神不散。」秋聲賦曰：「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人患思慮之多，故方壯遽老，方老遽衰。欲念寡，思慮絕，則物不撓，心漸靈明，康壽可操矣。

寂滅法 寂謂無思無慮，滅謂無我無心。此心念念在名在利，爲色爲貨，貪而不足，吝而患失，得隴復望蜀，顧此又慮彼，種種妄想，錯雜紛挐，起滅無常。以精神爲逆旅，應變如傳舍，亦云勞矣。故養心首在斷妄想。妄想寂滅，永不再生，所謂守心於大休歇之場，住形於無何有之鄉是已。

清靜法 清謂清其心源，靜謂靜其氣海。常人或爭權利，或爭意氣，或不慊於心，或不安於分，或逆料將來之境，或追悔已往之咎，種種私情，纏繞胸際，以藐弱之躬，酬應萬變，人非木石，奈何不慮其疲。故養心要在除煩惱，煩惱清靜，心氣和平。心源清，則外物不能擾，而精神安恬。氣海靜，則邪欲不能作，而丹田堅實。庶幾返乎赤子無知之境。

二曰調心 十地經云：「三界無別有，惟是一心作。若知心無性，則諸法不實。」蓋能心無染著，則一切生死業行止息矣。故修養之道，調心最要。調心有二誼：一調伏亂心，不令越逸，此卽顏子心齋；孟子求放心之旨也。二調和定心，常人之心不能入定，約有四種病態心相。

沈相 謂心中昏暗，無所記錄，頭好低垂。對治之法，宜用升心，使之不沈，卽系念鼻端，令心常住緣中，無分散意。

浮相 謂心好飄動，身亦不安，念亦異緣。對治之法，宜用降心，使之不浮。卽安心向下，系緣臍中，制諸亂念，心卽定住。

急相 謂攝心用念，因此入定，上向胸臆，急迫而痛。對治之法，宜用安心，使之不急。卽寬放其心想氣皆流下，則病患自差。

寬相 謂心志散漫，身好透迤，口中涎流，時乃闇晦。對治之法，宜用收心，使之不寬。卽檢斂身體，常使內心住在緣中。

澀相滑相 在四相之外。對治之法，使之不澀不滑，依上類推可也。總之，過猶不及，均非中道。調和心相，酌損益之，使適中道而已。

三曰止心 無量經云，「菩提樹下正中有金剛座，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此達摩之禪定，智凱之止心，有健身治病之用也。

止治法 國清百錄佛祖統記云，「智者大師隨諸病處以心止之，不出三日而愈，」心如王，病如賊，使心不安於賊，則賊即散壞。『天台小止觀云，「病由心生，」安心止在病處，其病即治。』諸法本空，不取病相，寂然止住。『坐禪之法，若能用心，則四百四病自然除差，若失所用心，則四百四病因之發生。』蓋心生則萬法俱生，心滅則萬緣俱寂，心王所蒞，則萬魔俱遁矣。止心之法，先解衣，諦觀臍如豆大。後閉目合口，以舌支腭，置心於臍，使氣調順。此止心以守丹田法，能醫萬病。若猶感痛苦，則移心而向足三里穴。痛猶不止，更移心而向兩足大拇趾爪橫紋，必止。若頭痛目赤，口熱耳聾，腹痛等，則止心於兩足中間，可愈。佛家以四大不調而病，由於心識之上緣。若安心於下，則四大調適而病自除矣。故最下者，止心以守湧泉法，行住坐臥，如如不離，可以百病不生。

集注法 集者，集其神氣。謂心力集中於一點，則雜思妄念無從發生。住者，注其血液。謂血隨心力下注於臍腹，則腦底清淨，血無充鬱。雖運天目，守泥丸，可成不思議之神通。然性宮守竅，不適宜於慣用腦力之人，弊害難以勝言。惟守下丹田，守足湧泉，始為操心過勞之調劑，合於莊

子所說。然命宮守竅。又有慮於不能絕欲之人。調和兩者之間。則守中宮黃庭。有性命兼顧之便。無身心偏遺之病。但以清淨自然爲妙。

凝神法 凝者。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極之蒂。混沌之根。至善之所會歸。造化之所運行。神者。陰陽不測。窮通變化。知幾知微。妙用曲成。莊子曰。『樞始得其園中。以應無窮。』參同契曰。『浮遊守規中。一度人經曰。『中理五炁。混合百神。』此皆一凝神入炁穴之訣也。凝神聚氣。一意不散。自能結成聖胎。呂純陽謂之『生身受氣初』。白玉蟾謂之『念頭動處』。此真息所由起也。神不外馳。氣不遊移。老子所謂『歸根復命』。澄心絕慮。至寂常照。列子所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集注可臻無念之境。而非無念。凝神則無念以後。恍惚窈冥之狀也。

存想法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卽見自己之目。收心卽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爲存想之要訣。易曰『存性』。又曰『存神』。孔子曰『不舍晝夜』。孟子曰『勿忘。勿助』。又引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不舍。存之之效。勿忘。存之之法。其要則在能操而已。詩曰『秉心塞淵』。太玄曰『藏心於淵』。參同契曰『真人潛深淵』。曰塞曰藏曰

潛存而守之之誼。曰淵者，深而渙，默而想之之誼。坤卦曰：「正位居體。」鼎卦曰：「正位凝命。」艮卦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存想所在也。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者，神氣外馳，無有定處，心猿意馬是也。書曰：「念茲在茲。」即求之之法。先降下心氣，翕聚定力，存想其處，不敢放弛。自然陽復丹成，神妙不測。但切勿滯相執着，無益有損。故金剛經云：「應如是住，應如是降伏其心。」

四曰觀心。觀心者，謂諦觀此心，思維道理，覺悟真常，妄見自除。蓋合運息念想諸法，而一以貫之者也。黃庭經云：「闕視天地存童子。」闕視，謂不離不卽，慧光常照。其升降循環，周流六虛，存念不放，止在黃寧童子而已。又曰：「觀我神明辟諸邪。」神則自明不昏不昧，心王所在，由我能觀而已。

假想法。亦曰轉心法，即自己暗示。蓋治氣調息之際，兼假作一種理想，以得其心力之幻化轉變，潛移默化，治病矯癖於不自覺爾。佛藏阿含經云：「假想觀酥，煖酥在頂，滴滴入腦，濺於五藏，流潤全身。」而雜阿含經所載，且有七十二種治病祕法，如患冷，則假想身中火起以對治。

之等是。然最忌膠執着想，其戒與止心法同。

觀治法 維摩詰經云，「病不離四大，不即於四大，方病而直觀心，推求此病因，不在內外，不在中間，心不可得也。病來責誰，誰受病者。用斯觀力，可以治病。」故天台智凱大師小止觀法有明治病之術。凡分二種，一曰止治，即前述止心法。二曰觀治，即此觀心法。夫止心所以伏結，即愛養心識之喜資。而觀心所以斷惑，即策發神解之妙術。止觀之道，豈但可以治病而已哉，治病不過其中之一效驗爾。其用心坐中治病一節，計十項。

第一信 信此法必能治。

第二用 隨時常用。

第三勤 用之專精不息，取得差爲度。

第四常住緣中 細心念依，法不異緣。

第五別病因起

第六方便 吐納運心緣想，善巧成就。

第七久行、用之未卽效，常習不廢。

第八知取捨、知益卽勤，有損卽捨。

第九持護、善識異緣觸法。

第十遮障、得益不向外說，未損不生疑謗，

次，述住定。亦有三種調法，一，身相，不偏於寬急倚曲低昂。二，息相，微綿，如有如無，不偏於風喘氣相，致息脹滿。三，心相，不偏於浮沈寬急，必使心息相依而融和。三者兼調，而後方能住定。

後述出定。出定時之調法，極有關於色身，慎毋謂功夫既竟，可以隨便。凡將欲出定，應前放心異緣，閉口弛氣，想從百脈隨意而散。然後微動身，次動肩膊，及手、頭、頸，次動二足，悉令柔軟。次以手徧摩諸毛孔，次摩手令暖，以揅兩眼，然後開眼。徧摩諸孔，要以面部爲則。揅目法，止用姆指中節，萬勿用根節，恐有毒氣。又勿揩擦，反損光明。待身熱稍歇，方可起身。此佛家禪定之法也。

第十章 要訣

洪範五福第一曰壽。黃庭經曰，「壽傳萬歲將有餘。」佛典亦云，「長壽度衆生。」然則康壽之法，導引之功，爲樂天知命之君子所不可忽也。至曰修身以俟，且暮遇之，則其殷切更可知。先天大道，安樂法門，略舉要訣如次。

返還術 年近五旬，氣血將衰，宜先從返還入手。靜室光線，明暗合宜。坐下厚褥軟墊，以久坐不痛爲度。任何日時可坐，避飽食，遣俗慮，緩衣帶，勿使牽扯，先吐濁一二，乃納清攝歸絳宮，令定。須萬緣澄清，心神融和。後以意移入天目，凝定。雜念不起，即凝神不散。復由泥丸轉玉枕，注夾脊，息心靜養，專一不紛。每日行持勿斷，速者數日，遲至半月，覺夾脊火熾，或增痛象，遂送入兩腰。俟跳動不已，隨送入陰蹻。又覺其中跳動，切莫睬他。張紫陽云，「陽蹻一動，百脈皆動。」渾身通泰，酥暖如醉。專志安居，久客初歸，片刻凝定跳止。由觀氣根，從海底，上升臍輪，即止。仍下降海底，如此周流三寸一分半之間。每一吸入，則內息迎升至臍，與外息相交。全任天機，萬勿稍涉意想。念起即散，雖坐無益，必從始重作。安居海底，則神化炁炁化精。如此添油，返老還童。坐旬日，增至數百息，腰腹漸熱，手足素冷者，亦熱。一陽初復，先天炁未可即採。姑俟月餘後，若陽至即採，聚入

泥丸，則陽日增而陰仍舊，陰寡不包，陽必外越，懼鼻垂玉柱而坐化爾。修此法必持清心寡欲之戒，坤修與乾道不同者，離宮活午之陰生，與坎宮活子之陽復，精血之變化異爾。返還之術一也。

採藥法 能五百息不起念，不斷內息，久之，坎宮一陽，上升臍輪，傍及兩腰，熱如湯沃。此時欲念倍熾，必須絕欲持戒，以免走丹外洩之危。過此險關，至能欲念不起，一二月後，候躋火上沃臍腎，一陽方動，炁將化而未化時「養」之，老嫩得宜，所謂「鉛遇癸生須急採」，乃輕微提撮，如忍二便狀，送陽火過尾閭，貫督脈，不疾不徐，一意毋紛，送升夾脊，專志催穿玉枕，兩目內迎，引入泥丸，左起向右順轉三十六。運畢，無思無慮，靜坐片嚮，是爲採藥一次。

日採則夕還，夕採則朝還，坐定，吐濁一二，歸神絳宮，移凝天目，上注泥丸，右旋向左逆轉三十六。運畢，仍由夾脊，過兩腎中間，歸入陰蹻，復左旋三十六，右旋二十四。運畢，寂慮靜坐片嚮，是爲還原一次。

周天法 周天有二種，一子午周天，卽坎離交媾與乾坤交媾。二，卯酉周天，卽性情交感，龍虎會合也。

子午周天。靜坐入定，垂簾塞兌，三相既調，渾寂綿存，心息相依，杳不知身在何處。心液下降，腎水上升，陰中之陽，陽中之陰，交媾丹田，歸氣元海，此坎離小周天也。旬月間，任督必通。內息橐籥鼓動，巽風坤火，猛烹急煉，產藥昇鼎，熱氣穿尾閭，冲夾脊，透玉枕，與神交合，旋繞頂門，復自泥丸下明堂，度鵲橋，歷重樓，過絳宮，直抵丹田，所謂「乾坤交媾罷，一點落黃庭。」此玉液煉形，子午大周天也。

河車轉動，子午抽添，取坎填離，積金入腹。杳冥之中，有信如潮，金水初動，由丹田分下湧泉，霎時合到尾閭。調停真息，鼓舞之，兩足震奮，真氣流行，後升前降，咽落黃庭，積日灌溉，意凝赤土，血化白膏，靈劍在手，內丹成矣。

卯酉周天。物柱玄關，目守泥丸，下照坤臍。久之，活子陽生，氣穴中火珠一粒，左旋傍臍，昇傍絳宮，折左脇，透左肩，上左耳根，由左目，逗存山根，轉右目，經右耳根後，下右肩，遠前傍心，降臍，仍還丹田。是謂進陽火，三十六次。心蕩腎熱，活午陰生，復右旋左降，是謂退陰符，二十四次。此金木交併，卯酉周天也。及至純熟，自然左右俱升，或臍間中通，前後俱升，兩腎湯煎，妙在不經三關，

自兩腮徐上，幌頂漫降，山根到鼻準，入人中，經鵠橋，濃液如卵，入舌下，歷重樓，落中宮，所經穴有陰邪未淨，作戰微痛，必戰盡陰邪，始完全先天。此金液煉形，卯酉周天也。

兌金生水，而坎水產鉛，母隱子胎，是謂「虎向水中生」。坎中戊陽，本乾成離來，故曰「坎內黃男名汞祖」。震木生火，而離火產砂，子藏母形，是謂「龍從火裏出」。離中己陰，本坤成坎來，故曰「離中玄女是鉛家」。以鉛之沉重，鎮汞之飛輕，則大丹結矣。

火候法 火候者，坎中起火，胎息微綿也。導引養炁之功，却病延年之法，無非調息而已。息調而凝，凝而運，運而周流不窮，圍定養胎，千萬變化，不外一息。東坡養生偈曰：「與息俱入，與息俱出。」隨之不已，一息自住，不出不入，或從腠理，雲蒸霧散，身中陰邪可以肅清。朱子調息箴曰：「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開闔，氤氲其妙無窮。」性命主旨云：「由中達外，中外全外，自後推前後，即前。」「霎時火候周天界，煉顯明珠似月圓。」明珠即種子，煉至此時，火逼金行，更積乾宮，損之又損，更無藥液可煉。五炁朝元，三華聚頂，催以真氣，逼以真火，珠化金液，吞入丹局。念茲在茲，時守黃中。陳虛白云：「念起嫌火燥，意散則水冷。」須一念不起，一意不散，含

光默默，真息綿綿，此長養聖胎之火候也。白玉蟾曰：「採藥物於不動行，火候而無爲，一盡矣。」

性功訣 性功卽丹家前三步工夫。然性中有命，命中有性，性命本不能偏離也。及至丹成胎圓，出神入化，又以無漏之性功竟。

初步功 靜坐習定，則心清神寧而性靈真，自然流露。積日功無間斷，閉目見一點光明。以真意引導，攝歸身中。初如粟米，倏隱倏現，須要捉擒，一縱便逝。極意凝神定息，掃除一切雜妄之念。久之光漸放大，頭部明朗若水晶。

二步功 引入中宮，冥心寂念，勿使光因念起而散。久煉馴熟，絳宮自然月明。

三步功 復以意攝入靈闕，覺光彌關元，浩無涯際，非有非無，相不可得。忽焉海底月印，水潭漾碧，天上皓月，兩正相對。此時一泓澄清，天無片雲，不知爲天爲水，有地有身，祇覺空中月映水中月爾。

命功訣 命功卽後三步工夫。必收視返聽，塞兌虛心，調息綿存，至於無息，而後真陽方動，大藥方產。

初步功 先從克己復禮着手。養到心清神寂，至於忘忘地位，不見有我存，亦不見有天地。陡覺虛靈朗耀，一片光晃。此時海底有動，即陽生也。一鈎新月，近掛坤鄉，遠映曲江，虛極靜篤之真境也。乃以無念之真意，引金氣上升過關。

二步功 前後均有三關。先渡下關最險，一不慎，衝關不開，或雜後私。非奪關外出，即壅結蘊患。必凝神海底，目送過關，迎以真意，自然可過。心性未純，誤用人力不得。既能一意迎引，真陽由海底升騰，汜冲靈關。復以絳宮明月照抑，蟠旋海底。寂念存神，海底月影，必能透下關。直貫中關，兩腎湯煎，四肢融暢，美不可言。必虛極靜篤，方許透玉枕，抵上關，達巔頂，會泥丸。若凡私未淨，不如不透，反恐腦脹頭昏。

三步功 後三關透過，自覺雲騰雨下，醍醐灌頂。渡上鵲橋亦最險，先實後履空，與下鵲橋之先空後度實同戒。瓊漿甘露滴入玉池，過重樓，入絳宮，注黃庭，一縷薄荷，涼沁心脾。必寂念冥心，絕無後私，養諸神室。「取將坎卦心中實，點化離宮腹內陰。」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心腎交媾，龍虎吞啗，水火既濟，後天破缺，仍返純陽之全。歸復功成，此玉液還丹也更進

而上，則有七返九還之金液大丹。

戒危術 崔公入藥鏡云，「先天炁，後天炁，得之者，常如醉。」此養氣之初功，入道之始基也。既而地戶塞，天門開，靜坐之際，靈華電閃，甘露雨注，慶雲繞於玄谷，景風拂自頂門，升三關，降三田，周流六虛，輕爽四大。非空非着，涉超三界。卽定生慧，寂照十方。煖蒸夾脊，涼沁心肺，節節生景，步步得驗，方是靜坐有效，養氣功純。六種震動，非起人爲，亦不能自主。五炁朝元，全屬天然，亦不離真意。漏盡一通，出神入化，緣物忘境，可成就無量意業諸功德。景象約分三種。

真境 真境如實，宿根利器所至證悟境界。

幻境 幻境如夢，由篤信暗示起豫期作用，虛構心象所致催眠境界。

魔境 魔境如迷，又分三類。一，念魔，由已一心久執不舍，遂成念障，彷彿精神病。二，途魔，方法未盡完備，修持未至精純，工夫未成漏盡，五通早具，遽爾出神所致。三，物魔，物欲未淨，積習難消，平居歷經諸象，僭據精神中樞，左右意識活動，寂定之後，隱顯出沒，無法肅清，致釀此變，樂悲憤怖失欲諸內境，皆記憶反照所結。外境一魔，或靈物感觸來試。

佛經計分四魔，一煩惱魔，二陰入界魔，三死魔，皆世間常事，人自心生。四鬼神魔，三種，腦惑行人之十二時精魅，鑽刺擊抱頭面腋腰或喧鬧之堆剔鬼，違情可畏，順情可愛，五塵亂行之魔惱等，能奪修行人之功德財，能殺修行人之智慧命，道高才知魔盛。

焚身訣 道家祛魔之法，莫捷於焚身訣。運真炁流轉前三後三，攝真意降伏身陰心陰。洗滌純淨，葆露一顆虛靈，通明潔白清淨之性珠鏡光，可以顯影而不染物形，可以照境而不執物象。雖有魔景，於何被迷。本無色相，於何受着。

止觀法 佛家祛魔之法，莫捷於止觀法。一，修止却之，知魔境虛妄，不憂不怖，不取不捨，彼自當滅。二，修觀却之，用止不去，則反觀能見之心，不見處所，彼何所惱？若通不去，但當正心，勿懼，不惜身命。從未見坐禪而有魔化虎食人，化女作夫婦之事。其貪着心亂，失定發狂，無智識故，自取其患，或經年月不去。但當端心堅固，正念不動，知魔界如，即佛界如，一如無二如，魔界無所捨，佛界無所取。如是，佛法自當現前，魔境自然消滅，不去勿憂，謝去勿喜。

傳心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列聖以來之傳心訣也。至

孟子而造其極曰養心，曰求放心，曰不動心，曰心勿忘勿助長。

佛家說心，曰集起心，爲第八阿賴耶識，集諸種子，生起現行法相宗之萬法唯識，依此而定。曰思量心，爲第七末那識。唯識論，「恆審思量餘識」述記，「末那是意」。曰緣慮心，爲通於八識之能緣作用，唯識述記，「毘若底識也」。台家「介爾陰妄之心者，一心三觀之一心」。宗鏡錄，「此是八識俱能緣慮白分境界」。大乘義章，「慮知曰心」。止觀，大日經疏，「質多卽慮知心」。曰堅實心，不生不滅，自性清淨之如來藏心。華嚴「總該萬有之一」，起信論「一心二門之一心」。楞伽經，「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注「汗栗駄，謂如樹木心非念慮心」。曰積集精要心，積聚諸經中一切要義，如般若心積聚大般若六百卷之精要，大日經疏汗栗駄第二義，「此中真言心卽是真實心」。止觀「又稱矣栗駄，是積聚精要者爲心」。八十華嚴經，三十七卷十地品，「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六十華嚴經，十卷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後人因之造華嚴經偈，「三界唯一心，心外無別法，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心爲萬法本，能生一切法。心地觀經，「三界之中以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

脫。」「止觀，「心定如地不可動。」大日經疏，「菩薩亦如是依心進行，故名心地。」

黃檗傳心法要，「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唯此一心是佛。」「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真佛。」「性卽是心，心卽是佛。」「卽心是佛，無心是道。」祖師西來，唯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爲祖。若直下見此意，卽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是佛，不假修成。」「頓悟入道要，「有一行者問卽心卽佛，那個是佛。師云，汝疑那個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曰，達卽徧境是不悟永乖疏。」祖庭事苑，「達磨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燈錄法常章，「卽心是佛。」馬祖章，「非心非佛。」宗鏡錄，「卽心卽佛是表詮，直表示其事，令證自心，了了見性，非心非佛是遮詮，卽護過遮非，去疑破執。」華嚴經五十二，「應知念念常有佛成正覺，諸佛如來不離此心成正覺。」觀無量壽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台宗，「卽心成佛。」密宗，「卽身成佛。」菩提心論，「惟真言法，卽身成佛，故說三摩地。」若人求慧佛，通達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證大覺位。」演奧鈔四十三，「卽身成佛有四重，一，修生卽身成佛，世間成就品。二，本有卽身成佛，悉地出現品。三，本修不二卽身成佛，成就

悉地品。四、絕待卽身成佛，轉字輪品。」大日經十住，亦名十地，人理般若名爲住，往生功德名爲地。謂旣得信後，進而住於佛地之位，由初發心至三修行住，爲凡位。四生貴住，名入聖胎，進賢位。五方便具足，至八童真住，名長養聖胎。九法王子住，則相形具足而出胎。十灌頂住，菩薩爲佛子，行佛事，佛以智水灌頂受職。

第十一章 術語

任何科學，各有其專門術語。矧此丹道，又歷來術士所祕乎，分功夫與部位述之。

功夫術語 修者培養精氣。煉己者，寡欲清心。築基者，心不退轉。立鼎者，念茲在茲。安爐者，綿綿若存。採藥者，制欲循理，禁止性腺之外分泌，而催動其內分泌。自身內分泌，卽金氣，卽藥物。最初用精神力催動之，曰採取，曰烹煉。無催動內分泌之能力，嫌丹嫩。欲念一動而將轉外分泌，嫌丹老。不影響外分泌，而僅現內分泌，則丹不老不嫩。人身有內分泌七泉，黃庭經名七液，催動全身七液之功能，曰周天火候。左轉三十六曰進陽火，右轉二十四曰退陰符，總稱火符。內分泌

影響於本人生理心理，曰灌溉。返老還童，再造生理，曰嬰兒。駐顏成功之屬生理者，曰陰神。出神入化之屬心理，即般若者，曰陽神。煉成血液中之抗毒素，曰血化白膏。撲滅侵入之微菌，即肅清腠理之陰邪，曰龍戰。丹經指南所云「此息從八萬四千毛孔中雲蒸霧散，無始以來諸病盡除，諸障盡滅」者，即發汗表解也。確是坐功真驗，可謂一語道破。悟得時一錢不值，不悟時坐穿蒲團總無用。心不動則炁固，身不動則精固，爲降龍伏虎。五官四大不動，精神魂魄意各安其位，爲五炁朝元。運入中宮，爲攢簇五行。七情曰鉛，性理曰汞。餘詳要訣。人心欲念曰後凡。道心堅固曰結胎。欲淨理全曰聖胎。圓成存想真意曰黃婆。用之不勤，即無爲自然之火候。心息相依曰坎離交媾。勿忘勿助曰沐浴溫養。黃庭即未發之中。還丹乃中節之和。靜坐入定曰吉祥止止。金丹圓滿曰虛室生白。心齋坐忘，已見師說。術語繁雜，難以全舉，其要不外「心」「息」兩字。術士「祕母言子」，諉以「洩露天機」相戒，無非「居奇販道」而已。

部位術語 三丹田說見抱朴子，天台宗頗引用之。云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黃庭內景云「泥丸九真皆

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九宮之中間一宮名泥丸，元神所居，上直頂前七分，即腦下腺處。額骨頂骨間爲顙會，頂曰天門。又云「泥丸百節皆有神」，一則泥丸正當腦髓，百節正當脊髓，亦曰督脈。按性功派有守上丹者，以山根爲主，曰兩目間，眉目間，兩眉間，梵文伊字訣頂點，皆即黃庭經之廬間，有上至顙門下至鼻準者，天目在兩目中間上二分，爲聚火之所，通屬乾卦。坤爲少腹，西南之鄉，陰蹻在前，二陰中間入肉一寸二分，即少腹盡處，海底穴亦曰地戶，張紫陽八脈經云「衝脈在風府穴下，督脈在臍後，任脈在臍前，帶脈在腰，陰蹻脈在尾閭前，陽蹻脈在尾閭後二節，陰維脈在項前一寸三分，陽維脈在項後一寸二分，凡人皆閉而不開，以陽氣衝開，即能得道」。其說與素問靈樞難經甲乙等不必同也。後三關，化氣之徑，渡下鵠橋，過尾骶，形如金鼎，四骨合成。上五骨合爲薦，又上腰椎五節，更上脅椎十二節，旁生肋骨，上六肋連髑髏，下四肋附其末，稱鳩尾，其遊離者二，季脅爲最，最上頸椎七節，名柱，當四五肋間，兩旁俠脊三寸至十三節，爲雙關。當枕骨突起曰腦戶，見內經，俠其旁一寸三分曰玉枕。道書稱鐵鼓關，最難穿透，又以尾閭爲羊車，俠腰椎二節前齊臍之腎俞爲鹿車，上數十四節至大椎爲牛車，稱河車搬運前三關降氣。

之徑。渡上鵲橋，滴玉池，黃庭內景曰：「口爲玉池太和官，漱咽靈液災不干。」過重樓，又曰：「舌下玄膺生死岸，」玄膺氣管受津府。「玄膺卽懸壺垂，爲口鼻之交處。廉泉在頷下結喉上舌本下附於氣管有兩盾形腺中連，富血絡，胸腔之頂，心藏之上，有胸腺，外多淋巴。考淋巴爲介腠血間而給養舂濁者，有管銜左項膊靜脈交處，其右項膊者銜右項膊靜脈交處，腺在項側腋窩鼠蹊，與脾同生白膏，有衛之功。鳩尾下一寸巨闕，心募，心爲絳宮承包絡。膈以上皆屬離卦。下鳩四寸爲中脘，名太倉，胃募也。曰中宮，卽黃庭，左脾坐胰，右肝藏膽，是謂三素。下四寸爲臍，後齊兩腎。而腎上腺爲人死生之原，故說右腎爲命門。或云兩腎間，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下生夾膜，男爲精室，女藏胞宮。按胞腺本在腎下，精腺亦然，兒出胎後始從腹內外移而成睪丸，今皆稱性腺。靜坐康壽返老還童之術皆原於此。臍下二寸，三焦募，亦名命門，一名丹田。三寸關元，小腸募。四寸中極，膀胱募，爲氣原，一名玉泉。五寸曲骨，在橫骨上，毛際陷者中，動脈應手。會陰一名屏翳，在二陰間，張紫陽之海底陰蹻，醫經謂任脈別絡俠督脈衝脈之會。（見附圖丁）七液者，乾首性宮泥丸，後上洞玄，離心，理宮臍宇，喉下玉樓，坎腎，命宮命門，坤腹，欲宮生泉。（見附圖丙）

第十一章 醫

禮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孔穎達疏「三世，一黃帝鍼灸，二神農本草，三素女脈訣。」衍其傳者，有內經本經難經三種，成華陀張機王熙三派。

醫史 世本，「神農和藥濟人」淮南修務訓，「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此本經也說文，「巫彭作醫」世本「巫咸爲帝堯之醫」自岐伯雷公傳鍼灸伊尹傳湯液。呂覽所引高誘所注，飲食衛生已著商初。周禮天官以外感分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尤詳備。陰陽風雨晦明，內傷七情，爲衛生病理之學。史記扁鵲傳稱「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澆，揠石，橋引，案扞，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徵諸靈樞經水篇曰，「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循切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脈之長短，血之清濁，皆有大數。」此秦以前生理解剖之學。銅人明堂諸圖，皆託始黃帝。素問骨空論，靈樞骨度篇，獨詳全體。漢書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

得使太醫尙方與巧屠共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宋楊介存真圖，歐希範五藏圖，皆其遺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崇寧間泗州刑賊於市，郡守李夷行遣醫併畫工往，親決膜摘膏肓，曲折圖之，盡得纖悉，介校以古書，無少異者，過歐圖遠矣。」良醫能決死生，晉景公之秦醫緩，平公之秦醫和，見成十昭元左傳。扁鵲能活虢儲之死，又能洞見五藏癥結，如今「X光」，詳史記本傳。齊威王時文摯，故誤用藥，激怒因齊使病解，則又利用心理療法。漢倉公淳于意，受陽慶傳色診法，能決生死，詳史記本傳。又「女醫淳于衍」入宮侍皇后疾，見漢書外戚傳，而霍光傳稱「乳醫」，知漢醫道之隆，婦女習熟，且設女官。漢末張機本素問「熱病皆傷寒」說，著傷寒論，中寒不即發，至春又變溫病，知時氣傳染，爲內科之祖。周禮天官「四時皆有癘疾」，玉篇「癘，疫氣也」。左傳哀元年杜注「癘，疾疫也」。呂覽「孟春行秋冬，季春行夏令，仲夏行秋令，則民疾疫」。隋巢元方病源謂「非其時而有其氣也」。一傷寒論「不須汗而強汗，不須下而強下」，必死。「蜜煎導而通」，爲內服灌腸法。後漢方術傳「華陀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貌有壯容」。「病發結於內，鍼藥不能及者，令先酒服麻沸湯，因剝破腹背，抽割聚積。

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創愈。」傳吳普樊阿解剖手術，爲外科之祖。晉王熙傳仲景學，著脈經二十四脈，後時切脈宗之。唐王冰以陰陽五行之說竄亂內經玄理，儘熾科學廢墮，醫術迄今一蹶不振，以數千年解剖診斷病理藥物諸學之先進經驗而視外域諸邦有遜色，誰尸其咎。

宋重視醫藥，醫籍浸盛，陳言以內外不內外爲病源三因，此病理學誘導論也。四庫提要，「醫之門戶分於金元。」案有四派：金劉完素篤信古方，主降心火益腎水說，河間爲寒涼派，始異局方，行於北，張從正宗之，精用古書，汗吐下，號六門三法，尤重驅邪，子和爲攻下派，元李杲師張潔古，「古今異軌」意，倡「土爲萬物母」說，主補中益氣，升陽散火，最宜胃弱膏粱，東垣爲補土派，朱震亨承劉再傳，間參李意，南方體弱，宜用清滋，丹溪謂「劉張論藏府，氣化有六，而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爲多，倡推陳出新，瀉火養陰」派。明張介賓承趙獻可「命門養火」再傳，號張熱地，景岳爲李後溫補派，清葉天士、桂、徐靈胎大椿，各負盛名。醫宗金鑑，實吳謙爲藍本。至王清任醫林改錯，駁「右腎爲命門，肝居於左」等唐以來之謬說，「既誤其形狀，更誤其功用」，別繪改正藏府

圖二十四以上醫學

漢志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甲乙經序「伊尹撰本草。」周禮天官「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漢平帝紀「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古今醫說「葛洪有金匱方肘後方。」神農本草三品，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弘景增漢魏名醫所用，爲名醫別錄。唐孫思邈「以人命至重，一方濟之，」作千金方。李勣唐本草，蘇恭新本草。宋劉翰加以唐附今附，爲九百八十三種。明李時珍窮搜博採，芟煩補闕，歷時三十年，閱書八百餘，稿三易，成本草綱目，集藥物學之大成。

醫籍 漢書藝文志，醫家有「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隋書經籍志，有「黃帝素問九卷，注梁八卷，黃帝甲乙經十卷，注梁十二卷，黃帝八十一難二卷，注梁有黃帝衆難經一卷，黃帝鍼經九卷，注梁有黃帝鍼灸經十二卷等等。」唐書經籍志，有「黃帝三部鍼經十三卷，註皇甫謐撰，黃帝八十一難經一卷，黃帝明堂經三卷，黃帝素問八卷，黃帝鍼經十卷，黃帝九靈經十二卷，注靈寶注，黃帝內經太素三十卷，及明堂類成十三卷，并楊上善注。」宋史藝文志，乃有「黃帝內經

素問二十四卷，注唐王冰注，素問八卷，隋全元起注，黃帝靈樞經九卷，黃帝鍼經九卷，黃帝灸經明堂三卷，黃帝九虛內經五卷等等。」漢志有內經而無素問，隋志有素問鍼經難經而無靈樞，唐志有鍼經太素明堂九靈經，而仍無靈樞，宋史始有靈樞。

素問 晉皇甫謐甲乙經序，以「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當漢志內經十八篇。」唐王冰素問注，亦以一素問九卷，靈樞九卷，當漢志內經十八卷。「龔公武郡齋讀書志，謂「素問者，以素書黃帝之問，猶言素書。先是第七亡逸，冰時始獲，乃詮次注釋，凡八十一篇，分二十四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此固出於後世依託，要是醫書之祖也。嘉祐中，林億高保衡承詔校定補注，頗采全元起之說附見其中。」

黃帝之書 高承事物起原云，「黃帝命雷公岐伯教制九鍼，著內外經，素問之書出焉。」馬蒔續素問鈔，「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即本紀咨於岐伯而作內經是也。」顧從德重雕素問序，「今世所傳內經素問，即黃帝之脈書。」褚澄遺書，「素問之書，成於黃岐，連氣之宗，起於素問。」沈作喆寓簡，「內經素問，黃帝之遺書也。」

杭世駿質疑，「內經，劉向編七略時已有之。秦焚詩書，內經以方術得存，其書深奧精密，非後人所能僞記。」

東周人作 林億甲乙經序，「素問鍼經明堂三部，非黃帝書，似出於戰國。」邵雍皇極經世書，「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二程全書，「戰國時人作。」朱熹古史餘論，「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於書，以相傳授。」胡應經籍會通，「周秦之際，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驚世，竊附黃岐耳。」素問精深，陰符古奧，雖非軒后，非秦後書。」桑悅素問鈔，「素問乃先秦戰國之書。」方以智通雅，「靈樞素問皆周末筆。」魏荔形傷寒論本義序，「軒岐之書，類春秋戰國人所爲，而記於上古。」

秦漢時作 司馬光傳家集與范景仁書，「素問，周漢之間醫者依託以取重耳。」姚際恆古今僞書考云，「王冰以素問靈樞當內經，實附會也。或後人得內經而衍爲素問，亦未可知。漢志陰陽家有高帝泰素，此必取此素字，又以與岐伯問，故曰素問。後世宗之爲醫家祖，然其言實多穿鑿。其中言黔首，又藏氣發時曰夜半、平旦、日出、日中、日昃、下晡，不言十二支，當是秦人作。又

有言歲甲子，言寅時，則又漢後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論。一方孝孺遜志齋集，「內經出於戰國秦漢之人，其書雖僞，其文近古。」郎瑛七修類稿，「宋聶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爲淮南王之作，予意鴻烈解中內篇文義實似之。」祝文彥慶符堂集，「內經素問，確爲秦以後書。」劉奎溫疫論類編，「內經多係後人假託，半似秦漢文字。」王炎運氣說，「素問乃先秦古書。」陳曾繹文章歐冶，「素問善議論理明，故枝節詳盡，而辨論精審，先秦書皆然。」朱載堉樂書，「素靈二經乃先秦古書，三代名醫所相授受。」四庫提要云，「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亦稱素問，則素問之名起於漢晉間矣。故隋書經籍志始著錄，然所載祇八卷，全元起注已闕第七。冰爲寶應中人，乃自謂得國藏之本，補足此卷。宋林億等校正，謂天元紀大論以下，卷帙獨多，與素問餘篇絕不相通，疑卽傷寒論所稱陰陽大論之文，冰取以補所亡之卷，其刺法本病二論，則冰本亦闕，不能復補矣。」踐形案，冰一作砭，其以陰陽五行等玄虛之說竄亂原書處必多，豈但天元紀以下諸篇崔述補上古考信錄云，「素問一書，語多淺近，顯爲戰國秦漢間人所撰，欲藉古聖之名以取重於世，因假託之耳。」

靈樞 甲乙經，晉王熙脈經，唐王燾外臺祕要，皆引九卷，指鍼經言。王冰注素問，引鍼經，或曰靈樞謂「卽漢志內經十八卷之九」。馬蒔注證發微云：「樞爲門戶闔闢所繫，而靈乃至神至玄之稱。」張志聰云：「神靈之樞要。」素問入正神明論有「先知鍼經」，靈樞九鍼十二原篇有「先立鍼經」，則鍼經之名蓋古。王冰注素問引，雜稱靈樞鍼經，宋成無己釋傷寒論，則稱鍼經。林億等謂卽隋志九靈案，皆唐志。馬蒔注證發微云：「樞爲門戶闔闢所繫，靈乃至神至玄之稱。」趙希弁讀書後志云：「或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鈔出之，名爲古書也。」王應麟玉海云：「隋楊上善序靈樞，凡八十一篇，鍼經九卷，大抵同，亦八十一篇。鍼經以九鍼十二原爲首，靈樞以精氣爲首，又間有詳略。王冰以鍼經爲靈樞，故席延賞云：「靈樞之名特最後出。」案今靈樞正以九鍼十二原爲首，惟甲乙經以精氣爲首。宋史哲宗紀：「元祐八年，詔頒高麗所獻黃帝鍼經於天下。」江少虞宋朝類苑引「臣寮言，此書久經兵火，亡失幾盡，偶存於東夷篇秩具全。」丹波元簡案「林億校正素問，在仁宗嘉祐，不及見之，故注云靈樞文不全。」靈樞、九靈、九虛，出黃冠所稱，九卷鍼經乃爲舊題。」李濂醫史引元呂復羣經古方論「王冰以九

靈更名靈樞，謂卽鍼經，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靈虛注，乃扁鵲大玄君所箋，世所罕傳。宋李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徐常吉諸家要指云，「後漢涪翁著鍼經診脈法授程高高傳郭玉」杭世駿道古堂集靈樞跋，「九靈是九靈，鍼經是鍼經，不可合而爲一。王冰以九靈名靈樞，文義淺短，不類素問，又似竊取素問之言而鋪張之，爲王冰僞託，可知後人莫傳其書，唐寶應至宋紹興史崧乃云家藏舊本靈樞九卷，未經高保衡林億等校定，孰能辨其真僞。」四庫提要云，「李杲精究醫理，而使羅天蓋作類經，兼採素問靈樞呂復亦稱學者常與素問並觀，其旨義互相發明，蓋書雖僞而言則綴合古經，具有原本。譬之梅賾古文雜探逸書聯成篇目，雖牴牾罅漏，實託顯然，而先王古訓多賴其蒐輯以有傳，不可廢也。」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素問靈樞中言陰陽五行，明是鄒衍以後之思想。」漢志諸子略考釋，「素問爲西漢以前書，是否卽漢志內經，無從證明。靈樞殆魏晉後作也。」丹波元簡靈樞識云，「素問語言深，靈樞淺較易，皆成於衆手。」踐形案素靈雖多贋託，而三代以上之古誼幸賴以傳。獨惜漢後五行說盛，固有古誼不僅竄亂，反爲排斥湮沒，非國醫界之不幸，實學術界之恥也。難經以下不復論。

醫經 靈樞本神篇曰，「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通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飲食而調剛柔，如是則邪辟不至，長生久視。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素問舉痛論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矣。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炅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矣。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靈樞決氣篇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發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膚皮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氣

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平人絕穀篇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五味篇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五味論曰：「血脈者，中焦之道也。」動輸篇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邪客篇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爲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營衛生會篇曰：「營出中焦，衛氣出於下焦。」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精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張志聰云：「平脈篇曰：營爲血，衛爲氣。本經曰：化爲血，命曰營氣。蓋經脈之外，有充膚熱肉之血氣，皆爲營氣。當知脈外有營，與衛氣相將出入。五十營篇論營氣之行於脈中，衛氣行篇論衛氣之行於脈外。營氣篇論營血之營於五藏六府十二經脈。此篇論營衛之生，各有所從來，各走其道，而復會合於皮膚肌腠之間，營衛相將，偕行出入。衛氣篇論脈內之血氣，從氣衛而出於膚表，故與衛氣相合而偕行。脹論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營氣循脈，衛氣逆爲脈脹，

衛氣並脈循分爲膚脹。」癰疽篇曰，「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天年篇曰，「五藏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

素問上古天真論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世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

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生子也。二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於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於世，被服章，舉不欲觀於俗，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別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

壽而有極時。」

第十三章 膏肓攷

素問靈蘭秘典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難經三十一難曰，「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靈樞榮衛生會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又曰，「營出中焦。」張志聰靈樞集注十二原云，「中焦之氣，蒸津液，化其精微，發泄於腠理，淖澤注於骨，補益腦髓，潤澤皮膚，是津液注於三百六十五節，而滲灌於皮膚肌腠者也。溢於外則皮肉膏肥，餘於內則膏肓豐滿。蓋膏者藏府之膏膜，肓者腸胃之募原也。」膏肓者左氏成公十年傳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賈逵杜預注云，「肓，鬲也。心下爲膏。」按說文二徐本云，「肓，心上鬲下也。」陸德明釋文引作「心下鬲上。」段玉裁注云，「鄭駁異義云，肺心俱在鬲上。賈說肓鬲也，統言之。許云鬲上爲肓，析言之。鬲上肓，肓上膏，膏上心。今本作心上鬲下，不可通矣。」其後鈕樹玉校錄，姚文田嚴可均校議，苗夔繫辭校勘，桂馥義證，王筠句讀，朱駿聲通訓定聲，皆從段說改正。李威案，「鍼灸圖經，椎骨諸

穴，心俞二穴在五椎下，鬲俞二穴在七椎下，是鬲下於心間一椎。又四椎下有膏肓俞，七椎下有鬲關，是膏在鬲上甚明。」載侗曰：「五藏肝肺之間有鬲肉焉，所謂匈鬲關鬲也。」素問靈蘭秘典曰：「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靈樞海論：「膻中者，爲氣之海。」難經：「氣會膻中。」朱肱曰：「心之下，有鬲膜，與脊脅周回相著，遮蔽濁氣，所謂膻中也。」難經云：「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按在玉堂下，鳩尾上，直兩乳間陷者是。劉熙釋名：「膈塞也，膈塞上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魏志華陀傳：「陀針鬲，隨手而差。」孔穎達左傳正義曰：「賈服何休諸儒等皆以爲膏，劉炫以爲連心之脂，不得釋膏，膏當爲鬲。」改易傳文而規杜氏，非也。」素問刺禁曰：「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楊上善太素經注云：「心下鬲上爲肓。」張志聰集注云：「鬲，膜也，前連鳩尾，後連十一椎。肓者，卽募原之屬，其原出於臍下，名曰臍腠。夫陰陽者，變化之父母。水火者，陰陽之兆徵。中有父母者，謂心爲陽藏而居鬲之上，腎爲陰藏而居肓之上，鬲肓之上，其間有神藏焉。七節之旁，鬲俞之間也。」張兆璜曰：「肓，膏肓也。」史記扁鵲傳：「揲荒爪幕。」索隱云：「荒，膏荒也。則作荒。」春風元命苞曰：「者，神之液也。」

丹波元簡靈樞識「傳遜辨誤云，自鬲以上，皆心肺清潔之屬。自鬲以下，皆腸胃污濁之屬。而心下有微脂爲膏，鬲上有薄膜爲育也。素問曰鬲育，則明云鬲之育也，鬲之育，非其膜而何。」王冰注素問痺論曰，「育膜，謂五藏之間，鬲中膜也。」張介賓類經云，「膏，育之義，惟唐若川張錫純之解釋詳晰。」唐云，「凡有膜網處，無論上中下，及內外膜網，其上皆生膏油，左傳所謂膏育也。育言其膜，屬三焦之物。膏言其油，乃屬於脾。凡化水化穀，皆是膏油發力以薰吸之，所謂脾主利水化食者如此。而其路道，則總在中焦之膜中也。此膜著背脊處上行至肝，是謂肝膈，半在體上，半在膈下。膈發於肝，循肋骨而至胸前之鳩尾，下遮濁氣，上護心肺，爲陰陽之界限。肝氣之通於膈，以入腸胃，走血室，路道皆在膈膜與中下之油網中也。」靈樞九鍼十二原論，「膏之原出於鳩尾。」張錫純云，「鳩尾之內卽膈，乃三焦之上焦，與心包相連，互爲配偶。心包者，心肺相連之系，其體質原係脂膜，脂卽膏也。育上膏下，定在胸中無疑。」素問腹中論，「育之原在臍下。」靈樞四時氣，「上衝腸胃，薰肝，散於育，結於臍，故取之育原以散之。」沈亮宸云，「育乃腸外之脂膜。」丹波元簡云，「育卽鬲膜，藏府之間悉有薄膜，其於軀殼中，遮蔽濁氣最有用者爲鬲膜，故

單言肓，則指膈膜，「又有下肓，名腠腧，爲下氣海，在臍下一寸半宛宛中。元簡又案，「玉篇，腠腧，臍也。猶天樞卽臍，而其穴則在俠臍兩傍各一寸邪。」

第十四章 五藏辯

自素問肝屬木，肺屬金，心屬火，腎屬水，脾屬土，以配五行，歷來醫書無弗如是。更以五色五味五臭配，而溫涼熱寒平諸性，陽明厥陰二太二少十二經等，尤同爲用藥分劑之準。然考諸禮記月令，呂覽十二紀，淮南時則訓精神訓，楊雄太玄經，許慎五經異義，說文解字，及古尙書說，高誘呂淮二注，則脾爲木藏，肺爲火藏，心爲土藏，肝爲金藏，皆與不合，獨腎爲水藏無異議爾。

脾爲木藏 「孟春之月，盛德在水，其位東方，祭先脾，」禮記，呂覽，淮南並同。鄭玄注月令云，「先祭脾者，存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高誘注呂覽孟春紀，汪淮南時則訓，皆云，「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又注精神訓「脾爲風」云，「脾，木也。木生風，故爲風。」說文校議亦引淮南「脾爲風」句。說文繫傳又引「文子曰，脾爲風。」是則「脾爲風」者，周秦之成語與太

玄經數篇云，「三八爲木，藏脾。」古尙書說，「脾，木也。」許君五經異詁從之。說文與之互相表裏，皆主古文，而今本說文作「脾，土藏也。」段玉裁云，「文有脫誤。」鈕樹玉云，「皆後人改。」御覽所引作「脾，金藏也。」與今古文並不合，蓋訛而又訛矣。段注鈕校，王筠句讀，並謂「脾，當云木藏也，博士說以爲土藏。」博士，指今文尙書歐陽說。白虎通情性篇引「樂動聲儀曰，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劉熙釋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素問靈蘭秘典論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六節藏象論云，「脾胃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而入出者也。」史記正義，難經三十二難皆曰，「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素問釋名說同博士，此正黃庭內景所云「脾長一尺，掩太倉」者，皆指脾而言，日本所稱脾臟也，非脾也。鄭衆注周禮醢人曰，「脾析，牛百葉也。」朱駿聲通訓定聲引云，「按卽膾也，或曰借爲臄，臄脾雙聲。」今則借誼行而正誼廢矣。元命包且云，「胃者，脾之府也。」難經正義之說，又兼脾胰而言之，與動聲儀同。若非動聲儀，難經之說，則脾之功用全爲胰所蔽矣。試明析言之。脾，藏也。位於胃之左側，形卵圓而扁平，色赤褐，有新造白血，卽白血。

球之功，脾之府也，與膽爲肝之府同，位於胃之下方，十二指腸之彎內，左連於脾，分泌液汁注胃腸之間，有助消化之功。

五行家以脾配土，是胰僭脾廢之象。故素問乃以脾胃連稱。難經所云「裏血溫藏」，知脾木在東，有春生體元之誼。今云肝木者是，左邊肝胰之肝，非右邊肝膽之肝也。脾號軟肝，是肝其名而脾其實也。

中醫大學校長謝觀中國醫學辭典云：「中醫書之所謂脾實指大小腸之功用居多。學者宜細心體會之。」誠哉，中醫書之言五藏也，皆借以爲代表病理變化之術語，豈真言五藏之生理哉？余丁丑冬避亂宜興之陽巷，堰南毛君當地紳董，畢業中醫專校，讀拙著後，頻來宴從，請業。曾語云：「楊白民嘗爲講哲學，謂傷寒傳經，非真此一藏傳至彼一藏也。五藏六府十二經，皆不過病態中歷程之代名詞爾。」誠哉，知此說，乃可與言中醫書之五藏。

肺爲火藏。「孟夏之月，盛德在火，其位南方，祭先肺。」禮記呂覽淮南並同。鄭玄注月令云：「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高誘注呂覽孟夏紀，注淮南時則訓，皆云：「一

說肺屬火，自用其藏也。」又注精神訓「肺主目」云，「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注「肺爲氣」云，「肺，火也，故爲氣。」說文繫傳引「文子曰，肺爲氣」說全同。太玄經數篇云，「二七爲火，藏肺。」古尙書說，「肺，火也。」許君五經異詁同。說文亦應爾，今本作「肺，金藏也。」段注云，「文有脫誤。」鈕校云，「皆後人改。」御覽引作「肺，木藏也。」與今古文並不合訛而又訛矣。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四卷廿引作「肺，火藏也。」姚文田嚴可均說文校議稱爲「最是舊本。」又云「今本說文肺脾肝三字下，皆校者擅改耳。」按六朝以來，說文之湮沒無傳者殆八百祀矣。二徐崛起，又無從是正。直至清之段氏輩出，許君舊說始復昌明。初不謂許說之竄改於妄人者，獨猶保存於方外也。熟語所稱肺火，方知原出於說文。徐永慶段注匡謬云，「玄應所見原書作火，後人習知今文家說，改火爲金。」說甚明。段鈕王筠皆謂「當云，肺，火藏也，博士說以爲金藏。」王紹蘭說文訂補云，「鄭駁異誼先言月令祭四時之位，後言醫病之法，五行所主從今文尙書之說。其注月令，仍依記文，用古尙書說，同五行之誼，何嘗自用其說段氏乃云鄭注月令，自用其說從今尙書說，謬矣。」又云，「鄭注依記夏祭先肺，明亦謂肺屬火，不與駁異誼

同，「據王說，鄭注月令，仍依古尚書說，惟至駁許君時，乃忽用今文說爾。」劉熙釋名云，「肺，勃也，言其氣勃鬱也。」素問曰，「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又曰，「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國人體弱，秋後多咳，甚至夏令亦有傷風者，然肺之病實盛於冬，殆火受水尅邪。難經三十三難曰，「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故令肺得水而浮也。」然如此說，醫書仍以肺屬火。委曲轉折，不如逕言火藏爲得。按黃庭經肺稱「華蓋」，靈樞九鍼論云，「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肺形上銳下平，宜爲火藏。

心爲土藏。「季夏之月，盛德在土，其位中央，祭先心。」呂覽淮南並同。禮記月令則季夏祭仍先肺，別出「中央土」一條。蓋每季之末，土旺十八日也。鄭注月令云，「祭先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段注訂補云，「此鄭依記，明謂心屬土，不與駁異誼同。」高誘注呂覽季夏紀，注淮南時則訓，皆云，「一說心土，自用其藏也。」又注精神訓「心爲之主」云，「心，土也，故爲四行之主。」太玄經數篇云，「五五爲土，藏心。」許君五經異誼「今文尚書歐陽說

云，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尙書說云，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按禮記月令云，春祭以脾，夏祭以肺，季夏祭以心，秋祭以肝，冬祭以腎。皆五時自相得，則古文尙書是也。鄭玄駁曰，「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肝腎脾俱在鬲下，肺心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此義不與行氣同也。」蕭氏五行大義引如此。孔穎達月令疏所引稍省變，其作「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殆唐人惑於五行之說而昧於生理之學，皆如肝左肺右之類，爾并靈素難經之旨而不知，不禁歎倉扁華陀之不復生矣。月令疏所引下有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三十三字，五行大義引無此知是孔氏口吻，非鄭君之言也。許君說文云，「心，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段注訂補云，「許於異誼從古文說，稽譌說文，仍用古說爲正，亦存博士說於後。博士說，卽今文說也。月令「中央土，祭先心」，故心爲土藏。土主四季，猶心主四體也。」又云，「據月令注，則鄭亦從古，以心爲土。」嚴章福說文校議議云，「心言土藏，與月令古尙書合。」惠棟記云，

「許從古文尙書月令之說，故從人心爲土藏。」王鳴盛蛾術編說字：「許所據古文尙書說，與鄭說洪範義似合。蓋鄭以五常中之知屬中土，而知正從心出，則鄭意以心爲土藏明矣。鄭雖駁許，其實說經未嘗不同。」沈濤說文古本考云：「玉篇引但云心火藏也，乃節引，非完文。」踐形案「博士說以爲火藏」句，藏字當作府，心蓋火之府也，說見後。至左氏襄公九年傳「心爲大火」，公羊昭公十七年傳何休解詁「大火謂心」，夏小正「大火者心也」，所指心乃天象中二十八宿之名，不得與人身中之心同論。樂動聲儀云：「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思也。」劉熙釋名云：「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素問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又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靈樞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篇云：「心爲牡藏，肺爲牝藏。」陰陽之誼是也。若以肝心屬牡，餘三屬牝，實無是處。以奇偶言，則肺腎皆偶，屬牝宜矣。然脾奇而肝偶也。醫書言火有二，心爲君火，固矣。又以忿火屬肝，慾火屬腎，號相火。夫肺爲相傳之官，靈樞九鍼論言「五藏六府之蓋」，宜輔君主而稱相火。腎既屬水，又烏得而以火名。某醫書云：「以部位言之，則心居最上，故屬火。脾居最下，故屬土。而肝木肺金腎

水居於其間此一定不移之序。」人身之部位且不知，而公然著述。嗚呼，中國醫說竟一至於此。推原其故，何莫非五行妄配五藏之說中其毒。

肝爲金藏 「孟秋之月，盛德在金，其位西方，祭先肝。」禮記，呂覽，淮南並同。鄭玄注月令云，「先祭肝者，秋爲陰中，于藏直肝，肝爲尊。」段注訂補曰，「此鄭依記，明亦謂肝屬金，不與駁異誼同。」高誘注呂覽孟秋紀，注淮南時則訓，皆云，「一說肝金也，自用其藏也。」又注精神訓「肝主耳」曰，「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注「膽爲雲」云，「膽，金也。」又注「膽主口」云，「膽勇者，訣所以處，故主口。」按說文云，「膽，連肝之府也。」白虎通曰，「府者，爲藏官府也。」考肝位於鬲下，掩胃之右上前，與脾之旁胃左下後者適相對。脾爲紫褐色之扁平腺。肝爲赤褐色，上隆下陷，左葉薄小，右葉厚大，人身之最大腺。右下附膽，貯肝所泌之液。脾有胰爲之府，故肝有膽爲之府。而胰膽一左一右，合管以注于幽門，卽十二指腸間。同有乳化石脂，中和胃酸，而補唾胃未竟之功。胰液清，能糖化澱粉。膽液綠，能催腸防腐。脾肝皆能陳謝赤盞，而脾造白盞，肝貯澱粉，有夾輔胃腸之庸。精神訓又云「肝爲雷」，說文繫傳引「文子曰肝爲雷」，說並同太玄。

經數篇云，「四九爲金，藏肝。」古尙書說，「肝，金也。」許君五經異誼同。說文亦應爾，而今本說文作「肝，木藏也。」段注云，「文有脫誤。」鈕校云，「皆後人改。」段鈕王筠句讀，並謂「肝，當云金藏也。博士說以爲木藏。」今博士之說行，而月令之說廢。人皆知肝之屬木，而莫知肝膽並屬金矣。御覽所引說文云，「肝，火藏也。」則訛而又訛，與今古文並不合。素問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又曰，「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此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按膽液苦而不酸，且鹹性中和酸性。此味色二句不類，疑後人竄入。又曰，「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考漢後所說之五藏，以膽爲脾，以脾爲肝，若然則當云，「肺最高，心次之，肝又次之，肝兼脾而言也。脾在胃下，脾指胰而言也。」然與月令鄭注所說之位，大不侔矣。熟語「肝金」，原有來歷也。

腎爲水藏 「孟冬之月，盛德在水，其位北方，祭先腎。」禮記，呂覽，淮南並同。鄭注月令云，「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高誘注呂覽孟冬紀，注淮南時則訓，皆云，「祭祀之肉，先進腎，腎屬水，自用其藏也。」按四時五祭，先進者，皆自用其藏。高說與鄭說某藏爲尊同。

意。卽此腎水一藏，今古文並同。足以證明五藏所屬五行，皆當令者爲尊，當令者先用，故云自用其藏。若不然，春木而用脾土，夏火而用肺金，秋金而用肝木，皆令克之藏，死藏也。土令而用心火，又生令之藏，休藏也。獨冬水而腎水，當令之藏，旺藏也。何以四時五祭，三用令克，一用生令，一用當令，如此勞亂無系統耶。必不然矣。古尙書「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之說，確爲周秦舊訓，而楊雄撰太玄，鄭玄注月令，高誘注呂覽淮南，許慎述經誼說文，確爲五藏所屬五行之故訓矣。太玄經數篇云，「一六爲水，藏腎。」說文云，「腎，水藏也。」又注精神訓「腎爲雨」云，「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或作電，水爲光，故爲電。」說文繫傳引文子曰「腎爲雨」同。樂動聲儀曰，「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劉熙釋名曰，「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按動聲儀所說，腎爲排泄器也。釋名所說，非腎也。腎上腺也。丹經所謂坎也。素問靈蘭秘典曰，「腎者，作彊之官，技巧出焉。」六節藏象曰，「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少陰，通於各氣。」金匱真言曰，「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案此實兼性腺而言之，則又丹經所謂坤也。

五行所屬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有陰陽家，數術略有五行家，其書早佚，不可識已。逸周書月令亦佚，今所存者僅管子幼官篇，呂覽十二紀首篇，淮南天文訓，禮記月令，太玄經數篇而已。管子幼官篇，本有附圖，今圖佚，說存曰：「幼官圖，同幼官篇經言說。」曰：「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下云：「此居圖方中。」幼官圖中方本圖同。又曰：「春，三卯同事，君服青色，味酸，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東方本圖同。副圖云：「旗物尚青，兵尚矛。」又曰：「夏，三暑同事，君服赤色，味苦，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此居於圖南方方外。」同。南方本圖副圖云：「旗物尚赤，兵尚戟。」房玄齡注云：「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又曰：「秋，三酉同事，君服白色，味辛，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此居於圖西方方外。」西方本圖同。副圖云：「旗物尚白，兵尚劍。」西字原本誤作卯，今正作酉。三國志虞翻傳注可證。又曰：「冬，三寒同事，君服黑色，味鹹，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此居於圖北方方外。」北方本圖同。副圖云：「旗物尚黑，兵尚脅盾。」房注云：「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盛陰。」案房說非是，此必原本錯誤，而注者附會以遷就爾。考禮記月令篇：「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太皞，

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天子居青陽，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盛德在木。與管子說同，呂覽淮南皆同，並見禮記呂覽淮南等書五行所屬表，夏秋冬不復縷述。而於夏月曰「其音徵」，冬月曰「其音羽」，不誤，故證知管子書必繕寫錯誤無疑也。由是言之，則五行所屬，禮記呂覽淮南太玄古尙書許慎高誘諸說，並以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配者爲是。（見附表一）而醫家素問靈樞之一部，難經甲乙經傷寒論以下

禮記呂覽淮南等書五行所屬表（附表一）

月	春	夏	季	秋	冬
日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帝	太皞	炎帝	黃帝	少皞	顓頊
神	勾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冥玄
位	東	南	中央	西	北
德	木	火	土	金	水
蟲	鱗龍	羽鳳	羸麟	毛虎	介龜
音	角	徵	宮	商	羽
數	八三	七二	五五	九四	六一
味	酸	苦	甘	辛	鹹
臭	羶	焦	香	腥	腐
祀	戶	灶	雷	門	井
祭	脾	肺	心	肝	腎
居	青陽	明堂	中宮	總章	玄堂
駕	蒼龍	赤騶	黃騶	白駱	玄騶
旂	青	赤	黃	白	玄
衣	青	赤	黃	素	黑
玉	蒼	赤	黃	白	玄
食	麥	菽	稷	麻	黍
畜	羊	雞	牛	犬	麋
兵	矛	弩	劍	鐵	鉞
樂	瑟琴	笙竽	鼓	鐘	磬

今文尙書，漢後方技，術數等說，並以肝木心火脾土肺金配者爲非。（見附表二）必傳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原書錯簡，三豕渡河之類爾。而穿鑿附會之徒，不惜指馬爲鹿，不肯自認其誤，此東周

內經五行所屬表（附表二）

行	時	方	藏	俞	病	令	月	色	聲	音	香	味	數	竅	病	體	畜	穀	星		氣	變動	志	脈
木	春	東	肝	項頭	衄	衄	執	青	呼	角	臊	酸	八	目	驚	筋	雞	麥	歲	生	風	握	怒	弦
火	夏	南	心	脅胸	脅胸	衄	執	赤	笑	徵	焦	苦	七	耳	藏	脈	羊	黍	熒惑	長	暑	憂	喜	洪
土	長	中	脾	脊	泄	洞		黃	歌	宮	香	甘	五	口	舌	肉	牛	稷	鎮星	養	溼	噦	思	
金	秋	西	肺	背肩	瘧	風		白	哭	商	腥	辛	九	鼻	背	皮	馬	稻	太白	收	燥	欬	憂	浮
水	冬	北	腎	股腰	厥	痺		黑	呻	羽	腐	鹹	六	陰	谿	髓	骨	豆	辰星	藏	寒	慄	恐	沈

學術極盛時代，秦火而後古書失傳，有學在四裔之歎。兩京不乏通經之士，而纖緯陰陽方技術數之說，深中人心，加之洪範昌言五行，漢書更撰專志，說經之士，幾視若微言大義。翼奉說經，卽其一例。漢本傳曰：「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

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此亦明以甲木屬肝，丙火屬心，戊土屬脾，庚金屬肺，壬水屬腎。用知今文五行說，實爲漢後方技術數之原則。

數 五行之說，淵源洪範，「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洪範所言，皆其生數。禮記月令篇，「木數八，火數七，金數九，水數六，土數五。」月令所言，除土外，皆其成數。漢書五行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穎容春秋釋例，「五行生數，未能變化。天以五臨民，君化之，傳曰配以五成。」鄭玄注「大衍之數」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虞翻注「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曰，「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王弼注云，「五位，金木水火土也。水在天爲一，在地爲六，六一合於北。火在天爲七，在地爲二，二七合於南。金在天爲九，在地爲四，四九合於

西。木在天爲三，在地爲八，三八合於東。土在天爲五，在地爲十，五十合於中。」太玄經玄數篇曰，「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玄圖篇曰，「一與六共宗，」范望解云「在北方也。」「二與七爲朋，」解云，「在南方也。」「三與八成友，」解云，「在東方也。」「四與九同道，」解云，「在西方也。」「五與五相守，」解云，「在中央也。」言五行者，莫詳備於隋蕭吉之五行大義，釋五行名篇引禮記，春秋元命包，尸子，尚書大傳，釋名，白虎通，許慎等說。宋司馬光潛虛氣圖，一原六委位於下爲北，三本八末位於左爲東，二焚七焱位於上爲南，五基十冢位於中。張敦實發微論，「玄以準易，虛以擬玄。」蘇天木述要，「氣圖者，五氣之圖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張行成翼玄說同。蔡沈做虛而作洪範數，則「一六爲水，二七爲金，三八爲木，四九爲火，中五爲土。」案朱子啓蒙圖，河圖二七在上，四九在右，虛用其數。洛書四九在上，二七在右，金火適相易，範用其數。然水下木左火上金右則一，「雖異而實同也。」管子呂覽淮南等說已見前。墨子迎敵塙祠篇，「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母，

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鷄。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一畢沅注云，「與黃帝兵法說同，見北堂書鈔。」

位 說文解字，「木，冒也，東方之行。」火，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金，禁也，西方之行。」水，準也，北方之行。「周易說卦傳，「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內坤卦方位脫簡。初學記引易說曰，「坤西南。」則坤位介乎離南兌西之間，宜爲西南。蔡邕明堂月令論，「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與呂覽淮南合。

時 禮記呂覽淮南無論已。管子四時篇，「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北方曰月，

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漢書律歷志」：「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於時爲四季。」初學記引易說曰：「坤西南，主立秋。」與京房易占同。京房以震離兌坎四正卦直春夏秋冬四監，與焦贛易林同。虞翻易注以「震春離夏兌秋坎冬四時象具」，是八卦方位，震木在左爲東，爲春，離火在上爲南爲夏，兌金在右爲西爲秋，坎水在下爲北爲冬。

色 虞書「以五采彰施於五色」。周禮「疾醫五氣五色」注：「面貌青赤黃白黑也。」

左氏昭元傳「發爲五色」。孝經援神契「土之精黃，木之精青，火之精赤，金之精白，水之精黑」。春秋考異郵「北狄之氣生幽都，色黑。南夷之氣生交趾，色赤。東夷之氣生萊柞，色蒼。西夷之氣生沙丘，色白。中央土，會色黃」。汲冢周書小開武解「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作雒解「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禮曲禮「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左青右白，明以身左爲東，右爲西。試以八卦方位圖鋪於几上，馮几而觀之，則離南在前，朱雀也，於圖爲上。坎北在後，玄武也，於圖爲下。震東在左，青龍也，兌西在右。

白虎也。左青右白，明以身之左爲東，右爲西。初學記二十二引河圖曰：「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旗，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素曰旂，中方法黃龍曰常。」管子五行篇：「黃帝作五聲，以政五鍾，一曰青鍾，二曰赤鍾，三曰黃鍾，四曰景鍾，五曰黑鍾。」房注青鍾下云：「東方鍾名。」白虎通社稷篇：「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墨子貴義篇：「帝以甲乙日殺青龍於東方，丙丁日殺赤龍於南方，庚辛日殺白龍於西方，壬癸日殺黑龍於北方，戊己日殺黃龍於中方。」呂覽名類篇：「土氣勝，色尙黃，木氣勝，色尙青，金氣勝，色尙白，火氣勝，色尙赤，水氣勝，色尙黑。」獨斷：「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蕭吉五行大義：「喜色則黃，怒色則赤，憂色則青，喪色則白，哀色則黑，此皆五常之色，動於五藏，而見於外。」

聲 左氏襄二十九傳：「五聲和。」杜預注：「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昭元傳：「徵爲五聲。」注：「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虞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尙書大傳：「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周禮大師：「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孟子：「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趙岐注：「五音，宮商角徵羽。」詩序：「聲成文謂之音。」鄭玄箋：「聲謂宮商

角徵羽。」爾雅釋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漢書律歷志，「商，章也。角，觸也。宮，中也。徵，祉也。羽，宇也。」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民爲物。」風俗通，「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白虎通禮樂篇，「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盛德在木，其音角，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音羽。」樂緯，「春氣和則角聲調，夏氣和則徵聲調，季夏氣和則宮聲調，秋氣和則商聲調，冬氣和則羽聲調。」鶡冠子泰鴻篇，「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角。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此五聲惟西商中宮合各家說，東徵南羽北角顯屬訛譌，殆卽所疑淺僞之處邪。

味 左氏昭元傳，「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玉篇，「五味，金辛木酸水鹹火苦土甘。」禮運，「五味六和十二食。」洪範五味屬五行，已見前。周禮「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注「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賈公彥疏，「醯則酸也，酒則苦也，飴蜜卽甘也，薑卽辛也，鹽則鹹也。」又「瘍醫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注，「酸，木味，木根立地中。」

似骨。辛、金味，金纏合異物似筋。鹹、水味，水流行地中似脈。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按此先秦古說也。黃帝養生經：「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病在筋，無食酸；病在骨，無食鹹；病在氣，無食辛；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必自賊也。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皆所惡之味。」此卽衍靈素以今文說配五藏者，顯與周禮相違。且以事實言之，噎咳者，忌過鹹，不忌苦也。周禮以苦養氣，則肺屬金邪，屬火邪。旣以脾司消化，奈何又曰禁酸，苟非胃酸，如何消化，此生理之彰明者。蓋脾胃肝三者相並，故酸以助胃，辛以煖胃，與甘以和胃，一也。管子水地篇曰：「酸主脾，甘主心。」此古說之僅存者。若非管子印證，則呂覽淮南禮記月令之說，終古不得復明矣。惟肺腎肝三字有誤，試移下肺字，腎肝逐字上移，則得一鹹主腎，辛主肝，苦主肺。一與月令五行全合，古籍之錯譌字夥，而墨子最甚，苟據其錯譌而附會成說，則遺誤後世必多。淮南原道訓：「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高注：「甘，中央也。」說文：「辛，金剛味辛。」鹹，北方味也。」王筠說文句讀：「許君說五臭五味，不似五行五色以四方說之。」

臭 說文釋例，「月令五臭，春臭羶則食羊，夏臭焦則食雞，中央臭香則食牛，秋臭腥則食犬，冬臭朽則食彘」案羶，說文作「羴，羊臭也。」內經五臭無羶，春臭臊，月令無臊，春臭羶，見說文義證。說文，「臊，豕膏臭。胜，犬膏臭。」周禮庖人鄭注，「鄭司農云，膏，香牛脂。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膏羶，羊脂。玄謂膏腥，鷄膏。」又不同。說文，「鮒，魚臭。」今借腥。明堂月令，「其臭朽，」从木高誘注，「水之臭也。」說文，「殍，腐也。」殍，腐氣也。」从歹。義證，「臭者，兼芳殍言之，今字專用臭而殍廢矣。論語何晏本，臭惡不食。」又錢詹事曰，「古人香與朽對，取其相反，臭腐字當用殍。後人溷臭殍爲一字，乃以臭爲香對，蓋始於廣雅。」曲禮，「黍曰薌合，梁曰薌其。」香又作薌。呂覽審時篇，「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香主穀言，如芳主草言。

藏 五藏所屬五行，已見前。周禮，「疾醫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生死。」鄭注，「五氣，五藏所出氣，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審用此者，扁鵲倉公。」賈公彥疏，「肺氣熱者，據月令牲南首而言，肺在上當夏，故云肺氣熱。心氣次之者，心在肺下，心位當土，心氣亦熱，故言次之。肝氣涼者，肝在心下，近右，其位當秋，故云肝氣涼。脾氣溫者，脾於藏值春，故云溫。腎氣寒者，

腎位在下，於藏值冬，故言寒。」鄭注庖人，與注月令同，此真周秦古說。扁鵲倉公既用此以臆生死，奈何漢後醫家竄改內經，釀成肝木在左，肺金在右之說，貽笑於無窮。

竅 疾醫，「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鄭注，「陽竅七，陰竅二。」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一胃本土藏，別論膀胱之於腎，如心之於肺，故亦藏之。大小腸不當九藏，當以膽與胰論。淮南精神訓，「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明以膽與肝並論。管子水地篇，「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於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甲乙經，「鼻爲肺之官，目爲肝之官，口唇爲脾之官，舌爲心之官，耳爲腎之官。」太平經，「肝神不在，目無光明。心神不在，唇青白。肺神不在，鼻不通。腎神不在，耳聾。脾神不在，舌不知甘味。」一說，「鼻主心，舌主脾，口主肺。」正是各說各話，莫衷一是。五行之說，至此而窮。案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與五行對照，則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思屬土。論衡言毒篇，「諺曰：衆口燦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燦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高誘淮南精神訓注，「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明以聽屬金。然在事實，鼻通肺，口通胃，陰通腎，所餘耳目，似可屬肝脾，顧離

目坎耳兌口已具說卦爾，至丹經所屬五行，尤不可思議，列表如下。（附表二）古經以九竅之候

丹經五行所屬表（附表二）

水	坎	玄武	腎	嬰兒	精	虎之魄·虎向水邊生丹津	汞·黑鉛	金精·玉壺·玉爐	水晶宮·海底月	陰血子時
火	離	朱雀	心	姤女	神	龍之魂·龍從火裏出藥精	鉛·朱汞	瑤臺	南宮神室	陽氣午時
土	坤		脾	黃婆	意	黃母·黃家	河車	黃庭	中宮明堂·丹房	
木	震	青龍	肝	木母	魂	火神之母			東海	日
金	兌	白虎	肺	金公	魄	水精之母		金鼎	西山	月

在乎三要。蓋九竅析爲兩三，一三爲耳目鼻，偶竅成六。一三爲口二陰，奇竅獨稱竅。口爲上竅。二陰爲下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王注云，「下竅謂前陰後陰。」後陰卽肛門，說文作「尻」，廣韻作「后」，列子稱餘竅，仲尼篇，「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後陰，說文，「也，女陰。」通志六書略，「上，男子陰。」从倒了，讀若「吊」。于鬯說文職墨，「尾，爲男女之陰，从尸从毛可會也。」「屎」字从尾从水，訓人小便可證。史記五帝紀，裴駟集解引說文云，「尾，交接也。」此必古訓，交接非

男女之陰乎。」舒天民書集綱目以「ㄟ」爲男子勢說本鄭樵。耳口前陰均兼兩職，陰兼洩水生殖，口兼飲食言語，耳兼諦聽衡準。起臥正側，丁寧盪嚮，體或違和，耳亦報鳴。耳目與口，是謂三要。

五行源流 五行之說，古已始於甘誓之「威侮五行」，章於洪範之「汨陳五行」。而巡守觀后，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亦本之。著於書堯典禮王制。荀子非十二子，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五行，楊倞注，「仁義禮智信」。而鄭玄注中庸，以仁義禮智信本於水火木金土云。漢書藝文志，諸子兵書兩略，均有陰陽家，說五德始終之騶衍，期亡秦必楚之南公，書在子略。案往舊造說之孟子，書在兵略。數術略有五行家，以神農五行黃帝陰陽並著。更譌五行專志，稱「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案春秋繁露以五行名篇者九。」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子欣治左氏，言五行傳，又頗不同。「隋書藝文志云：「孔子既敍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必立緯及讖，以遺來世。」讖緯之學，起於哀平，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說經之儒，以讖言經。

孔安國毛萇王瓚賈逵等以爲妖妄亂典。漢末，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爲讖緯之注，玄謂「一公羊善於讖，何休注引讖爲多」。桓譚張衡乃力非之。魏晉受傳，傳會符命。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大監後，又重其制。隋煬搜天下書籍，涉及讖緯者焚之，爲吏所糾至死。祕府亦多散亡。而陰陽五行諸書，更繼讖緯而熾。隋書經籍志五行家云：「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在天爲五星，在人爲五藏，在目爲五色，在耳爲五音，在口爲五味，在鼻爲五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明之變，爲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來物，覩形法以辨其貴賤。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夢、眡祲，而太史之職實司總之。」蓋總漢志數術略中孤虛災異堪輿羨門之五行，衍易射匿之著龜，夢怪雩植之雜占，地宅人物之形法于一家，爲王奇太乙九宮卜筮風角雜占，命相葬選諸書，二百七十二部，一千二十二卷。唐宋以後，五行之勢，更如春筍秋潮，至今未艾。

藏府部位 依禮記呂覽淮南等書五行所屬表，則脾爲木藏，應春在東，肺爲火藏，應夏在南，心爲土藏，應季屬中央，肝爲金藏，應秋在西，腎爲水藏，應冬在北，與人體空五藏部位悉符若

如後世方技術數之說，以脾屬土受本位震木之克，以肺屬金受本位離火之克，以肝屬木受本位兌金之克，五行錯亂無逾於此。惟腎屬水，猶合本位坎水之正爾。至心屬火，則別有說。且脾造白土，以衛身抗邪，正合春生之意。素問「肝者，將軍之官，」正合秋肅之意。高誘注淮南精神訓「脾爲風，肺爲氣，膽爲雲，心爲主」云，「脾，木也，木生風。肺，火也，故爲氣。膽，金也，膽勇者，心，土也，故爲四行之主。」案膽爲肝府，言膽可以見肝。考八卦所屬，震巽二木，乾兌二金，坤艮二土，惟離火坎水皆一卦。人身五藏，木金土各一，而肺火腎水各有左右，亦不無關係之處。蓋夏令肺火用事，肺強腎弱，汗多溺少。冬令腎水用事，腎強肺弱，尿多喉痺。故冬防嗽喘，夏忌悶痞。春令脾木用事，脾強肝弱，易動風瘍。秋令肝金用事，肝強脾弱，易發痃瘰。中央胃滯心煩，嘔吐泄瀉。此五屬病根五令，所犯最易。謹此五者，則永康寧。

蕭吉五行大義，「藏則有五，稟自五行。府則有六，因乎六氣。藏者，藏受五氣。府者，傳流受納。」引「醫和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爲六氣案。左氏文七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誼當取此，不得以六氣論。且如此則五藏六府方得相配。世以

膽爲肝府，大腸爲肺府，小腸爲心府，膀胱爲腎府，胃爲脾府。如是五藏五府配既。尙餘一府，或以三焦配命門。難經八十一曰，「左者腎，右者命門。」同位同用之藏，妄分左右，故知非周秦學者之言。或心包絡，或加膻中，說復互異，總是五藏不敷配六府，或又以手足三陰三陽十二經配成十三藏府，仍屬陰陽五行之遺毒。說文，「脬，旁光也。」本書於膀胱曰脬。案藏者，蘊也。府者，宣也。有蘊處必有宣處。蘊爲內庫，宣爲外府，交相致用，互助同功。膽爲肝府，以貯肝藏之汁。脬爲腎府，以輸腎藏之尿，合乎藏府之例。至若肺與大腸，心與小腸，則呼吸循環與消化所系各異，謬於生理之真。惟肺與心連，心雖自爲土藏，實兼火府。肺之所滌，心實受之。心之所宣，肺故蘊之。榮衛雖屬分功，而氣非血不行，血非氣不流，故心宜爲肺府。肺之左右護心，猶腎以左右絡脬也。胰爲脾府，與膽爲肝府，同輔助胃消化之功，而漏胰之名，幾疑無是府矣。脾生白鹽，自有其用，而奪胰之功，故醫書所說，皆脾其名而胰其實。華佗扁鵲之既往，藏府生理，幾無識者。今依三焦部位，上焦鬲上爲炎上之火藏，肺火府心。下焦臍下爲潤下之水藏，腎水府脬。中焦鬲下臍上，左有木藏脾，下連木府胰，右有金藏肝，金府膽，夾輔中央土藏胃。而土府腸乃在下焦者，五行家中央土，艮寄

於火爲寅午戌，坤寄於水爲申子辰，噴門以上食管寄上焦火分，幽門以下二腸寄下焦水分爲坤腹也。（見附圖乙）世以肝屬木色青者，因膽汁，心屬火色赤者，因血液，脾屬土色黃者，因胃分，肺屬金色白者，因庖人灌肺淨血，腎屬水色黑者，因腰子色褐也。其實五藏血凝，色無不褐，脾紫肝赭，肺頰皆帶褐色，豈獨腎也。然謂腎屬水色黑，於誼猶近。獨肺不經庖人之灌水，使血溢出，流盡，則頰者必不能白也。惟渴之色，腎在下最深，深可擬屬水之黑，肺在上最淺，淺可擬屬火之赤。脾肝互相稱，脾屬木而衝金，故胰色白，肝屬金而衝木，故膽色青，影中央胃土之黃爲綠，胰曰白元，膽曰綠英，胃曰黃庭，實爲三素所由名。胃雖穀府，實兼土藏，消化之樞機，與肺之呼吸，腎之排泄，功無軒輊。如此則五藏六府之分配，（見附圖甲）無悖於生理之功能矣。

藏府屬脈 古醫診視，望聞問切，四者並重。後世專恃切脈，脈有九候。素問三部九候論，「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以候頭角之氣。地，兩頰之動脈，以候口齒之氣。人，耳前之動脈，以候耳目之氣。中部，天，手少陰，以候肺。地，手陽明，以候胸中之氣。人，手少陰，以候心。下部，天，足厥陰，以候肝。地，足少陰，以候腎。人，足太陰，以候脾胃之氣。」其實九候不如是各有所屬，祇以皮膚淺薄，動脈經

過最易檢驗之處，世醫必強以某處屬某藏府，膠矣鑿矣。分手脈魚際以上爲寸，關尺三。王熙脈經：「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名曰寸口。」物理論云：「名醫達脈者，來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難經：「十二經中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周禮疾醫：「參之以九藏之動。」鄭注：「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賈公彥疏：「陽明在大拇指本骨之高處，與第二指間寸口者，大指本骨後一寸。」說文：「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動脈謂之寸口。」尺，十寸也。人手却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公羊僖三十一傳：「膚寸而合。」注：「側手爲膚，案指爲寸。」投壺：「室中五扶。」注：「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說文徐箋：「人手却動脈謂之寸，自動脈至曲肘謂之尺。醫家以高骨爲關，關前爲寸脈，後爲尺脈，蓋古法相傳如是。」今更別左右手三部六脈，各屬何經，而又各異其說，僅右關同屬脾胃內經派，以左寸屬心，臆中，左關屬肝，鬲，右寸屬肺，胸中，右關屬脾胃，兩尺同屬腎腹，而內經別派亦自略異，似脈訣所屬，左關多一腎，爾脈訣派以左寸屬心，小腸，左關屬肝，膽，左尺屬腎，膀胱，右寸屬肺，大腸，右關屬脾胃，右尺屬命門，三焦，後以

兩腎分屬水火卽本此李瀕湖張景岳二家同以左寸屬心膻中左關屬肝膽左尺屬腎膀胱而張以屬大腸李以屬小腸右寸屬肺胸中右關屬脾胃右尺屬腎而張以屬小腸李以屬大腸彭宗海溝通以上諸說以左寸屬心膻中而兼小腸左關屬肝膽左尺屬腎膀胱而兼小腸右寸屬肺胸中而兼大腸右關屬脾胃右尺屬命門三焦而兼大腸彼所以小腸屬左大腸屬右者歷來醫家五行小腸爲心之府大腸爲肺之府故至陳修園以爲六脈三屬兩寸候宗氣出於上焦兩關候榮氣出於中焦兩尺候衛氣出於下焦六候二十四氣本屬左右六脈左關屬初之氣候屬厥陰風木注肝屬木故以風木配左寸二之氣少陰君火心屬火故配君火右尺三之氣少陽相火命門屬火故配相火右關四之氣太陰溼土脾胃屬土故配溼土右寸五之氣陽明燥金肺屬金故配燥金右尺終之氣太陽寒水腎屬水故配寒水又以一脈分沈中浮三狀而以立春起於左關之沈雨水驚蟄迄春分爲左關之浮如此左寸分屬清明穀雨立夏小滿左尺分屬芒種夏至小暑大暑右關分屬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右寸分屬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左尺分屬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以候一年之氣嗚呼陰陽五行之權威一至於此諸名醫之著作一至於此國醫學之

理論一至於此，切動脈者，實以檢驗氣血流行之常變臧否，籍考身中有無受病處爾。

第十五章 導引術

史記封禪書，「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裴駟集解，「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如解去故骨，則變化也。」知神仙之術，盛於戰國。故漢藝文志方技略四，病理學之醫經、藥物學之經方外，以養陽種子之房中，與健身延年之神僊並著。神僊有宓戲神農黃帝岐伯等雜子技道，步引按摩，方治諸法。漢志曰：「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若或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然則神僊云者，亦不過衛生導引，期登康壽而已。若索隱行怪，孔子曰：吾弗爲之矣。

漢前諸家 修養之術，原於易繫「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書訓「念茲在茲，敬勝怠吉」，

孔子「三畏四勿，克己內省」，曾子「十目十手」，子思「不睹不聞」，孟子「求放寡欲，勿忘勿助」，「陰符經」機在目，「五賊在心」，「九竅之在乎三要」，老子「不爲目」，「虛心實腹，塞兌守中」，「縣縣若存，用之不勤」，列子「得全於天，物莫能傷」，莊子「終其天年，不中道夭」，「真人以踵，其息深深，其寢不夢，其覺無憂」，至於「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心齋坐忘」，「祖述孔顏」，本簡易平實夫婦知能之事，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之學，而歷來丹經道販，故神其說，以衒其奇，非漢志神僊，入方技之意也。莊子大宗師篇敍伏戲以至傳說，皆得僊道。逮屈原遠遊「羨登僊」之「化」，韓非說林「獻不死之藥」，墨翟有枕中五行記，淮南傳鴻寶萬畢術，茅濛得道，留侯辟穀，秦皇漢武信方士求長生，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千寶搜神記，王嘉拾遺記而後，依託附會者衆。雖法言君子篇說無仙，風俗通怪神破迷信，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辯斥尤力，而道教興矣。文獻通考神仙家云：「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略及煉養之事，服食所不言也。至赤松子魏伯陽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樂大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清靜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

致亂。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考訂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續通考又有朱子陰符經考異，後漢書方術傳通志藝術傳，並載華佗五禽之戲。而王真胎息，漱舌咽津，郝孟節能斷息六月，辟穀十年，冷壽光唐虞魯女生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左慈，上成公王和平等，精通容成公御女補導之房中術，壽百數十登仙。慈傳李賢注引魏文典論，述「卻儉能辟穀餌茯苓。」按曹丕典論，「甘始善行氣，老有少容。始來，衆人無不鷗視狼顧，呼吸吐納。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曹植辯道論，「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有三百歲。」魏書釋老志，「授寇謙之服氣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李譜文授以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知南北之神仙家言皆盛。

華佗五禽戲 三國志本傳，「佗語吳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全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人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

躡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牙齒完堅。」

魏伯陽參同契 龜公武讀書志，「按神仙傳，修真養志，約周易作此書，凡九十篇。徐氏箋注，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彭曉爲之解，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契言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爲易之文，其爲古書明矣。」陳振孫書錄解題，「參同契考異，朱熹撰」朱子語錄，「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實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其用字皆根括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爲人妄解。中有云「十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卽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爲好，及得視之不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爲之也。蓋後人見魏伯陽有

龍虎上經一句，遂僞作此經，故間有說錯處。」通志藝文略參同契十九部，四庫全書道家載六部，存目五部，道藏目錄舉十種。通考經籍著彭曉通真義附明鏡圖訣，朱子考異，張隨注，張處大易圖津逮祕書，學津討原皆有將一彪集解。

魏苻黃庭經 道家最古丹訣，精詳確實，非唐後廋隱之類，推黃庭經。文獻通考經籍神仙，「歐陽文忠公隱名無仙子，刪正黃庭經，其序曰：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身，不自戕賊天關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息慮絕欲，煉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至也或可全形而却疾，是謂養內之術。世傳黃庭經，晉魏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傳之久，則易訛舛。今處處異本，莫可考正，家有黃庭石本，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世俗所傳，獨爲有理，故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龔公武讀書志，「黃庭外景經敍謂老子所作，與法帖所載晉王羲之所書本正同，而文句頗異，其首有「老子閒居作七言，解說身形及諸神」兩句，末有「吾言畢矣勿妄陳」

一句，且改淵爲泉，改治爲理，疑唐人誕者附益之。」陳振孫書錄解題，「務成子注，是南嶽魏夫人所受者，魏舒之女也。」

黃庭傳 六一居士跋王右軍書黃庭經後，「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名曰黃庭內景，乃此經之義疏也。」歐陽公眼力真不小，細辨文法與語氣，確是申說經文之義疏，故詞較增而意較詳。今確定黃庭內景爲黃庭傳，龜公武讀書志，「題大帝內書。梁邱子敍云，扶桑大帝命鳴谷神王傳魏夫人，一名東華玉篇。」陶弘景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椽，椽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淪漂，惟黃庭一篇得存。」此卽內景也。若王右軍所書黃庭經文，則出在楊君傳黃庭於許君之先。右軍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三年歲在甲子，卽哀帝興寧二年，右軍已卒三年矣。若謂興寧開始傳於世，右軍安得預書之也。蓋魏夫人本當世已傳之黃庭經內篇修養之理，而作黃庭傳專言人身黃庭之體用，以發明內篇之旨，故名黃庭內景。魏紫虛元君，卽茅山譜第一代開祖。茅山志又魏夫人傳，云夫

人能隸書，嘗述黃庭內景，令子璞傳法於瑯琊王舍人楊義，卽茅山第二祖。再傳許穆，第三祖。八傳而至陶隱居，皆以黃庭一卷爲傳授之心印。

內景 內者，蘊於身中之謂，虛擬之則爲心神，二教論曰：「救形之教稱爲外，濟神之典號爲內。」此浮圖之書故爲內典也。論語：「色厲而內荏。」又曰：「內省不疚。」此毛詩之疏故言內德也。而後漢書方術傳，則以讖緯爲內學焉。此外史記有「內視之明」，梁書有「內照之美」，蓋所謂內鍊也，卽內功也。醫經有「內傷之病」，左傳有「內熱之疾」，蓋所謂內情也，又內症也。蘇東坡詩：「內外丹成一彈指。」注云：「道家以烹鍊金石爲外丹，龍虎胎息吐故納新爲內丹。」魏志王淩傳：「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五內卽五藏也。故指實之又爲五藏，生理學家以胸腹腔中所包諸機爲內藏是也。是故窮闡內藏之生化者，醫家以素問靈樞爲黃帝內經也。精研內藏之神通者，仙家以黃庭爲大帝內書也。晉書葛洪傳：「洪所著抱朴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按莊子，晏子春秋，淮南子，皆有內篇，內者對外而言，猶管子之有經言也。黃庭內景，「是爲黃庭曰內篇」，則黃庭亦稱內篇矣。世人遂專以內篇爲神仙家說焉。景者，形色分配，饒有意致之謂。

說文「光也」詩箋「明也」博雅「白也」釋文「境也」黃庭舊註「神也」其經有十三神皆身之內景名字。上中下三部各有八景凡二十四景也。內景之名漢詩已見。大戴禮「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註云「內景者陰道含藏也。」雲笈七籤「陽爲外景爲外神也。陰爲內景爲內神也。」三丰玄譚「釋氏外景外其身而虛空之。先了性也。道家內景內其身而胎息之。先了命也。」三丰之言內景可謂盡其說矣。梁邱子黃庭經序「外指事即天人地。內指事即肺心脾中。故曰黃庭內景。」此即黃庭內景之舊說也。內景之旨可識矣。至遊子道樞黃庭篇「內景之學蓋有二者。權其至當其思無邪。」吾願修道士持此三字訣以讀黃庭一篇。然後印證之於丹經萬卷則無入而不自得焉。

外景 經籍考又別有黃庭外景經三卷。崇文總目云「記天皇氏至帝嚳受道得仙事。」而此本無之。蓋舊有黃庭外景不稱經。即梁邱子所謂外指事者。專記列仙傳授之事。故稱外景。以別於修養內訣之稱內景。黃庭經有內景外景猶抱朴子有內篇外篇一也。葛洪自敘「其內

篇言神仙方藥，養生延年之事。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觀此，凡言內者，皆主個人身內事，俗稱內功而言外者則指一切世間事，俗稱外功。外功以積一身之善，內功以煉一身之神，內外兼修，方能有濟，是以黃庭有內外景。崇文總目編纂時，黃庭外景之書猶存，其後此書亡失。好事鄙夫遂因黃庭傳之稱黃庭內景也，即以黃庭經當黃庭外景，而不思其不通。豈未知外景專言傳授之事，內景專言修養之訣，二者截然不同，何得以修養之內篇而妄冒外景之名？況內景止有一卷，而外景乃有三卷。若如謬說外景即從內景刪繁就簡，豈有未刪之繁爲一卷，既刪而簡反增成三卷之理？作僞之不揜竟若是。

右軍黃庭 野客叢書，西清詩話，黃伯思東觀餘論，皆言王右軍只書道德經換鵝，無書黃庭經換鵝事。而王氏法帖書苑力辯其非，並云，「黃庭經換鵝與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故書右軍一篇云，「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送賀客歸越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蘇東坡喜書黃庭經，嘗書黃庭經贊以贈葆光道師。陸放翁嘗佩誦黃庭經，故其年高德盛，屢形於詩。其書懷絕句有云，「早佩黃庭兩卷經，不應靈府雜羶腥。」又道室雜興有云，「白頭始悟

頤生妙，盡在黃庭兩卷中。」又道室卽事云，「一簪殘雪寄林亭，手把黃庭兩卷經，琴調養心安淡泊，爐香挽夢上青冥。」張船山詩有仙才，詠陰符黃庭詩云，「手熱名香寫道經，陰符鈔罷又黃庭，勝看才士詩文集，播弄天機損性靈。」劉道愚誦黃庭句云，「淨几明窗只自知，黃庭一卷入深思，琴心彈破玄關理，靜養深山坐待時」

葛洪抱朴子 晉書本傳，古今醫統，並云「好神仙導引之法，」從祖玄，號葛仙公。「左慈弟子，見神仙傳。」以煉丹祕術授鄭隱，「卽鄭思遠，見圖書集成神異典神仙外傳。」洪就隱學。「鮑玄，」卽藝術傳仙人隱君授道訣之鮑靚，「以女妻洪。」干寶薦之元帝，「領大著作，固辭不受。」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廣州刺史鄧嶽留之，乃止。羅浮山煉丹，八十一戶解得仙。「其抱朴子自序曰，「考覽奇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內功分胎息房中二術，胎息卽體內之新陳代謝，納氣數息逾百至千，置鴻毛鼻端驗之，子後午前，天地之生氣也。房中節欲外，凡事勿過，不疾走，不久坐，不久視，起

臥有時，飲食有度，則元氣流行體內。日本貞原益軒衛生訓據之，外卽服食，下藥除病中藥養性，上藥延年飛昇，最上九轉金丹。上士天仙，中士導引長生，下士千歲而已。又述却寒辟穀，按摩導引，辟疫斬尸，禹步登山，聰明耳目諸法。日本妻木直良云，「抱朴子所說諸鬼神，及其六甲祕咒，卽九字真言，與五岳真形圖之靈符，並爲後世佛教之密宗所模倣，此可證明思想接近之實也。」一見東洋學報一卷二號，其對俗微旨等說，實爲太上感應篇之藍本。

陶弘景導引養生圖 晉初嵇康作養生論，養生之學深入人心。梁書陶弘景傳，「得葛洪神仙傳，有養生志，隱句容句曲山，卽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漢咸陽三茅君得道處。」號山中宰相，貞白先生。其名醫別錄自序云，「隱居先生在乎茅山之上，以吐納餘暇，遊意方技。」著養生延命錄，真誥，登真隱訣，真靈位業圖，並存道藏。鼂公武讀書志，「導引養生圖，梁陶弘景撰，分三十六勢，如鴻鶴徘徊，鴛鴦戢羽之類，各繪像於其上。田偉家本少八勢。」真誥，真人口授之誥，記許邁楊義諸仙受授之說，本七卷。「運題象之須彌，闡幽微之鄧都，甄命授之仙術，握真輔之靜室，協昌期之仙藥陰宅，養生禁忌，稽神樞，翼真檢，凡七篇。日本常盤氏云，「真靈位業圖爲

道教之曼荼羅。」見東洋學報大正九年十月十卷三號。

唐後諸家 崇文總目，「陰符元機，唐李筌撰，本題魏寇謙之傳。」陳錄，「即陰符經。」鼂志，「孫思邈撰千金方，洞明醫術，以至導引養生之要，無不周悉。」司馬承禎坐忘論七篇，其後有文元公跋，謂子微之坐忘，即釋氏之宴坐。」陳錄，「言坐忘安心之法七條并樞翼一卷，以爲修道階次。」子微序天隱子，言長生久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與坐忘論相表裏，豈託之別號與？」唐書本傳，「從潘師正學辟穀導引，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卒八十九，謚貞一先生。」又有無能子，張志和元真子，羅隱兩同書，譚峭化書，真仙譜系，涵虛李西月集，老子後衍大派，李宗隱仙派關尹文始宓喜，傳麻衣李和隱石室，再傳希夷陳搏隱太華，三傳火龍賈昇隱終南，四傳三丰張通隱武當。王漁洋云，「拳勇之技，少林爲外家，武當張三丰爲內家。」金仙派東華少陽君，傳正陽漢鍾離權，再傳純陽唐呂嵒，施肩吾有鍾離傳道記。玉壺遐覽謂皆五代至宋初時人。嵒從火龍受天遁劍法，權化奇蹟至夥，見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神仙部通考有肘後三成篇，陳錄，「其言小成七，中成六，大成五，皆導引吐納修煉之事。又有金丹訣，即

此書而微不同。」更衍南北二宋，分見圖書集成。崑傳遼劉操，俞樾茶香室三鈔引何蘧春緒紀聞，云卽宋真宗時劉海蟾。陝西通志，「名哲，相燕王劉守光，喜黃老之學，遁跡終南。」再傳紫陽張伯瑞，陳錄，「一名用成，撰通天祕要悟真篇，五十言詩，及西江月百篇，末卷禪宗歌頌，謂學道不通性理，獨修金丹，則性命之道未全。」累傳杏林石泰，道光薛式泥丸陳楠，白玉蟾葛長庚，鶴林彭耜，稱南宗五真。崑又傳重陽王嘉，續通考經籍作嘉。著書頗多，教人讀孝經老子，而修孝謹純一之德，立說多及六經。登萊諸地說法集會，必稱三教，屏去妄幻，獨全本真，故號全真。見亞洲學術雜誌。長春道教源流，臨終語丹陽曰，學道無他，在乎養氣，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脾元，氤氲不散，則丹聚矣。肺與肝爲往來之路，習靜既久，當自知之。見茶香室三鈔引李日華六硯齋二筆。再傳丹陽馬鈺，長春邱處機，長真譚處端，長生劉處玄，王玉陽，郝太古，孫不二，號北宗七祖。馬累傳黃房公，李太虛，張紫瓊，趙緣督，而至上陽陳致虛，著參同契分章注。邱獨受元祖隆遇，統管僧道，號全真教，見釋祥邁至元辯僞錄，元史釋老志，輟耕錄。著攝生消息論，見續通考。傳龍門法派，「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見劉獻廷廣陽雜記。由鹿皮張虛靜李

虛庵，曹還陽，至沖虛伍守陽，自署第八代。著仙佛合宗，天仙正理，主心息相依，逮柳華陽，有金仙證論，慧命經。閔小艮有天仙心傳，道藏輯要。皆呂祖派。宋南渡後，道教分派漸起，見胡元瑞筆叢引玉壺遐覽。王禕青巖叢錄謂南宗主性，北宗主命。主性者自力，服食煉養，保裔真情。主命者他力，符咒科儀，祈禱延命。然依性命主旨，及修養家言，性謂上丹眉間，清靜無爲，命謂下丹臍下，橐籥抽添。故說北宗先性，南宗先命。潛虛陸西星之方壺外史，其南華副墨見續通考。晚近有汪東亭之道統大成，張松谷之丹經指南。

內丹 通考經藉神仙家，「道家之術，雜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清靜本道家正宗，姑勿論。煉養爲內丹，參同，黃庭，隱仙，南北三宗皆是不外五炁歸元，三華聚頂，潛確類書，「以精化氣，以氣化神，以神化虛」是也。俞琰參同契發揮，「丹法以時易日，於半夜坤腹之交，趺足端坐，如巖不動，閉口吞氣，如冬蛇之蟄。」此坐法也。黃庭內景，「但思一部壽無窮。」黃庭經「子能守一萬事畢。」抱朴子地真篇，「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張君房雲笈七籤，存思部有存大洞真經，三十九真法，存思三洞法，老君存思圖，存思玄父玄母。

訣等，此心法存想也。天隨子云，「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至於息法服炁，或服天地之炁，卽莊子刻意篇，「吹呬呼吸，吐故納新。」劉向列仙傳，「彭祖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抱朴子至理篇，「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數百歲。」王逸楚辭遠遊，「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注，「一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謂六氣。」陸德明莊子逍遙遊，「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音義，引李云，「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天玄地黃爲六氣。」所謂仙人餐霞飲露，盜天地日月之精華。如逍遙遊，「列子御風而行。」藐姑射山之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或服自身之氣，卽內呼吸。老子，「縣縣若存。」莊子，「真人之息。」抱朴子釋滯篇，「行炁可以治百病，入瘟疫，禁蛇虎，止瘡血，居水中，行水上，辟飢渴，延年命，其大要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口鼻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

皆不令自耳聞其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于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

胎息經 通考有葛仙翁胎息術，續通考有廣胎息經，道藏諸家，幻真先生注胎息經較古。經曰：「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卽氣行，神住卽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勤而行之，是真道路。」銘曰：「三十六咽，一咽爲先。吐惟細細，納惟懸懸。坐臥亦爾，行立坦然。戒於喧雜，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治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上仙。」注「臍下三寸爲氣海，亦爲下丹田，亦爲玄牝口，鼻卽玄牝出入之門。修道者常伏其炁於臍下，守其神於身內，神氣相合而生玄胎。玄胎既結，乃自生身，卽爲內丹，不死之道也。玄綱云：「錙銖陽炁不滅，不爲鬼，纖毫陰炁不盡，不爲仙。元炁卽陽炁，食氣卽陰炁。胎息用功後，關節開通，毛髮疎暢，卽但鼻中微微引氣相從，四支百毛孔中出，往而不返也。後氣續到，但引之而不吐也。」

太上玉軸六字訣 吸以採天地清氣，呼以瀉藏府毒氣，當日小驗，旬日大驗，年後卻病延

壽。自子至己，上六陽時，開窗透氣，須避風進解帶面東正坐，叩齒三十六以定神，攪津漱鍊二百下，低頭向左汨嚥，候送至腹，默念「呵」字，吐心中毒氣，昂頭閉口，徐吸清氣補之。呼短吸久，吐少納多，若聞息聲，氣竈損心。六次，復念「呼」字瀉補脾元，「咽」字肺，「噓」字肝，「嘻」字膽，「吹」字腎，各如前，合三十六息，爲小周。次看何藏病，如眼病，又念噓嘻二字，合三十六遍，通前七十二，爲中周。仍加小周，總百八次，爲大周。自午至亥，下六陰時，病面南屬火，却陰毒，然不如陽時。病重者，每字五十次，三百爲小周，通九百次，無病不愈。黃庭山人鄒應博說。

李長生十六字訣 訣云：「一吸便提，氣氣歸臍」，行住坐臥，意到時，嗽三五，舌攪牙，抵上腭，津滿口，汨然嚥下，隨吸氣，相送至臍下丹田，略存，曰一吸。如忍便狀，意力提歸臍，及夾脊雙關，腎門，直至後頂玉枕，透泥丸，不覺氣之上出，曰一呼。「一提便咽，水火相見」，一炁既上升，隨汨然嚥下，如前。久行，却病延年，不飢不渴，安健勝常。瘋疾尤效。精欲泄未泄時，可使歸元海不走。一年，絕感冒痞積，逆滯不和，癰疽瘡毒，耳聰目明，心力強記，宿疾俱瘳。

華山十二睡功訣 習睡功者，夜靜無事，一陽來時，端身正坐，叩齒三十六，寬帶側臥，閉目

垂簾，舌抵上腭，並膝，收一足，十指如鉤，陰陽歸竅，是外日月交光也。一手掐劍訣掩生門，一手掐劍訣曲肱枕，眼對鼻，鼻對生門，合齒，開天門，閉地戶，心目內觀，坎離會合，是內日月交精也。功法如鹿之運督，鶴之養胎，龜之喘息，人晝夜萬三千五百息，行入萬四千里氣，天地造化悉在玄關。橐籥使思慮神歸於元神，內藥也。體精內含，用光外發，內外打成一片，方是入道功夫。此際六賊消滅，五行攢簇，火候昇降，醞就真液，澆養靈根，故曰：玄牝通一口，睡之飲春酒，朝暮謹行持，真陽永不走。睡功畢，起時摩心搭眼，則心身舒暢，行住坐臥，要聚氣凝神，神住則氣住，氣住則精住，精住則形固，神住無思慮，氣住無呼吸，精住無淫慾，然後三元歸一，八脈還源，七寶無漏，血化爲膏，始得長生久視。性靜情逸，心動神疲，神去則氣散，氣散則精耗，精耗則形枯，形枯則死矣。至人無妄，無妄則無夢，故心常虛明，神常澄湛，世人妄念不息，情欲交熾，心染萬緣，神無寧靜，茫茫晝夜，生死皆夢。臨命終時，一片情欲牽扯不斷，安得不趨入他途，投入異類，受此輪迴，無有出期。故修仙之人，心如不動，龍養珠，雞抱卵，蜣螂滾毬，螻蛄咒子，蚌含明月，兔懷胎，鼈射影，犀望星，功到則禾凝露，瓜脫蒂，神氣相抱，精自歸源，凝結不散，即嬰孩也。妙在存神斯中，始得二氣交感於黃庭，

三華混一於元竅，聖胎道成，真神蛻化，出離生死一百日龜息，三百日成丹，二年身輕，眉心門開，三年飛昇，修持不怠，自有妙驗。〔毛玄漢降龍伏虎〕心中元炁謂之龍，身中元精謂之虎，性定龍歸水，情忘虎隱山。〔瞿上輔煉魂魄〕砂中取汞爲魂，水裏淘金爲魄，日中尋兔髓，月內取烏血。〔麻衣真人和調真炁〕調和真炁五朝元，心息相依念不偏。〔胡東隣運化陰陽〕法天象地謂之體，負陰抱陽謂之用，天地立基，陰陽化機。〔杜勝真陰陽復姤〕陰極陽生爲復，陽極陰生爲姤，陰陽火候。〔王龍圖靜養火候〕靜中陽動爲火，地下雷轟爲候，雷震攝天根，巽風觀月窟。〔康南岩守爐鼎〕乾宮真陽謂之鼎，坤內真土謂之爐，身心端正，爐鼎堅牢。〔張怡堂煉成靈寶〕萬神不散爲之靈，一念常存謂之寶。〔張玄玄牢拴猿馬〕揩摩心地爲沐，洗滌塵垢爲浴，猿伏馬擒，纖塵不染，神氣合心。〔彭懶翁收放丹樞〕入希夷門爲收，出離迷境爲放。〔譚自然廓然靈通〕悟本知源爲靈，廓然無礙爲通，識破娘生面，都無佛與仙。〔喻一陽出離生死〕出離生死爲了，得道飛昇爲當，打破鴻濛竅，方知象帝先。

調息訣 調連氣息，降氣海，升泥丸，則氣和神靜，水火有既濟之功，方全修養。每日暇時，不

拘子午，片刻神靜，盤坐寬衣，平直其身，兩手握固，合口專念，閉目內視，叩齒三十六聲，舌抵上腭，待津生時，鼓漱滿口，汨汨嚥下，直送臍下一寸二分丹田中。彷彿有熱氣，如忍大便，運至尾闕，升腎夾脊雙關，達天柱玉枕，駐泥丸，舌抵上腭，經神庭，降鵲橋，重樓，絳宮，臍輪，氣穴，丹田，經曰：「夾脊雙關透頂門，修行徑路此爲尊。」上通天谷，下達尾闕，爲心腎來往之路，水火既濟之鄉，欲通此竅，先要存想山根，則呼吸之氣，由泥丸通夾脊，透混元，而達命門矣。

服食 服食爲外丹，服草木金石之藥。神農本經有「服之長生者」，留候導引辟穀李少君以穀道却老方見漢武。若醫書備荒代穀之方，非莊子藐姑射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之說。譚峭化書：「火煉鉛丹以代穀食，」豈真松脂桂實之品，琳腴石髓之味耶？復次，燒煉之術，黃白變化，見漢書淮南王安傳，鉛汞雜藥，煉入爐鼎，成金銀丹砂。抱朴子金丹「九轉」，砂汞迭變，「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五石散最著。」亦曰寒食散。世說新語：「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覺神明開朗。」癸巳存稿：「通鑑注言寒食散，蓋始於何晏。」又云，煉鐘乳，硃砂等藥爲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衣宜薄，惟酒微溫飲，非不火食，其法漢張機製，在金

匱要略中。」攷燒煉之用有二，一服食以求壽，歷朝帝王士夫之服金丹者，貪生而喪其生，底死不悔也。二點金以致富，從來貪夫之信提籙方士者，求財而蕩其產，受騙不悟也。雖然，上古化學之發明應用，本始道家精於提煉化合之方，號稱方士。神祕自隱，寢失其傳，後人奇訝，驚爲神仙。墨子經說上下，固東周科學家，而其枕中五行記，抱朴子遐覽篇列於道經。墨子且爲太極仙卿，治馬跡山，見葛洪枕中書。卽淮南萬畢術，頗多符於科學原理，不得盡諉神祕。而豆腐之點化至今猶利賴焉。

房中 漢書藝文志，「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容成陰道，及黃帝堯舜三王等八家，百八十六卷，抱朴子至理篇，「行氣宜知房中之術，不知陰陽之術，屢爲勞損，則行炁難得力。」微旨篇，「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釋滯篇，「房中之術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政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還精補腦之一事。」遐覽篇，「道經有容成經，」劉向列仙傳，「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髮白更黑，

齒落更生」故亦稱容成術。參同契「陰道厭九一」陰道，即容成陰道。九一者，即御女之謬說，分上中下三峯，採人精氣。神仙鑑云，「劉宋時有張三峯者，號樸陽子，傳陰道中三峯採戰之法」又云，「彭祖稱太清景明三峯真君」李涵虛云，「因御女之術起於彭祖，採補房中，耦喪屢娶，後爲殷王拘繫，欲殺之，蓋天律當譴也」醫方道藏，外臺祕要，玉房，素女諸書，並載此術。北宋時，日本康賴醫心方二十九養陽篇，引玉房祕訣，見隋書藝文志。又黃帝問素女，玄女采女陰陽之事，皆漢志黃帝三王養陽方之遺說。張衡同聲歌，「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漢志有天老雜子陰道，故亦稱素女術。王先謙漢書補注，引葉德輝沈欽韓說，隋書經籍志有素女方，孫星衍刻入平津館叢書云，「此爲漢志所載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卷之一也」。呂覽，「湯問伊尹，對曰，凡一事之本，必先治其身，齋其大寶，用其新，棄其舊，腴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

導引 行躡術，即莊子刻意篇，「熊經鳥申」，張良之導引辟穀，華佗之導引五禽戲，抱朴子雜應篇，「若能乘躡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道有三法，一曰龍躡，二曰虎躡，三曰鹿盧躡」。

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則且及飛遁變化之方矣。

逍遙子導引訣 訣曰：「水潮防後患」平明睡醒，卽起端坐，凝神息慮，舌抵上腭，閉口調息，津液滿口，三次嗽嚥，送下入丹田，五臟邪火不炎，四肢氣血流暢，諸疾不生，永除疾患，老而不衰。〔火起得長安〕子午三時，存想真火自湧泉穴起，從左足升玉枕，過泥丸，降丹田，三遍。右足同。從尾閭起，又三遍。久則百脈流通，五臟無滯，四肢健，百骸理。逍遙子云：陽火須知自下生，陰符上降落黃庭，周流不息，精神固，此是真人大煉形。〔夢失封金櫃〕慾動則火熾，火熾則神疲，神疲則精滑而夢失。睡時調息存神，兩手各搓臍二七，復搓脇腹，擺搖七次，嚥氣丹田，握固良久，屈足側臥，永無走失。慾火攻夢中，遺失致傷生，搓摩有法，君須記，絕慾除貪是上乘。〔形衰守玉關〕百慮惑中，萬事勞形，所以衰也。善攝生者，行住坐臥，一意不散，固守丹田，默運神氣，沖透三關，自然生精生氣，返老還童。〔鼓呵消積聚〕食積氣積，脾胃受傷，患者升身閉息，鼓動胸腹，俟氣滿，徐呵出，五七次，便通快。〔兜禮治傷寒〕元氣虧弱，腠理不密，則風寒傷感，患者端坐盤足，而手緊兜外腎，

閉口緘息，存想真氣自尾閭升夾脊，透泥丸，逐其邪氣，低頭如禮拜狀，不拘數，汗出爲度。（叩齒牙無疾）晨睡醒時，叩齒三十六通，舌攪牙齦，津液滿口，三次嚥下。小解閉口，緊叩其齒，解畢方開，永無齒疾。（升觀鬚不斑）思慮太過，則神耗氣虛，血敗而髮斑。子午時握固端坐，凝神絕念，兩眼含光，上視泥丸，存想追攝二氣自尾閭上升下降，返還元海，每行九遍，久則神全，氣血充足，髮可返黑。（運睛除眼翳）傷熱傷氣，肝虛腎虛，則眼昏生翳。每日睡起，跌坐凝息，塞兌垂簾，雙目輪轉十四次，緊閉少時，忽然大睜，行久不替，內障外翳自散。切忌色慾，并書細字。（掩耳去頭旋）邪風入腦，虛火上攻，則頭目昏旋，偏正作痛。久則中風不語，半身不遂，靜坐起身閉息，兩手掩耳，折頭五七次，存想元神逆上泥丸，以逐其邪，自然風邪散去。（扞踏應輕骨）雙手上托如舉大石，兩脚前踏如履平地，存想神氣，按四時嘘呵二七次，則身健體輕，足耐寒暑。（搓塗自美顏）顏色憔悴，由心思過度勞碌，每晨靜坐閉目，凝神存養，神氣沖澹，自內達外，兩手搓熱拂面七次，嗽津塗拂數次，半月，皮膚光潤，容顏悅澤。（閉摩通滯氣）氣滯則痛，血滯則睡，澄心閉息，左右手各摩滯七七遍，津塗勤行，乾沐浴七日，則氣通血暢，永無凝滯之患。（凝抱固丹田）神一出，便收來，神返

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此凝抱之功，靜坐存想，元神入於丹田，隨意呼吸，旬日丹田完固，百日靈明漸通，不可或作或輟。〔淡食能多補〕食之不節，必致虧損，孰若食淡，謹節之爲愈。〔無心得大還〕無心，常清靜也。

內功圖說 潘霽衛生要術自序，「五臟之真精，卽元氣之分體。其本，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有小心。陰陽開闔在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臟皆潤，此中一綫未絕，則生氣一綫未亡，胥賴於此。平日存想丹田，使本身自有之水火得以相濟，則神旺氣足，邪不敢侵，與其疾痛臨身，呻吟求治，莫若常習片刻之功，以防後來之苦。茲取豐城徐鳴峯本，參之醫經各集，略爲增刪。凡於五官四體各有所宜按摩導引者，列之分行外功，任人擇取行之。」咸豐八年刻。光緒七年，「王祖源復其本書原名曰內功圖說」。

十二段錦 訣云：「閉目冥心坐，握固靜思神。」註：盤跌靜坐，豎起脊梁，腰勿軟弱，身勿倚靠，緊閉兩目，冥亡心中雜念，握手牢固，靜息思慮。〔叩齒三十六，兩手抱崑崙〕上下齒相叩作響三十六，以集身內之神，使不散。崑崙卽頭，兩手十指相叉抱住後頸，兩掌緊掩耳門，暗數鼻息。

九次，微細呼吸，不宜有聲。（左右鳴天鼓，二十四度聞。）數息畢，移兩掌擦耳，以食指壓中指，重彈腦後，如擊鼓聲，左右同彈二十四度。仍放手握固。（微擺撼天柱）天柱卽後頸，低頭紐頸向左右側視，肩隨擺動，各二十四次。（赤龍攪水津，鼓漱三十六，神水滿口勻，一口分三嚥，龍行虎自奔。）赤龍卽舌，舌頂上腭，攪滿口內上下兩旁，使水津自生，鼓漱於口中三十六次。神水卽津液，分作三次，作汨汨聲吞下。心暗想，目暗看，所吞津液直送至臍下丹田。龍卽津，虎卽氣，氣隨津下。（閉氣搓手熱，背摩後精門。）以鼻吸氣閉之，兩掌搓擦極熱，急分摩腰後精門，兩邊軟處，卽徐放氣出。十六遍，仍收手握固。（盡此一口氣，想火燒臍輪。）閉口鼻之氣，以想連心火下燒丹田，覺似有熱極，仍放氣出。（左右轉轡轉。）曲灣兩手，先左後右，各連肩圓轉三十六次，此單轉轡法。（兩脚放舒伸，叉手雙虛托。）放所盤兩脚平伸向前，兩手指相叉反掌向上，如扞重石，腰身俱著力上聳，仍放下安頭頂，九次。（低頭攀足頻。）兩手向前，力扳兩腳底，低頭如禮拜狀，十二次。仍收足盤坐，收手握固。（以候神水至，再漱再吞津，如此三度畢，神水九次吞嚥下。汨汨響，百脈自調勻。）再用舌攪口內，候神水滿口，鼓漱三十六，兩度作六次吞嚥下。要汨汨聲響，連前

共三度。（河車搬運畢，想發火燒身。舊名八段錦，子後午前行，勤行無間斷，萬疾化爲塵。）心想臍下丹田中，似有熱氣如火，閉氣如忍大便狀，將熱氣運至穀道，卽肛門，升上腰間，背脊，後頸，腦後頭頂止。又閉氣從額上，顛顛耳根，面頰，降至喉下，心窩，臍下丹田止。似發火燒，通身皆熱。

分行內外功訣（心功）冥心靜坐，息慮絕欲，固守神氣。（身功）盤足坐時，一足跟抵住腎囊根下，勿漏精氣。垂足平坐椅上，膝不可低，外腎勿着坐處，豎脊直身，不可倚靠坐畢，徐放手足，勿急起身。（首功）兩手掩耳，食指壓中指，彈腦後兩骨，鳴天鼓，却風池邪。兩手扭項，左右反顧，肩膊隨轉二十四次，除脾胃積邪。叉手抱項後，面仰視，手力向前，項力向後，去肩痛目昏。（面功）口鼻閉氣，兩手摩熱擦面，邱壑悉周，皺斑不生，顏色光潤。（耳功）手按耳輪上下摩擦，名營治城郭，使人聽徹。平坐，足一屈一伸，兩掌前伸，扭項左右各顧七次，除耳鳴。（目功）睡醒，勿開目，拇指背擦熱，揩目十四次，輪轉眼珠左右七次，緊閉少時，忽大睜開，保鍊神光，永無目疾。拇指背節重按眉旁小穴二十七遍，摩兩目顫上旋轉耳行三十遍，手逆乘額，從眉向腦後髮際二十七遍，嚥津無數，耳目清明。手接近鼻眼眦，閉氣，氣通卽止，常行能洞視。跪坐，兩手據地，力向後顧五次，名虎

視，除胸臆風邪腎邪〔口功〕坐必閉口。若口乾苦，舌澀無津，喉痛難嚥，乃熱也。宜張口呵氣十數次，鳴天鼓九次，舌攪口內，嚥津復呵，復嚥，候口津生，卽熱退藏涼，或口津冷淡無味，心中汪汪，乃冷也。宜吹氣溫之，候口有味，卽冷退藏煖。每晨口微呵出濁氣，鼻吸清氣，嚥之，睡宜閉口，使真元不出，邪氣不入〔舌功〕舌抵上腭，津液自生，再攪滿口，鼓漱三十六，三口汨嚥有聲，名漱嚥，灌溉五藏〔齒功〕叩齒三十六，以集心神。二便閉口咬齒，除齒痛〔鼻功〕兩拇指背擦熱，揩鼻三十六次，能潤肺視鼻端，默數息，每晚去枕覆身臥，灣膝，反豎兩足，吸清吐濁四次。力竭微吸，除身熱背痛〔手功〕兩手相叉，虛空托天，按頂二十四次，除胸膈邪。一直伸向前，一曲迴向後，如挽弓狀，除臂腋邪。兩拳用力左右虛築七次，除心胸風邪。槌臂膊腰腿，反槌背上，各三十六次，去四肢胸臆邪。固握曲肘，向後頓掣七次，頭隨手向左右扭，治身上火丹疔瘡〔足功〕正坐伸足，低頭如拜，兩手力攀足心十二次，去心包絡邪。高坐垂足，兩跟相對，趾扭向外，復趾尖相對，扭向內，各二十四遍，除脚風氣。盤坐，一手捉腳趾，一手擦湧泉，濕風皆從此出。至熱止後，腳趾動轉數次，除濕熱健步。兩手向後據床，跪坐一足，一足用力伸縮七次，左右交換，治股膝腫。徐行手握固，左足前踏，

左手擺向前，右手擺向後，右亦如之。除兩肩邪。〔肩功〕兩肩連手左右輪轉二十四次，先左後右。曰單轆轤，左右同轉。曰雙轆轤。調息神思，以左右手各擦臍十四遍，擦脇連肩擺搖七次，嚥氣納於丹田，握固兩手，屈足側臥，能免夢遺。〔背功〕兩手據床，縮身曲背，拱脊向上十三舉，除心肝邪。〔腹功〕兩手摩腹移行百步，除食滯閉息，存想丹田，火自下而上，遍燒全體。〔腰功〕兩手握固，拄兩脇肋，擺搖兩肩二十四次，除腰肋痛，並去風邪。兩手擦熱，鼻吸清氣，手擦精門，軟腰處，徐放出。〔腎功〕一手兜裏兩腎丸，一手擦下丹田，左右換手各八十一遍。訣云：「一擦一兜，左右換手，九九之數，真陽不走。」臨睡，坐床垂足，解衣閉息，舌抵上腭，目視頂門，提縮穀道如忍大便狀，兩手摩擦十四椎下，兩旁寸半，腎俞，各一百二十次，能生精固陽，除腰痛，稀小便。

卻病延年法 兩手中三指按心窩，向左順揉二十一轉，隨且走且向下揉至橫骨，分向兩旁上揉至心窩，兩手交接，隨下推直至橫骨二十一次。矮枕平臥，凝神滌慮，兩手各摩腹二十一次。左手叉左腰，拇指前，餘指後，右手中三指自左乳下直接至腿夾二十一次交換。畢，跌坐，兩手拇指掐子紋，餘指拳屈，分按兩膝，十趾亦稍鉤曲，胸自左轉前，由右歸後，搖轉二十一次，交換如

搖身向左胸肩搖出左膝前，向後搖伏膝上，向右搖出右膝，向後弓腰後撤，勿急勿著力。日三課，早晚尤要。

赤鳳髓四十六勢 勢云：〔倥傯飛行逐走馬〕手如托布，轉向左右各運氣九口，治赤白痢。〔黃石公受履〕坐，平伸兩足跟，手按兩腿，運氣十二口。〔籤籤觀井〕立，兩手握拳，鞠躬到地，徐起，雙舉過頂，閉口鼻，微放氣三四口，治腰腿疼。〔嘯父市上補履〕坐，舒兩腿，手攀左脚心，運左三右四口，治精脈不存。〔叩疏寢石〕當精走時，左指掩右鼻，右手截住尾閭，運六口，精自收回。〔接輿狂歌〕右手扶牆，左手下垂，右脚登舒，運十八口，交換治腰疼。〔涓子垂釣荷澤〕端坐，左拳撐左脇，右手按右膝，存想病處，左右各運六口，專治久癰。〔容成公靜守谷神〕咬牙閉氣，兩手按耳後，鳴天鼓三十六，叩齒三十六，治頭暈。〔莊周蝴蝶夢〕仰臥，右手枕頭，左手用功，腿左伸右縮，運二十四口，治夢泄遺精。〔東方朔置幘官舍〕兩掌揜耳骨，運十二口，治混腦沙頭風疼不止。〔寇先鼓琴〕兩手按膝，向左右扭項背，各運十二口，名搖天柱，治頭疼諸風，血脈不通。〔修羊公臥石榻〕側臥屈膝，手擦熱，抱陰及囊，連二十四口，治四時傷寒。〔王子晉吹笙〕端坐，兩手挪拿胸旁

二穴九次，運九口，任脈通，百病消除。〔鍾離雲房摩腎〕端坐，兩手擦熱，背摩精門，運二十四口，治腎虛冷，腰疼腿痛。〔東華帝君倚杖〕端立柱杖，項腰左右運轉，十八口，三遍，膝拂地擺，治腰背痛。〔山圖折脚〕坐，舒兩脚，兩手攀脚心，運九口，治夜夢遺精。〔許旌陽飛劍斬妖〕丁字步立，右手揚起，扭身左視，左手屈後，運九口，治一切心疼。〔魏伯陽談道〕高坐，右腿舒左腿灣，左手舉，右手摩腹，運十二口，治背膊疼痛。〔子主披髮鼓琴〕端坐，手擦熱，抹脚心，按兩膝，端坐，呵氣九口，理血脈，三焦不和，眼花虛弱。〔故嫗泣拜文賓〕立，鞠躬低頭，手齊脚尖，運二十四口，名烏龍擺尾，治腰疼。〔服闋瞑目〕端坐，兩手捧臍下，運四十九口，治肚腹疼痛，不能養精。〔陶成公騎龍〕左右手伸向左，頭右扭，交換，各九口，治胸膈膨悶。〔谷春坐縣門〕端坐，兩手按膝，左右扭身，運十四口，治一切雜病。〔謝自然跌蓆泛海〕兩拳至兩脇齊心，用力存運，左右各二十四口，治疲症。〔宋玄白臥雪〕仰面直臥，兩手在胸腹往來，翻江攪海，運六口，治五穀不消。〔馬自然醉隋雪溪〕腹着地，兩手從後上舉，足亦上舉，運十二口，治絞腸痧。〔玄俗形無影〕端坐，兩手擦脚心，各運二十四口。〔負局先生磨鏡〕端坐，直舒兩脚，兩手握拳，連身向前，運二十口，治遍身疼痛。〔呂純陽行氣〕立，左手

舒，右手捏膊肚，運二十二口，交換，治背膊疼痛。（邦子入山尋犬）手左指，右視，運二十四口，交換，治左癱右瘓。（裴玄靜駕雲昇天）端坐擦丹田，運四十九口，治小腸虛冷疼痛。（何仙姑簪花）兩手抱頭，端坐，運十七口。（韓湘子存氣）兩手擦目，隨貼拳兩脇，氣昇上，運二十四口，治血氣弱敗。（曹國舅撫雲陽板）高坐，左脚彎圈，右脚斜舒，拱手左舉，右視，運二十四口，交換，治癱瘓。（候道玄望空設拜）八字步立，低首胸前，兩手運腹，十七口，治前後心疼。（玄真子嘯咏坐蓆浮水）端坐，兩手托天，運上下各九口，治肚腹虛腫。（許僭插花滿頭）立，兩手托天，脚跟向地，緊撮谷道，運九口，治肚膨脹，遍身疼痛。（劉海戲蟾）立，左脚向前，握兩拳，運十二口，交換，治遍身拘束疼痛，時氣傷寒。（白玉蟾運氣）交手按兩肩，目左視，運十二口，治胸腹虛飽。（藍采和行歌城市）氣脈左不通，立，舉左手，運氣右同。（陵陽子明垂釣）坐舒兩脚，兩手向前齊足，運十九口，治腰腿疼痛。（鄔通微靜坐默持）兩手按膝，存想閉息，運四十九口，氣通血融，治久病黃腫。（子英捕魚）立，打蛇勢，手脚俱要交叉，左右各十二口，治血脈不和。（陳希夷熟睡華山）頭枕右手，左拳摩腹，右腿下捲，左腿上壓，存想調息，收氣三十二口，運十二口，久行，治色癆。（金可記焚香靜坐）端坐，兩手

摩兩脇並患處運三十二口專治久癰〔戚逍遙獨坐〕端坐兩手攀膝齊抱左右登板九數運二十四口治絞腸痧。

以上皆述導引修靜之文功，以下更敍神勇練身之武功，實技擊之祖。

五禽戲 此蓋後世所擬，非必華佗之舊。須閉氣行之。〔羨門虎勢〕低頭拳戰，如虎發威，如提千觔鐵，輕起來莫放氣，平身吞氣入腹，腹如雷鳴或五七次，氣脈調精神爽，百病除。〔庚桑熊勢〕拳一伸一舉，如態身側起，左右擺，脚安前投，立定使氣，兩脇傍骨節皆響，能安腰力，除腹脹。或三五次，舒筋骨，安神養血。〔士成綺鹿勢〕低頭撚拳，如鹿轉顧尾閭，平身縮腎立，脚尖跳跌脚跟，連天柱動，身皆振動，或二三次。〔費長房猿勢〕如猿一手抱樹，一手撚菓，一脚虛握起，一脚跟轉身更換，連吞入腹，汗出方已。〔亢倉子鳥勢〕如鳥飛欲起，尾閭氣朝頂，雙手躬前頭，腰仰起迎舞頂。

八段錦 訣云：〔兩手擎天理三焦〕正立，兩臂上舉，叉手，翻掌力托，畢仍下垂正立，後同。〔左右開弓似射雕〕平步，如騎馬勢，右拳外伸，頭目隨注所翹食指，左拳平臂屈肘如拉弓勢，交

換〔調理脾胃單舉手〕右掌上舉，指向左。左掌垂按，拇指貼腿，朝前。交換。〔五勞七傷望後瞧〕頭徐向左右後顧。舊法兩手垂按，王懷琪法掌貼腿。〔搖頭擺尾去心火〕平步，手按膝，舊法虎口向前，王法向內。上身及頭右俯，後仰，左俯，前偃。〔背後七顛百病消〕手貼腿，膝挺直，兩趾並，力企踵數次。〔攢拳怒目增氣力〕平步，右拳仰，下旋外伸，左拳仰貼腰，肘掣後，目前注。交換。更徐向前伸，交換。〔兩手攀足固腎腰〕直膝，躬身，昂首，手握足趾。王法增後仰，叉手抵腰椎，拇指相接，餘指駢力抵腎。若別於更名十二段錦之文八段錦，亦稱武八段錦。

易筋經十二勢 易筋經分上下兩卷，達磨造般刺蜜諦譯義。有修靜之內功，鍊身之外功，少林寺僧多傳習之。宋岳飛鑒定作序。王祖源旅嵩山少林三月，盡得其內功圖，技擊譜，采十二勢圖與十二段錦合刻，名內功圖說。〔韋馱獻杵一〕平心靜氣，正身直立，手環拱當胸。〔二〕足趾點地，兩掌外拓。〔三〕掌托天，趾點地，力周骸脇，目上視，牙緊咬，舌抵腭，鼻調息，兩拳用力徐收回。下四勢同。〔摘星換斗〕隻手擎天覆掌，注雙眸，調鼻息，交換。〔倒拽牛尾〕兩骸前屈後伸，小腹運氣空鬆，雙眸注拳，前拉後拽。〔出爪亮翅〕怒目挺身，推手向前，七次。〔九鬼拔馬刀〕側首曲肱，抱

頂至頸，交換。三盤落地。舌拄腭，瞪眸閉口，足蹲平步，手力按擬擊，若起千鈞。〔青龍探爪〕目注左拳，從右掌伸臂下出，掌平氣實，力周肩背，回收過膝。〔臥虎撲食〕身匍撲，掌撐地，足分蹲，迭屈伸，昂頭胸前探，偃背腰砥平，調息。〔打躬〕兩手掩耳持腦，灣腰至膝，頭探胯下，咬牙，拄舌，力在肘灣。〔掉尾〕膝直腰灣，手推至地，瞪目昂頭，凝神一志，起而頓足二十一次，左右伸肱七次，盤坐調息，定靜方起。

自余高祖以來，秉鄉邑之政者，垂百七十年。而先祖遺愛爲最，號糯米老爺，喪葬執紼垂涕者衆，鄉老口碑至今猶在。卽其匾聯批牘，得者彌珍惜焉。懷德堂宅，百七十年間，左右鄰三頻祝融，獨屹然無損，雖祖德餘慶，亦鄉民共護之力。家館武師，以衛地方，兼教子弟。先君在鄂，蒙張文襄公器重，每攜萬金過江，僅隨一弁。狹長跳板，隻手三沈，暴徒於江心，乞哀而後釋之。大雨傾盆，右手撐傘，左手拯活墮江滅頂復透之人，斷其所蓄長爪甲二。大八仙桌，能以二指拈其邊以行。蓋皆得力於嫺習技擊之功。常語及曾祖時某武師之神奇。余幼時猶及見曹武師，拳譜諸祕訣外，更有伐毛洗髓經兩卷，云達磨所傳，岳飛所序，用藥熏鍊，習成神勇。郭憲洞冥記，「黃翁語東方朔，

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剝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今神勇訣，蓋易筋經之類而借其誼以見鍛鍊體魄之效爾。

道藏精華第九集之一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壽世保元

自由出版社印行

自序

史家相傳歷二百七十餘萬年。至於今日。攷有熊氏至今。纔六十
六甲子有半耳。然則墳典以前。果無書契耶。抑歷混沌而泯沒無
存耶。假使其書具在。則九州五嶽不勝其藏。匪獨無書也。卽金石
器物皆不見於世。世之好古者。汲汲搜索。雖夏鼎商盤。亦不多得。
是上古之堅如金石者。俱隨其人磨滅殆盡。况文字乎哉。旣無文
字矣。而初中三皇九頭十紀。循蜚禪通名世。歷歷其人精神如在
目前。若非其人之神猶存。則近代史家何由知之。審而言之詳與。
足知古人以天地金石爲有壞。以神化虛玄爲不滅灼然明矣。今

人讀四千年內焚餘之斷簡闕文。并不鈎深致遠。曲悟旁叅。輒欲知儒之存心養性。道之修心煉性。釋之明心見性。以修其身。不亦妄歟。迨至老死而無一得。卽引漢武帝語以自棄。甘受古人之欺。而不自生手眼。殊不知漢武嗜淫好殺。黷武窮邊。天下豈有如此淫殺之聖神仙佛乎。予生也拙。研三教之精旨。垂三十年。始悟以玄關爲通天立命之基。以火候爲煉丹化神之寶。又三十年訪得真傳。實爲修身躋聖妙法。但成己尤貴。成人壽身亦當壽世。雖其中秘奧不敢泄言。然諸子六經盡爲開悟後人寶鑑。予用是畧取先聖先賢名論。有關人身心性命者。貫串成書。十有八則。名曰壽

世保元非敢云卽足以壽世也亦以爲壽世之一助云爾儻後之見者能將此書研窮玩索廣求名師指示元竅由格致誠正以抵於修齊平治聖域則予此十八篇或付混沌或付祖龍與二百七十餘萬年書契同歸於不聞不見無始無終予不勝幸快之至是爲序

大元至元二十九年歲在癸巳長至日八十一歲老人書於無方山館

壽世保元

目錄前自序

河圖

天地

理

生

病

苦

情

洛書

道

性命

老

死

心

思

功 念

果 好

三

壽世保元

元八十一歲老人著

河圖

河圖者。五行順行。自然無爲。先天之道也。伏羲時。龍馬出孟河。其
皆有拳毛。毛有旋螺文。自成陰陽。二七在前。一六在後。三八居左。
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其位五象五行。一六象北方壬癸水。二七象
南方丙丁火。三八象東方甲乙木。四九象西方庚辛金。五十象中
央戊己土。中五點。又象太極合四象。中中一點。又象太極含一氣。
雖共五十五點。其實只二五。二五其實只一五。總是中一。因其有

五行故分五點。因其五行有陰陽。故又積爲五十五點。孔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蓋天地造化之道。不外一箇陰陽。一箇五行。一生一成而已矣。雖五行分。而實一陰陽運用。雖五行陰陽運用。而實一氣來往運用。故其象土生金。從中而始。從中而終。始之終之。無非一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卽土居中。總是太極也。惟人也。秉天地陰陽五行之氣而生。身中卽具此陰陽之氣。但此五行有先天後天之分。先天屬陽。後天屬陰。一三五七九陽也。二四六八十陰也。以先天而論。一爲元精。爲壬水。二爲元神。爲丙火。三爲元性。爲甲木。四爲元情。爲庚金。五爲

元氣爲戊土。五元既具。五德寓焉。元精者。不精之精。其體純粹。發而爲智。元神者。不神之神。其體圓通。發而爲禮。元性者。無性之性。其體柔慈。發而爲仁。元情者。不情之情。其體剛烈。發而爲義。元氣者。無氣之氣。其體真一。發而爲信。夫此五元。乃五行之氣。五德乃五行之性。皆生於先天。藏於後天。當人在胞胎之中。混混沌沌。一氣渾淪。形迹未見。其理已具。如圖中五點攢於一處。書云。欲識本來真面目。窮取父母未生前。卽此也。以其事在未生身以前。故曰先天。以後天而論。二爲識神。爲丁火。四爲鬼魄。爲辛金。六爲濁精。爲癸水。八爲游魂。爲乙木。十爲妄意。爲己土。此五物具。五賊卽寓。

之游魂主生。其性善。感而生喜。鬼魄主死。其性惡。感而生怒。識神至靈。其性貪。感而生樂。濁精至淫。其性痴。感而生哀。妄意至動。其性亂。感而生慾。以其事在生身以後。故曰後天。但後天五物五賊。雖是五行所化。其中猶有分別。五物之中。精氣神皆後起。惟魂魄最先。魂更先於魄。魂乃萬劫輪迴之種子。爲舜爲跖。爲人爲鬼。皆是他身未來時他先來。身未去時他先去。脫胎出頭之時。哇的一聲。卽魂入竅之候。受後天木氣。與先天元性相合。假依真存。故嬰兒落地無聲不成。以其游魂未入。雖有元性。不能獨存。假借真存。真亦借假而住。至於魄。借血氣之靈。受金氣而凝結。生後四十九

日而始全。死後亦逾七七而始滅。職此故也。魂之爲物。離此去彼。歷劫不壞。遷轉輪迴。永不停息。魄則隨身而有無之。至於識神。雖受火氣所生。亦魂之所出。濁精雖受水氣而生。亦魄之所撮。意者思慮動作。所以役使精神。魂魄四物者也。五物五賊。皆是生身以後。所有所無。爲己身出者也。他如心肝脾肺腎。濁而有形。又不在此例矣。有生之初。後天五行。與先天五行。兩而合一。五物爲五元。所撮五賊爲五德。所制一舉一動。皆先天主宰。後天不過爲之役從耳。不觀嬰兒無識無知之時乎。至善無惡。仁之至矣。仁卽元性之見端也。人我兩忘。義之至矣。義卽元情之見端也。聲色不迷。智

之至矣。智卽元精之見端也。心平氣和。禮之至矣。禮卽元神之見端也。誠一不二。信之至矣。信卽元氣之見端也。靜之則爲五元。動之則爲五德。間有喜怒哀樂之迹。俱出無心。喜而不留。怒而不遷。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中也和也。是謂無欲。無欲則精神魂魄意各安其位。聽其先天主宰。先天後天陰陽相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或先天動而後天靜。或後天動而先天成。真不離假。假不離真。真賴假以全。假賴真以存。渾元一氣。無傷無損。圓成具足。如圖之五行。陰陽同居。一氣流形之象。古人教人窮取娘生真面目者。卽在此也。及其二

八之年。先天氣足。陽極而陰潛生。交於後天。於是魂魄不定。識神起而精竅開。意亂心迷。五物並與五賊相戕。五元五德漸次剝消。日居月諸。陰氣純而陽氣盡。不死何爲。聖人能於先天未極之時。而保陽於後天將生之時。而退陰。借後天養先天。以先天化後天。以無爲之道。直入聖基。無爲之道。仍不外此河圖妙理。圖自中而生。陰陽五行。卽順則生人之道也。五行陰陽相合。一氣渾然。卽逆則生聖之道也。逆運乃返還之謂。卽逆藏五行歸於中。黃藏於太極。復見未生以前面目者。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蓋心爲一身之主。有

仁義禮智純是天真。五物五賊皆順聽其命。一家水火渾化。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其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自然而然。然此心非肉團之頑心。乃五行不到。四大不著。天地之心。玄牝之門者也。闔闢有時。動靜自如。不偏不倚。至虛至靈。強而名之曰太極。曰這個。卽如河圖中之一點。爲天地之根。爲性命之源。後賢強合以連環樣。性心命使人自醒而悟。而以神會也。是心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三千大千容不得他。一藏真經說不了他。六經四書論不及他。丹經子書道不出他。以言其無則又活活潑潑。若言其有則又杳杳冥冥。真有無不立。動靜不拘。有此心則出死入生。生死之由只此心得。

失之間耳。此心內有五行之氣。而無五行之質。雖藏五行之中。不落五行之內。本於未生以前。現於既生以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以仁義禮智之德。四端皆此心之變化。因其能化四端。故又有信之名。信乃陰陽合一。真實无妄之信。真無也。信有也。無妄也。真空也。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仁義禮智信皆在其中矣。以信統四端。卽以四端而歸于一信也。卽歸于一心也。一中也。總之爲一氣也。一氣流行五元五德。凝結不散。渾然太極。不滲不漏。後天五物五賊。亦由是化而爲濁。先天氣與後天氣兩而合一。了性兼可以了命。以無爲而全形上德。無爲之至理。於此河圖中畢露矣。

洛書

洛書者陰陽錯綜五行逆運。有爲變化。後天之道也。大禹治水時。神龜出洛。其背有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爲腹心。其義蓋取逆剋中以陰剋陽。故右行也。自中土剋北方水。水剋南方火。火剋西方金。金剋東方木。木轉剋中五土。陰前而靜。陽後而動。靜以制動。以剋爲主。收斂成就之功也。以火斂之。以金刑之。其功在金火。金居火位。火住金鄉。金火同宮。而萬物無不藉賴。陶容成就也。金火陰陽居錯。水木陽不同。而陰錯者。水木生氣收斂也。剋之正所以全生。逆之正所以成順。故外錯剋而中綜生。

錯者錯亂也。陰陽錯亂於外而相剋。綜者總整也。陰陽總整於中而相生也。錯中分綜。借陰復陽。後天中返先天。不在是乎。人自有生以後。陰極陽生。五行錯亂。陰陽不交。彼此戕害。真是埋沒假者。張狂七情六慾。五蘊八識。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以苦爲樂。以假作真。本來面目全然失却。如書之陰水剋陽火。陰火剋陽金。陰金剋陽木。陰木剋陽土。陰土剋陽水。土之象有五。無十者。陰土錯外去。剋陽水也。天有好生之德。借神洩露返還之道。使人人歸家認祖。在性命根本上着脚。根本在於何處。卽中五中之一文。所謂玄牝之門者是也。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者是也。這個門生死

在此順逆在此。錯亂分散亦在此。總整攢簇亦在此。蓋此有天地之根。有仁義禮智之信。因其有此信也。故能錯能綜。能散能合。失此信。則五元傷而五物廢。仁義禮智之性。變而爲喜怒哀樂之性。守此信。則五元生而五物靈。使喜怒哀樂之性。化而爲仁義禮智之性。書中五者。仁義禮智。本於信也。外四十者。以信而運。仁義禮智也。信於何者。則能於何者。信於仁義禮智。則仁義禮智無不隨心變化矣。變化之道。卽後天中返先天也。卽書錯中有綜。三五合一之象。五行有陰有陽。祇有二五。並非三五。所謂三五。就中三五論之也。中五共五文。居北。第一文爲水。居南。第二文爲火。居東。第

三文爲木居西第四文爲金中第五文爲土皆龜背裂拆之迹爲文也木生火爲一家積數二三成五乃一五也金生水爲一家積數一四成五乃一五也土居中央自成一家乃一五也三家相合五行攢簇是爲三五合一總是一陰一陽三五之積妙合而一之三五合一總是陰中返陽三五攢簇而一之渾渾淪淪循環無端無聲無臭何有一五與二五三五乎後天中返先天之道卽於陰五行返還陽五行復歸於一氣耳返之之道莫不先返乎信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卽先天來復之信此信一復戊土發現內有主宰萬緣皆空意慮

俱亡則不衰而生智。信中有智。是戊土剋癸水。而水返陽矣。水返陽而智本於信。智不妄用。無貪無求。心平氣和。則樂真而有禮。智中出禮。是壬水剋丁火。而火返陽矣。火返陽而禮本於智。和而不同。非禮勿履。燥氣悉化。則不怒而成義。禮中出義。是丙火剋辛金。而金返陽矣。金返陽而義本於禮。義不過偏。通權達變。循規蹈矩。則喜善而藏仁。義中生仁。是庚金剋乙木。而木返陽矣。木返陽而仁本於義。仁不過懦。至善無惡。誠一不二。則無慾而有信。仁中行。信是甲木剋己土。而土返陽矣。土返陽而信本於仁。信而得正。止於其所。而不動不搖。真土現象。假土自然。而靜。戊土相合。喜怒哀

樂皆歸無慾。仁義禮智皆歸於信。五氣朝元。後天五物皆聽命於五元。四氣和合。五行一氣。三五合一。結成聖胎。渾然天理。人欲不生。返本還元。歸根復命。依然自初本來面目。如書中陽歸於正位。陰居偏位。錯中有綜。陰中返陽。金丹有象。在儒爲明善復初。釋爲摩訶般若波羅密。猶華言大智慧登彼岸也。亦明善復初返本還元之義。三教聖人皆不外此。逆運妙理。金丹有爲之道。亦不外此。逆運。故曰七返九還。金液大還丹。七爲陽火之數。火居金位。火遇金而入庫。返真九爲陽金之數。金居火位。金遇火而生明。還元火返其真。後天之氣悉化。金還其元。先天之氣逆回。生生不息。仁義

禮智根於一信。金木火水歸於中土。五行攢簇。洛書已返還河圖矣。有爲事畢。無爲事彰。再加面上功夫。修河圖妙理。了先天無爲自然之功。則神化莫測矣。修道能於洛書錯綜變化。鑽破个孔竅。於中心一文處。立定脚跟。逆而修之。何患五行不能攢簇。陰陽不能和合金丹。不能凝結性命。不能俱了耶。

天地

大道無形。天地是箇有形的。天地不言。聖人是箇能言的。大道吾不得而見之矣。未嘗不見天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未嘗不見經書。見經書而明其理義。見天地而明其道義。與見大道見聖人何殊。天生我形。天賦我性。內外皆天。我何敢紊。我在天中。天在我心。見天地而效其清靜。便與大道不二。稍有私意。欺天藐天矣。夫無妄。天性也。率性而行。自無物欲之累。日用至常也。順常而動。必無踰矩之愆。人之道。無時不與天地相合一動一靜是也。人之氣。無時不與天地相通。一呼一吸是也。嘗見日入地中。心火下降之

象也。月到天心。腎水上昇之象也。仰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是爲天樞。以爲造化之本。人得玄竅。著其意。名曰本初。亦爲人樞。以爲性命之源。均是人也。獨有所謂大人者。能與天地合其德。人試察其心。驗其行。所合乎天地者。有幾。合則加勉。不合速改。必以不至於大人爲己憂。方知天生地成。吾人之大父母也。乾動坤靜。吾人之大宗師也。已往聖人。天地之肖子也。未來聖人。天地之慈孫也。故能愛其親者。守身而修德。能奉其師者。下學而上達。

道

夫人要做天地間第一美事。莫如讀書。讀書第一高人。莫如學道。朱子曰。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至於功名富貴。乃分外事。可惜誤了多少好人。老子云。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帝王皆以君道而兼師道者也。至於孔子時。道屬於士。今實多士矣。孰是見而知之者。孰是見而悟之者。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求則得之。天子得道。長保天下。諸侯得道。長保其國。卿大夫得道。長保其家。士庶人得道。長保其身。夫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才終鮮濟。道隱無名。而用

之不窮是故君子惟道是學功名富貴皆視若浮雲任其去來而漠然無所動於中矣或曰君子惟道是務有所取益而然與曰有學道之人是學之在我者也心可廣身可潤病可愈死可免如此論益益莫大焉或又曰益則益矣世笑以爲迂者何也曰老子不云乎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理

夫道一而已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事物曰理。太極立而此理流行於天地之間。發著於日用之際。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理。而不容已。卽有所以然之理而不可易。惟循理君子以理觀物。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因而付之。泰然委順。是爲無我。無我則公。公則明。明則處事當。而盡物之理。若以我觀物。則愛憎橫生。不免任情。情則私。私則昏。昏則顛倒錯亂。只知有我。不知有理也。夫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矣。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矣。但理無不中也。氣則有偏。中則無不善也。偏則失正。苟求化其偏而歸於在中之善。

須於幾動之始。密密省察。發於正中者。擴而充之。發於偏私者。絕而去之。久則理自常存。欲自消亡。天下之理。雖至賸無窮。迎刃而解。亦不踰矩矣。存理之要。先當明善。以辨吾心之惑。辨則明明。明則誠。誠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成位乎其中矣。孔聖有言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因孔聖之言。而擴充之。身受貧賤。而慕富貴者。惑也。學不來求。坐待往教者。惑也。事有必不可成。物有必不可得者。而孜孜在心。惑也。人有不可強就功。有不可速成者。而營營在念。惑也。不素其位。而生無益之外願。惑也。不思有恒。而懼毀謗之交加。惑也。明知一善是中。而

不致中。明知萬法惟心。而不了心。明知生死事大。而不學無生。明知無常迅速。而不填有漏。是皆因惑而悖於理者也。理是本有的。但加提撕。而自有欲是本無的。但能照破。而始無。遏欲存理。原非二事。遏了一分欲。卽存得一分理。要全十分理。須克盡十分欲。合天莫如理。而存理者少。損人莫如欲。而縱欲者多。人之有欲。猶樹之有蟲。暗蝕其中。中空而身從何立。欲之傷心。如膏之燃火。明灼於外。膏盡則神與誰歸。酒色淪其精髓。貨財灼其神明。七情釀毒。八難興災。浮屠以死後爲地獄。殊不知已受於生前。此無他。昧於理而已矣。

性命

學道入門。先須理會性命二字。性有性源。心地是也。命有命蒂。真息是也。命蒂要固。性源要清。內外兩忘。則性源清矣。神氣相守。則命蒂固矣。神卽性也。命卽精與氣也。太極圖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始生焉。所謂性命。卽無極而太極之真也。悟一子曰。性具於心。心空一分。則性見一分。心空十分。則性見十分。性見則盡矣。是止念卽所以盡性也。性盡一分。則神氣凝一分。性盡十分。則神氣凝十分。爲學別無功夫。不過從容至之而已矣。大抵工夫全在止念。念頭一止。則心息相依。無人無我。此法最爲直捷。

何也。氣乃神之母。神乃氣之子。須知回風混合。心息方得相依。經云。能知混合。回光訣。金鼎黃芽曰。日生是也。如子母相見。神氣渾融。打成一片。綿綿密密。百曰功靈。久而大成。此之謂歸根復命。蒂固根深。長生久視之道也。仙姑何祖曰。息有一毫之未定。命非己有。是以心有一私之未忘。息不能定。此息息歸根。乃澄神定氣之功也。詩云。念頭不住也。枉然是也。夫性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太極之本體也。纔有陰陽五行處。便是氣質之性。然而太極之體。却在氣質之中。非別有一性也。張子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或曰。善反有道乎。曰。有。儒曰。收其放心。洗心退藏於密。

佛曰觀自在。老曰復歸於根。是善反之始也。儒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佛曰照見五蘊皆空。老曰復歸於嬰兒。是善反之中也。儒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曰無眼耳鼻舌身意。老曰復歸於無極。是善反之至矣。人性本善而不善者。氣質使之然也。如此氣質而不爲其所使。便是化氣質之方。古云識得一性是主宰。照破萬緣皆虛幻。此乃修身真秘訣。再加琢磨之工。總要明此自然之理。性命雙修。水到渠成。自然了當矣。

生

人生之初兆也。父性母情。二五絪縕。中含始炁。如露凝珠。而成太極。渾涵之象。隨母呼吸。三十曰動。而生陽。陽者爲火。乃神也。靜則成陰。陰者爲水。乃精也。神火精水。妙合而凝。凝在二腎之間。爲元氣之根。此根又三十曰隨呼吸。而元氣上升。分爲兩儀。理於太極兩旁。而成四象。數足兩個半月。左瞳始生。爲天。一生壬水。壬氣下結膀胱。至三個月。右瞳生。爲地。六癸成。癸氣下結兩腎。至三個月。生右眼角肉。爲地。二生丁火。丁氣下結爲心。四個月。生左眼角肉。爲天。七丙成。丙氣下結小腸。四個半月。生左眼黑珠。爲天。三生

甲木甲氣下結爲膽。五個月。生右眼黑珠。爲地入乙成。乙氣下結爲肝。五個半月。生右眼白珠。爲地四生辛金。辛氣下結爲肺。六個月。生左眼白珠。爲天九庚成庚氣下結大腸。六個半月。生左眼皮。包爲天五生戊土。戊氣下結爲胃。七個月。生右眼皮。包爲地十己成。己氣下結爲脾。故人河圖成象。包內中藏先天性動而後天氣行。五行逆剋。陰陽始姤。呼吸至七個半月。胃與腎交。戊癸化火。合於南。胃爲戊土。著左足陽明穴。腎爲癸水。著右足少陰穴。至八個月。小腸與肺交。丙辛化水。合於北。小腸爲丙火。著左手太陽穴。肺爲辛金。著右手太陰穴。八個半月。膽與脾交。甲己化土。合於中。膽

爲甲木。著左足少陰穴。脾爲己土。著右足太陰穴。至九個月。大腸與肝交。乙庚化金。合於西。大腸爲庚金。著左手陽明穴。肝爲乙木。著右足厥陰穴。九個半月。膀胱與心交。丁壬化木。合於東。膀胱爲壬水。著左足太陽穴。心爲丁火。著右手少陰穴。三焦著左手少陽穴。心包絡著右手厥陰穴。皆寄位於心腎之間。五行生合。人全其形。四氣得土。五位相得。而分後天奇耦之數。奇陽耦陰。洛書顯象。各得其十。再半月。面胎足。百骸具而誕生。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是知生之學。亦如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常聞。若非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元。是藥王二語。從何而知生。又從何而知養生。由

浮生而得長生也哉。夫吾人未生以前。氣稟清濁。從天所賦。人不得而與焉。既生以後。心術之邪正。由人自造。天不得而司之。所稟氣質上智固少。下愚亦少。中質最多。中人能上達。則與上智不二。若自棄其與下愚。何殊。今人只知有我。不知我身。父母之所生也。不思我與父母。皆天地之所生也。知我與父母。皆天地之所生。而不思我與父母。與天地。皆道之所生也。故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虛極靜篤。則道體豁然貫通。而性天恍然呈現。是以君子必求得道而後。無愧於天地。無忝於父母。以克復其本初。而冲漠乎無朕。若不聞道。則流浪生死之途。出入善惡之境。懸崖倘一失足。

正道萬劫難逢。換舍之間。移形所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者。或聖或賢。去之者。雖生若死。是一念去時。卽入於禽獸。不待死後與他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亦歷劫而不已。試觀五行。四時迭運不息。金木水火土如環無端之謂行。若一息稍止。不可謂之行矣。試思五常一道。貫通仁義禮智信得樞之主。之謂常。倘一念不純。不可謂之常矣。身內五臟以五行爲之生。剋須明。生中防殺害。裡生恩。則五臟調而百骸理。臟內七情。以七寶爲之莊嚴。須知石可補天。金來歸性。則三家并而萬法歸。故先聖教民尊生樂道。明理合天。盡倫常終始之謀。成

規矩方圓之至今則縱嗜慾而墮肢體喪心術而趨異端妄意以飾其非道僞學而認作真傳世人好奇而樂爲所惑致罹於災患之徒輒歸罪於道不可學安知所學非道也欲求衛生且不可得況欲得長生久視之道乎悟真云但將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呂帝云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保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

老

人皆曰歲屆五十年老一年。歲屆六十月老一月。至於七十八十。則以日時而討論矣。今人多有七八十歲。自諱言老。不求聞道。鐘鳴漏盡如之奈何。奉勸耆老先生。自今以後。多活一日。是天假之一日也。切莫虛度。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恐太遲。豈容再遲乎。智者不失時。勇者不再計。今日聞道。今日就該下手修持。若待來日。只恐不及。那時萬貫家財。將不去。一生祇有孽隨身。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而不修。知功而不辦。與不聞不知。何以異。凡人無論老少。皆有三寶。曰精氣神。惟有老來之精。須防其竭。

竭則涸。老來之氣須防其洩。洩則脫。老來之神須防其搖。搖則散。精何術而不竭。必也遠色乎。氣何術而不洩。必也寡言乎。神何術而不搖。必也無欲乎。夫神不可以強留。心息相依。則神自留矣。氣不可以妄閉。忘言守中。則氣歸息矣。精不可以力塞。窒慾斷淫。則精自固矣。三要既宜。五臟當和。節喜勿妄言。所以養心也。息怒不疾呼。所以平肝也。少思戢聲歌。所以健脾也。忘憂輟哭泣。所以補肺也。斷淫無恐怖。所以滋腎也。警睡慎飲食。所以和胃也。百日補之。無近效。一旦損之。棄前功。亦猶樹木然。春華秋實。冬則靈液歸根。以待來春復茂。故有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之椿樹。三千年而

花三千年而實之蟠桃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碩果不食。雖老猶童。然而樹根在地。道根在天。尋見道根。永脫輪迴。幸有天假之曰。亟求明師指點。恐朝不聞而夕死。則他生未卜。而此生休矣。

病

病何由生也。皆因妄想而生煩惱。煩惱灼心。心動火熾。氣索血沸。華蓋翕張。肝盛脾困。水火不交。金水不育。內腑反覆。外賊乘虛。是以六淫伺隙。爲外感而成有餘之災。七情背馳。爲內傷而釀不足之症。今人必待病已著身。方知是病。不知其所由來也。漸矣。凡治後天外邪之感。賴藥石鍼灸以奏功。而先天內損所虧。非鉛汞刀圭不能補。故三教聖人。治人心之病。不但病愈。而性命長存。所謂一了百了。一得永得者也。親友患病。偏知去看。自身抱病。却不返觀。若知返觀。內觀我心。心無其心。外觀我形。形無其形。身心泰定。

動靜交養方知受病者是誰。不病者是誰。見得分明白無妄想。常保無病之時。則塵情漸滅。常防有死之日。而道心自生。昔有人病。往叅高僧。謂曰。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念。妄念有三。追意從前榮枯得失。如在目前。是過去妄念。事到眼底。可以理遣。却又患得患失。反復不決。是現在妄念。或慮田園豐歉。或計囊橐盈虛。期子孫功名望施與報應。是未來妄念。三念相因。忽生忽滅。是爲幻心。返觀內照。知他是妄。隨即消滅。是謂正覺。不怕妄起。只怕覺遲。念起是病。正覺是藥。念念覺覺。諸念不作。念定氣回。源清水活。至於遺漏之症。皆由水火不交。不知煉精化氣。君火時動。民火與龍

雷之火。燔空。精由火逼而妄行。久之精路熟滑。火焰燦爛。元精漏盡。神氣無託。急求道樞。知止大定。念定氣回。精化無漏。築基立命。再求還虛。又若思索文字。廢寢忘食。何不養氣讀書。文機自活。筆如湧泉。兼之經營產業。剗心伐性。何不守經達變。事理適中。心不染塵。使心火時時下降。腎水刻刻上交。懸多寶鏡。以照十方。轉大法輪。而灌百脈。病如火滅。藥亦冰消。如楞嚴經云。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胡不勉而行之。

死

人當血氣強壯之時。馳情六欲。無所不爲。及其耗衰。百病叢生。死期將至。縱有滿堂兒女。也替不得無數金銀。也買不得至死方悔。已是遲了。誰不畏病而惡死。須防於未然。若待臨危。卽真有回生之術。亦不能速如置郵而傳命也。試思天下至寶。孰有重於性命者乎。天下大事。孰有過於生死者乎。人莫不好生也。但不好長生之道。人莫不惡死也。但不知致死之門。其爲門也。五花八陣。非聞大道。不能出其藩籬。其爲道也。萬徑千蹊。不破旁門。何緣窺其堂奧。竊威怙勢。多死於權貴之門。縱欲宣淫。多死於女色之門。操戈

奪糊多死於鋒鏑之門。鼓簧弄丸多死於是非之門。誇多鬪捷多死於好勝之門。愼諫忍心多死於殘暴之門。酒池肉陵多死於嗜啜之門。銅山金埒多死於聚斂之門。而獨無一人不死者。此無他。不知儒有道義之門。老有玄牝之門。佛有不二法門也。故不能免死。餐霞瞪日。求生於吞嚙之道。召雨呼風。求生於祈禳之道。步虛諷咒。求生於北斗之道。伏訣持符。求生於南宮之道。揮肘飛晶。求生於搬運之道。存神守息。求生於呼吸之道。煮石飲乳。求生於服食之道。金液女鼎。求生於橐籥之道。而獨無一人長生者。此無他。不知儒有至誠之道。老有長生久視之道。佛有性成無上之道也。

故不能長生。夫人欲求生而不求長生之道。欲免死而不出致死之門。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良可悲嘆。今願世人早尋覺路。一拳打退識神離位。一心請出元神當家。若要人不死。須尋不死人。若真悟不死之訣。豈真無回生之術哉。

苦

世人莫不以不如意之境之事爲苦而吾之所謂苦者不然世所謂苦者貧賤也飢寒也疾病也疲癯殘廢也鰥寡孤獨也水火旱澇也是天降之苦也有時而可免吾所謂苦者愚迷也侈泰也狂妄也奸邪也貪慳也侵奪劫攘也殺道姦淫也是人召之苦也屢劫無了期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者此也或曰天作之孽果將何術以違之哉曰有必也發修德求道之心則苦盡甘來矣其如悖德謗道之徒而樂耽苦趣何生而能哭卽苦聲也以迄終身有不如意之悲哀憂歎或聞人之涕泣無往而非苦聲孩

提不免藥。卽苦味也。以迄終身有不可口之知。柏連芩。或醉飽而嘔吐。無往而非苦味。推而言之。厚滋味盛衣冠。泛交游博藝術。廣居室積貨財。苦心也。提抱爲人子。受室爲人夫。有子孫爲人父祖。有僕妾爲人主人。一生苦心也。事權豪求卿相。嬖聲妓。比頑童。煉閨丹。好田獵。苦海也。飽煖不讀書。強壯不求道。輕信而悞入旁門。不明而誹謗賢聖。萬劫苦海也。故始生業苦。繼成疾苦。終至死苦。後有報苦。厯劫輪轉。無有休歇。如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心煩惱苦。身奔馳苦。考厯難窮。計會莫盡。然而治病以藥。指迷以車。以樂治苦。是對症之藥。以樂指苦。是向南之針。人苟求夫子之樂在其中。

觀音之常樂我淨老子之樂與餌其所謂苦者安在哉

心

人有一個肉團心。是爲血心。內藏一個靈覺心。是爲道心。迴光返照。本體妙明。靜則含性。動則生情。順去爲識。逆來是智。今將去向。外者轉而向內。必也返觀乎。蓋返有能回。能復之義。而觀有能照。能了之功。人之神在心。心之機在目。故日用在內。而心亦隨之。心機一定。火降水升。口餌甘津。氣回丹鼎。其妙有不可盡言者矣。人只一個真心。卽赤子之心。卽道心也。因妄而迷。一迷卽覺去。妄存誠是。曰知止。是識去。僞爲真。不去是慢。當妄想紛起之時。何能止絕。須返看其心。看他想的甚麼。能以理制心。自無念可生。妄去寂。

照空洞無物學道無別法時時返照。知得妄想便是真常。朱子曰。有一分心向裡。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裡。得兩分力。若緊緊收拾。不逐物去。安有不得其正者。只半月間驗之可也。又曰。求其放心者。非是求別一個放心來存着。只纔覺心放。便想此心是我的心。須要由我。使不得信從他。往外去了。雖鋼蔽久。猛可醒來。如烈日當空。百邪潛伏。心自還元。繼之觀心。觀心心無繼之依息。依息息無。而神即隨之往焉。心息相依。此所謂真人之息。以踵。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幾希良心耳。此心不有。則頂上性光頓滅。白氣即隱。黑業即現。鬼物掄擲。雷霆轟擊。豹虎搏食。皆驗性光辨別。

人畜早悟惟危之人心。深求惟微之道心。聖人只有這一個心。是從那一個心理會來的。故曰。聖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矣。由赤子之心。參透明圓。直證靈覺。是以謂之聖人之心耳。若離了這肉團心。則虛湛空靈所不昧者。從何地而立足耶。借假修真者。如此而已矣。

情

七情者。外境觸性而著也。故太上忘情。下士不及情。發乎情者止乎禮。則情有隄防。緣乎情者合乎理。則情無籐葛。父慈子孝。情也。父子主恩。性也。生事死葬。禮也。承先啟後。理也。君明臣良。情也。君臣主義。性也。致君澤民。禮也。爲國忘身。理也。夫唱婦隨。情也。夫婦主愛。性也。有倫有別。禮也。宜室宜家。理也。推至於昆朋。莫不皆然。凡事有一定之性理。卽有一定之情禮。有千萬之籐葛。故有千萬之隄防。是後天氣質所生。有如許纏綿轆轤也。人之未生。匪獨無情。抑且無性。及性投竅。自運天倪。焉知喜怒哀樂愛惡慾哉。焉知

君父師友妻兄弟哉。非獨不知此也。蹈水火而不懼。狎龍蛇而不驚。而物亦莫之爲害。所謂籐葛者。無所滋其蔓延。所謂隄防者。何勞預爲保障。非有他術。精和之至也。及其知識日開。情逐境生。紛糾於八識。沾染於六塵。造因結緣。自牽籐葛而自縛。猶恐拴束之不牢也。與夫春秋鼎盛。情如浪湧。溯洄於五陰。洋溢於七趣。逐波隨流。縱如隄防。終有漏。皆由穿鑿而傾頽也。嘗因恩愛喜樂。流蕩忘返。迨其傷悼悲哀。悔恨無及。或有軼士超出恒流。知金來歸性之初。懼火生於木之禍。雖有游仙之想。難捐滿眼豪華。恨無拔宅之緣。攜帶全家眷屬。出見道德。入見紛華。藕斷絲連。卧汗泥而猶

稱不染燈。隨油盡。坐長夜而何術分光。果係桂林一枝。椿護雙老。
天步艱而君恩重。妻號寒而子啼飢。豈有不忠不孝之神仙。何敢
以秦以越視君父。况復商山歸隱。何妨採四皓之芝。笛浦重逢。正
好尋三生之石。養終返乎鳥哺。兆已卜得牛眠。向平之女嫁男婚。
既酬夙願。葛洪之妻隨夫隱。恰合同修。幸逢此際。不抽身。畢竟何
時纔放手。我輩多情。情又鍾於我輩。宜運慧劍。斬情魔。寒情竇破。
情關若不下絕情手段。何能至於忘情之境。使天下後世之人。相
傳某某以情死。呵呵。

思

人心要死其機。貴活死。謂死其欲念。活謂活其理趣。夫思者。心之活機。詩無邪綱也。君子九思。其目也。學不廢思。思得其正。思爲無邪道。本固有思。我固有之道。思入妙處。洒然會心。優游悅豫。始可謂之自得。若思非所思。心氣耗竭。縱有所見。非自得也。不思而得者。聖人也。思則得之者。賢人也。不思不勉。卽赤子不慮不學之良知。擇善而固執之者。卽學人思得其正。以求至於道之謂也。因此不思不勉而已。夫人心有七孔。多爲血炁所固。如要開通。非學道不能。思有鑽研之義。學有印證之功。思學並用。何道不得其思之

如着牆鑽穴。鑽得透時。卽有一穴之明。久則豁然貫通。無復障碍矣。禮云。儼若思。儼則不苟。若則不苦。可謂善思也。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其所當思之位也。夫心爲一身之主。能如艮卦思不出其位。則可謂入道之門。又何念慮障道之足患也哉。

念

人心感物而動。一動卽覺。若念念相續。則心爲念制矣。心實無動。觀心了道。其念自止。止念不難。不覩不聞。能反諸一念未起之前。所何景象。則念不續而自止矣。未生以前。渾是無極。今要一念不起。復還太始。須常察念之所由生也。三際求心。現在過去。過去未來。現在若無心過去自然了。未來可知矣。人我之見。固是念法。受之見亦是念。澄觀諸念。必盡除之。而後可無念之念。謂之正念。用心止妄念。妄念反覺多。試看他念甚。其念自消沒。修真要止念。止念要觀心。觀心心不見。心無境自空。心空境旣無。止觀亦何有。先

哲云。密密覺察。勤勤觀照。習氣若起。當處卽休。切莫隨之。免落凡夫。是以覺滅不停。安此久之。直證圓頓。畢境如斯。但與本性相應。覺知自然無間。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夫卽心而得無心者。不滅心相而實無所分別也。卽念而得無念者。以念無而性自見。緣起而卽空故也。

好

人各有所好。邪正常異。萬萬不齊。其間有同者。同中有異。故黨同而伐異。有正者。正外皆邪。當正己以防邪。雖由性情相近。亦爲習染所成。好善而惡惡。好靜而憚煩。好親而遠疎。好生而哀死。是性所相近。而人之恒情也。爲惡如不足。事親亦猶疏。見利而忘義。蕩檢以輕生。非習與性成。失赤子之心哉。是故天之所好者。生地之所好者。成聖王所好者。治平聖人所好者。化成仙之所好者。在長存佛之所好者。在不生。復合乎天地之先。至善極樂。而好則同也。不善學者。則有異同。有邪正。啟征誅之漸矣。有公私。有黨伐。起真僞之

辨矣。至有好讀孔孟之書。名列大儒。或遷於利。爲名教所不容。不容其人而已矣。非孔孟之罪也。好讀釋老之書。而學仙佛。或放於邪。爲王法所必誅。必誅其人而已矣。非釋老之罪也。若夫細民。使其所好者。學道也。仁義也。禮讓也。不問而知其爲賢士。使其所好者。鬪訟也。兵刃也。驕橫也。不問而知其爲亂民。使其好服食也。苑囿也。貨財也。知爲貪鄙之夫。使其好博奕也。佚游也。酒色也。知爲狹邪之子。然而父母生育之。天地覆載之。聖王平章之。聖人教化之。以其所好者。好人。至矣。盡矣。疑無以加矣。而更不知有仙之人。以所好長生之道。而欲世共好之。而又不料有佛之人。以所好不

生不滅之道。而欲將世人盡度之。其願奢其志大。以致世人驚疑。而不定莫敢或從也。此道爲太高。而又至平庸。是佛所獨見。獨聞。其知任無始之始乎。不然。則天地何不足以知此。而猶汲汲皇皇。生生息息而不已。及其生息繁盛也。而又秋霜金刃。從而肅殺之。或使其自相屠翦。皆造物之權。所不能辭其咎者。是好人卽能惡人矣。不思天地亦卽有好惡也。故有晝夜之代明。安知不生不滅。無爲无妄哉。若至仁至德一體同好。而無所用惡者。非三教之至聖。其孰能惡之。猶好之也乎哉。

功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非功無以明德。無功不能成果。則立功爲入德之門。築道之基也。故儒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釋云。以七寶佈施。不如度人成佛。爲無量功德。道云。功行兩全。足自備。誰云無分作神仙。三教聖言。如出一口。今人非不欲立功也。而畧於大小之體。昧於遠近之機。不知人世有至大至遠。無上無等之大功。爲曠劫所難逢。而遭遇於俄頃邂逅者也。夫拯水火之災。救飢寒之患。救人一命。活人一生。能結一人之緣。受再生之福。其爲功也大。而遠。造廟印經。修橋置渡。贈棺掩骼。施藥放生。濟人一事。利人一

善能結一事之緣。受一善之報。其爲功也小而近。然皆不能了生
死脫輪迴。惟三教之大道。貫一原之至理。歷萬劫而不壞。化人成
己。繼往開來。九玄七祖。賴以超昇。六道三塗。都緣得度。永享極樂。
高證無爲其道至大。其功最遠。然無外護。亦不能成。八公依淮南
以成道。劉安之雞犬皆仙。七真卽丹陽之法財。馬祖偕眷屬得度。
又若三丰謁帝。無沈不封。平叔解韁。雖石必授。古之外護。一就兩
成。比比皆然。歷歷不爽。夫以財法護人。成就單傳。其功尙且至大。
至遠。何況成就如是如是之道。其功無上。無等等。不可思議也。明
矣。爲今計者。盛世難逢。勝時不再。或修立鄴鄂。靜煉內功。或捐備

法財誠辦外護發願立志。猛勇前行。及其成功。同證妙果。除此一着。則塵塵刹刹。終無了期。劫劫波波。都來眼底。凡此可考可據之言。聖人豈欺我哉。然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又何能要名場利藪諸君子。共立市井之中。強聒而不休也耶。

果

夫萬物必培其根本而後枝葉生。枝葉生然後開花結果。人爲萬物之靈而不求收成結果。反不如草木有春華秋實之日。良可嘆也。皆由着妄迷真。不知栽培心地。忘本逐末。不知涵養性天。萬物無天地雨露之恩。必傾萎。人失陰陽消長之機。必死亡。欲求了生脫死之功。當窮盡性命之學。蓋人以命爲蒂。以性爲根。有根有蒂。何患果不能成。吾見舉世之人。虛花者多。結果者少。其故何也。貧窮者苟圖衣食。聊以偷生。不知疏水曲肱。簞瓢陋巷。自取真樂。此貧窮者不能結果也。富貴者盡被利鎖名鉤。不知聚散若浮雲。

功名如夢幻。競尙浮華。徒自枝蔓。此富貴者不能結果也。又有隱逸之流。畏利藪之煩勞。恨名場之蹭蹬。退藏隱遁。一味清閒。以致蹉跎歲月。虛度光陰。不知相時而動。見機而作。進德修業。正己化人。此隱逸者不能結果也。又有愚頑之輩。或爲氣稟所拘。或爲物欲所蔽。先天一粒真種。玄竅一點靈芽。錮陷而不伸。縱有萌孽之生。終亦枯亡。此愚頑者不能結果也。更有聰明才辨。自恃太高。目空一切。謗佛訕道。尋疵摘瑕。不悟三教之真詮。未貫一源之至理。此才辨者不能結果也。又若旁門外道。口頭空闢禪機。正眼不知法藏。既昧一竅之真傳。豈識九還之火候。工夫錯用。搬運空勞。此

旁門不能結果也。嗟乎。品類不齊。好尚各異。世界花花。流光冉冉。人生若夢。爲懽幾何。浩劫將臨。有何把握。每見世人等。將性命如鴻毛。視死生爲兒戲。塵生塵滅。燕鵲處堂。良可悲歎。反不如萬物之能結果也。以其寄根於土。人生天地間。勞碌煩擾。流浪奔遷。萍踪靡定。卽無根樹也。人旣無根。何由結果。亦必得土而後成。夫五臟以脾胃爲土。六識以誠意爲土。又有淨土。真土。戊土。己土。能知以天意爲戊土。人意爲己土。天人合發。養此清淨。永續長生。蓋萬物生於有形之土。有時而壞。人能生於無形之土。萬劫長存。得此土以培養性根。命蒂。滋以甘露。潤以瓊漿。採日月之精英。積天地

之正氣坎離交而水火濟陰陽契而鉛汞投自然黃芽出土心花
暢開結成儒之九曲明珠釋之牟尼寶珠道之黍米玄珠所謂鍊
成不老丹修成長生果者皆由此也能如是了却生死永脫
輪迴方稱先覺成已成人如易之碩果存性含仁佛之正果成真
了妄不生不滅至妙至玄須求列聖真傳加功修煉何愁正果之
不成耶

壽世保元終

道藏精華第九集之二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大道真諦

自由出版社印行

再版
增訂

大道真諦例言

蕭天石

一、本書共選刊道門要典秘笈凡五種，其中了道秘錄與道脈圖解二書，爲千古不傳之秘。今適再版之際，復親爲撰「大道真諦聖功神化秘旨簡說」一文，冠於卷首，俾世之修道者，能循道門正脈而入於最上一乘坦途，不自止於長生久視法門中，由聖功神化法門上超而贊天地之化育，以入於「人天合一」「人神合一」「人道合一」之無上境界！其中尤有自易以下，發先聖所未發之玄微，下千古來可使地破天驚之筆，修之確能使人躋於莊子所稱「神人」之域，上下與天地同流，與宇宙共化！爲修道者之一乾坤眼。誠不失爲大道之真諦。

二、初版所刊要典兩種，如能深入潛修而參證之，卽知全係宇宙天地間之大道真諦，所以期世人資以爲明道了道之功。不但宜句句體認，尤宜字字深契，方不致入寶山而空回也。附錄一種，所以期保存道脈秘笈，毋使散佚，且亦大有助於養生家與丹鼎派之參證與修道也。

三、所選了道秘錄一書，爲道門「修圓宗」秘笈，係清靜老人法語，由心庵頭陀述錄，爲道佛合參，最切實用之人生修養上乘寶典。徐竹村林靄春二先生譽爲「前古

未聞，收圓之指南，了道之秘錄。」不敢任其久韞櫝中，視爲獨得之秘。昔人謂「熟讀易經，乃可見天理之盈虛消息，熟讀此卷，乃知盡天理人情之了道收圓。」誠不誣也！凡所說法，全爲當務之急，不但可收圓了道，且亦可匡時濟世，挽頽風而敦教化；人我胥渡，妙理事而合天人者。自明五倫，培功德，以至身心性命之理，靜坐修丹之要，內藥外藥之妙，脫胎換骨之玄，生死究竟之道，神化登真之法，無不慈悲指點剴切詳明！實收圓之正軌，入道之坦途也。

四、所選道脈圖解一書，并附河圖洛書詳解，實爲丹經中之無上秘典。凡二十四圖，每圖均有解說，要言不繁，一目了然，說理透闢，印證周全。舉凡無極太極之理，陰陽八卦之義，先天後天之說，以及河圖洛書之玄運，五行生尅之妙化，無不簡明精要。誠爲圖圖金版，章章珠璣，巧奪天機造化之玄門瑰寶也。

五、此次再版所增選素履子一書，共分履道、履德等十四篇，上中下凡三卷，可爲一生行道修德、居仁由義、立身處世、安心立命之所資。復選刊伸蒙子一書，凡上下二篇共十六章，由之深入而探其玄旨，雖係微言細行，要皆莫可入道也。二書皆唐時，深恐久而散佚失傳，故附輯於卷末，以爲助道品焉！

大道真諦

選刊書目

一 大道真諦聖功神化秘旨簡說

蕭天石撰

二 了道秘錄

清靜老人傳

三 道脈圖解

—附河圖洛書詳解

洞天秘笈

四 素履子道語

唐張弧撰

五 伸蒙子微言

唐林慎思撰

大道真諦聖功神化秘旨簡說

蕭天石

大道本無可名說，一落言詮，卽乖真諦：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最後亦自云「未曾說得一字」；如謂說得一字，卽成死語，而非活法矣！道法億萬無盡法門，法法皆活，門門皆活！活則生，不活則死。人之生也，順行而日長，則日日趨死，如逆而修之，止其衰老，杜其死機，逆行而返還其「生初」，不但「如嬰兒之未孩」（老子語），且復「如嬰兒之未生」，無生則無死，無死故能長生，長生者，使人效法天地之生生無息，而與天地同其久長也。

老子雖有「長生久視」之說，然又曰「死而不亡者壽」，故所謂長生者，乃長其生也；久視者，乃久其視也。死而不亡者，乃其形死而其神長存不亡，且係其真神不亡，正莊子所謂有真君存焉者是，而非謂其虛名不亡也。修人之神，使與天地之神共存，養人之神，使與天地之神合一！斯乃「人天合一」之功也。儒家倡「天人合一」之說，余則復倡「人神合一」「人道合一」之說。人之修道，不但宜聖化

大道真諦聖功神化秘旨簡說

其人生，尤宜神化其人生，道化其人生；使人與神合，進而人與道合。而其功法，在首宜自人天相應，人神相應修起，能相感相應，方能天人交通與人神交通，而靈感、靈應、靈驗、靈慧以生，以其有真神存焉，得大開天慧，大開神悟；故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至、無所不在、無所不化，而萬般神通妙用，與神化無方，皆自此一原理來也。老子有言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乃人天一貫之教也。而人天一貫，又係以法道爲本，以法自然爲無上不二法門。是以修道者，無論修長生不老法門，修自在神通法門，修聖功神化法門，壹是以法自然爲宗。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認道爲「先天地生」「先天地存」而又爲「生天地生萬物」之絕對本體。亦可以說卽爲「絕對神」，乃宇宙之創造者，宇宙之運行者，宇宙之維繫者，宇宙天地萬有之生生不息者！亦卽宇宙天地萬物之「造化母」，故道又實爲「天地母」與「宇宙母」；而其「力」與「能」，亦卽「宇宙力」與「宇宙能」。此一神秘之母，實不可以名，故老子又曰：「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斯道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孔子之所以說「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又謂「朝聞道，夕死可也。」卽此故也，不須與離道，卽人與道合矣！人能聞道證道，則自死而不死，故曰：「夕死可也」！死而不亡

，雖死猶生！形死而神長存，修神者，即修此「死而不死之『神』」長生不死。以其既得「道」矣，則其神亦自與天地常存而不壞不滅也！物質不滅，能力不滅，神尤不滅；余倡「神不滅論」，倡「形死而神長生論」，蓋修之以道，人與道化，其神實可永存於天地間，而上與造物者爲友，生生化化於無窮也。

如何修「天地人神貫通」之道？天玄子曰：道經有「立四極之法」。何謂立四極之法？天玄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動與靜。立人之道，曰中與和。立神之道，曰化與生。」故道家修道，以煉養陰陽、乾坤竝運爲總綱，以動靜兼修、剛柔互制爲妙用，以守中致和、性命雙融爲本體，以化化無窮生生無息爲神用。此立四極之法也。或曰：天玄子復傳有三極循環相生圖（見道海玄微），圖中有曰：「立天之中，立地之中，立人之中。」與「三才一體、三極一貫，三元一炁。」及「上元生神，中元生氣，下元生精。」僅言三極三元，而未言四極者何？曰立天地人三極，而以一貫之者，「神極」也；且該書亦仍傳有立四極之道焉。夫「易无方而神无體」，神無形而不可見，神無質而不可得，神無相而不可擬議，故該圖上方有「無極而太極」，圖下方有「復歸於無極」。至無之極者，至神也，至道也，至玄之又玄者也。故該圖雖未言「立神極」，而「神極」自在其中矣。與

大道真諦聖功神秘旨簡說

該書中復創「天地人神」四方之說，實相吻合。良以神者，無所不在，無物不存，豈僅天地人各有其神而已哉！人而亡其神，則直行屍走肉之「活死人」而已矣！是故古之修道者，首貴「存神」「養神」，且復有「生神經」之秘傳者此也。道家又重修心養性。修心養性，即所以養神也。修人心以合天心，養人性以合天性；復以全其天者以自全其神，以全其神者以返全其天；神天兩全其真，則人之真心與真性，亦自存而自全矣！佛家之明心見性，立地成佛，亦自此得之。神與天全，而不得長生久視者，未之有也！

或問以孔子於易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并未言立神之道，今先生增此則，益三爲四，而以神道設教，所言有異者何也？天玄子曰：易傳孔子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莊子亦曰「易以道陰陽」。盈宇宙天地萬物之間，流行無息，而亦生物不測者，亦不外陰陽；而全部易經，尤無一而莫非以陰陽爲體用爲變通爲流行爲生化。捨陰陽無以見易，亦無以見道！故千古來修道之士，徹始徹終，莫不以「煉養陰陽」以「雙修性命」，爲「聖功神化」「長生久視」之不二法門。余嘗謂「易以明道，而爲百家道統之所自出。莊生之「易以道陰陽」，實不足概其全也。夫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

焉，有神道焉！此之謂四才，此之謂四極。（詳參道海玄微）易立天地人三，此三才中，一以貫之者神也。不但天地人各有神在，即萬物莫不有神！神亡則死矣！故修道者，以養神化爲主，修煉陰陽次之者，修煉精氣更次之，養形煉形者，則下之又下矣！斯爲大道第一真諦。

至若更易「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爲「曰動與靜」者，以柔剛不能賅地道之全，舉動與靜，方得盡之。夫盈宇宙天地之間者，不外陰陽。而充宇宙天地之間，使均衡宇宙之運行而不息，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後三句易傳語）者，「動」「靜」二力，有常不易而發揮維繫於其間，有以致之耳。充乎宇宙天地萬物人生而交互作用於其間者，動力與靜力二者存乎其中也。且孔子於易繫辭上傳開端明義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是明言剛柔繫乎動靜也。註曰：「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陰陽之稱也。」是故言「立地之道，曰動與靜。」其義遠爲廣矣大矣深矣遠矣。且夫地之爲道，本陰陽之變化而自爲動靜。即動即靜，即靜即動；非動非靜，亦動亦靜。以靜爲常，以動爲變，宇宙天地之大道也。以靜爲體，以動爲用；動靜一如，體用不二；動靜交融，陰陽相媾，而天地絪縕，萬物化生矣。其所

大道真諦聖功神化秘旨簡說

大道真諦聖功神化秘旨簡說

以能化生者，靜以致之也，故黃帝陰符經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盛；陰陽相推，而變化生焉。」故修聖功神化、長生久視，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主靜。靜者，宇宙之常道也。靜極必動，動極必靜；一靜一動，一動一靜，互爲之根，循環相生，無始無終，而潛藏運化於其中者，則以靜爲原動力！修道之士主靜，而動靜自在其中矣。動靜有常，而剛柔自在其中矣。必如是方能賅地道之全，而爲地道之真諦。不然，則爲「死地」而非「生地」矣！

其次，易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今又更之曰：「立人之道，曰中與和」者，何也？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所以明宇宙人生之大道，贊天地之化育，而盡性命之理也。故說卦傳首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由此可知三才之道，主旨在明性命之理以盡人之道！惟仁義實不足以盡人之道，舉中與和，方足以賅人道之全；而仁義亦自在其中矣。堯舜禹湯相傳之心法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中道即聖聖相傳之人道與聖道也。道家貴中天地而立，中天地而行，中天地而聖，中天地而神！其法在抱一以止至善，守中以立

中極。守中立極以致和，天地交泰以致生。故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亦可以說：「中者天下之達道，和者天下之達德」也。是故中庸有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因之而位，萬物因之而育，則自能本天和以致人和，賅盡人道而無餘縕矣。天玄子曰：「相對相融則和，相對相生則和，萬有相引而均衡制中則和，中則和，和則生。天地立中則天地和，家國立中則家國和。」儒家之中庸，亦即此「中」也，故孔子之所以有「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之嘆，要亦以其爲人道之極功也。必更其言爲「曰中與和」，方爲人道之真諦，僅舉仁義不足以盡之也。

最後，千古來自孔子以下，未有言「立神之道」者，先生續之以「立神之道，曰化與生」者，莫此爲甚，能無懼於天下群起而圍攻之哉？天玄子曰：修大道者，貴在「超聖」，超聖入神，乃所以廣聖人之所未及也。且孔子於易中，雖未明言「立神之道」，而「神道」實全存於其間。試舉一二以例之：夫子於乾文言首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合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所謂鬼神者，實即神也。所謂大人者，實即儒家之聖人，道家之真人、神人也。余倡新道學，言

大道真諦聖功神化秘旨簡說

大道真諦聖功神化秘旨簡說

人生修養境界時，於「人天合一境界」之上，復提「人神合一境界」、「人道合一境界」。觀此文，當亦知其道之有所自來也。此其一。於辭繫上傳四章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觀於天文，俯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形。」最後又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於傳之五章復曰：「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此言不可測之謂神，當爲孟子「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之所憑依。此其言神道者二。於傳之十章又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唯神也，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應！僅言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舉一以例萬也！故曰神化無方，又曰存神卽神在。此其言神道者三。夫子於繫辭下傳五章既曰「窮神知化」，「知幾其神乎」！繼於第六章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萬物而爲言，則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神；無神，則乾坤息，天地毀，人物亡，而易不可見，道不可存矣！人之所以能博大無極，高明無極，配天地，贊化育，絕時空，乘造化

，而與宇宙同其終始，長生長存長住者，神也。唯神，能化生天地萬物；并使天地萬物，自生自化自長自育，而自爲化化不已，生生無息，此天地之所以能爲無盡藏也。觀此，當知余之所以曰：「立神之道，曰化與生。」并提「通四才，立四極」之新說者，實有其至理存焉！非徒欲有以求立異於古聖人之言也！（詳參道海玄微及周易聖義闡微）。明此當可了然於大道之真諦所在。修此而有得，通天地人神四極，合而一之，一而冥之，冥而無之！不但四不可見，一亦不可見！不但四極不立，一極亦不立！斯方與道合矣。走筆至此，余欲無言。易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多言無益，無言卽道；幸祈讀者其能自得之也。

文山遜叟草於石屋

道藏精華第九集之二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修圓宗
秘典

了

道

秘

錄

自由出版社印行

了道祕錄

心庵頭陀謹述

○清靜老人曰。三界內外惟道獨尊。上古有無極燃燈佛主辦。勸人修道。中古有太極釋迦佛主辦。度人成道。運際下古。應有皇極彌勒佛降生。主辦收圓了道。事雖天定。道在人修。值此三期將了。浩劫已難遷而來。凡受佛恩者。應當約伴歸家。毋負上天特開普度之至意。入吾門者。既得超生了死真正口訣。性命雙修上乘法則。自宜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而其實行。就在平素內崇聖學。外篤彝倫。與子言孝。與弟言悌。孝悌爲仁之本。亦卽做人之根。吾昔教人腳踏實地。并非專重外相。蓋以至德要道全從倫常上着手。倫者義理之次第。常者循其理之常。理卽天性之本然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所稟賦。不待勉強。循其次序。從日用當然之事做去。渾渾然無私欲之蔽。正大光明。道氣常存。古人所以教人存心之仁義禮智信。名曰五常。相處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名曰五倫。五者天地之正數也。聖賢學問在此。仙佛根基亦在此。苟或置倫常於不論。信口侈談性天。便爲空疏無本之言。固失我道正宗。且不能昭人信仰。況大學首重明新爲入德之門。復初乃所以明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其天真之性。本屬有善無惡。及至漸長。耳濡目染。旦晝枯亡。良知良

能漸漸喪失。遂不知何者爲善。何者爲惡。欲復其善。以去其不善。非從倫常上實用其力。不可。古人言倫常以外無大道。可見倫常範圍至廣。求之聖經賢傳而外。尤當日誦了道經。三聖經。萬佛經。熟閱金科輪科。循行功過格。向崇德修慝。辨惑三條正路去尋求。庶可升登仙聖之階梯。否則雖微幸聞道。所求皆空疏無本。未嘗向倫常上切實講究。道根卽不得穩固。一經挫折。受不住考懲。卽半途而廢。或轉趨別徑。皆德未能崇。慝未能修。惑未能辨之爲害也。學所以爲己。故必須從省察克治存養上用工夫。靜省動察。而無一事之敢忽。則惑必自辨而爲明。內克外治。而無一毫之失檢。則慝必自去而善生。晝存夕養。而無一息之留停。則德必自崇而加固。省察克治存養。乃慎獨之實工。崇德修慝。辨惑。卽成己之捷徑。慎獨卽所以克己。成己乃可以成人。而三事之中。內以存養爲主。外以辨惑爲先。知所存養。則心安理順。明體達用。向上之學。一蹴而幾。不能辨惑。則是非邪正無從而分。非獨無以入德。且有患害。昔孔子戒樊遲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爲惑。明明教他去下懲忿的工夫。戒子張以愛欲其生。惡欲其死爲惑。明明教他去下遏欲的工夫。懲忿遏欲。固爲辨惑之良規。極其精亦爲存養之要素。學者果能於此處用功。大道自不難成。卽未嘗聞道之人。能平素在此四字上用工。倫常上着手。便是載道之大器。吾昔教諸子暗調賢良。無論九流三教。以及旁

門外道。苟有孝悌實德。或忠貞節義。尊重倫常。以及能懲忿遏欲之人。注重考實。務宜多方勸導。俾得大道同歸。以廣諸佛諸祖之仁慈。但是替佛傳度。無論收錄各門各教。以及未曾皈依教門者。均要先察其根性。審其德行。不得濫予徇私。方可度一得一。如貪圖人多。不加考察。一味濫收。便以爲將來功大果高。殊不知開一人就要將這一个人完完全全度登道岸。方可卸責。否則但知濫開不常調度。等於種子散在滷田。不能發育長養。安望收成。勢必要將原種播種於膏腴沃壤。暎芽還水。壅以肥料。至秋乃得收回。庶不白拋棄真種子。所以傳道猶如布穀。有時開荒。必有時收圓。苟不勤加耕耘灌溉。雖出秧苗。卒至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故調度責任重大。不時要觀察所開之人。內功外德是否實行。行持日用果可復初。但僅培外功者。必要勸其修內果。如遇好學之士。須將體理破解清楚。以免錯誤。就是內工不懈。尤須多培外功。作諸慈善事業。償還歷世冤纏。將來方可證金仙古佛果位。若祇圖開示人多。不加勸勉。任其昧失靈根。墮落於後天之後。不能一體證果。便如伊尹所說。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責無旁貸。那時不怕自己功德大。內體好。還是不能了道。此期圓收不滿。道不能了。依然要重來。那就喫大虧了。吾勸諸子要想了道。當此諸劫齊降之際。格外要出去度人。惟最不必再行濫開。要將已聞道者逐一勸回古家鄉。就是將真種子收回。欲要勸人回古

家鄉。自己先要將回家路徑尋得清清楚楚。然後接引他人。方不致有他歧之惑。自己如認不清楚路徑。盲走瞎跑。又焉能指點他人。蓋大道正路本只一途。不難辨別。因爲中間旁支側出。歧路之中又有歧焉。行道之人志不能同。道不能合。愚者故步自封。只緣暗昧不明。其失在無人領導他的去路。黠者挺而走險。不知懲前毖後。其失在無人指破他的迷途。遂使皇皇大道爲閒不用。荆棘叢生。不知養身之學。事本淺近。多欲足以傷生。逞忿足以亡親。忽斯切近。別說神奇。佛規載在嚴禁之條。吾今特再提明。將指南針送與諸子。譬如行遠必自邇。欲修天道。先從倫常大道上做起。誠意慎獨。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無虧。那就是回家的光明路引。毫無阻礙。不但自己便利。即是領帶他人。照此路徑走去。亦卽立達。毫不爲難。普願行者共行此道。修者共修此道。刑于一家。至於鄉邑。以至於通國。共明此道。完成普度。默蔭兒孫。重光日月。永致太平。諸子之果位。當與此道脈共垂不朽。永尊無上矣。諸子勉乎。吾日望之。

○清靜老人曰。三期修道。所以了道也。今觀諸子徒有聞道之名。而無了道之實。不知錯過這三期好法場。要到五百年後再遇機緣。但是五百年之閒。許多生生死死諸苦惱。卽不墮落於三惡道。亦不免結許多怨冤。就是遇到五百年後小普度時。還要虛靈不昧。德行無虧。

方可遇到高人指點。否則即便遇到高人。不生信心。依然無益。設再錯過。勢必再等到六萬年後纔有機會。噫。這六萬年閒生生死死。豈不積骨如山。今時的我。到那時更從何處去辨認。吾言及此。黯然神傷。每念許多有大功德者。未能了道而溘逝。不禁愴然淚下。殊爲可慟。今諸子多半鬚髮頽白。精血漸枯。如不趁此時機加緊用工。還待何時。況紅塵中萬般皆假。無常一到。高官顯位。嚇不住鐵面閻羅。萬貫家財。買不到一天陽壽。卽有賢妻孝子亦未見得能去替代。想到此處。就應該着實看破世事。趕快拋除後天。迅速修省。吾從前一再叮嚀。勸諸子看空一切。無如都視爲老生常談。卽如目前浩劫奇災相逼而來。乃上天因你們不肯將名利恩愛奢靡之習拋卻一點。特假手兇寇橫施暴虐。將你們身外之物收回。教你們知道身外之物都是假。往日勞碌奔波耗盡心血。今日置這件。明日買那件。房屋什物無一不精美。皆是希望永久享受。留傳於子子孫孫。誰打算老天之主宰。不能隨自己之私願。片刻之閒。都化爲灰燼。不但不能留傳子孫。連自己一生尙不能安穩享用。回首從前。豈不白白辛苦一場。雖欲再置。竊恐精力衰弱。不易恢復舊觀。不但房產什物如此。就是妻室兒女也怕無德行可以保得完全。無善法可以安穩團聚。受災之處。生命尙把握不定。卽暫居安全之地。且不知大劫伊於胡底。到此時方纔感覺得身家爲累。富有財產。轉不如一般窮寒。

士。倒似乎輕鬆爽快。妻妾滿前。兒孫繞膝者。轉不如單身孤子。倒省得挂肚牽腸。其有家者。固屬多累。再等大劫臨到自己頭上。就連自己一身總嫌多累。太上言貴大患若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換言之。及吾無後天有形有質血肉之身。煅煉吾精氣神。成爲先天無形無質之法身。吾有何患。有根器者。當猛然醒悟。從此實行修持。既誤於前。慎勿再誤於後。選佛之場。近在咫尺。切不可再徘徊中道。明知故犯。值此依功定果之時。仍然擁貲自肥。逸豫無度。不肯種諸善根。機會一錯。雖欲補立功德。恐無用處。如以吾言爲謬。且看將來如何。那時欲抱佛腳而不得。悔後更遲矣。已行之災劫。尙未能算大。不過損壞財產。死亡有限。此是上天特恩。浩劫仍未盡施。以期世人知所懺悔。如世人仍然執迷不悟。吾恐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未來劫數尤爲重大。不得不爲世人悲。更不得不爲學道諸子悲。爲世人悲者。值此三期普度良好機會。不求大道。共出迷津。甘罹劫網。爲學道諸子悲者。忝入佛門。幸聞大道。不肯依法修持。仍然舍本逐末。雖遭損失。不肯回頭。罔知看空。仍汲汲名利私圖。自戕其性靈。或絲毫不能忍耐。受不住半點考成。乃生退志。果係衣食無着。尙有可原。竟有衣食有餘。亦藉此時機冒險進取。爲名爲利。忙碌無休。身心性命之學。置於度外。夢中做夢。任性所爲。卒至劫到。身家莫保。性命難逃。自甘濫入劫數而不悔。不信但看浩劫所至。城邑焦土。井里坵墟。人

民逃遁。流離失所。欲求片刻之安而不得。於斯時也。夫不能顧妻。父不能顧子。誠爲可憫。殊不知這三期法會。世界中劫數愈大。則大道愈光明。圓愈易收。其劫數愈大者。因學道之士。都爲聲色貨利牽絆。不能解脫。上天望原人約伴歸家。不忍見其久墮塵寰。特遣惡魔下界。一則掃蕩惡氛。再則警戒原人。知劫可畏。自求生路。原人一日不看空色相。拋卻後天。認真修道。則劫運一日不消。所以末劫臨頭。天付真性。乃爲分清別濁而設。果是大原人。千魔百折。臨死不變其平生大節。真性自存。其次前雖偶有錯誤。良心發現。知悔可追。則真性自附。若平生不能立節。現時猶不能懺悔。仍然放縱。良心既死。真性如何能附。真性不明。莫說聖賢仙佛無由而成。封神臺且數不到他們去上。只好向輪迴路上地獄道中去哭哭啼啼。所以說劫數大。道愈光。圓易收者此也。你們想想這次劫數如此之大。可是正爲幫助收圓了道耳。諸子既生此時。目睹者有之。身受者有之。自宜不寶金玉。惟善爲寶。尤當推己及人。多辦救濟。以全人後天性命。更宜普度廣勸。以全人先天性命。成道了道。可於此覘之。

○清靜老人曰。修道之士。務要多培功德。道爲成己之果。德乃利人與物。自古修道者。未有不培功德而能成正果者也。蓋道如花。德如葉。花雖香豔。必賴綠葉之扶持。乃顯顏色。道欲圓成。須積功德爲基礎。方得高明廣大。花與葉既不可以相離。道與德亦應相提而並論。古

之聖人修道而德在其中。賢人先立德而後修道。聖人以德全道。賢人以德扶道。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德修於內卽是道。道行於外卽是德。每觀今之學道者。不立一功。不積一德。偶然記得一言半句的口訣。或偶誦一兩卷經。坐一兩丹工。卽自命爲有道。便想成仙成佛。炫異驚奇。所以開化至今。除一班老舊深潛純粹精研體用之士外。而能明道之真相者。良不多覩。甚至不培根本。非分貪求。既欲成仙。又圖富貴。種種幻想。不勝枚舉。抑思由古及今。未有無功無德之人而能成仙成佛。況仙佛均屬天爵。大道非忠孝節義素修天爵之人不得傳。非大功大德既得天爵之人不能成。如一味糊塗盲修瞎煉。固屬不可。又或內功外德。皆不躬行實踐。做去裝模做樣。談幾句老買賣。三傳箇新法則。忒零忒落。識小遺大。顛前倒後。連坐法都學不完全。甚或亂傳符咒。妄通消息。縱無借道歛財之實事。難逃欺騙後學之愆尤。見前之老輩體理明白者。不肯虛心求教。討論切磋。反生妬忌。遂不惜毀謗多端。直是反道敗德之一流人。不但數不到他了。道地獄中早已爲他安排下位置。不識他們可從此洗心革面。日新其德。懺已往之愆尤。覺將來之大道與否。姑置不論。吾與諸子所談。始終不離積功立德。蓋道與德本非兩事。德者得也。卽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其德克明。則能具眾理而應萬事。德無量。道亦無量。孔門

傳道分爲四科。首列德行。太上三不朽。首貴立德。感應篇曰。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可見欲求了道。縱有八百內果。必待三千外功圓滿。道乃能成。一般關係諸子得入吾門。幸聞真訣。內外兼修。不墮旁門。不入外道。不知幾生勤修陰騭。廣積道緣。幾代祖功宗德。廣種善根。而始有今日之際遇也。否則夙世無善。因道緣。祖宗又無善功遺澤。今生終不得遇此三期法會。即便遇到。亦不發心。終致當面錯過。縱或經至親好友一再勸說。仍屬疑信相參。勉強進道。卒無定力修持。或半途中輟。或轉入歧途。或迷信小術。捐助不當。或作不善。抹煞前功。仍歸墮落。皆緣前世功行不足。今生私德有虧之所致也。所以聞道者多。而實行修道者少。成道者更屬鳳毛麟角耳。道本非時不傳。以前累生累世。修有大善。結有道緣。時期未至。諸天聖真仙佛。亦未降凡引度。雖有真心修道。尙無門可入。無路可尋。方今時逢大劫。正道當行。各大原人會聚此娑婆世界。應五百年名世挺生之運。得聞正法。皆是很大來根。到此收圓時期。共來了道。其間福澤可知。是沐上天所予獨厚也。若再游移不定。貪圖塵世將來的富貴。已算是昧失靈根。又況片善不修。多行不義。盜名欺世。以術愚人。德不先立。道從何生。就入世法而論。處富處貴。尤當以積德爲先務。況出世成道。烏可不將外德培足。當此浩劫頻臨之際。格外要看破錢財。多立功德。慈老憐貧。恤孤憫

寡。捨藥施茶。修橋補路。扶危救困。接濟清苦原人。多行方便。廣立陰功。尤宜損己利人。勤打塵勞。施德不望報。有怨不結。有仇當釋。有功不伐。當仁不讓。見義勇爲。如此積德累功。恆久不變。自然德服鬼神。品超庸俗。大道可成。仙佛可躋。然所謂培德。非僅僅作諸善功。尤重行持。處富貴不驕不淫。處貧賤不諂不懾。爲少爲壯爲老。宜戒君子之三戒。一言一行一動。當思君子之九思。處一事決一物。期合於義。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細行必謹。方可不累大德。德與行向來並稱。猶道與德始終不能相離也。行成德成。道乃能成。故功德有大小。成就亦有高卑。立大功成大果。立小功成小果。均看各人行持如何。所以成就不得一樣。天神論功陞賞。不過因其所修而畀之。非神靈所能爲人造福也。吾勸諸子不聞道則已。既聞吾道。當必期其有成。欲期成道。斷不可舍修德立行而他求也。

○清靜老人曰。吾迭次將身心性命之至理。與諸子逐一闡明。無非是望諸子仰體吾心。推己及人。以期收圓了道。而償人天大願。諸子切不可隱藏不露。以爲獨得之奇。吾前後所訂佛規。以及歷次傳單。皆當熟閱在心。隨事遵守。若所行所爲不能符合。到喫苦時。莫怨吾不護佑。凡爲提事宜如何外而立功。內而修果。整躬率物。勉勵乃心。領袖同好。庶收其身正。不令而行之實效。然後超玄拔祖。福蔭兒孫。毫無疑義。凡列調度之班者。各宜服從所屬之提。

事。參照傳單佛規。指臂相承。功果同建。此次三期法會。注重人已兩度。若求道之後。徒做表面。不能深造自得。微倖領職。而一點責任心毫無。自甘放棄。內不度己。外不度人。就是勉強到得一兩處地方。一切規矩儀式草草忽忽。出言吐語沒高量低。理體不清。談說不能洞中肯綮。亦屬空負虛名。連眾生之不如。從前道場專重開化。現值成熟之期。最重調理。凡領有調度之職者。均要不時出外調度。切不可留恩坐家。自誤誤人。如貪圖安閒自在。怕去出外吃苦。目前不過苟且偷安。恐上天未必見容。況此時出外調度。非比昔日開荒時代。從前到各處辦道。勸人修道。固屬不易。食宿居處種種必須自備。刻下各處道場林立。原人眾多。到處有人招待。只要交通便利。並無其他困苦。不過稍費唇舌之勞。又何憚而不行。但是既領這箇職分。第一要做好人格。把箇模範與後進觀摩。當言者言之。當改正之處就要隨時改正。調體時務要依法指撥。不可隨便亂說。如自己工程體會未到。不可假要臉面。隨口應承。自己做到甚麼工程。確有憑證。方可傳人甚麼工程。如體會得到。不肯傳人。或自己未明。信口答覆。無真憑實據。啓發後學。聽他亂做。做出毛病。豈不是調度先生有意陷之。就是同列調度之班。自己研究得了法。他人未得。亦當互相切磋。以免他再誤人。由此推轉。何難普及。如人格不修。氣質不化。妄自尊大。道根不純。何能作後學楷模。且貽人口實。除無益於道。

場。反阻塞賢路。護法神祇。暗中絕不寬饒。不但自己招考懲。家屬亦要連帶受殃。所以從前有開化責者。往往習氣不除。雖坐工不懈。每每有燒丹漏丹之弊。以及患腹脹眼昏耳聾一切病症。皆由於開化未善調度。未諳所致。邇來吾常將最上乘口訣。與諸子詳細解釋。正好人已兩度。倘不虛心體會實在。因而轉誤原人。其罪烏可赦乎。故調度者自己無功。程固當加緊用工。即自己有功。程亦當精進勿懈。既度自己。又度他人。庶幾內外交修。人已兩立。將來選佛場上自有座位。若一味懶惰。只圖目前舒服。自己不肯用工。必不好勸人用工。於是對於坐工不敢談論一字。怕人請教。無憑則之可言。甚至行爲不端。作諸無益。見出力之事而遠避。遇出錢功德而退步。即偶逢高明先生。外粧老實。內藏姦貪。希圖口訣升級。并不肯細心窮理。又經不住陶冶磨鍊。或直屬開示提事先生規勸。除不知追悔。反生怨謗。甚至結怨成仇。終身不釋。或東跑西奔。自亂統系。如此行爲。既無長久心志。又無修道真心。不但難上天堂。竊恐終歸墮落。吾爲收圓了道忙了這許多年。原望門下諸子同歸大羅天上。免罹浩劫。可是災劫已在面前。將來未定。誰人可以躲脫。對於躲脫之法。諸子并不是半點不知。若知而不能去行。這部大道。把你們求了。究竟作何用處。若但圖作箇自了漢。試問誰來求道。不預先發下成己成人的誓願。既有誓願在前。此時不想方法去了。還要等到甚麼時候。

然有等熱心之士。風裏開化。雨裏調度。今日來此。明日往彼。奔走道路。無時休息。自己雖不憚煩勞。於人並無大益。所以調度重在切磋琢磨之功。以前主張各處辦理會坐。原爲雙方兼顧。不使專仗多跑。貪圖外功。拋荒內體。致誤自己前程。務及閒暇之時。勤修參悟。度己度人。功期兩盡。方免畸輕畸重之弊。度人先要由近及遠。不可捨近求遠。更不可貪近而棄其遠。總要遠近視爲一體。至於調度內體。先要逐節問明清楚。隨時切實指陳。庶易引人入勝。故不可亂加批評。或浮言泛語。使人無所適從。有工程者。當鼓勵精進。無工程尤當勸勉加修。更不可過露天機。啓人貪妄。如遇有真出大工程者。自己不能領略。當轉請高明代爲調度。以免誤人前修。切不可自作聰明。說是說非。啓人疑竇。如談理時。祇可研究聖賢功用。引證聖經賢傳。不可妄談玄妙。附會曲說。尤宜提倡創辦慈善事業。此時最切緊之功德。莫如救濟清苦。及有道德之原人。保全人種爲第一要務。原人所捐功款。無論多寡。概屬性命之資。決不可經手。尤不可妄費分文。務要交存本地殷實公正原人保管。除爲辦道需用外。餘留作一切義舉之需。如私自挪用不還。卽屬貪財敗道。將來必遭天譴。生前難免雷霆震擊。歿後罰其披毛戴角而還。總之無論何種捐款。祇可幫助勸募。概不經手一文。以表廉潔。如此則大眾咸服。庶免訾議。至於寒士出門調度。不能自備川費。在當地所領功資。務須撙節。

一切旅費不得濫支濫用。保管出納。尤宜冰清自勵。嚴守幾希。懷之慎之。

○清靜老人曰。天下事莫不有真假兩途。而修道亦有真有假。學者當先辨別清楚。夫真者精誠之至也。不是避世離俗。亦非全仗打坐誦經。須要在真中煉去其假。由假中淘出真來。方得精誠之真諦。若但知在人面前誦經。而不知潛修自守。或終日靜坐。如同泥塑木雕。外相好看。而遊思雜念紛擾於內。皆爲之假。假者真之賊也。不去則害真。但去亦要得其道。若不得其道。譬如閉門捉賊。假者不能去。而真者必受傷。人非上智。終日薰育甄陶於假影假象之中。迷失天真。習非成是。縱稍有卓識者。明知世事皆假。教他修真。卻又難捨。欲其毅然決然。必先在假中煅煉一番。知道假中毫無趣味。然後厭而求真。方可得真。苟或生於鄙野。本來渾渾噩噩。未經繁華炫惑。不知有假。卻亦並不知有真。蓋真藏在假之中。假亦不在真之外。惟最要能在假中求出真。在真中識得假。乃爲可貴。所以修道不須乎出家。要混俗和光。居塵不染塵。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凡道義法制之不可易者。莫不經心着意。常守弗失。乃得借假修真之秘要。真乃誠實無妄之意。果能誠實無妄。在家出家均是修的。這樣真道。古人修道以誠。故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今人所以不能登真成道者。因有妄心。爲假所惑耳。人心如妄。神卽不能自主。而着於物。由斯貪求。生出種種煩惱。妄想憂苦。使身

心不得清淨。而遭濁汚。流浪生死。常沈苦海。永失真道。任他出家修煉。自命全真。不從根本上着腳。崑門在枝葉上。浮光掠影。隔靴搔癢。費盡工夫。只恐心勞日拙。到頭落得全假。善修真者。既不驚俗。又不駭眾。不固執。不偏僻。隨方就圓。內剛外柔。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瞋怒。不邪見。屏絕十惡。遵其十善。守身如玉。蘊十德以光代。修道以仁。懷十義乃親親。潛修密煉。人莫能識。昔伊尹相湯。周公攝政。孔子週遊列國。孟子傳食諸侯。豈求虛榮假貴。欲行其道。以覺斯民耳。周程張朱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俱是以道爲重。不在榮華上着意。孟子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淮南子東方朔許旌陽梅真人葛仙翁李鄴侯羅狀元。亦皆大隱居朝。看得開。識得透。故能在大火中栽蓮。泥水中拋船。借世法以修道法。顯晦逆順。莫可度量。得志則忠君愛民。盡心竭力。做出一番經綸大事。絕非與尸位素餐者相同。不得志則獨善其身。修道立德。品性高超。亦不與庸愚而相等。慧能隱於四會獵人之中。道光棄其僧伽。還歸於世。長春大起塵勞。重陽混跡市野。紫清把茅蓋頂。三丰衣破鞋穿。涅中身臥冰灘之旁。咸陽託足農夫之內。白石打水運漿以渾俗。仙留背河採樵以煉真。藐姑移神於汾水之澍。魏夫人攜家達寇盜之中。淮南雞犬同度。劉樊夫婦雙修。以上羣真。無非從暗中用功。就是一衲一瓢。蓬頭跣足。隨緣度日。

渾然天真。和光同塵。與庸俗爲伍。何嘗出家棄俗。在人面前誦經打坐。特以所重者在內。所輕者在外。顧其真而棄其假。平日精合其神。神合其氣。氣合體真。故能隨其所修。皆得證果。近世之人。塵緣太深。三寶妄耗。所重在外。所輕在內。認其假。棄其真。事事與古人相反。談到修道。動說後天事忙。室家多累。若在官商場中。有點職務。則託詞無暇。或推做事不便。一般不明真理者。便以爲修道要拋妻子。棄家室。廢事業。非孤寂淨滅不可。無志者。遂絕口不敢談道。絕足不敢進道。熱中躁進者。遂不惜廢時失業。絕人逃世。是皆因噎而廢食。不知在人倫日用行藏之間。去尋求真道。仍是真假未能辨別。吾之所謂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矯情以干譽。不立異以爲高。不爲外物汨其至精。不因利害汚其純粹。一動一靜。均含太乙之真氣。不假作爲。從容中道。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真借假留。假借真化。真實妙有。真空無妄。雖終年不聞其誦經。所行並無一處而不合經旨。逐日不見其打坐。內蘊卻無一息之流停。此無他。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修真不問在朝在野。居繁華居靜寂。只要主意一定。是道則進。非道則退。處處返樸還淳。事事存誠。去妄安危不計。勇往直前。出言不苟。作事不奇。隨地而安。遇境而就。到安樂處不喜。逢困難時不憂。執善固執。順守其正。含光藏輝。凝神歸實。神與道合。氣與道同。

六根洞達。身也無時而不存。心也無法而不通。微塵不生。湛然常清。制而勿著。放而不動。至誠無息。形體永固。真境自明。在儒爲聖人。在釋爲菩薩。在道爲真人。則所謂明道明德明性明命。皆自明也。誠則明。明則誠。豈避世離俗。徒誦徒坐。但修假象。所可比擬哉。

○清靜老人曰。人之性無不善。惟氣有清濁。秉氣清者則爲巧。秉氣濁者則爲拙。性巧者多機智。性拙者多貪癡。總之巧性拙性。俱屬氣質之性。係後天之心主事。非本來之天性。修真。是返先天之靈性。而化後天氣質之性。凡巧拙之性。皆伏藏而不用。所以修道者不分智愚。首重修心養性。心修自然不作非禮之想。則行持良善。性養自然不作無益之舉。而精氣堅固。故下手即要空心空身。候到精神逐漸增強。然後再正式打坐。打坐要能下得苦。猛勇直前。乃可精進。故打坐如打虎。如不耐坐。性命非我所有。猶如虎在目前。不將虎打去。則性命莫保。初坐時不無覺得腿痠股痛。不能久坐。時間要逐漸加長。不管一切疼痛痠麻。忍耐十分。不使身心搖動。如遇陰陽相搏之際。正是工程大行。務宜將竅守好。其他概不理會。鬱勃既久。陰陽勝負自分。迨陽氣一盛。則內泄營陰而汗出。如不將竅守穩。則陰盛外閉。衛陽而發熱。汗不能出。陰氣更不得排除。故欲保中氣。必須將竅守穩。當入靜之時。陰陽兩氣同時俱發。愈發愈大。以致陰陽兩氣互相搏而不能展。故能令形體搖動。中氣是陰陽之樞機。

陽自此降而爲陰。陰自此升而爲陽。到陰陽升降自如。卽無搖動之現象矣。其所以靜極而有搖動者。乃陽氣欲上升。因脾土虛而不能上升。陰氣欲下降。因胃土弱而不能下降。於是二氣相搏。不能暢達。乃鬱勃於上。而爲搖動也。此時尤當守持正念。切不可隨其動搖。如不將竅守穩。以爲靜極而動。卽隨之搖動。固屬日久成爲習慣。不易更正。且身一動則心亦不靜。觀道書往往說出種種有形有相工夫。學者不察。甚至搬運呼吸。以助其動。徒弄精魂。一動而身心皆動。試問習靜乎。抑習動乎。吾常與諸子言真知。在不知不覺中。至誠無息。凡有所知覺。皆後天識神。坐工要復其元神。如如不動。方能復見天心。工程貴乎自得。自得是得諸內。非得諸外。要從無形無象而得。非從有形有象而得。其有坐工時看見鬼神。或到天上地下。種種景象。自命有了工程。能與鬼神潛通。在我看來完全是失竅。由於平素存心好勝。思想立地成仙成佛。上丹之初原不存此心。但平時妄念深入腦中。一到靜時偶爾觸動。自然反印出無限幻境。遂他平素心願。在他以爲既不是丹上動念。靜坐許久方得有此見聞。又不是丹丹如是。偶然從靜極中出來。總之落於色相。仍非真正工程。就是果真性光發現。當心初放出去之際。要隨即打轉念頭。趁勢收回。庶幾心明性見。閒或天心仁愛。將未來之事。於入定時冥冥示兆。非天之有私於斯人。實欲藉斯人以扶掖九十六億原人也。箇中人

如有見聞。自宜上體慈悲。擇人秘語。爲各方辦事人增點把握。但不可輕洩。亦不可誑妄。以致自誤誤人。同遭失敗。然而這種印象。不過偶或有之。過後不可再想。未遇更不可幻想。須知如來本性。是無頭無尾。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以言其有。又似無。以言其無。又似有。乃不落於有無之象。其光通幽達顯。能照三千世界。是自然之妙覺。原不是勉強做出的。一切參禪打坐之流。專弄識神。見些幻景。或夢遊西天。或頂後生光。或在杳冥之際。而眼見諸物。或恍惚而雲生足下。自以爲證果成真。殊不知差之多矣。有志於道者。務要先將一切旁門外道。形形色色。盡行掃除。當在無形無色處。追究出箇真實妙覺。本性方能得濟。佛典有言。心迷須用假法。心悟法更不要。足見心法要皆忘。凡諸色相。皆要離盡。方得湛然清淨之果。古云。修道法財。侶地四者。缺一不可。三期雖重考財。然貧者士之常。卽作諸功德。亦不必定屬富翁。若銀錢過分看真。如古語勸君爲善。謂無錢。禍到臨頭。用萬千匹夫無罪。有財適足爲累也。法之一字。只須得到真訣。一切有爲之法。皆不中用。若地。本隨處可修。可成。更不足言矣。重在伴侶相應。所依要不失其可親之人。倘侶伴不當。或竟無侶伴。一己孤脩。不得切磨箴規之益。錯誤不曉。過失不知。何能直趨正軌。夫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三人同志。足以防危。侶伴乃性命所賴。道德所資。修真者始終不可或離者也。所謂侶伴者。卽是約伴還

家之知音朋友。要生死相託。患難相扶。善必相勸。惡必相戒。同心合意。彼此觀摩。共修共成。倘無良伴。則性亂命搖。心迷神昏。先天失而後天發。出生入死。魔障百端。非得同心侶伴。不足以資互助。但同心二字。最爲難得。要在平時留心看人。素來老誠篤實。作事不苟。處處循規蹈矩。事事秉諸天良。不好虛面。謙讓和平。知止足。知進退。識大體。瞻前顧後。四通八達。又能看破凡塵。腳踏實地。修持如這種人。務要虛心親近。以禮義相交接。結爲同心道友。庶合於以友輔仁之義。若是濫交。不知好歹。一味拉攏。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善惡習染。最易移人性情。常與善人居。則善言善行耳濡目染。日久深入於心。不期善而自習於善矣。與惡人居。則反是。善惡之人。雖曰秉性使然。大半由習而成。故君子居必擇鄰。交必擇友。相約還家之伴侶。烏可不慎重選擇歟。若選擇不慎。見面傾心。便相慕悅。酒肉徵逐。要結盟好。誓託死生。真若手足。通財資學。契合情投。一旦稍有不協。便各懷意見。反眼成仇。向人譏毀。背地謀害。證之史冊。孫臏龐涓。誼屬同門。而相嫉相殺。張耳陳餘。交深刎頸。而相火併。酈況李變。而諂貴賣友。諸如此類。不可勝紀。宜乎傳有操戈入室之喻。詩有屢盟長亂之譏。卽不如。此。縱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故曰信不由衷。盟無益也。修道者注重心期。神交冥會。默契。豈徒信誓旦旦。欺人欺。抑自欺欺。更有假借道緣。拜寄父寄母。收乾兒乾女。坐則同。

室。行則相隨。不避男女之嫌。輕褻佛規。惹人謗議。是尙得妄託結伴還鄉之名耶。倘不自問心頭。痛加懺悔。他日孽鏡臺前。恐難容掩飾過去也。吾不忍再往下說。尙望有則速改。無則加勉。相約良伴了道還鄉。幸甚幸甚。

○清靜老人曰。這次三期普度。乃是諸天聖真仙佛收圓了道之大法會。天人共辦。凡聖同忙。其引度原人。雖假人力。而暗裏維持。全賴護法諸神。與各地社官城隍從中幫忙。未及十年。而各地道場林立。信從者幾遍天下。諸如扶危濟險。祛除障礙。以及撥人靈性。護持道脈。煞費艱辛。凡我在道同人。宜如何警惕身心。人已兩度。以報神庥。而邀天眷。故教人遇廟宇。應當敬香。有佛堂則逐日上香。無佛堂在家堂前禱告。庶可神喜人歡。冥冥之中。易收將伯之助。況道法同源。無論各門各教。都是輔助古佛收圓了道。迨至今日。大願將償。倘遇有旁門各教者。如會晤時接談。務宜莊言推誠。使伊觀感。還要就彼之所長。從而稱贊。切不可與爭論是非。入主出奴。以及恣口貶駁。固屬有失吾道。包羅天地。養育羣生之器量。亦難免不生嫉妒。不招謗毀。不但有礙辦道前途。且與收圓宗旨相左。況在旁門外道者。其中有德有才甚多。照常吾門下有資質不如他者。有品學不如他者。有功德不如他者。倘與辨論。自高自大。不能降心下氣。將大道源原本本。逐一闡明。彼等豈肯輕易歸根。勢必將大道真詮說

得清白。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使伊自知彼道不如我道正大。自然心悅誠服。情願歸根。夫大道之行。使天下殊塗而同歸。負度人之責者。尤貴有德有才。方可以恢宏大道。完成普度。庶不愧爲佛家棟樑。所以在道諸子務宜隨時檢點。凡一切動作云爲。均宜正大光明。篤信謹守。以立後學楷模。乃不失爲有道之士。倘品行不端。舉動輕佻。誑諸無識。謗諸同學。待人刻薄。做事乖張。以及酗酒漁色。歛財逞氣。種種不良。模不成模。範不成範。有失吾門禮度。惹人譏彈。在己則身敗名裂。罪由自招。敗壞佛規。天罰難逃。現在下古了道時期。凡各門各教都應歸吾道共了三期法會。所謂會極歸極。共復一爻者也。已不能了。何能了人。所以傳道至今。各教歸根者並未見其多。甚至道中人且有誤投旁門。如此收圓何日。可勝浩歎。推原其故。其所以各門各教不肯及時來歸者。固由於一二不良份子自壞宗風。不足招人信仰。亦緣於諸子不善勸勉耳。惜吾不克分身變化。逐一度回。其如天下之大。外教旁門之多。吾又安能普遍四方。足跡天下乎。故擇其言語擅長。品行純正。內功不懈。能耐勞苦。授以調度職權。規定法則。以期約伴還鄉。共了古佛大願。詎料有一般身受佛恩。等於奉行故事。所謂輔助收圓。尙屬莫明其妙。故不能體吾心意。替天引度。雖各立宏誓大願。焚在金爐。而時過境遷。居然忘記。卽自命爲熱心之士。只圖到處開多。其開示時無論賢愚好歹。一律濫收。或今

日傳一訣。或明日改一法。先生一到。徧爲招徠。男女混雜。同聚一堂。理體毫不講究。甚或一開一丟。不加調理。以致學者茫茫然不知道爲何物。儘有許多忘失祖竅。無處研求。名雖在道。究其實在。連靜坐法則總記不清楚。再見別門傳教說法。或逢人勸化。隨地講演。開箇會堂。做箇香期。男女雜遝。熱熱轟轟。難怪腳跟不穩固。或東或西。投入別門。又有一種熱忱修持者。見當執事先生。憤高嫉妒。器量狹小。血氣用事。妄自尊大。凌犯師友。喜人恭維。或藉道欺騙。造言生事。嗜好不戒。胡行亂爲。花樣百出。毫無道家風度。遂致高明者望之迴避。沈靜者隱退自修。腳跟稍不穩固者。從茲改入歧途。更有一種好奇之輩。急欲成仙成佛。內功不做。外功不培。偶見旁門小術。有形有象。轉而羨慕。再加外門多方殷勤招待。自己先不知道其所道。隨波逐流。於是卽棄正軌而走曲徑。諸如此類。不但不能成圓滿之效果。反被他人引去若干。吾從前訂的佛規。先入正道。後墮旁門。不知懺悔者。與先進別門。後來偷道。藉此斂財者。均請護法按律施行。決不姑寬。朦朧請陞職者。例加一倍。試問這班墮入歧途之人。錯過三期法會。生生死死。六萬年後。這本賬如何算得清。有調度責者。豈可置身事外乎。吾不惜苦口煩言。再申誥誡。凡在吾門下者。務宜正誼明道。客氣不可不除。忠言不可不納。雖有謗毀。切不可妄聽輕信。反求諸己。以期不愧不作。各有大願。趕速清償。第一要將走入歧

途之人一體設法度回。可抵消以前疏忽調度之愆。將來論功行賞。若有三心二意。不明統系。及忘恩負義。背地妄爲之人。一經護法報告。吾不之照。那時問津無路。後悔莫及。其各慎思毋忽。

○清靜老人曰。世間人無論男女老少。莫不貪生怕死。人既有怕死之心。卽有求生之心。無如人雖知怕死求生。而不知何以至死之源。更不知何以求生之道。人皆知死不可免。而不預覓長生之方。就是知道死在目前。依舊還是營營逐逐。終日仍在名利途中奔走。勞心勞力。煞費精神。耗盡心血。只知積蓄錢穀以厚其生。在常人自以爲能養生。實已走入死途。而不覺更有一等不知死活之輩。月夕花辰。呼朋引類。酒食游戲相徵逐。自以爲舒適性情。實則刻削壽命。又有平素作守財虜。一毛不拔。及至百病臨身。朝不保夕。仍然看不破。捨不得放不下。功德固屬分文不做。自己還是爲子孫作牛馬。愈老愈貪。與蠶吐絲。蜂釀蜜。自致其死者無異。不知人所以由幼而老。皆由恣情縱慾。以苦爲樂。一點生機。斲喪迨盡。性亂命搖。日趨死路。非可委之於天。乃自取之耳。古之聖賢仙佛。所以能長生而死者。時時在根本上培植。步步在正道上行持。養氣如嬰兒。守約若處子。蓄精養神。去妄存真。內外如一。渾然天理。故能長生不老。人如欲延年益壽。先要節嗜欲。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少思慮。以養神。

三寶無傷。根本堅固。自能經老而不衰。觀夫鶴善存神。故胎固而千年長生。龜善養氣。故不食而千歲不死。彼龜鶴者。一全其神。一全其氣。尙能長生。而況人具天地陰陽五行之全體。神氣充足。元精耿耿。焉有不能學長生之理。人之本來真心。空空洞洞。無我無人無物。與太虛同體。焉有生死。其所以有生死者。後天血肉之心耳。人心本不可見。因物而見。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人之目有所見。心卽愛之。是人心生死之機。實在目。不善其用。遂開門揖盜耳。人欲免生死。卽要能返觀內照。使外物無由而受。生死從何而來。或者云。瞽者無目。可以長生。何以未老而死也。瞽者雖目無所見。而神藏於耳。卽以耳代目。凡耳有所聽。則心卽外馳。其耗散精神無二。就如人閉門靜坐。目雖無所見。心可以清。而室外偶有聲音入於耳。身心便不得清靜。與鬧市同等。故做工時要緊閉耳門。耳如有所聞。卽生貪求心。由貪求而生煩惱。於是妄想憂苦。依然流浪生死。常沈苦海。人能知視聽復禮。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健。老者復壯。壯者復治。故耳目在於善用。亦可卻老。若做收視返聽工夫。使萬有皆空。諸慮俱息。存誠去妄。朝乾夕惕。晝夜慙懃。十二時中無有間斷。念茲在茲。常目在茲。歸於至善。無惡之地。內念不出。外念不入。三品上藥。凝結不散。九竅空靈。可以長生不老。奈人多知精氣神爲人生至寶妙藥。其如居心拋棄而不肯修煉。還元何。至還元之道。卽先天之道。生我之門死

我戶。幾個惺惺。幾個悟。所以爲天地外之秘機。世人與生日遠日疏。與死日親日近。對於生路絕不返顧。對於死途精心着意搜尋。自送性命而不覺。實在可悲可歎。閒或有一二求長生者。不知從根源上研究。希圖服金石草木種種藥品。以及肥濃血肉污穢之物質。愈食愈促其死。凡屬身外之物與身內性質不同。豈能服之而不老耶。且爲個人求生殺傷無數生靈。固屬有虧於恕道。亦違背天地好生之大德。除不得其益處。反積欠無限命債。生生死死報無已時。果真欲求長生。先要看空一切。速將自身置諸虛無窟內。不必服有形有象之藥物。丹經所云採外藥。就是有欲以觀其竅。卽存誠去妄之功。採內藥者是無欲以觀其妙。卽存心養性之學。如外藥已得。內藥自生。有欲觀竅者有爲之法。無欲觀妙者無爲之道。有爲是修命。無爲是修性。故陰陽并用。性命雙修。自有爲而入於無爲。卽謂之了死超生。後人不知古人立言之意。多以性命之至理爲不足重輕。打混過日。醉生夢死。空空一世。幽魂飄蕩。再投別胎。又作生死。故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永無已時。脫骨如山。不知其苦。古之聖真仙佛常顯化世人。勸人修道以了生死。原天地閒萬物有生必有死。有成必有敗。人之生死勢所必然。又豈能免生死之外乎。吾可斷曰。只恨世人不肯修。如果真心誠意始終不忘。實行性命雙修。何愁不超乎生死造化之外。而達無生無死之地耶。吾願世人及早看破凡情。

修持大道。保守天真。有財力者推己及人。以自己貪生怕死之心。念無衣無食之男女老少。莫不皆同此心。設法救濟。以免餓死凍死。我之肉身雖有死時。上天自必佑我。使我靈性永遠長存。如慳吝刻薄一文不捨。卽能學些保身方法。隱居深山窮谷。亦不過作個守屍鬼。終難免於一死。死而不得其名。吾非過於饒舌。實因三期普度收圓在急。一般原人認假作真。以爲養形足以存生。殊不知終日所爲。皆傷生之事多。免死之方少。當茲兵連禍結之秋。桃源難覓。色身從何逃遁。生死本人之常理。無足重輕。所當重者道耳。至聖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足證人一日不可無道。無道之人雖然動作。不過行屍走肉。與世何補。有道之人肉身雖腐。德澤長留。精神不朽。後人以爲楷模。又烏得以爲死乎。還有人認爲只要歸空而後。請過封號。便算證果。如此豈不是古來聖真仙佛倒白白的喫苦修煉。不知在生未能煉成金剛不壞。雖微幸得一虛名。憑那一點可以享受得起。所以請封者儘管請封。能脫輪迴與否。總看自己生前做得如何耳。倘不將此點說破。吾恐多數修道者不肯躬行實踐。倚賴死後請封。卒致名實難副。豈不大可惜哉。

○清靜老人曰。吾今偶升法座。悲先聖之不作。歎後學之多違。處滑靡波流之日。思以一簣障江河。暮論朝談。百方譬喻。無如塵寰擾擾。無非聲色之場。世界茫茫。盡屬利名之藪。一般

道中道外之流。炫異驚奇。賣乖弄巧。沈酣調舞。競尙奪爭。不蠅營而逐逐。卽虎視而眈眈。日夜不休。以苦爲樂。以假爲眞。損精耗氣而不自知。伐性喪身而不自顧。自謂天旣施予。應百年享受而不爲過。俾子子孫孫永遠安樂而不致窮。殊不知壽夭窮通得失禍福。皆上天因人之善惡而施。非人之心力所可強求。三台北斗司命之神。依人所犯。大則奪紀。小則奪算。死有餘責。殃卽子孫。橫取人財。乃計其家口以當。枉殺傷生。乃易刀兵而相刃。水火訟獄。匪賊饑荒。均屬暴殄奢靡之懲創。如影隨形。不爽毫髮。人生在世。縱活百年。若無令名。幾如朝露之湮空庭。蜉蝣之寄天地。氣存則存。氣亡則亡。其有行路之間。說話之際。忽然而死者。尤不可以勝計。富貴榮華。不得其正。亦木槿曇花。朝榮夕萎。一現而已。況近世百歲壽算。甚希。一經大限來時。黃金堆積如山。妻妾兒女滿前。一雙赤手。帶不去纖微渺小。勞瘁辛苦之心血。盡付於無何有之鄉。刁狡奸詐罪愆。永墮於輪迴苦境。流傳不停。後悔何及。所以然者。皆未知性命之學。而不能保養性命之眞。故性情放逸於形骸之外。不堪收拾。任其戕賊。將大好之精神血氣。消磨於不知不覺之中。言之不覺痛心。思之代爲惋惜。淺識之士。姑置勿論。根器較深。學問較大者。豈可沈迷不返。流連荒亡。不思補天地之功。垂身後之名。從誠意正心研究修齊經綸天下之事業乎。誠者天之道也。天命爲性。率性爲道。人生之初。性不離命。

命不離性。一舉一動。皆在太極中運用神化。及其先天氣足。後天潛生。物欲交蔽。先天之神化不得培養。後天之精氣亦復踏空頑無。習染既深。不盡爲聲色名利所戕賊也。然而居必華屋。出必乘車。衣必羅綺。食必膏粱。專在身外之物上考究。其識趣之卑陋已甚。心志混淆。失次雜亂無倫。遂使性命乖舛。所以聖賢仙佛在此三期下世。有不願生於富貴之家者。恐積罪愆。傷其根本。難以返其本位耳。人之罪愆多由於富貴。以貧賤致物爲難。雖欲過分享受而不可得。少一分享受。則多惜一分福澤。少一分暴殄。卽多達一分天德。安貧樂道。乃爲真修。古人有辭富居貧者。非要名也。爲全其先天之性命也。性是先天之元神。命是先天元氣。其原皆出於天。故體備於己。其分爲二。乃爲初聞道者言。凡欽承心法者。宜明個中消息。庶知性命雖分爲二。合之則一。惟修性命之要點。先要變化氣質。掃除積習。打消一切塵緣。空諸色相。然後煅煉時。去遊思妄想。存神觀照。方能息息歸根。時時入定。以煉大丹。若不洗心滌慮。絕念忘情。懲忿窒欲。卻邪衛真。又焉能使水火既濟。陰陽交會乎。但必先將煉己工夫做得純熟。然後行周天之功用。方可不致錯誤。若煉己工夫不純。凡質不化。了道無期。功行不圓。證果無日。躡等而進。適證歧途。雖圓不明。祇證下品小果。學者凜此。須預煉得法身堅固。則有受煅之基。此基不立。未可與言上則也。上乘法則純是化工。而步步起自色身。是

乃寓虛於實。卽實致虛之作用。法身者身外之身也。夫此一身。非存想所得有。非法煉所能成。其要訣不外一誠。其加修不外色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性。以養天機。滅人機。天性爲天機。卽是天道。人性爲人機。卽是入道。守天機者存。順人機者亡。故古之聖人能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中立而不倚。寂然而不動。修真性而化氣性。守道心而正人心。使胸中光明磊落。不使有一毫客氣。雜於方寸之內。完全太和。一動一靜。皆是天機。觀天道。是無爲之功。以了性。執天行。是有爲之學。以了命。能觀能執。卽是用陰陽之道。是依入世法而爲出世。性命俱了。心法兩忘。超出天地。永劫長存。然而此道。非孝子。義士。節婦。貞女。與大賢大德之人。不能知。非俯視一切。萬有皆空。誠意無欺者。不能行。果是收圓了道之大原人。當恭己無爲。得意忘言。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內外如一。以德潤身。不遁聲色。不求安飽。絕奢靡之習。環堵蕭然。惟求義命之所安。不怕千魔百煉。我行我素。穩固腳跟。自強不息。精勤惕勵。不到了性了命。而不止。更宜明大小周天內藥外藥種種玄旨。一步不錯。下苦潛修。自能結得仙緣。而獲長生之道。世人所以不得長生者。祇緣心神日發。全無真水以剋之。所以發而越盡則死矣。故修煉之功。始也團神馭氣。候到三昧真火。周身發燒。涕淚交流。那纔是會極歸極之時。緊守初竅。不能放鬆。採出坎中之金。以煅煉。繼而以金水同歸。降服離中之火。故外藥是坎離交媾。

而爲小周天。內藥是陰陽交會結胎。是爲大周天。陽中求陰。陰中求陽。陰陽互相配合而成丹。務要將慧劍高懸。等到終而復始。方是周天之功畢。由斯重安爐鼎。再造乾坤。以陰陽和合之神復煉虛無。用不息之息。不神之神。由有象而煉至無象。有爲而煉至無爲。使火化藥熟以成金丹。願學者必先明修煉之原始。在於誠意無欺。庶不妄作胡爲。以招災禍耳。

○清靜老人曰。修真之道爲身心性命之大事。能包羅萬有。超越天人。脫五行。出三界。先天地而立其體。後天地而發其用。爲聖爲賢爲仙爲佛。其事非同小可。然欲爲聖賢仙佛。永久不死之大事。非具有鐵石心腸。長久不易之志願。不可。不畏艱難。不怕辛苦。猛力前進。廢寢忘餐。不問寒夏。不論晝夜。一心一意從無爲中靜坐修持。乃克見其功效。惟靜坐時務要平平正正。按法漸進。千萬不可着急。須知修道者。卽修其回家之路。因原來之路道。已被酒色財氣名利恩愛種種經過毀壞不堪。現時欲回家鄉。非着手興修不可。修好一段算一段。故逐日修。卽逐日見工。時間坐得長久。工程乃見得大。下得苦力修去。乃能見出好工程。如草草了事。同了差一樣。希圖早日竣工。不究根基完固與否。一經浪刷水沖。盡行脫卸。終無濟事。每見有浮而不實之士。動說某種工程我也做過。某種工程我也見過。自矜自誇。不肯誠意修持。虛心參學。抑知皮膚工程不過靜工之初步。若得之以爲自滿自足。何堪造就。大道

真境不易了然。如剝蕉抽繭。剝去一層又有一層。抽去一絲又有一絲。必要抽剝到中心。方見玄妙。所以層層節節均要明師良友指撥清楚。其閒開關展竅。非經過幾番絕大痛苦。還要有萬分忍耐。方可打通。所謂大好功程。豈一朝一夕所可幾及哉。就是做到全身大汗如雨。外腎抽縮。此時更宜請先生指點如何歸爐煅煉。然煅煉時一步有一步的火候。何時宜用文火。何時宜用武火。又何時宜文武并用。非得口口相傳不可。若隨心亂想。妄自播弄。大錯鑄成。後悔莫及。吾常言工程到一步有一步玄妙。非僅聞初竅便算了。然聞者不察。竟有翻出種種花樣。甚至遺卻初竅。以爲深造自得。須知工程無論到了何等地位。初竅切不可疎忽一點。這是要緊關頭。就是有了工程。打坐時每次總要等候心氣平和方可盤足。至於盤足時亦不可隨時守竅。務要將兩目張開。往前面平看。這平字是不低不昂。不乜不斜。不遠不近。如平常視物一般。惟最不能着相。不能用力。不能呆看前面物件。明明有物。陳現眼前。切不可着意去看。一經着意。當作目標。就是看實在了。務要視而不見。不見而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觀空不空。不空而空。方合妙機。凡前面看遠。或看大。或着於物。則神氣散亂。難得歸爐。故要兩眼睜着。一物不能注意。前面如雲如霧。其他一無所見。方是先天性生活。發現。若前面看出色相。便是後天色光。至於先天性生活。并不是兩眼看不見。亦不是有顏色。非要

候到眼耳鼻舌身意皆無。祇知有主宰一靈獨存。纔得到正真回光返照。纔算極平字之精微。所謂迴光返照。不是用心去照。亦不是用目去照。乃是不照而自照。方是慧照。倘用心用目。卽動識神。落於後天。其所以不照而自照者。蓋由呼吸無心潛通。性命自然感應。盡其性以至於命。官止神行。明白四達。上下與天地同流。成就慧身。不由他悟。乃所謂妙造自然也。無如用工之人。多半不肯候到消息。氣稍平卽盤足扣手塞兌。又不肯候到……卽守竅。所以終年用工。而無功效可見。又有一種執拗之人。下手團神平氣。卽用心守竅。竅上微微跳動。卽認爲發工。又有一種性急之人。下手氣不平就盤足。神不安。目不定。卽想收光。以致眼皮爲陰氣壓迫。就順便守竅。或竅上覺得脹重。或皮膚上稍有疼癢。或身上稍熱。卽以爲陽氣發生。開關展竅。心離初竅。便向各處體會。將兩目閉合。到不知不覺昏沈一陣。醒來精神暢快。卽以爲絕大的工程。還有一種人誤解日月交光。當作瞳人合併。硬將兩個眼珠用力逗在眼角。以期交合。致將瞳人脹大。兩眼做出許多弊病。殊不知日月合璧是譬喻。那有兩瞳人能做成合而爲一之理。是誠所謂盲修瞎煉。皆未確知吾所言平字之妙意也。以上種種流弊。用於自修。固屬不能成道。用於調度。格外貽誤他人。已不能成。害止一身。貽誤他人。獲罪匪淺。凡在吾門下諸子。各有度人度己之願。若不精修。何以仰副我佛普度之慈懷。欲

求精修。當先將法與訣理與體分別解釋明了。方免糾纏錯誤。坐功下手要多多平氣者。是先將貪多務得之貪心掃去。惱怒忿恨之嗔心斬斷。閉塞昏迷之癡心滌除。以上之心皆由後天不良之習慣而成。故要多多平氣。驅逐這三心之濁氣。使之不留一點。以戒治貪。則見在心自不得矣。以定治嗔。則過去心自不得矣。以慧治癡。則未來心自不得矣。至於觀空是殲厥渠魁的妙法。扣手塞兌。收心放在腔子裏。神寓目中。不使外逸。因平素眼耳鼻舌四相造下一切冤愆孽苦之罪。悉由五色五聲五味勾引而成。所以要觀空者。使色聲香味都泯於無形。將眼耳鼻舌四相一齊收到竅上。請真主人翁出來正位。自然心安神泰。百體從令。竅竅光明。譬如網舉則萬目皆張。北辰居所而眾星拱向。因今之修道者多。得其門者或寡。將千古不傳之捷徑。特爲公開。以冀九二原人早返靈山。而了三期普度宏願。諸子以吾爲隱乎。吾無隱乎爾。

○清靜老人曰。靜坐心要空空洞洞。不可有知有見。然必要惺惺不昧。昭昭靈明。而覺照妙感。至神莫測其所來。但真機不可以有心求。亦不可以無心覓。不着跡相。守竅既不可太緊。又不可太鬆。如死守太緊。則反爲執着而不能空。因其束心太甚。障蔽靈明。陰陽不能調暢。不重於陰。卽重於陽。有生狂顛之病。如守竅太鬆。易落頑空而爲昏沈。因其迷昧虛靈。不得

圓通覺悟。真氣無以升。真性無以見。故守竅要活活潑潑。若存若忘。使心中空空洞洞。自然無執着。頑空昏沈着。相遊思雜念之弊。如守竅不定。土中真意無以斡旋。卽生種種怪異之幻景。或疑神而見鬼。或上天而下地。變化萬千。景象百出。紛紜起伏。捉摸無踪。不知者自疑有了功程。其實由於妄念。引動識神。不知道之本體。無形無相。一切有相皆是虛妄。欲去此病。毫不費力。只在自己肯省察與不肯省察。肯虛心與不肯虛心耳。天上仙佛。無不從懲忿窒欲工夫做出來。絕不是由朝思夕想所做到的。仍要在丹上拿定主宰。方免頑空。頑空者。因人平素操勞太過。百骸四體終朝每日無一刻之安閒。血氣虧損。使心氣虛而不得安寧。及至打坐。到清靜之時。寂然不動。正是復見天心之際。此時務要提起精神。以正邪念。守竅尤當順其機。以待動靜。否則隨波逐流。雜念叢生。清而不得其清。靜而不得其靜。元神元氣元神均無所有。如小兒皮頑莫知好歹也。此時非要提神守竅。方可有靜極而動感而遂通之境。真陽初生之時。猶如小鼠初出洞。其膽最怯。念頭稍動。動卽失其機。所以要拿定主宰。一毫不能放鬆。稍久天機活潑。其靈通有不可言喻之妙。否則提不起精神。卽落於昏沈。昏沈之時。非要有人在旁監視提醒不可。不然成爲習慣。日期坐久。毛病愈深。一時不易捐除。其有一般苦心修道之人。日間做事。精疲力倦。或在夜深。或在天明。抽暇打坐。其心可取。

無如精神不濟。初坐之時。雖然頭正身直。不一刻卽頭垂身曲。漸入睡鄉。及至醒時。覺精神清爽。自鳴得意。有人規勸。并不覺悟。不知伊平時作事無常。或待人虛偽。以致陰氣大增。每上一丹而神氣昏沈。久久卽落於陰障。作輪迴種子。欲除此病。坐時非要頭正身直……含光默默。則氣自升。神自清。如再昏沈。卽要……自然無昏沈之弊病。如聽其隨便自如。腰灣頭俯。坐不多時。卽力倦神疲。精神萎靡。昏沈日久。難治難除。就是有人不昏沈。隨便打坐。不依法。亦屬枯坐。更有一種好色之徒。真元久喪。或前生孽重。德不肯修。一片陰霾籠罩。陽無以生。至於平素用工。胸無主宰。隨諸色相而生種種怪相。或臨時神魂不定。急忙打坐。以致心動氣浮。守不住竅。故萬象叢生。而染諸魔。其實魔不迷人。還是人自惹魔迷。如果心空。則諸邪遁跡。在丹上知道是魔。趕緊隨時轉念。念正自然無魔侵擾矣。但是平常存心要正大。不可虛假。上丹自然無魔來擾。故一真足以消萬魔。一正足以去百邪。況吾道係奉上天之命。三期普度。護法如林。凡原人靜坐。神祇暗裏保佑。那有外邪敢來侵擾。惟最修道之士。平素宜奉誦三聖經。行持功過格。上丹遵法靜坐。不要存魔心。只管守竅。不必妄想。始終不失主宰。不但無魔。而且自有真工出現。總之打坐以無念爲始。知空不空爲要。如不先止念。真性難見。如一味觀空。不悟真空。卽落頑空。所謂真空者。念念不離方寸。以心觀心。知其心

而不見其心。覺有心而不見其有心。是謂真空不空。中閒妙趣。非實行依法靜坐。不得窺測。絕非妄想而來。亦非丹經子書所能描寫得。更非有心去播弄所能成功。如一味在玄空理想中探討。或逐日專將這種道理。向書上尋眼孔。放在心中。苦思冥想。不分晝夜。廢寢忘餐。完全墮入理障。況大道無私。不爲智者增。不爲愚者減。就是愚夫愚婦。可以修成仙佛。若不經明師指點。雖聖賢亦未必便知。未必便能。且靜坐第一。先要掃除一切雜念。方可入定。若心不能真空。卽失去虛靈之本體。這便是忘。一心不二。須臾不離。就是勿忘。又若稍有固執。卽滯其活潑之圓機。這便是助。能活活潑潑。毫無固執。就是勿助。忘必昏沈。助必散亂。皆爲靜坐之大障礙。能明白此理。庶可精進。下手要多休息者。不但使氣平不粗。心定不浮。凡心上一切念頭。都要推開。就是氣已平時。不可隨卽守竅。務要張開兩眼……將一切色聲香味剷除於無形。然後觀竅。方得清靜。下丹猶宜順其自然。不可執着。更不可着急。等不到工程完畢。卽下坐。以及下丹後。或心仍不離竅。必傷神氣。故上坐有上坐之次序。下坐亦有下坐之次序。總之做到身體清爽。庶幾丹完工畢。方可徐徐下坐。已聞吾道者。總宜時常就近請益。先知先生。未聞吾道者。趕快誠心誠意虔求。幸勿當面錯過時機。後悔無涯。就是遇到真師。大道豈肯輕易妄洩。必經許多試驗。考其心志堅誠。然後方可指點。如受不住考懲。

後天氣質不化。或挾富挾貴。不能虛心下氣求教。上乘法則。終難得聞。還有自恃聰明。泥文看書。以爲有學問。趾高氣昂。不甘下人。終難探原尋本。古代聖賢。尙有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者。何況而今初學之士乎。

○清靜老人曰。靜坐不論工程有無。千萬不可着相。若用心用意去想。着。往往生出種種毛病。那就謂之畫蛇添足。自惹煩惱。推原其故。固屬是自己膠柱鼓瑟。拘執不通。狃於偏見。亦由於眼高手硬。未經調度。先生指示明白。了解真意。以致未依法則。以及收丹太早。工程未完。使陰陽之氣。未得各安本位。卽匆匆下坐。或在坐上用心下照丹田。或取白眼上視。有意搬弄。用心牽引。或注意呼吸。如拉風箱。或留神數息。納氣不伸。許多花樣。以致有頭暈耳聾。眼紅腹脹。筋骨疼痛。精神不濟。遺漏等症。無根器者。動則藉口。因修道而生毛病。殊不知修道者。修養其自然之道。首要清心寡慾。然後保養精神。庶幾卻病延年。永證仙佛之果。而其功用效果。卽在清心無爲。依法潛修。不假造作之所由生也。凡靜坐有三種法則。初有上丹憑則。中有煉丹憑則。終有下丹憑則。所以一步一步之火候。次序不可不明。法則不可不守。就是老誠篤實之人。對於下手轉手。尙能耐守。惟了手大都草率從事。吾迭次宣講下丹。不能着急。務要等到橋撤眼開。津落熱退。汗乾精神清爽。方爲完畢。否則但現一兩種憑證。

或是工程起落。若匆遽下丹。最易害事。每見許多人用工。下手卽不依法去做。氣未平。心未定。消息未候到。卽盤足扣手去打坐。抑有頭不正。身不直。視不平。爐火未燃。卽轉手。尙有許多消息未能候來。卽將兩眼閉緊。以致清濁不分。陽氣不得上升。功程難見效果。用工惟眼耳兩端爲最難。若僅以初竅緊張。卽以爲工程。或耳現癢響。眼現昏花。口津欲唾之際。隨卽用意引入。均是未能得機。如目光未能和合。耳竅未曾外閉。鼻息未細。真液未生。爐火未發。皆不是真消息。總要等到眼耳鼻舌四者合一。精氣神融和一片。那纔是慧光發展之時。如候不到藥產火生。大丹從何而煉。火候不足。身上陰濁之氣難以驅除淨盡。清陽便不得上升。吾常教人用工。首先要將氣平好。切不可驟然盤足打坐。必等到陽生藥產。纔算候到。至於觀空。要等迴光消息。並不是眇白眼。就算是迴光。及至兩眼看黑了。仍不得算是迴光。務必等到兩眼看不見。兩耳聽不見。鼻息已微細。橋不搭而自搭。那時連眼耳鼻舌身心俱無。祇知有初竅。其他一概不知。到此時乃是真正性光發現。卽謂之四大天王獻鉢。從此用功不放鬆這一點些子玄關。必定出一丹好工程。但各人用工。迴光消息。各有遲早之不同。切不可着急。若是等不到真消息來。就勉強收視以爲迴光。閉眼去坐。陽光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徒勞無益。或有睜眼上視。眇白珠。用力太過。日久不有腦漏之患。卽有瞳人反背之虞。終

身不可復原。爲害匪淺。吾因秉承歷代祖師遺訓。辦理收圓了道事宜。不畏天律。洩盡玄機。希圖各原人歸家。永證上乘果位。再不投東。以了天人大願。如說用工日久。見不出若何道理來。還是由於心未得定。聖人教人知止。而後有定。靜安慮得。定之爲用大矣哉。如果依法修持。心定氣平。豈有看不出道理之理。坐工名曰靜坐者。就是打掃心上一切污垢。污垢一去。心上清靜道理自然現出來。其所以看不出道理者。只怪人心上太熱鬧。未能將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認真識透耳。修道之人。無論靜坐不靜坐。總要將心上舊染之污洗刷清淨。如湯盤銘。日新又新。不必着急。久久自然見出益處。所以起初下手。總要大大用一番工夫。以積精爲立基。以息念爲主腦。以神氣合一爲得藥。以凝神勿散爲溫養。以煉神還於太虛爲得丹。丹成之後。豈不是無上的大道理。俗語有言。要得工夫深。鐵杵磨成繡花針。可見修道者不必着急。求見出效驗來。無論有無進步。不可在表面上講求。宜知有起有伏。有進有退。如走山路。有高有低。有平有凹。何能一例而觀。只要尋得一條正路去走。就是走不過人。只要腳不停步。總有登峯造極之時。何必着忙。如是走急了。腿痠腳麻。頭昏眼花。氣急喉喘。反生出障礙來。不能再走。半途而廢。豈不是前功盡棄。務須打破色相。空諸身心。活潑圓通。不可畫蛇添足。自無畫虎類犬之嫌。多培外德。迨到功成果滿。那時真實道理不待看見。

而自有無窮妙處矣。

○清靜老人曰。學道之人。先要自己有主宰。認定性命做工夫。自然世事不能染。非分不去。貪。志向專一。艱難不怕。困苦能受。一心一意修道。自然日日見功。步步有益。何愁不誕登彼岸。設無一定主宰。或東或西。莫辨真偽。隨意做作。見些幻景假象。認爲效驗。從今自恃大功。不肯虛心求教高明。喜人奉承。不信規勸。卒至一無所成。反做出許多毛病。推原其故。是由學道者平素不積一德。不立一功。偶經人勸。驟然信道。不辨真偽。冒然下手。三朝兩日。卽要見效。大道豈能如此便宜。況修道完全是明善復初。存天理遏人欲。絕非幻想執着所能成。更非閉目觀空。孤寂守靜。打坐思神。種種所能了。而調度先生。不常與之研究。以致伊等虛懸不實。日久自作聰明。弄出許多花樣。如果有人調度。不時將身心性命之至理。切實解說。使伊知所精進。亦不致此。夫道是天地陰陽造化之道。散於六合而不爲多。聚於一竅而不爲少。宇宙之內。無論有情無情。萬有不齊之物。莫不皆藉此而生成。物物皆有。人人具足。特人在道中而不知有道。如魚在水中而不知有水也。欲修此道。須認定性命主宰在天地陰陽造化中做作。於萬物萬事上證驗。於有人無人前行持。無一毫私慾於其間。方算是有體有用。頂天立地之真人。絕非靜坐寂滅頑空所能奏效。若閉戶閤窗。內外不通。黑洞洞不

見天日。做出工程。將來變成黑洞洞之道。負調度之責者。務必善爲開導。以免貽誤。當勸其多立功德。以培道果。至於氣機發動。以及有形有象之幻景。或頑空執着。閉目昏沈。杳冥恍惚。頭搖身動。或身曲頭俯與歪斜。以及張着嘴吹氣。或鼻閒拉風箱。自謂生發陽氣。吞咽津液。自謂甘露下降。或怒目仰視。白眼。自謂迴光返照。或見神見鬼。自謂出定。或運氣上下輪轉骨節。自謂開關。或覺得腹中響動。疑丹田有物。自謂結丹。或閉目內視。五臟皆空。或眼覩一處。久而光散。自謂有明有暗景象。如此種種花樣。苟無人破其迷。日久成爲習慣。所見幻景印入腦筋。將來就有先進先生調度改正。一時不易信從。此皆由開示先生祇圖開多。一開一丟。長久不去調理。以致弄出許多毛病。如再不去指撥糾正。將來因執拗自恃。妄想妄作。將性命無故墮送黑海。三期不能了道。這本冤怨賬目。對於開示先生永遠算不清楚。不怕開示先生功德大。成功了道。還是要被這班後學拉下來算性命賬。與其待將來討債。曷不趁此時趕緊前往。不時調理。以免後學墮落。固屬是天職無所推辭。又免得日後受人牽纏不休。而吾亦可替諸天仙佛早些收圓了道。但是有志於仙佛者。遇見先進先生。務要虛心請益。既經指破弊病。就要隨時改除。不可再循故轍。以爲自得。認假失真。爲幻景所誤。更不可在一身上下胡亂揣摩。或在那些道書上尋求迹象。坐工爲最不能離乎這個主人。

翁一點。如放鬆一步。游思雜念。與諸般幻境便接踵而起。所以求道時願單上特地載明。知止至善。成性存存。既經得聞此一貫真傳。就不可須臾離他。無論工程進到如何次第。法則得到過若干傳授。總不能捨此而外求。聖人之默識存養。太上之谷神不死。佛之心目內照。皆是靜坐之要點。至於逐日行持。尤要非禮不履。非義不行。處處皆善。不使有一件惡行。見於日用之間。如斯內外兼修。大道何患不成。凡屬原人。從茲解悟。將已往一切固執偏僻。自以爲是種種弊端。漸漸革去。學個無心道人。粧個愚癡聾啞。必要如生初。無人無我的面目。如死後無人無我的模樣。不識不知。無聲無臭。鏡光交處。法界無邊。乃能臻清靜無爲之實境。不獨上坐時要靜。平素也要安閒自得。不獨無事時要心身皆安。卽有事時亦要隨處檢點。勿使放佚。靜則煉氣。動則煉心。心平氣和。則寵辱驟加而不驚。橫逆之來而不報。處世接物。以忍與讓。得饒人時。就要饒人。可退步處。就退一步。方算是修道舉止。否則有人我之見。彼此之分。私欲堆胸。茅塞心竅。脾氣一毫不除。遇事任性所爲。卽將蒲團坐壞。與身心有何益哉。此皆修道者未明道是何物。以爲坐工未嘗閒斷。便可了道。求過職者。以度己度人爲奉行故事。只說將來自然天爵永享。固由自誤。實由於各處領袖及調度先生。未能將真正道理對之講明。調體時。更不加关注其後天之行持。一味恭維得來。恭維得去。動誇某

位工程大好。某位已到某交。敷衍了事。其實何嘗如此。今與諸子切實叮嚀。苟負調度之責者。自己先要腳踏實地。內外兼修。將真工夫路徑。走得透熟。然後調度他人。方有實在把柄。不致受人欺騙。未調人體。首看其人比較以前如何。譬如以前品行未端。氣質未化。今則端矣。化矣。以前嗜好尚未盡戒。今戒盡矣。以前作善不甚慷慨。今慷慨矣。舉凡前有未善之處。今盡幡然改善矣。則是其入道程度已見進步。若故態依然。或且加甚。任他一日三丹。不能算見工程。所以調度萬不可敷衍奉承。更不得浮言泛語。恟況無憑。使人懸揣。亦不可過露天機。啓人貪妄。果真照以上諸端進步考察下來。內體確然長進。當分別指導。庶易引人入勝。若己之學問不能調度者。當轉請內體優美。言語擅長之士。代爲調度。不致誤人前修。方不失輔助收圓之原旨。

○清靜老人曰。現屆三期道魔并闖。諸子辦道。無論在家在外。均宜慎之又慎。慎字從真心二字合成。不但教人謹慎。還教人處處不能作僞。要有真心。方合辦道。如領受佛恩者。須聽從分派。隨緣遇緣。不可躁妄邀功。亦不可稽延耗費。如遇原人眾多。愈當翼翼小心。尤宜防危慮險。切不可生枝分葉。假傳吾論。妄談天機。淆惑聽聞。就是吾一言半語。藏頭露尾。漏洩天機。總是有其他的話頭連貫下來。並不是專言符讖。而況天道遠。人道邇。豈淺識者可以

私意窺測。諸子都是受吾命派出開化。凡有調度責者。所說之語。原人都疑是吾所授。在傳說者不過一時好奇。啓人警覺。孰知以訛傳訛。或竟捏造謊傳。隨後不驗。不但造謠者被人毀謗。連吾亦無辜而遭物議。殊不知吾道本屬中庸。平平常常。絕無絲毫奇異之處。舉凡荒謬無稽之語。吾向不妄發。并且禁誡門下。不許妄談。況妄語爲佛家大戒。豈容造言生事之徒。胡說亂道。願在道之士。嚴守非禮勿聽之聖訓。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之眞言。如果有理可徵。與身心性命實有裨益者。可遵而行之。若談非分語。與理不合者。切勿輕聽。自惹禍端。並宜屏絕往來。以免傳染。所有妄談誣造之人。罪有應得。俟普度告成。上天自然照誓懲處。絕不寬宥。吾曾明示。讀書人宜隨時研究大中正道者。以此辨道者。不但言語宜慎。卽一舉一動。尤當遵照佛規。自無隕越。卽如爲一方道場領袖。各方各地均有人主持。總要認定權限。原雖大道天下一家。不分畛域。然而統系不可不明。統系者綱領也。各地提綱挈領之人。先宜認明平正宗旨。以身作則。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將己處所屬原人。潛移默化。言無口過。行無怨惡。切不可自家尙未整肅。反去擾亂他人之道場。譬如己田不芸而爲他人芸田。卽便芸好。與己無益。閒有差失。他人之田主終爲埋恨。而生毀謗。所以隸屬甲方道場。乙方執事到彼。卽所見聞有不合處。須暗向甲屬提事忠告善道。切不可在該處言長論短。致起爭端。

向屬甲方調度。乙方不得派人前往。亦不得好事多情。私通消息。如甲方調理不到之處。乙方欲去調理。先要考查甲方所以不到之原因。詢明甲方勸其調理。如果甲方實在顧及不到。敦請乙方。然後乙方可派人前往替代。就是調理時。祇可談體談理。勸勉道德。在道言道。不談私交。將本旨反覆闡明。破其疑團。更不可說是說非。有礙大體。至於平時甲開者乙可調之。乙開者甲可調之。倘遇而不調。亦非大道爲公之至義。調度人亦不可自視太高。或妄猜私議。各方執事邂逅一處。總宜相親相愛。不失靈山貼骨一脈之親。遇有原人求道。務宜互相推讓。舊讓新。主讓客。庶不失彼此親愛之誠。使後進者觀摩感佩。不可暗爭開示權。傾軋訕訐。結成惡感。使後進輕視。至於加層進級。格外要謹慎。按照佛規。屏絕人情。必須先審查其人有無直屬提事薦書。或係外客。是否得該領袖親自證明。如有手續不完。雖知其人品行外功內體實在優美。祇可代爲吹噓介紹。切不可隨便亂加。或該處本有代傳佛恩之先生。求者既捨近圖遠。不係希望倖進。卽係跋扈跳梁。最好正言拒絕。始合聖人多術之教。若圖做人情。不顧道本。濫加濫發。此等先生名爲傳道。實則直接長後進之傲慢。間接助後進之欺師畔道。吾非罪責過甚。豈有身受佛恩。位居高級。自己先與佛規違悖。教的後學安得不欺畔。今日能欺昔日所從之先生。他日卽能欺今日所從之先生。且彼後學其初尙能

遵統系。今日統系反爲先生代他破壞。使彼屬號。教無所施。升級本爲鼓勵原人。要替對方人設想。家中既有功德具足。辦事熱心。品行純正之全材。豈有不想甄拔。今我遽以言貌取之。無論其失與不失。總歸成其倖進之機。升級者當然喜悅。安肯服從對方。再轉替對方設想。若遇他人替我後學亂加層次。啓我後學喜新厭故之端。遂致當日循規蹈矩聽我使命者。今則趾高氣揚而不能聽。當日虛心下氣服從我調度者。今似見多識廣而不必從。不從不聽。而違悖欺畔。清靜寧一之大好道場。爲其紛歧碎裂。我心何安。其實門內同學。皆是替古佛收圓了道。何苦因受些恭維。而越佛規。而惱辦道的同學。對方人根器深。度量。大。可以不與較量。若同是一般見識。道理欠明。豈不因嫌成隙。鬧出笑話。引起爭端。且對方人素本熱心道場。卽因我引起彼所屬後學。不遵統系。使伊辦事棘手。從此灰心退志。豈不阻塞賢才。何以輔助弘道。在後進者。其初不過得高巴高。希望便宜行事。不見抑其貪心。而又遂其欲望。再窺破若輩先生如此高級。尙且如此不上條規。何況後進。稍明白的。目覩情形。攻乎異端。引起疑竇。恐怕要從此輕視。雖加過級受了恩。不見得肯奉若輩先生爲師資。如果跳梁跋扈之流。騙個名目到手。則一切非禮犯分。緬規越矩。借道歛財。反道敗德之事。無所不爲。仗意不受管束。要到那處濫開濫加。說神說鬼。要輕傳妄洩甚麼法甚麼訣。就去輕傳妄

洩要捏造甚麼誣民惑世的言論。做甚麼無法無天的事業。就儘管去造去做。更有一種敗類。假借乩語。捏造吾諭。或妄稱親奉某師面命。某神降壇。任意翻新花樣。駭人聽聞。以表其消息靈通。神惠獨厚。其好新奇者。都嚮往而求。從中饋送。互相聯絡。互相通傳。把人弄得真偽難分。偶有賢能。好意規勸。除不見信。反以爲仇。設計排擠。用術謀害。若此心腸。豈是仙佛種子。若此辦法。豈合替古佛收圓了道。夫此次了道收圓。各門各教猶當一體同觀。吾曾說過九六皇胎各門各教各方各地均有。或本方之人引彼不動。想係與我無緣。可通權達變。另請他處能言之士。代爲調度。本身能幫同則幫同。不能幫同寧可退避。務使彼岸同登。始合上天普濟之心。萬勿把持阻礙。致彼深惡痛絕。因而將道看輕。他人反無從接引。轉因貪功而獲罪。各地原人尤要安分守己。聽天樂道。切不可腳跟不固。東奔西跑。尋消問息。見異思遷。或拉攏提事以爲有榮。或輕信閒言。到東說西。不固根本。只知有己。不顧他人。現時道場中落。皆由一般不明真實道理之人。有以致之。蓋道傳一貫。口口心授。無論在道執事人等。總要知道搭橋之恩。不可將木本水源忘記。是凡受過調度者。皆要圖報。豈可隨便毀謗。假如忘恩負義。本性難覓。不特道果難成。亦且遭他人之輕忽。蓋對本地先生。尙且如此毀謗。何況他處先生將來難免不亦復如斯。稍有識者。斷不肯輕於試用。我願在道諸子及執

事先生。自宜和衷共濟。只知有道。善同勸。過同規。莫用血心。莫忘根本。始終遵守佛規。從真心謹慎做去。存仙佛心腸。那時自有仙佛護佑而彼岸同登矣。

○清靜老人曰。吾以前所說過種種病症。都是諸子易犯。必須漸漸醫治痊可。若留一件毛病不除。根雖窮究其理。總難逃出劫運。而赴龍華。願諸子有則速改。懺悔勿犯。無則加勉。嚴防失足。諸子仔細想想。三期道場。豈是等閒。若非立脫俗超塵之志。具堅忍不拔之心。如何能證六萬年金剛不壞之法身。如真心學道。首要誠信篤敬。內外掃得乾乾淨淨。朝斯夕斯。念頭要堅。腳踏實地。步步循規矩。遵古訓。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學做好人。於人道無虧。然後聖賢仙佛可冀。莫愁工程無長進。只要後天積習打掃淨盡。天機自然活潑。況道宜在苦中修難中求。尤要受人所不能受的考成。雖遭逆境。顛沛流離。始終不退。如馬丹陽邱長春諸仙真。捨財培德。刻苦耐勞。勇往直前。不畏艱難。有進無退。久久自然苦盡甜來。在選佛場中奪得錦標到手。若受不住魔考。耐不得試驗。一經挫折。卽生退志。到老永無成就。豈不是空在道門走一朝。值此大劫頻臨之際。非上古中古可比。有三千旁門。八百左道。在內擾亂。尤宜立定腳跟。穩住良心。無論遭若何災害。道心始終不可磨滅絲毫。卽受萬般痛苦。亦不過數十寒暑而已。將來大劫飛灰。無論男女。住世肉身難免塵劫。只要方寸保守清靜。正氣

內充。就是盡其道而死。亦謂正命。千萬不能因一時之困厄。即將最尊最貴之大道看輕。把固有之良心傷損一點。是爲至要。況修道之人。奪天地之造化。爲鬼神所嫉忌。豈有不受一番磨折而能成就。又況一子成道。上則九玄七祖超昇。下則兒孫戚族受福。安有不受一番莫大之考成。卽能受無窮之福慧。所謂考成者。必須遭受磨考。乃能有成也。大考則大成。小考則小成。譬如置造器物。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磋以鑢錫。磨以沙石。乃見精固。金受百煉而彌勁。鐵受百鍊而成鋼。松柏耐寒而四時不彫。若耐不住。受不得。稍經挫折。卽生退志。不但自己終爲朽質。永無成就之日。仍牽連祖先遭人輕視。要想修道之人。苦不過一世。享福千萬載。就是有些不得意事。總要逆來順受。千萬不可與計較。如不耐。妄動無明火。未免前功盡棄。豈不大可惜哉。諸子看過西遊原旨。曉得唐三藏到西天取經時。一路上遇了多少險阻艱難。受了多少逆魔橫考。幾幾乎斷送性命。假是他信心稍有不足。道力稍有不堅志。氣稍有不定。豈不是一落千丈。把以前功行一抹到底。反爲羣魔所笑。幸虧他能拿定主張。千魔不退。百折不回。所以纔能功程圓滿。諸子如逢處境不順。或辦理遭受阻撓時。要退步一想。反躬自責。橫逆魔考。安知不是冥冥中之有主宰。指使來試驗我。砥礪我。而造就我之成功。如我一路順境。明中受人恭維擡舉。暗中鮮不隨酒食朋儕相徵逐。爲豔香麗質而招

引。入於溷濁下流之地。而不自覺。卽不若是。亦必助長吾之驕傲淫佚。果能如此想去。不患魔王不化爲護法。凡仇視我者。反對我者。皆是我之恩人。我如不遇對頭爲難。一路順風。片帆直掛。涉歷不精。固屬成就不大。亦顯不出大忍辱光。故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勸諸子修道。務要知一切順考。逆考。內考。外考。明考。暗考。顛倒考。皆上天將降大任之憑證。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若不時刻提防。鮮不挫折失敗。縱幸而全免。不可稍生倖心。卽不幸而多磨折。亦不可輒萌退志。要知天道逆行。辦道者。毋先求功效。須防考成。且歷劫冤孽。非考懲何能消得盡。偏毗氣性。非考懲如何改得完。道心真假。非考懲無由分。果位高低。非考懲無由定。上天欲玉汝於成。必先歷試諸艱。以考其心志。道魔并闡。自古皆然。有魔道固易彰。無魔道亦不光。魔卽磨也。所以磨煉人之心性也。語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當堅志修道。諸凡天魔。地魔。內魔。外魔。冤孽魔。無不紛至沓來。迷人心性。苟或稍一不慎。忍耐不住。卽被羣魔勾引。誤上魔船。無不令人壞事。果其根性深厚。打破魔陣。不受樊籠。亦易湊人成功。辦道者當高著眼孔。穩定腳跟。不畏艱難。逆來順受。火氣全無一點。後天氣質不存。然後乃證先天之光明法身。同赴龍華之法會。

○清靜老人曰。道之大原本出於天。諸子學道當思法天。乃可以超凡入聖。然所謂超凡者。

必有超凡之道。所謂入聖者。必有入聖之功。雖曰超凡入聖。不出天理人情之外。但庸眾之所好。我獨不好。庸眾之所惡。我獨不惡。庸眾之所不爲。我獨爲之。一切不儕於流俗。方可爲出類拔萃之大丈夫。若心雖慕道。無身體力行之毅力。名雖修道。無聖賢仙佛之大志。又不知行聖賢仙佛之行。終日徒在道場奔走。縱使領受心傳妙語。不能反庸眾之所爲。焉能入聖賢仙佛之堂奧乎。世人不欲學道則已。如有志於道。必盡人合天。效法聖賢仙佛。具廣大願力。體天引度。俾原人同歸大道。尤宜天緣人緣多多結下。庶可感格天心。然後減免一切魔障。欲結天緣人緣。當先知事天之道。所謂事天之道。就是入則事父兄。出則事長上。夫婦互有義。朋友不相踰。混俗和光。廣慈博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視人最高。視己最下。有力者捨藥施茶。修橋補路。救濟貧苦。無力時以勸化愚頑爲己任。以及遇有歲荒。盡力提倡勸募。以免災民飢寒。濟人利物。既竭其力。更盡其誠。處世接人。忍讓爲先。於人所不能忍者。我卻能忍之。於人所不能讓者。我卻能讓之。施德不望報。有怨而不記。遇未求道之人。勸之共聞大道。已聞道之人。尤必度之以證佛果。如此人與我無緣者。亦卽有緣。平素有緣。格外親近。自然眾口頌揚。由斯人緣結就。天緣可得。自然有鬼神暗中扶持。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否則人且不能事。又從何而言事天。所謂事天之道。則在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修身。卽所以事天。凡修身者。欲還先天性命。非復後天神氣不可。欲固後天神氣。非復先天性命不克。所謂存養者。就是保精裕氣。滌慮尋真。故存養工夫。是修道之主旨。如知存養爲修道之要點。平時就要打破塵緣。看空世網。不但身外之物。視爲非我固有。卽我之肉身。亦要視爲幻化之軀。不甚經意。由此廓然大公。人已視爲一體。如是卽合存心養性之道。且盈虛消長。理本循環。一世有一世之盛衰。一人有一人之順逆。逆者順之根。順者逆之漸。能安於逆。必至於順。若恃其順。必生其逆。蓋處順境。各事便利。飽煖生淫慾。人之恆情。聲色貨利。何在不起貪心。貪心一起。修道安得進步。處逆境。則所如輒阻。飢寒交迫。驕奢淫佚。自然不生於心。再有恐懼憂患牽纏。祇求天眷神佑。不敢再生妄想。所謂飢寒發道心。到此困窮景況。只求能免於飢寒。其他非非想想。無形翦除。雖有莫大之設施。怎奈畫餅難以充飢。望梅焉能止渴。於是知妄想難償心願。故妄想少。修道卽容易進益。且處境愈逆。品位愈高。度量愈宏。證果愈大。所謂忍辱波羅蜜。佛經稱無上品也。凡真心修道者。不怕逆境。一心不二。方是仙佛真種子。若無根器之人。一經遇到艱險危急之秋。受不住考懲。便生退志。怨天恨地。耐不住窮苦。妄生歹意。若不結人緣。到處遭人毀謗。不修天道。便與天緣隔絕。不但無聖賢仙佛緣分。卽欲做一完人而不可得。還了甚麼道。收甚麼圓。試觀往昔歷代聖賢仙佛。

立廣度原人大願。靡不從結人緣而爲始基。苦心孤詣。受了多少磨難。經過無限恥辱。遭人謗。被人罵。始終不改初心。卒能如願以償。諸子未嘗沒有大願。而功不成就者。皆緣分不足之故。應當自反。廣積善緣。多培善果。方可有濟。故屢勸諸子。首要結人緣。以應天緣。如人緣不結。天緣無分。雖立身於道場之內。豈不空空一世。有何益哉。今再普告修道之士。所謂結緣。當隨緣遇緣。不可非分勉強。況食祿因緣。各有分際。不得妄想強求。如見好愛好。衣食器用。務求精美豐厚。則貪妄心生。修道不成。而且削福。蓋養福無貴於節儉。而害道莫甚於驕奢。儉則約。約則百善皆興。奢則肆。肆則百惡俱至。飲食當而已。何必豐厚。衣服適而已。勿須華美。酌量自己身分。得乎中庸。要守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之。古訓。君子素其位而行。卽隨緣之謂也。至於奔走道場。果其有功。乘馬從徒。安坐而食。不以爲泰。如其無功。則一簞食一豆羹。不可受於人。乃有一餐之費。需耗窮漢八口之家。半年糧者。吾勸諸位。惜福要緊。卽偶逢宴會。亦宜隨緣。切切不可過分。今塵世多浩劫者。大半由於人之驕奢淫佚太過。而劫之慘重。故非往昔可比。值此三期普度。凡屬原人。均應遭受考成。就是遇到劫厄。當自反前愆。卽便今生無障礙。而夙世前生亦難免罪尤。今生遭劫厄。何嘗不是結清前世歷劫賬目。務要忍耐而潛修。切不可遭災而退志。尤宜洗心滌慮。痛改從前一切非爲。至於

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況且上天絕不肯餓死凍死真正修行之人。學者切不可將良心改變。致貽誤於畢世。還要自思。我若死時。則此臭皮囊委諸黃土。至於聲色貨利。無非造孽之由。喜怒哀樂。均屬虛假之境。形已無存。虛假之境何所用之。思念及此。所有一切苦惱。置諸度外。道心乃堅。方可超凡入聖。有志於道者。放心前進。遇緣隨緣。結人緣。結天緣。天人合發。乃可收天下之大圓。

○清靜老人曰。諸子每對人動說輔助收圓。而具願單動寫輔助收圓。可知道輔助收圓之真義耶。收者如秋成收穫之收。聚積散物於一處而收入也。圓者完全不露圭角。覺悟真理。運而不窮也。既有收穫。其先必有播種之時。猶時令中有秋必先有春。老母其初將無生寶地九十六億真種子。一齊播散下來。原爲無極而太極。而兩儀四象。至於萬物化生。生生不已之理。先天秘鑰宣洩無遺。是則老母廣生之大仁。在天道爲之元。在時令爲之春。以爲這些真種子。雖暫時遠離。好在遊必有方。將來嬰兒見娘。骨肉重圓。不過一彈指閒耳。不料發放以後。塵海飄流。天真汨沒。上古中古兩次大開普度。僅僅收回四億。其餘之九十二億。老母時常望念胸中。涕淚悲泣。長歎團聚之日未識何月何年。欲責成已回之四億下來尋找。又恐這四億迷失原路。不得還鄉。心如刀絞。望眼欲穿。無法可施。這四億終日見

老母不忍割捨情形。箇箇向老母請求。立下宏誓大願。一齊重下塵凡。找尋那九十二億同原約伴還家。上慰母心。以盡親親一本之義。感動諸天仙佛聖真。五百羅漢。三千佛子。萬靈真宰。各願分性下世。幫助。那知這四億與諸佛子下來東尋西找。竟遇不到一箇。因爲那些原人。多已改變了本來面目。又把以前自靈山下來時帶出的般般寶物。一齊丟了乾淨。就是見面。亦無從認識。那裏好去喚他回轉。諸子看這四億請命下來時。本懷着極端圓滿希望。乘興而來。那知如此奇難。一團火着着熱心熱意。好比被一瓢水澆得冷冷冰冰。又不能敗興而返。向前不得。退後不能。徘徊歧路。思量再三。還是盡一番心竭一番力。以爲將來復命時作箇交代。所以各尋各的頭路。法外生法。各顯各的本能。不期直到如今。分門別戶。立教傳宗。雖然將那九十二億差不多尋找到大半。奈門戶之見太深。枝分派別。反而不得合攏。茲當選佛場開。老母倚閭心切。特命那四億趕快囑原有真種子。反其本性。擺脫塵根。還歸原處。在時令爲之秋。在天道爲之利。在老母爲廣成之大義。故名曰收圓。諸子要細細玩索收字與圓字之意。當聯想到成字。稜字及全字。覺字之實用。成乃道已成功。稜乃時當收成。全乃道德純備。覺乃了悟性命。自自然然。從有還無。不露圭角。所聞之道圓明靈慧。德備性足。及時成功。以慰老母殷殷之望。絕非勉強從事。且圓如團圓之圓。譬之

將一盤散沙團聚容藏於一處。免得在外飛散而不得其用。非破觚以爲圓。毀方而瓦合也。收乃成功之義。宜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而粹素。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收之以正也。圓字從員從○。○卽無極圈。伸之則一。縮之則一。以體言。要使各道道員知此一竅。得其精一。共復一爻。以用言。要將各道道員收歸於○內一處團圓。同笑嘻嘻。是乃收圓之真意。簡言之收復我本來之面目也。換言之還我性體之圓明也。其要有二。放之則收九六之圓。河圖形圓。陰陽五行合爲一氣。羲皇畫卦。圓以象天。上下流行。周而復始。謂修天道者。當收其性體聚容於一處。如從太極中初流出之現象。運行不息。歷劫常存也。易之乾爲天。坤爲地。乾爲陽。坤爲陰。陽九陰六。卽九六皇胎之謂。若欲收此九六之圓。必將乾坤陰陽九六原人。潛移默化。止於至善。而復其初。度返古靈山也。卷之則收一身之圓。詩周頌維天之命。我其收之。言流行之天道。我當收受。靈敏開悟。復其圓妙明心。德無不備。事理無不通。若欲收此一身之圓。卽將我以前放出之放心。與我以前放出之神光。急急收回。庶幾性體圓明。復見天心。則我一身之道成。一身之道了矣。圓字之義。本出於佛典。大乘圓滿之教曰圓教。一切如來圓心圓行。皆依圓照。清靜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經言空覺極圓。故法身解脫。非智慧不能臻三德圓融。又言空性圓明。故非明心見性。不能離有生有滅之二圓。明

心者明其真空圓妙之心也。見性者見其覺慧圓通之性也。真心圓融。則妙用無礙。覺慧圓空。則通入法性。湛然常住。遂得圓成。然而圓性雖具。非修德無以圓明。自覺已圓。而他覺乃能圓滿。欲收圓果。先悟圓因。運定慧之雙輪。圓修三種。空耳門之三昧。圓照十方。圓覺靜性。本現於身心。故收圓要從身心性命上講求。自中自外。渾然無缺。乃能容藏於無生寶地之中。老母欲將真種子收回。圓合一處。已非一日。懸盼真種子尋歸去路。亦非一日。見前四億之原人。轉爲那九十二億真種子所累。收復回歸如此之難。大有懊惱。當日發放之易。無如真種子流浪後天。沈酣不醒。三更五夜。空增老母之悲啼。海角天涯。徒令老母之守望。可勝痛哉。方今三期普度。吾與諸子共辦收圓。因將收圓之義意略爲解釋。幸善體老母之情。庶乎有言必中。無願不從矣。

○清靜老人曰。收圓之至理。收圓之字義。老母盼望原人速悟本來。歸回一處。痛哭流涕。吾已不避洩漏天機。言之詳矣。惟其中仍有先天後天之名。同曰收圓。胡爲而有先後之區別。諸子修道苦心孤詣。歷有多年。吾故不憚唇舌之勞。爲諸子說破。俾發收圓之大願者。認清眉目。庶乎早得圓滿之結果。免其誤解。自誤誤人。貽害全局。致墮沈淪。遲遲而不得返回靈山也。先天之圓者。無爲自然之道也。上智之人。以道全形。陰陽一氣。渾然天理。流行不息。

諸塵寂滅。性命一家。欲收此圓。卽收復我本來自然之陰陽性命。亦卽收復我固有之良心。人之生也。百骸四肢。五臟六腑。三百六十五骨節。十萬八千毫毛孔竅。眼耳鼻舌。視聽言動。一切作爲。無不耗散其元真。譬如當日非禮而視。卽我放出之元光也。當日非禮而聽。卽我放出之元精也。當日非禮而言。卽我放出之元氣也。當日非禮而動。卽我放出之元神也。我之元神元氣元精元光。已被我當日逐漸放出。故我易老而衰。我既將此精氣神光放棄出去。天卽收回。此一定之理。我今欲一一收復。必要保其天真。守其四勿。養其純一之氣。固其純粹之精。全其圓通之神。迴其圓明之光。逆中取順。逆遂先天之陽。順化後天之陰。不使陰氣有傷真體。溫養這箇無極之○。此所謂收先天之圓也。後天之圓者。有爲變化之道也。中下之士。以術延命。陰陽分判。被剋制而不得運行。性命相離。因閒斷而不得相合。利欲紛拏。昏昧虛靈。遺失本來圓妙之明心。譬如九二原人。流浪已久。其閒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或有經過四生六道。真性散失。不知修證。或有隱暗於深山窮谷。服氣煉形。重法輕道。或稱師作祖。妄自尊大。蠱惑愚人。或誤投旁門。盲修瞎鍊。外望宮牆。明明想證先天。而實無門可入。喜怒哀樂動乎中。酒色財氣攻於外。任墮落而不上慈航。聽沈淪而不登彼岸。流連忘返。終無底極。上天特開普度之法會。忙辦極大之收圓。命負有天職者。鳴晨鐘。擊夜柝。棒喝當頭。

廣結善緣。遇緣卽度。研究大中之至理。使之求寂靜而除欲染。喜怒哀樂之迹俱出無心。全其天性。得其中和。從無守有。順中取逆。順退後天之陰。逆返先天之陽。務令陽氣還成真體。復歸這箇無極之○。此所謂收後天之圓也。先天後天義實一貫。有天道必有人事。非教人拋棄室家。荒廢職業。不過莫要分外營求。力上施設耳。竟有不明此旨者。居然放棄營業。坐等運轉時來。甚或想迎機先導。輕舉妄動。自惹禍殃。喫了苦頭。反怨吾不護佑。吾何嘗教人這樣做法。至於旁門外道。果真具有至誠之心。真摯純篤。而未歸根者。准予收入。其中亦乃有因。外道旁門起初本爲度人而立教。奈其年代久湮。越傳越遠。聽聞者失確。行持者失檢。黃鐘毀棄。瓦缶雷鳴。愈出而愈奇。愈演而愈幻。真宗無復覩矣。往時未令歸根者。非無緣分與吾道相接。亦非僅有他道而未有吾道。或吾道與他道紛爭門戶之見也。因此道乃內聖外王之真正學問。爲最尊最高最貴最大之品。不易輕洩。必待其深潛純粹品德兼優之人。上天方許賦畀。今值三期大開普度。末劫臨頭。老母望原人回家在卽。將真性付與原人之際。教他們各修各了。吾道中苟能箇箇依法行持。咸臻道炁。誠於中。形於外。其德克明。做出榜樣。啓人觀感。各道道員自然望風嚮慕。懇切皈依。共慶收圓。所以今日之收圓。先要認清自己之真性。然後提醒各門各教之真種子返本還原。同歸無極。名爲收後天之圓。實則

非從先天上用工夫不爲功。并非教人端在後天之後辦些有名無實。自迷本性之事也。近有一般自命爲熱心之士。端在後天之後用神。以名利動人之心。以色相移人之志。吾不嚴加禁止者。以此番普度。同爲收圓了道還鄉見母而設。亦爲六萬年後人類之施。向言之指路碑曰仙佛果。封神臺輪迴路。任人自擇。卽此意也。良心各具。願力生成。吾心自有主宰。不爲動搖。以符清靜自在之旨。總而言之。復後天之命。歸先天之性。卽先後兩天同時收圓。所謂圓者。德無不備也。諸子根器不凡。幸其各照本性做去。自度度人。若不從本性上做去。一己之圓。尚不肯收。何能收他人之圓。亦卽不肯度己。己不能度。又將何法以度人耶。聞而曰。度人實係欺人也。聖經云。誠者天之道也。誠者毋自欺。人已不相度。更何能了道。違言其收圓。從今伊始。發願收圓者。務宜了解此意。善護正宗。將願單刻刻默記。力戒貪嗔癡。勉除機詐心。不爲陰與險。不存驕與矜。一心一德。正己化人。庶不違悖輔助收圓之初願。自己榜樣做好。使各門各教心悅誠服。情願歸根。相約同原。認母還鄉。共證無生之妙果。

○清靜老人曰。吾看世間上有許多聰明有智識之人。不知講求性命。只曉得貪戀紅塵。看不透人情世故。習非爲是。打不破名利關頭。營營逐逐。放不過衣祿安閒。專求華美。認假棄真。日謀夜算。醉生夢死。自尋煩惱。苦楚不覺。故喜怒哀樂發不中節。貪嗔癡愛毫無已時。無

益處偏去用心。有益處反不注意。遇到修行立品之人不加敬重。反笑其迂闊。說到因果報應之理。不知警惕。更指爲迷信。自恃尖巧。只圖豐衣足食。打夥成羣。聚賭遊娼。說無理話。做非爲事。天良不顧。人格不修。遑談修道。一生碌碌。枉自錯過時光。待至氣絕時。方知萬般皆假。在無病時。絕不想人身難得。光陰迅速。歲月難留。不以性命大事爲重。而反以身外傷身。害命之事爲榮。將有用之金錢。耗於造孽之場。有用之歲月。置於無用之地。有用之精神。擲於無底之壑。豈不大可惜哉。就是陽壽未盡。已弄得精疲力竭。善功未建分毫。惡業重於邱山。誰非人子。豈祖宗父母所教養貽留。就情願讓他這般造孽。忍看他這般下梢。不倫不類。如何對得起祖宗父母。莫說報應無憑。試看連年以來。通都大邑。無辜而遭火化。一切華堂大廈。傢具什物。衣飾玩好。以前煞費經營。俄頃成爲灰燼。更有許多年富力強。聰明俊秀。突逢不測。血肉橫飛。不堪言狀。由斯看來。大劫方興未艾。則凡幸獲安全之處。苟存生命之人。應當鑒諸前車。得休便休。就是生在窮鄉僻壤。持守素來謹慎。萬不可自恃無關大礙。盍思以前未有如此大劫。一般富貴榮華。何嘗生生世世永遠享受。悟真篇曰。不求大道出迷途。縱負賢才豈丈夫。百歲光陰石火燦。一生身世水泡浮。只貪利祿求榮顯。不顧形容暗瘁枯。試問堆金如岱嶽。無常買的不來無。世閒真有智識者。看到此處當然猛醒。黜聰毀智。韜明

養晦。不在塵緣中想出頭。不於俗事中去爭勝。尋明師訪良友。求教身心性命之至理。老老實實樸樸誠誠。一切智識不用於假處。全在復真之道上注意。如斯方算夙有善緣。可以修性修命。至於已聞道之士。有智識者切不可予智自雄。尤要虛心下氣謙卑自牧。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尊師敬友。毫無半點詐僞。自然感動真師指點。良友調撥。現在三期普度收圓期迫。所以大道普徧天下。各方各地皆有先生傳授調度。果有真心修道。不恃才。不逞強。如愚若訥。明眼人一見當然留心。絕不肯將有智識真心修道者拋棄而顧他。但是生有慧根。必須能受磨煉。庶可見得真心修持。雖則吾門下有調度責任者。不必盡是高材絕學之士。然而對於內體上總有些把握。然後纔能出外調度原人登岸。所以吾對於調度之人頗加嚴格。希望其能負此重大責任。纔將上上乘心法傳授。正謂陶鑄羣材。不使貽誤原人起見。學道之士如自矜自恃。縱然聰明過人。學問出眾。在口頭上辨論與筆墨上稱雄。終不得盡性了命工夫。全仗真憑實據。奪天地造化之機。非三言兩句所能了事。更非指東畫西喻言設象所能成功。學問有淺深。工程有層次。不是躐等而進。所以打坐有起手下手轉手了手等法則。并不是知到玄關一竅即能超脫。而其中又有產藥採藥入藥歸爐之秘。知道藥生。還有火候老嫩之別。知道火候。還有文烹武煉之別。更有進陽火。退陰符。溫養抽添。大小還丹。

結胎脫胎種種玄妙。且有陰陽內外五行先後二天之大別。如毫髮之差。卽有千里之失。不經先生逐節指點。焉得走入門徑。安穩直步天衢。此聖賢仙佛之極功。固非自作聰明心高氣傲之人所能得。然亦非粗淺浮薄不明真際之人所能傳。故學者貴在細心訪求明師。譬如遇到好爲人師不知弘道。強在人前買弄口訣。或言行不顧。好爲詭異。濫傳符咒。說是保衛身家。輕襲佛規。不遵統系之類。寧可疏遠。庶不失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之平衡。若遇謹厚率真之士。不去請教。自恃讀幾卷儒書能解文義。或看過丹經子書執象泥文。以爲大澈大悟。高談闊論。當面駁倒。殊不知調度先生所傳者。乃是平平常常規矩準繩之法度。析疑解惑。全是內體真實無妄。必由之正路。譬喻所不能及者。若先存輕侮之心。不能聽受。調度之法不肯依從。盲然混做。非徒無益而有害。及坐出毛病。方知其錯。卽便想法醫治。已將以前光陰白白虛棄。若再執拘。至於不肯認錯。今生機會錯過。那能赴收圓法會。吾今直接了當遍告世人。大道秘旨不在文字上參求。必要歷代祖師口口相傳真正心法。方有把柄。未聞道者從速修道。已聞道者趕緊虛心請益。就是先生學術言語皆不如我。要學古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且由虛乃能實。由小乃能大。否則傲氣滿胸。目中無人。固屬不能求道。更不能成道。有才智者。宜三思而勿誤真性命也。

○清靜老人曰。道自虛無中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本至無也。至無則爲至虛。惟虛而後無物不包。無物不容。故修道以虛爲要。能虛則陰陽順序。精神圓滿。一氣渾然。無內外左右前後上下。莫知其所以。是謂恍惚杳冥。尤要清靜自然。有無不立。身心無累。無恐怖煩惱。無好惡愛憎。無諂無驕。無矜無詐。無狂無妄。如是身心開朗明淨。無一毫渣滓雜質。與太虛同體。故凡靜坐。亦是從有而無。由無而虛。方得其法。如在丹上覺得頭大身浮。不知何天何地。無人無我。一身之內無處不空。無處非虛。猶如春日融和。熟睡方醒。又如舞雩歸詠。新浴初回。態濃意遠。心清身爽。蘇軾如綿。甘美愉快。無與倫比。在此時要知定靜安慮。惟最心意不可亂動。萬法歸空。處處聽其自然。融化於虛。無不著之中。不可着急下丹。到自然橋撤眼開手鬆。仍宜溫養。務必待氣機緩緩復原而後。乃算畢事。因上丹既是慢慢而來。下丹亦要徐徐而退。故大道非倉卒興工。造次妄動所能得也。用工次序尤須認得清清楚楚。乃可精進。蓋人自有生以後。後天之氣填滿胸臆。無一物不有。無一事不存。但能看破一切。以富貴如浮雲。以名利如霜露。以世事如夢幻。以情慾如寇讐。將恩愛牽纏一切假事不留。一概外物不受。萬法歸空。身心放下。無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先天之氣自然從虛無中來。渾淪不散。水火不期濟而自濟。性命不期合而自合。夫性之用。在神。命之用。在氣。下手

用工要團神平氣。就是以神馭氣。性命雙修之道。卽在此起點。吾昔日曾傳幾步團神法則。蓋神不團。心卽不定。心不定。則神亦不聚而散矣。故神爲氣之主。氣爲神之輔。如不先團神。則神馳在外。遊蕩而不能凝。勢必日散日耗。則氣無神統率。氣卽亂浮於內而不能聚。神不團。則竅守不穩。竅守不穩。則火候不足。神氣難清。脾陷則氣不交神。胃逆則神不交氣。工程不完。弊竇滋大。陽神亂飛。驚恐頓生。陰精一馳。必有夢寐遺洩之患。日消日傷。以致疾病死亡。從此而生矣。又安望其成仙作佛乎。就是氣息已平。仍宜團神。否則卽有水寒之患。勢必候到……然後盤足正式打坐。如消息已候到。再用休息。卽謂之火熱。氣仍化爲後天之精。苟邪念一觸。元氣卽無形洩漏。所以火候不可不明。昔人皆患其道之不得真傳。今得真傳。特患其不能實用真傳。奈何奈何。吾在從前未將真實玄理公開者。因有許多腳跟不穩固。跳進跳出。以及品行不端。與道作障。何能隨便亂傳。現時收圓在邇。凡能以人道自守。劫後餘生。都是夙有善根。心地良厚。能虛心研究道學。確非凡流可比。故將千古不傳之秘。特爲天下後世有志向道者。開一方便之法門。如撥雲見日。開門見山。不致再去摸揣。致走曲徑而入旁門。吾願真心修道者。要知道在邇。不須求諸遠。事在易。何必求諸難。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所謂自得。完全爲己之事。以神爲性。以氣爲命。變化氣質。挖去歷劫輪迴。

種子。坐到神氣合一性命相會。便是長生不老神仙。欲得性命合一工夫。以積精爲立基。以息念爲下手。以神氣合一爲得藥。以凝神不散爲煅煉。以守持正念爲溫養。以鍊元神還於太虛爲得丹。丹本無形無名。強名之耳。故要鍊虛還於至無。鍊虛之道。首須從虛心起。所謂虛者是空也。動也是虛。靜也是虛。心虛則內外兩忘。而後即可澄然無事。無事自然心定。尙何應物之爲累哉。心本欲定。不能定者。念實累之。所以修道從止念。息念爲下手。念止思慾不起。念息心自空虛。而入大定。能虛能無。則圓通無礙。如打坐時心不能虛。則固執着相。固執必不通。着相卽落於幻景。所以不能見進步者。多半失之太過。或失之不及。無論太過不及。均失其中正之道。又安得藥物於恍惚杳冥之間。火候於無爲自然之內。必至進退失節。急緩失度。老嫩失時。陰陽乖戾。志氣昏惰。故修道以養氣爲主。尤必以養志爲先。志爲氣之將帥。志存於心。則思理達。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於胸中。故內以養氣。外則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己安則志意堅實。志意堅實則神明常內守。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收視返聽。時時刻刻使胸中如空谷焉。呼之卽應。如金鐘焉。叩之卽鳴。如法鼓焉。敲之卽響。虛其心。實其腹。待神往來。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之所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常應常靜。靜

固志意。神歸其舍。應於無方。而神宿矣。所謂還虛還無。方其無時。一切寒暖覺非我。一切痛癢覺非我。覺而勿着。能識真一。一外皆幻者。庶幾近之。如是煉至無遠無近。無內無外。則更進矣。加修至無去無來。無入無出。無起無滅。無動無靜。則已具法身淨境矣。然不外於色身中討之。在色身中討者。從心中檢討也。非是用力把持。只要清淨寡慾。便是虛心。心一虛卽空。空極則無然。真虛非勉強而爲。順事而作。則虛者不虛。空而反實。是在有無不拘。逆順並用。機活而神圓。火候丹藥都不必計。性命自了。大道自成。

○清靜老人曰。大道難聞。真師難遇。諸子今逢此普度收圓之會。大道真師得聞得遇。務必真履實踐。下堅決心。立不易志。朝乾夕惕。愈久愈恆。而後乃得性命合一之真髓。不得因受些小魔障而改志。不得因見些小効驗而輟功。不得因衣食艱難而分心。不得因力量不及而退念。既不可妄想一蹴而幾。亦不可懼怕程度遙遠。務要死心塌地。念茲在茲。久久自然有個出頭之日。否則透縮不前。或始勤終怠。縱大道在望。我終不能徜徉乎其間。要知道人生如白駒過隙。百年歲月倏忽閒耳。世閒萬般皆假。惟有性命是真。欲保全性命。須當趁年富力強之時。拿準主義。立定腳跟。勇猛向前。一念不雜。處處純真。尊師重道。依法勤修。以了出世因緣。莫待氣敗神昏。筋骨衰疲。還不得元。復不得本。豈不枉在世閒空走一場。徒擔修

道之虛名。可惜。可惜。吾因收圓在通。深望在道。諸子迅速脩持。切不可再事因循。坐誤良機。且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值此諸劫齊降。雜化均開。苟無正氣。斷難逃免。所以囑其加緊靜坐者。卽所以保守這點正氣也。正氣盈足。充塞天地。先求避免於劫厄。以保後天性命。然後修成正覺。而全先天性命。總之後天性命與先天性命。全賴正氣維持。而玉成之。但是這點正氣。不但在靜坐時。閒要保守。就是行住坐臥。總不可須臾或離。行卽行路之時也。或趨或步。持其志無暴其氣。故宜不急不徐。使氣機暢達。兩目不左右顧望。使心不外馳。住工宜隨時隨地。寡言養氣。寡慾養精。寡思養神。正其容儀。尊其瞻視。手容恭。足容重。目擊道存。絲毫不能着力。誠意無欺。應物無迹。使心境廣大寬平。體常舒泰。臥工身要直。股肱要曲。旁貼枕蓆。一手搭膝。脰合口齒。調和氣息。念慮未清時。眼觀鼻。鼻觀心。迹象渾忘。虛靈不昧。若有知若無知。夢寐之間。神恬意靜。庶幾昭昭生於惺惺。如適逢活子時。隨卽起來。正式打坐。則前半段工夫。可從末減。後半段工夫。容易發見。然此不過投機於一時。且人之血氣有盛衰。體質有強弱。老年人與少年人不同。少年人陽氣盛旺。其發動易。故其見效亦易。老年人陽氣衰弱。其發動難。故其見效亦難。坐工本不甚難。然亦並不甚易。說易就易。說難就難。無論老少。當勉其難。毋忽其易。坐時須振起大無畏精神。必要頭正身直。否則身灣頭俯。易落昏沈。打

坐前先要休息守候。將真消息候到。然後……攝收外面陽光。庶使內裏陽氣可以漸生。至於晚間靜坐。宜點燈一盞。借燈光以代陽光。不致冥目昏沈。靜坐方法。無論男女老少。切不可自作聰明。致貽畫虎不成。反類犬之譏。究其輕重之分。畫虎類犬。不過藝術未精。慢慢改變。尚有可成之日。卽終不成。亦無大害。若坐工不能依法。譬如探驪。不握定領下之珠。非徒無功。真正性命交關。弄得不對。便爲他所傷。甚至將性命斷送。所以教諸子要依法行持。不舍晝夜。盈科而進。凡行住臥所用之功。皆爲文火溫養。正式打坐。乃是武火煅煉。修道之人。如不正式打坐。而徒用行住臥之工。那就是捨本逐末。爲修道之一大弊病。至於坐工。務要先將氣平好。然後……依次序行持。方可逐漸現出工程。惟最要萬緣放下。一塵不染。乃得清靜妙趣。卻不可執着。更不可頑空。因爲大道本無形無相。凡所有相。完全皆是虛妄。無憑幻景。千萬不可注意。佛經教人絕相超宗。頓忘人法解悟真空。方能透關重重般若真味。坐工時遇有景相。趕緊將念頭打消。持守主覈。自然幻化景除。生由心生。滅由心滅。蓋大道不在身外取。亦不在身內求。心動則種種相生。心靜則種種相無。大凡初學道之人。心猿意馬。拴縛不定。滿腔人慾。不易排除。下手用功。先要定心。心一定則氣不浮而自平。如心不定。氣不平。雖勉強打坐。斷不會坐得穩長。而能得其所止之効。因爲根本先不堅固。建樹絕對不

能耐久安靜。平素立心不動。明至誠致曲之功。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常日在茲。上坐時心定。氣平。自無遊思雜念。憧憧往來。萬緣寂滅。天理純全。玄妙相對。性命相合。只纔是修道的真實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亦要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修道者必須如此。浩然正氣方得流行。所以平日要存養省察克治慎獨之功。無時或閒。打坐時自能人欲掃盡。天理昭然。所謂發現工程者。坐到靜極時。晃朗太玄。說不出所以然。好像天地是我。我是天地。如斯卽算是真工程。妙不可言。快樂無比。如能說出所以。卽非真空。卽落於色相。苟或一無所知。就是頑空。或是昏沈。與清靜自然大不相同也。吾今將玄機洩露。願有志修道者。得遇真師。當誠心求教。身體力行。保全性命。幸勿視爲具文可也。

○清靜老人曰。俗言黃泉路上無老少。吾看龍華會上。也無老少。老年少年本同屬一體。如做其他費精勞力的事。老年趕不上少年。惟有修道倒是老年人還要比少年人容易。所以然者。老年人大都閱盡世情。對於酒色財氣名利恩愛皆能看淡。榮華富貴也就不貪。有子有孫成家立業。精神康泰。於是心中空空洞洞。乃有出世之意。設有子媳不賢孝。或晚景不甚佳妙。時常多病。格外有厭世之心。一經遇到明師勸度。便專心致志。永遠不退。故修道皆能成道。不比少年人興到落筆。朝更夕改。進銳退速。卽如從前葛仙翁六十歲纔聞道。修成

凌霄卿相。呂祖五十四歲聞道。修成玉清上相。紫清六十四歲聞道。修成大羅天仙。三丰七十餘歲。海蟾六十餘歲。修道而成大覺金仙。鍾離果老。拐李重陽。與諸祖列仙。均在老年修成。所以修道不拘老少。全在有志無志。如果有志修道。切勿因年老灰心。就是已聞道者。尤須法衛武公。耄而好學。楚丘先生。行年七十。自謂始壯。遽伯玉五十知非。而六十化愈老。則愈勤。無論道之成與不成。惟在一心不二。內外兼修。自不難返老還童。但返老還童。非是異形變相。容顏如童之說。乃浩然之正氣充足。精神強健。肺金盛則皮毛緻密而潤澤。脾土盛則肌肉豐滿而充實。心火盛則脈絡疏通而條達。肝木盛則筋膜滋榮而和暢。腎水盛則骨髓堅凝而便利。歸根復命。返還於神全氣足。無虧無欠。而有童真之心。如童真純陽之象。所謂童真之心。卽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完全天理而無人欲之謂也。如年老力衰而先天靈根未曾全泯。只要發心修持。增其陽氣。損其陰氣。用功久久。將陰氣陶盡。陽氣恢復如初。依然當年囫圇圖始生原來之真面目。便是歸根復命。性命自操。不爲天地陰陽五行造化所移動。由老轉少。返還童真之體。毫不爲難。所以老年與少年確無差別。少年人之體質血氣方剛。陰陽兩旺。一回頭舉步之勞。卽返還古家鄉。所慮者性情不純。志向不堅。雖一時發心修道。恐日久玩生。難免有始無終。或半途中輟。故不如老年人性情純篤。心志堅定。雖離家

日久。只要有心歸家。不怕肢體萎敗。血氣衰弱。照吾所傳上乘正法去坐。仙佛就在眼前。至於用工時。老年與年少之人。微有不同。年少者日間宜用文火溫養。以純其陽。夜間宜用武火煅煉。以降其陰。老年則一日用武火煅煉。以逐其陰。三日用文火溫養。以增其陽。少年人日間宜用文火。夜間要用武火。因爲日間爲陽中之至陽。烈日嚴蒸。若用武火。則陽嫌亢也。夜間爲陰中之至陰。燈光非日可比。須用武火。則陰始伏也。老年人陰氣勝於陽氣。若多用武火。則陽氣不能相敵。譬如行路。尙須緩步。以求舒徐。何況行工。不獨老年人如此。大凡陽氣弱於陰氣者。皆要多用文火。陽氣庶幾日漸增強。蓋用文用武。多文少武。烹之煉之。皆宜陰陽各得其平之義。無論老少。果能久久用功不懈。老年人自然陽旺陰衰。便是枯木逢春之象。少年人自然陽純陰盡。卽是爐火純熟之時。推之不老不少之人。清晨宜用武火。日間仍用文火。晚間再用武火。因中年陰陽之氣兩相平等。故不與老少一概而論也。總而言之。工程做到週身暢快。偏體酥軟。無問少年老年中年之人。此時皆不能用武火。宜用文火。好溫養。切莫存得一望二。希圖速成。再求連丹。或以時閒坐得長爲榮。接續打坐。如其已見有真工程者。不知順其起落。勉強爭勝。必定打倒鑪子。傾了前丹。甚至將鑪子燒乾。漏盡丹鉛。不然就要有肚子發脹。不思飲食。頭痛身重。四肢無力。種種毛病。固然由於調度先生少。

去指點。亦由自作聰明。不肯虛心求教。高明所致。倘常去求教。必不致丹源不清而生病。吾因救度心切。特將千古不傳之秘。漏洩出來。以期九二原人。早返靈山。共了天人大願。有緣者如聞吾今日之法語。再不向前精進。少年人卽有老大悲傷之歎。老年人卽有不死爲賊之譏。不觀夫山中狐狸猿鹿龜蛇之類。尙知存神養氣。靜處於窟穴。年久功深。亦能隱形變化。延年益壽。人徒稱爲萬物之靈。究其實在。自少至老。忙忙碌碌。做盡一生戩事。有書可讀。有師可求。飄流塵海。不肯攏邊。縱或幸聞大道。知而不修。轉不如如有靈性之物類。死心塌地。埋頭苦煉。無怪乎古人說。寧度眾生不度人。願世人無論老少。速將氣質偏病習染累贅。一齊掃去。從艱難困苦中。力求磨煉出來。不知者要求知。不能者要學能。用工既久。形神俱妙。修真之道。隨時可成。後天形體。本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得天地之氣。有以養之。人之神全。乃能御天地之氣。心爲神宅。心一妄動。則神魂飄蕩。墮入輪迴。人過百年。終有一死。修真并不在長壽上注重。亦不在肉身上講求。祇在一點真靈。永遠不散。由肉身煉出法身。那怕百千萬劫。總不擾動。這個金剛不壞之體。安穩穩。高坐蓮臺。自在逍遙。無牽無絆。遊十洲玩三島。往來不是金仙。就是古佛。到此境界。方算是長生不老。并不是隱居深山窮谷。孤修寂滅。辟穀守尸。脫不了臭皮囊。仍陷於塵世。有人指修道要肉身不朽。謂之住世長年。試問古

來聖賢仙佛。現在曾有幾個軀殼仍然存在。若論寺院中之肉身和尚。亦不過塚中髑髏。起出裝金。存其假像。名曰肉身。其實不是世人妄想中修煉而成之肉身。就是將假軀保存。尸行肉走。非精卽怪。諸子看來是真是假。值此收圓在邇。務須打破假相。空諸身心。多培外功。加修內果。不論年紀老少。只要功成果滿。自然脫殼飛昇。瑤池序坐。萬古常存。何樂如之。

○清靜老人曰。吾屢將大道真際完全揭露。願天下人人借假修真。不必揣度玄妙。做存心養性工夫。保持這一點真靈。永遠不散。就是凝聚精氣神。操存於祖竅。卷之則退藏於密。以言其體也。放之則彌六合。擴充其用也。直而言之。靜則度己。就是做慎獨工夫。不論何時何地。總不離乎這一點天良。藏聰明而作癡愚。動則度人。要存平等心。擴寬大量。視天地閒事。如性分內事。庶幾有諸內必形諸外。有諸己而後喻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至於長生不老。乃道體之本然不朽。并不是做那守屍鬼。隱居山中。脫不了臭皮囊。久陷塵世。若在肉身上講求。就是色相未除。法身終難煉出。只要心一動。分氣散。自然骨化清風。血化泥沙。一點魂魄飄飄蕩蕩。往輪迴路上去。或託生投胎。或借暴死熱尸入竅而住世。卽所謂借尸還魂。或因身體衰敗。揀精壯生人身體。而暗中移換。所謂移居奪舍。皆是煉陰神出入自便。更有閉息鑑形思神。種種名色。閉息者。始而一息二息不出。既而十息百息不出。漸至長久不

出氣自內行。鑑形者。懸鏡於壁。存神於內。日久陰神外出。思神者。默朝上帝。思神自顙門而出。或自明堂而出。諸如此類。旁門雜法。自以謂出定。實則俱屬孤陰。一經氣血衰敗。拋此身而入彼身。於性命毫無益處。且有許多危險。如出陰神時。設遇猛烈響聲。必驚墮而死。由鬼而作覓。欲轉生爲人。仍要由覓而爲鬼。再由鬼而轉人身。格外難矣。吾道中如有着意煉陰神者。迅速戒悔。告以心性爲重。切不可誤信肉身不死之說。致道不能了。圓不能收。然而亦有人談八仙中如鐵拐李祖師是借屍還魂。乃是小說無根據的話。殊不知古今來成仙頗多。何止八位。不過藉八仙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窮有富。有貴有賤。表示富貴貧賤男女老少。以及腿腳不便。尙能修成大羅天仙。足證世閒無論何人均可修道。這也是前代祖師煞費苦心點化世人。無如世人不知古人用意。不從存心養性用工夫。欲想成道。試問如何能夠存心。非是用力把持。只要清靜寡欲。養性者是涵養其本然之善。以固浩然之氣。如存養工深。自然將精氣神合而爲一。久久真氣充足。內則心神開泰。外則氣息攸揚。如斯凡精生而後真精有賴。即可依法正式打坐。逐日不懈。自有竿頭日上之勢。再則夜臥或晝眠之際。無論何時何地。忽覺得陽興出於無心者。卽精生藥產之明效。學者審此外腎勃舉之時。趕緊起而打坐。必定出一丹好工程。切不可貪眠。致使淫心起而動搖。真精損傷。興陽之際。

務要守持正念。萬不可動邪念。設或慾火上炎。卽用收攝之法。二目上視。以意上提。將神團於竅前。不久外陽漸縮。須用目觀照。精卽化氣上升。與神合而入虛矣。從茲神充氣足。依法修煉。自有非常妙趣。然此法在於善用。當機立斷。持守正念。最爲要緊。打坐時。須要頭正而不偏。不俯不仰。身腰直而不屈。津液滿口而不嚥。坐久必然有一丹好工程。若頭過仰則氣不得而平。視亦不得其平。肺氣不順。則肺葉亂扇而動。風上行氣從口出。口卽被其掀開。口若掀開。氣如何聚。口若強制收緊。必致嗆咳。且恐爐火大燃。沖上。還要燒破喉嚨。頭過低則眼下視。陽氣屈而不伸。易落昏沈。且肺氣受逼。必致打噎。身或偏斜。當氣機發動。能將半邊臉沖腫。這還是小事。如遇奇經八脈發動。頸項或變成歪斜。終身不得復其原狀。腰不可屈者。因腎居夾脊骨七節之中。正在腰間。爲真陽發生之所。腰一灣則真陽受陷。難見工程。津液不可嚥者。靜坐全仗此鎖壇水。如將津液嚥下。固屬墮送性命於苦海。且靜坐時口中如無津液。遇到陽氣發動。能將七竅沖破。流血不止。如身不直頭不正。坐到靜極陽生之際。丹田氣機上升。身如火焚。熱氣直冲霄漢。故有將氣噪沖裂之虞。其有肢節痠痛。週身麻痺者。或由於氣機發動時。濁陰不及退避。或不能忍受而失竅。而手足鬆開。未容其通關過絡。故作痠痛。或坐處當風。受寒受濕。而不能使氣機週轉。或在汗出時爲風邪所襲。故致麻痺。總

之皆用工不依法之病。非世醫所能治。仍宜依法正式靜坐。候到氣機上升之際。頭要端正。身要筆直。凝神守竅。忍受痛苦。待其舒暢。所有腫痛歪斜痠痛麻痺等病。皆可無形消散。尤要等到熱退汗乾。庶可令其徐徐收丹。俾升者悉降。復命歸根。病自愈矣。

○清靜老人曰。鄙諺嘗云。神仙還是神仙做。那有凡人作神仙。此極無志氣者之言也。殊不知堯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堯舜之祿位雖不可幾。堯舜之道與人同耳。神者伸也。大而化之之謂仙。者高不可躋之象。超出庸常。本人人有分。箇箇皆能。世之罕見。人以爲難者。惟未得能成之法耳。方今大道普度。人果有志誠求。不難得其真傳。真傳之法。等於送到門上。現成上天之梯。一步一步直向上進。自身逍遙天上。無拘無束。其榮貴無比。上超九玄七祖。下庇一十八代兒孫。較世間帝王卿相朝榮夕悴。不啻霄壤。但是神仙之道。原雖平坦易行。然非有德者不傳。亦非賢良不度。蓋有德與賢良之士。心地純厚。行持端正。既不慳財。又樂於作善。能提得起。放得下。一經提醒。卽以性命爲第一大事。皆是靈山原來未迷本真之人。故聖真仙佛願與共談玄理。攜手同返靈山。若是慳貪鄙吝之輩。本真已失。勸之不醒。挽之不回。不但仙佛無分。卽遇仙佛亦不輕於傳度。仙佛本屬慈悲已極。濟世度人。刻刻在抱。豈有不願將至道傳授於人乎。況當此收圓之期。九六皇胎。須在此期。一一了道。若不將

大道至理告人。是有秘天寶。有違天心。卽非仙佛普度爲懷慈航遍駕之旨。所以但擇原人。不擇富貴貧賤。就是身操賤業。與貴顯已極。亦復平等視之。凡有心學道者。無論何人。總要能去繁華。歛鋒銳。虛心請益。方爲可教。若矜驕不除。勢利用事。貪圖名利。爭勝好強。就是帝子王孫。亦不傳度。因爲此道卽是人生性命之至理。率性而行。則謂之道。所謂性者本來真空之祖理。命者卽是先天真一之祖氣。性命在人身中。無時或離。淺求淺得。深求深得。若悟到一無所有處。卽能見到真如。至於先天本來之理氣。隱顯無時。不在內。不在外。非色非空。非有非無。擬之則失。議之則非。一身上下并無着落處。其理極爲玄妙。從來不能筆之於書。必須真師口口相傳。方得盡性至命之實理。世人將性命大事當作兒戲。所以天堂路上少人行。地獄門前爭出入。普度期錯過。人身一失。萬劫難逢。吾因濟世心切。特在歷代祖師宮中求得性命雙修最上乘口訣。一再流露。以冀九六皇胎同歸無極。而一般原人。多半知而弗修。尤爲可惜。要知道吾所傳觀空法則。乃有無限天機在焉。人多不明白其中蘊奧。吾今再申其說。人自有生以來。先天真陽漸減。後天濁陰日增。真陽卽原來天所賦予之靈性。被後天眼耳鼻舌逐漸消散出去。眼視色則神馳。耳聽聲則精搖。口多言則氣散。鼻聞香則意動。凡人心一動。則精氣神卽受傷。性命因此喪失。血肉之軀逐漸衰敗。以致壯老而死。人欲

修性命長存。須從收視返聽。休息緘口。內念不生。外邪不入。精氣神三品大藥凝結不散。久久自然丹成。仙佛之道最要關頭。就是要將前散出去的靈性逐一收回。但欲將靈性收回。非用觀空之法不可。久而久之性光發足。一身光華漫天蓋地。光回則大地山河一切皆回。非但回一身之精華。并回造化之真氣。可知觀空之妙。則眼耳舌鼻與之俱回。所有耗散出去之靈性。焉有不返還之理。所謂四大天王獻鉢於此實現矣。修道之時四大天王缺一不可。因人之肝竅於目。心竅於舌。脾竅於口。肺竅於鼻。腎竅於耳。五臟之精通於五官。五官漏出之靈性。皆入於四生。如眼着五色。眼漏化爲飛禽之屬。墮入卵生地獄。耳着五音。耳漏化爲走獸之屬。墮入胎生地獄。鼻着五香。鼻漏化爲鱗介之屬。墮入溼生地獄。舌着五味。舌漏化爲蟲豸之屬。墮入化生地獄。人之靈性日耗。卽所化之物日多。迨自身真寶喪盡。流浪生死。苦海沈淪。永無已時。如得聞最上乘口訣。依法行持。多培外德。將以前五官貪著之罪贖清。已散之靈性一一收回。團聚祖竅。令他各歸本位。勢必嚴密防衛。刻刻守程四箴。庶免偷漏出去。然後用工自有精進。至於坐工時現些景象。切不可着意。務要將神團好。更不可放鬆一步。很忍很耐。向死中求活。庶幾功程過架。眞陽盡復。全身陰氣方可排除。但到三火具足。大汗如雨之光景。守竅不可太緊。太緊則火逼神氣耗散。然亦不可過鬆。過鬆恐不免昏

沈欲睡。法則雖有一定。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凡剛柔不應。陰陽不和。必須增減以調劑之。至於文烹武煉。亦要愼度其機。切不可妄用。如先天祖氣未復。即不必再用武火追攝。只要一點柔和文火煅鍊。若增用武火。未免道心中又起人心。則是揠苗助長。又安能復見天心乎。修到一點靈苗。元氣不散。自生自長。順其自然。即無須乎增減之功。所謂抽添增減。譬猶因病用藥。第一要明其病原。察其現狀。以作真憑實據。萬不可妄加揣度。若一味盲修。猶行道而未出門。常在院內盤旋。仙佛之途如何得入耶。務宜虛心求教高明。方不致誤。

○清靜老人曰。現值下元。時逢末劫。千門萬戶。法闡如林。教雖各別。源流則一。俱是輔助彌勒古佛收圓了道。迨今大願將償。真彌勒佛尚未出現。而假彌勒佛有四十八位之說。惜乎大地原人。多半是凡夫肉眼。何能辨別真偽。且各教各門。都有各執其說者。從前好道之士。向吾門求教心切。入門而後。做善舉。說因果。誦經懺。習靜坐。總算是一派正念。想成仙佛。並無其他邪妄之思。奈有少數愚者。耐不住考成。經不住磨煉。或受外誘之蒙。或聽不經之語。漸漸厭倦。盡棄前功。認假棄真。順其所欲。隨識神作祟。志向不堅。真性不固。其所以志向不堅。真性不固者。實緣於真正道理未能窮究實在。以致工夫未能真履實踐。內功不坐。外德不修。見人則假充有道。行深法界。背地裏。礙恐怖。顛倒夢想。如斯種種不明之輩。濫列道

場不能使大道重光宇宙。所以塵世災劫叢生。大道難了者。職是故也。吾本負提醒旁門外道。同登上品蓮台之責。不辭脣焦舌燥。力竭聲嘶。而聽者依然藐藐。言念及此。實爲心痛。今再廣爲傳宣。願吾道暨各門各教共聽共聞。蓋道本至尊至貴。極高極大。最幽最深。必須用功細辨。由淺及深。由近達遠。不作出位之思。方能深造自得。功成則萬劫千生從茲了澈。上朝慈親。天爵永享。三期本道魔井闌之時。吾疊次教人閉門靜坐。勿順潮流。蓋以貪求人爵。乃是自趨污下。樂未必便享。而苦必先嘗。自古以來求人世上富貴功名。文要苦其心志。博通經史。焚膏繼晷。兀兀窮年。武要抖擻精神。風餐露宿。運籌帷幄。浴血疆場。得了一官半職。無非由辛勤艱險與學問功力換來。并不是像戲臺上。假裝模樣。如意而獲。就是具有文經武緯之學。冥冥之中。仍有三台主司。因之大小升降久暫之不同。結果得失存亡。又不可必。縱不惜辱身降志。俯仰隨人。博得虛富虛貴。此之謂失其本心。亦卽所謂喪其良心。然而趙孟所貴。趙孟能賤。那抵到修其天爵最貴最榮。天爵既得。人爵未有不從之者。天爵者飽仁義而味道德。歛浮華而就樸實。蓄精神而養正氣。尊德性而道問學。寵辱無關。咎譽難加。造化不能拘。陰陽不能賊。完成本來乾元真面目。天地喜悅。鬼神敬服。自然披天衣。食天祿。享天福。其榮貴永久長存。若竟在虛與委蛇。諂媚阿好。上用功。雖曰富貴。不過如浮雲朝露。天

氣清明。卽化烏有。孟子所誦得人爵棄天爵爲世之惑甚。吾勸真心學道者。速將妄想虛榮假貴之心打斷。作出世真正榮貴事業。趕緊在自家身心性命求個實在。無論時局如何變遷挫折。不改初衷。不難登岸。若或腳跟不穩。或輕躁妄動。或見異思遷。本想投機。倒將機會錯過。等彌勒佛掌道統。翻悔欲歸不得。歷代祖師均皆痛惡。跳進跳出。昔孔聖告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條目。終以非禮勿動爲戒。程子四箴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觀此可見不能誠思勵守。而造次從欲。實屬自誤前程。況彌勒治世自有天定。斷非人力所能勉強。且前事前人辦。後事後人忙。故開荒撒種。收圓了道。亦各有分定。彌勒佛此番出來。塵世中應有諸般奇劫。先要掃蕩污穢。然後乃見昇平。今當掃蕩時。閒頗不易處。若腳跟稍一不慎。血心用事。卽奔往封神臺上而去。如良心瞞昧。妄作妄爲。造諸罪孽。卽自甘向輪迴路上墮落。惟有始終如一。修道立德。品行高超。方得直趨選佛之場。固定三條大路。任人趨向。惟願門下諸子認定中間一條大路。攜手同往。選佛場。并望引度各門各教同趨正軌。共了原人降世之大願。所有應享世福。應超玄祖。應蔭兒孫。各有定數。不待強求。凡在吾門下者。當守定佛規。修持清靜。蓄德儲材。整躬率物。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如果應替彌勒幫忙。到那時自然三顧來。

請何等尊貴。可笑一般愚者。輕聽人言。不顧根本。見外道有些法術。便望門投拜。或竟爲其鼓吹。歛錢以爲學些符咒法術。可以保身家。不知法本以衛道。若離乎道。專恃法爲護符。法亦不靈。其有法術高明者。皆是正大無私。專爲輔佐彌勒而來。類如飛仙俠客。他原是義俠性質。奉天命替修道人做護法。絕不肯貪圖財帛。將來還要歸根。吾道證果。諸子到分清別濁之際。便知術終是術。道終是道。既聞大道。當知繼往開來。守先待後。先要從格致誠正修齊上做足。處爲小草。出爲遠志。治國平天下之大學問。大經綸。若固有之。則先天之中自有後天。若棄先天絕學。專重後天末務。覬覦人爵。不修天爵。未見其能行也。然而經世之道。又豈等閒。論他茹古含今。還要才識學三者兼備。缺一不可。無才固不足戡亂。且不足以應變。無識則真僞難分。不免盲從附和。無學則枉爲他人作嫁。到頭功業毫無。弄得不好。先後天兩頭不着實。道修不成。榮貴享不到。身家先喪。卽不胡行亂爲。罪愆希少。死後不過封作神祇。若因此累下冤孽債。種下仇怨毒。只怕輪迴六道旋轉不休。豈不辜負一般修道者之初心。枉費吾一片救度之婆心。故不得不將利害得失分晰詳示。就是萬一如願以償。及身顯貴。不過肥馬輕裘。鼎鑪珍錯。徒以飾身體充口腹。耀人耳目。究之身心大受虧傷。享受能得幾時。大限一到。榮貴與不榮貴同一泯滅。想到此處。更恍然大悟。邯鄲道上黃梁一枕。夢中

富貴醒來無。空勞心神。無補實際。又何若立起冲天大志。永享天爵之真榮。上可超祖宗。下可庇兒孫。流芳萬古之爲愈哉。能知以此爲至樂。則天爵本在己修。平生飯義肴仁。飲和食德。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此無他。尊行可以加人耳。道德經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薄天子三公而不爲。況區區假富假貴乎。諸子看到此處。迅卽悔悟。將身外事一切付諸大造。性命事要細細探求。己身得度。然後盡己之分以去度人。收圓了道。不勉而中矣。

○清靜老人曰。常聞吾道中人。每將其他各教各門。概目之爲旁門左道。須知旁門與左道大有分別。不可并稱。旁門者。如人家住宅旁邊之門。別於大門而言。雖不可以直趨。間接也可以升堂入室。然在門口察看。較之由大門升堂。似覺稍近。但其中曲徑崎嶇。雜花駢錦。草萊侵路。頗難徜徉乎其間。設有不慎。不爲荆棘所牽。卽爲籐蘿所絆。或留連於柳暗花明。或迷罔於旁歧仄徑。即便幸而達到。亦不知費了幾許筋力。汗流氣喘。走到正廳。亦不大雅。焉能如進大門。平平坦坦。直向內升。光明正大也。左道者。乃與道相左。已成對待之勢。固非正教。不獨不能度人。而且適以害人。太上所謂惑眾者。卽指此輩。姑置不論。旁門中人。起初亦得真傳。亦講先天。亦知誦坐。微有發明。未言樞轄。其後人亡代革。薪火無傳。源遠末分。比之

江流同出於岷。而枝別三千。淺深汎濫難一概焉。遂將此中妙理廢墮淆亂。而不能步步盡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耳。蓋因以前未逢普度。大道真訣尙未能和盤托出。卽心法欽承。亦不過隱隱約約。有緣得度。故其中有聞法卽住於法。以爲道卽是法。演出各種法相。恃法術爲護持肉身之至寶。有偶得一兩句口訣。便轉相揣度。終不得知這點些子玄關竅。以爲訣卽是道。殊不知法與訣皆道之緒餘。固非道之體。亦非道之用。彼等外教人不察。竟自以訛傳訛。作祖稱師。自豎旗幟。從而求道者亦不過想得點法。得點訣。便心滿意足。以爲將來自可超生了死。證道成真。對於吾道。反以爲一目了然。不待求而自知。且輕吾道晚出。歷年未久。殊不知吾道上自無極太極。以至羲皇孔孟。聖聖相傳。皆隱秘而未彰。迨後聖王不作。邪正雜出。各溯源流。門分派別。吾道專治一貫心傳。彼等未曾歸根。遂與吾道如同隔膜。若以爲歷年未久。而此一貫之總持門。發明已數千載。不過未如今日口口親授。大闡玄風。直截指破。且彼等立教之祖。亦曾與聞。傳至現在。爲一般妄稱師承者。據法訣以居奇。後之學者遂乃盲從附和。見吾道平平常常。無法可說。反疑爲道理不明。吾門不與之齟齬爭辨。惟望諸子猛勇精進。省察克治。靜以度己。移風易俗。動以度人。保守本來天真。尊重自己人格。仰不愧俯不作。人人見之皆來崇拜。使彼教中人自有低首下心致誠皈命之一日。諸子

莫以吾空談玄論。不妨略露真機。爲諸位將來作個徵驗。此次三天會議。大開普度。萬靈真宰。三千佛子。五百羅漢。共保彌勒佛下世。彌勒佛知塵劫重大。不忍爲一己而糜爛大地眾生。又因爲往昔下世之諸仙佛聖真。大都被紅塵中景物流連。遂致迷失本性能遵。老母懿旨。不敗靈根。還證果位者甚少。故彌勒佛考慮至今。尙未顯世。各種道門。因這椿事甚大。力圖共辦。在百餘年前。已露其機。皆是預先爲彌勒佛安排地位而設。直至今日。雖說爲期不遠。接辦的人。仍舊還算是衝鋒應劫。就是果真實心實意。專爲救世。不圖富貴。一股正氣。感格上蒼。大不過封箇神職。結人間一點香火因緣而已。後天之福。尙數不到這一班人本身享受。這句話是不能對大眾公然揭曉。此中自有天意。我們修道的人。祇知修道。在未聞道之初。本爲慕道。纔來求道的。求道時。願單上所立先天清靜無爲的大願。尙未能盡償。又去在後天建功立業上用意。豈不是明明生出桂枝。下喬木而入幽谷。故甘願自始至終。方針不變。恪守專一純一之旨。所以爲大中至正。澹泊無爲而俗自化。清靜貞正以自娛。何若不爲。但是各門各教。像忙得熱熱轟轟。預備鬪法。難道他們起初不是原人下來。不然爲甚麼不能志同道合。諸位當知有罪。寶懺云。眾寧無願。惟所願之不同。人各有心。豈其心之可一。彼等急急來辦。或是逃不過運數。專爲此而來。或是經不住考成。受激刺而致。或因畏先

天大道高深不可幾及。遂不能依乎中庸居易俟命。不惜前功盡棄。變志中途。或因得法遺道。好行小慧。遂改願本。指引一班素不重道妄動後天之同學。共相附會。天意使然。時會使然。如你不辦他不辦。這回重大劫務。從何處去了。這篇大賬卻如何銷法。吾因前代祖師喫的苦已不小。所以歷次囑咐原人。要腳跟穩固。認清宗旨。就是因爲自己宗旨到了一個認不清。便自然而然而會去聽人擺佈。隨聲附影。行險徼倖。其危機有不可言喻者。便宜佔不到。反而去受諸苦惱。吾恐諸位到此地步。要埋怨未曾有人事先指破迷團。致成大錯。而且一着貽誤。全局攸關。故情願負洩漏天機之罪。大聲急呼。痛勸諸位穩定腳跟。順其天命。一方面將先天大道修成。相約同伴共證個安安閒閒清清靜靜的果位。一方面爲兒孫廣積陰功。多培福澤。教他們講些五倫八德。讀些道學國學書籍。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工夫。羅儲胸中。因材施教。好讓他們平平穩穩享點太平之福。更要存無量度人爲第一要義。對於旁門尤當引之歸根。使其回心向道。不可歧視。不可忽視。更不可器度狹隘。以爲彼等輕侮我。而加仇視。要知彌勒佛下世之初。并非吾道道員。其初尙排擠吾道。隨後因訪得吾道中有守先待後。繼往開來。大經大綸之真學問。平素又能尊賢容眾。德量含弘。光大無所不包。纔心悅誠服來歸根請教。那時把握有憑。順水行舟。毫不爲難。決非迎合強求而致。將來吾道

中有這樣光榮事蹟。吾不得不預洩天機。交代明白。幸其千萬珍重。穩定腳跟。拭目以俟。
○清靜老人曰。當此三期收圓。凡屬吾門下者。均要替諸佛諸祖同了普度大願。此係各人分內應盡之責任。不得獨善其身。諸子已多數明了此義。咸存兼善天下之心。其志不爲不弘。但吾所深望諸子第一心地要光明。志向要正大。品行要篤實。操持要廉潔。處世要和平。與人要謙遜。信道要堅固。坐工要耐久。視後學要平等。遇前輩要尊重。逢冤仇要解釋。見貧苦要憐憫。居富貴要恬淡。處患難要看空。處處要不違天理。事事要真盡人情。刻刻要掃除私慾。念念要清靜無爲。庶幾道心完固。自然辦功功成。辦果果就。又何患乎劫運難逃。身家莫保。若徒有在道之虛名。不修實德。豈非賴佛逃生耶。諸子處此浩劫臨頭之際。東奔西跑。旨在逃劫。殊不知劫雖天降。實由人造。上天施此浩劫。亦處於不得已而爲之。專爲芟夷惡草。保留真種。彰善而癉惡。如果問心無虧。作事正大。雖遇劫厄。自然化險爲夷。所謂作善者天必降祥。倘或執迷不悟。血心用事。道德不講。品行不端。人格不立。希圖求點口訣。討點避劫方。煉些符咒。弄些手印。依舊不免於劫厄。非方訣符咒之不靈。實係人心不良。未參玄妙之所致。夫口訣乃備諸子精研奧妙。一步有一步之訣。上天之秘。千古之密。不能形諸筆墨。必待工程到那一步。卽口授那一步。如工程未能到那步。預先傳他。及生妄想。工程已到此。

步。不傳則有誤會。故因體而用。避劫方。因熱心在外辦道之人。恐遇奇災異禍。上天特開恩典。遣神隨形暗裏施爲。一則以冀令人信仰。一則不得有礙道務。并不是教人在家安閒自在。隨隨便便而用。符咒手印。均道家之法象。下乘之小術。導引行氣之工夫。制伏邪祟。佑護他人之作用。果真修道之人。本身有三寶在。何假乎外相。鬼神之爲德。須看人之誠心。何如。災厄之來。冥冥中有神祇暗裏主司其事。如無道德之人。縱有符法。焉能幸免。孔聖所謂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方得不可度量之感格。苟無齋明之誠。心存邪念。則與邪祟相近。妖魔立至。那里感得動正神前來呵護。覺世經有言。心卽神。神卽心。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心正則神降。神爲赫赫明明之陽靈。豈有已被你所欺。而仍來護佑之理。吾嘗說過與仙佛同心者。自有仙佛擁護。與神同心者。自得神所憑依。研究大中正道。勿信旁門小術。且祀神主於敬。若長恃法術符咒爲遮身之寶。失其敬重之旨。用之豈能見效。這次兇星惡煞。均係奉天命下界。專收惡人。豈畏符水符咒而潛逃乎。有心修道度世者。須於此三思焉。從前開荒撒種之時。前輩先生足跡半天下。未有符水手印。車馬無傾覆之虞。舟船無風波之險。遇有疫厲。幸得榮衛之固。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其效者真誠耳。若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且有傾越之災。不振之禍。而徒手捏口祝。拜伏稽顙。求乞福宥。不

亦愚哉。值此六萬年大結賬之時。天降之災。固非一時之偶然。人之遭劫。更非一世所造成。豈可仗此符咒而能避免乎。欲免避此劫厄。捨正氣外餘無他方。正氣卽至剛至大之氣。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亦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德無虧之謂。吾前說過一人正氣足則能保一家。於此類推。概可想見。尤要平素在功德上講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積功累德。行持無忝。一時或可微倖。當日初求之時。先須審擇其人。立具願條。倘有違悖。符法不靈。說得明明白白。何可普通濫傳。不審人之根德。自己去哄騙自己。吾因有些原人。不明真理。內功不修。外德不培。端在符咒法術上注意。以爲可以避免劫厄。於是互相授受。更有藉此從中漁利。說神道鬼。惑人聽聞。愚者受騙。用之不驗。便生怨恨。智者受欺。輕則疑竇叢生。因不愿求法。轉而望道卻步。重則反道敗德。借法斂財肥家潤身。相習成風。遺患無窮。此後傳者務宜慎重。端在道旨上發人深省。勿以濫傳而生流弊。要求者端在功德上與無爲上用。勿以此私圖微倖於一時。果真德行優美。隨地隨時自有吉神顯應。莫倚此與道無補之小術爲護符。不但無功。而且增過。不但吾心否認。上天亦未必嘉許。用不應驗。難免天罰。你們仍要想想。有錢卽買得方法避劫。那無錢的人應當均要遭殃。推而廣之。富人可以必長生。富家可以無災害。天理人情合乎否耶。吾恐怕富人奢侈太過。雖有錢買了箇法子避劫。而遭

劫反在其先。轉不如窮人行持不差。刻苦耐勞。無錢買法之爲安全。倘如不信。但看將來。○清靜老人曰。諸子熱心道場。辛苦多年。符合佛規。操守廉潔。敦飭倫紀。吾甚欣喜。惟望此後在外。切囑各地原人。鄭重取與。莫藉公以謀私。毋諂上而欺下。惹人指責。不招信仰。須知大道乃至公無私之謂。至公無私。乃得誠意慎獨。天理流行。須臾不離之效。就是吾千說萬說。無非是存天理。遏人欲。這是總綱。捨此別無他語。近聞有些熱心之人。每每向領袖尋消問息。如吾長久無說項。卽生疑竇。好事者見吾無多發揮。又恐一般同道懈惰。往往設乩鸞神語。駭人聽聞。或妄稱吾領帶。或冒某高級先生某提事名領帶。建醮壇。誦經拜懺。或藉符咒小術。誑言避劫。標奇立異。以迎合渠等心理。其實道本平常。如有換新花樣。卻非正道。吾深居川內。與各處門下弟子距離太遠。不常聚晤。遂致諸多隔閡。值此浩劫方興。聞有避劫之法。無不爭先恐後。竟有平素慳吝。向之正式勸募功德。一文不捨。要是說那位神靈降諭。需焚若干財帛。那處設醮。禮拜經懺。需助若干費用。那位先生新傳那種口訣符咒。需捐若干護道。卽不惜踴躍捐助。看起來似乎遵從吾道。不知道與理不能兩離。夫焚化財帛。本人子愛親之心。聖王所以不禁者。將以厚民德也。既爲明神。何致貪取貪求。遂開人諂媚之門耶。而誦經拜懺。竟冒吾名義。或其他先生名義。蓋經者人所常行之路徑。吾日日在家所誦

所行。無非此道。所以亦教人在家日誦。試問這部真經。外人可代誦否。懺者懺悔既往之愆。尤吾固無悔可懺。即使有悔。人豈得而代吾懺耶。若自己出錢請人拜懺。便算懺悔。試問有補於自己之身心否。至於口訣符咒。吾已屢次詳言。茲不再辯。巧立名目者。非騙術乎。此等舉動。多半出於鄉村無知之農工。在城市有知識者。尙屬少數。代若輩推想。初入道時。本無二意。旋因熱心過度。放棄職業。自己又無大家產。走東到西。不無貼用。大小善舉。不無陪襯。生活程度。日漸高增。家室之累。日漸加重。其所以陷溺其心。遂不惜違悖謬行。或竟有傳習旁法。所到之處。假傳命令。淆亂道宗。而前輩因其向有熱忱。不加約束。遂乃愈演愈奇。將清靜無爲之道。辦得奇奇怪怪。致旁門外道。轉相輕視。佛家的錢。經手辦理無功。轉世要披毛戴角。償還清楚。何況借佛法以詐欺。謹愿同學。心術不良。結下怨債。豈無還報之理。眼前雖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不過貪圖一時之快樂。就是人世可欺。頭上青天難怨。一舉一動。鬼神早已登記。遲早之分。總有報應。且義與利實人獸之關頭。亦天人之分界。辦道之人。尤宜慎重。切不可公濟私。甯受清貧。節儉謀生。布衣暖。菜飯飽。自己有錢。還當惜福。何況無錢者。格外要儉省。凡關道場。無論何項銀錢。均屬原人所捐性命之資。決不可分文妄費。除爲辦道開荒調度需用外。其餘一概不得濫支。管理道金者。務要憑眾公議。所有餘資。作諸慈

善救濟災難之舉。萬不可私自動撥。耗費公資。致觸罪網。如是等等罪過。實屬知法犯法。道修不成。反以得禍。吾深憫之。然上天不追究悔罪之人。幸速各各懺悔。暗立大功。相抵未犯者。尤須加勉。互相策勵。至於道費一層。原爲救度善良。待以備用。其略取功貲者。亦係慎重其事。取白紙不申文之意。乃聞各地竟有誤會其意。勸人多捐。殊不知人苟無德。即使多捐。亦奚以爲。此後果是奉吾命者。務必遵照。選擇得人。功善聽人自捐自作。捐貲之人。果真爲衛護道場。救濟原人。用去一文。上天自有安頓。絕無落空之理。慎勿慳吝。但是出錢時。非要考查勸募之人品行何如。方可捐助。切不可輕信浮言。希圖虛榮。此次三期考財。天津甚嚴。分毫不輕放過。藉道歛財。固屬罪有應得。及以財與人。不得其宜。而反陷人於罪。自己之罪亦難望末減。因爲一班貪財敗道之徒。不過偶然想到投機。未敢明目張膽。本屬不成大害。而且得計與否。尙不可知。由於到處許多盲從。遂其所願。使其膽子愈來愈大。貪心愈來愈重。尤而效之者愈多。道場越辦越壞。罪孽越積越深。當時若無聽從。伊等騙不到錢。想不致此。長人之惡其罪小。逢人之惡其罪大。受騙者故不得謂無過也。然則人之出錢。反爲有過。將來好事人不肯爲。但好事者全在濟人利物閒做去。如貪圖便宜。希望脫劫求福。不是在仁義惻隱中設想。心術先已不端。捐助不當。適足以濟其爲惡之資。烏得謂之做好事耶。語

云施恩不求報。太上貴德。不務施報。考其出錢之人。無非爲超生了死。輔助古佛。收回了道。奈理解不明。糊糊塗塗。一味盲從。不但誤己誤人。而遺害道場。弄錢者喜其得計。遂相習成風。巧立名目。肆其欺詐。道場尙可問乎。吾本欲及時降斥。因念伊等不無前功足錄。姑從寬議。如再不醒悟。恐上天難以再宥。深望急急反省。補救於將來。洗心滌慮。正己化人。切不可輕信謠言。妄想非分。更不可貪財敗道。阻塞原人。由斯改悔。實行道德。飭紀敦倫。作諸慈善。奉誦萬佛經。力行三聖經。遵守佛規。輔助收圓。一心不二。庶可三災不染。八難不侵。做到功程圓滿。一體證果。上可安父母。下能蔭兒孫。千萬不可再做出不坦白。不光明。糊糊塗塗的事來。自遭墮落。吾不過望諸子及早明道。度己度人。完成普度。故不憚聲斥其非。冀其速悔。速悟。幸善體之。

○清靜老人曰。每觀世之學道者。大都是爲卻病延年。躲災避劫。始行拜師訪友。以求道。惜乎得聞正法者固少。而墮旁門異教者甚多。其爲正心修身立志希聖希賢者更屬寥寥。何以故。世人求道之初。本不願習旁門異教。因欲卻病延年。逃躲災劫之心切。未暇細擇。誰爲正宗。誰爲旁異。逮其入教後。被當首者花言巧語。弄得心醉神昏。不知其所以。惟命是從。還有一總左道。吃符吞咒。煉形遁跡。步罡踏斗。搬運丁甲。下至摩元食穢。絕食採戰。等等邪術。

歛財聚眾。干犯天律。國紀而不顧者。名爲能卻病。能延年。能躲災而避劫。實則對於卻病避劫成仙成佛之真秘茫無所知。而法愈多。病愈不能卻。年愈不能延。術愈奇。災愈不能躲。劫愈不能避。仙佛更無希望。殊不知卻病延年成仙成佛。絕非假符水幻術所能做到。如不訪求明師傳授正法。終無成局。卽照人之修短存沒而論。應該無病而死。或應某病而亡。或耄耋而終。或中年而夭。終有定數。亦非習旁門異教之法術所能挽回。吾勸世人有志卻病延年。當從正心修身爲起點。首要學聖賢克治之功。行中和之道。可以續前愆而培後福。人心正卽與天地相通。再培功德補天地之不逮。天地自然與人加福益壽。消災免禍。平素保養元氣不使妄散。久久神氣鍊成一團。卽可住世長年。再廣積陰功。感動天書下詔。脫殼飛昇。永享仙佛之果。斷非採補搬運食符吞咒者所能夢見也。張三丰祖師嘗言人之念頭一動。先天純樸卽散。先天既喪。後天雖存。何益於身心。不過健其四大而已。下愚之徒。豈知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成之妙哉。人身之造化同天地。但不知天之清地之寧。主宰造化是何物。若能知其清靜爲體。以定爲基。天心爲主。元神爲用。返還天真。復命歸根。何患不至聖人之地位哉。祖師性張名君寶。字全一。身有異質。嘗與人講論三教經典。如決江河。專以忠孝仁義勸世。明太祖遣使累徵不至。天順中。贈爲通微顯化真人。真人之號三丰者。蓋取三才

之丰。世誤以三峯探戰爲眞人之術。不知旌陽石函記中已大闢三峯御女邪術之說。又如道光泥丸玉蟾諸仙。早共排斥三峯探戰於百年之上。眞人破疑直指。亦明明說凡寄生於宇宙間之男女。所賴以生而不死者。惟此一點陽精而已。豈有學仙之人。男子必用女人。女人必用男子。敗壞天下之風化。等於禽獸之所爲也。況三丰與三峯音同字異。豈可渾而爲一。茲因引用其言。恐學者誤會。備述其略歷。然則旁門外教間。或有卻病延年之效驗。蓋其人當入旁門外道之先。飲食起居不節不時。覺得多病。入門而後。逐日靜坐清心。戒酒茹素。終年絕慾獨宿。寡言養氣。不造是非。功多過少。其病安得不愈。其壽安得不長。但是不過小行小效耳。如欲得大效果。成仙成佛。先要克盡倫常。廣行陰陽。濟人利物。懲忿遏慾。葆精養氣。化神煉神還虛。工夫做畢。自然成仙成佛。凡有志於仙佛。誤入旁門外教者。迅速覺悟。幸勿拘於一偏之見。致誤三期法會。就是各門當教師者。尤宜急急自省。幸勿妄自尊大。自誤誤人。如不得其眞傳。苦心於搬運吐納等等工夫。縱或軀殼長存。亦難證天仙之果。莫說彼等未聞正法。卽如吾門中得訣苦修。不做愼獨克治之功。喜怒哀樂發不中節。雖能步上天庭。終恐立腳不穩。因爲天上之奇珍貴品。比人閒更美。天上酒色財寶。比人閒更多。在人世上未能將貪嗔癡愛打掃清潔。一見天上瓊漿玉液而生貪。見天上玉女而動念。見天宮所

列寶物而健羨之心未去。由斯人欲亦萌。依然墮落塵凡。在人世閒稍受魔考。尙生嗔恨。見些財色。還生貪愛。豈可與仙佛作伴侶乎。又豈可以卻病而長生乎。吾屢言修持之法。并將種種丹藥火候再三詳明。卽是長生之方。仙佛之路。但恐學者誤認金丹爲燒煉凡物而成。故一再爲之提醒。金丹者卽人本然之良性。性定命卽凝。久久性命合一。永遠不壞。卽是長生之大藥。怎奈一般愚人。不究聖賢實理。不求性命根源。舍近就遠。棄真認假。坐工而生毛病。是不明修持真實元理。又不知起落升降工夫。致血氣扭結不通。停滯成瘀。發生病症。其所以氣血凝滯者。實由於坐工未依法。或着相或用力。或頭未正。或身未直。或失竅。或挺胸。或搬弄。或妄想。以及工程未完下丹。或工程已完復行連丹。或下丹未久又去上丹。或在丹上感受風寒及驚恐種種病因。都是氣血不能舒通所致。苟無師友指點。毛病成真。終身莫可醫治。吾因濟世心切。度人在急。不畏天律。一再將卻病延年成仙成佛千古不傳之秘。和盤托出。以期各教各門會極歸極。共復一爻。以了收圓大願。凡屬各門各教有根器者。細味吾言。趕緊歸根。同修正果。就是在旁門多年。亦不必怨憾。人生遇合本非偶然。師弟緣分各有前定。如果幡然改悔。虛心下氣。依吾法修持。不妄想速效。天不負人。成功尤易。何以見得。凡在吾門下向未入他教。聽吾之訓。說而不繹。故難見效。由外教轉入吾門者。往常但聞一

切有爲之法。忽轉無爲。既不費力。又肯下苦。所以比先在吾門者。格外見效。果能從此堅志。矢誠。亦得一體引度。若或依違兩可。希圖明瞞暗騙。跳進跳出。吾不得不按照佛法。閉伊關竅。斬斷天橋。永不許入。打下陰曹。任伊流血。任伊號咷。前曾剴切申告。望各緊閉六門。清淨六根。一切旁門雜化。概勿沾染。培修德行。抱一守中。則幻境不生。六塵自滅。清濁之分。即在目前。特再鄭重言之。何去何從。聽人自擇耳。

○清靜老人曰。吾因收圓在急。特將性命之理。丹藥之名。逐一詳細闡明。不爲丹經子書所誤。惟願人人共出迷津。同了此道。方不負此三期。但人之秉性。各不相同。智愚不一。或執一法而行。或拘己見用。工。或自詡聰明而窮理未精。真假莫別。殊不知古來祖師慈悲已極。著作丹經子書。千譬百喻。流傳世間。希冀天下後世。人人修道。個個成仙。其中所言丹藥火候。陰陽種種名義。其要旨教人在性命上尋根源。向生身之初。奪造化。多半是一言雙關。不是藏頭露尾。卽是拿東說西。因天機不能直洩。乃假借諸般譬喻。隱秘玄音。令人參悟。無如後世淺識鈍根。致遠恐泥。妄相猜度。莫知真髓。吾前已經言及龍虎鉛汞水火坎離之稱謂。無非陰陽之妙用。今再將丹藥等名義約略而言。丹本非丹。強名曰丹。藥本無藥。強名曰藥。丹與藥本是同出而異名。總而言之。卽本來一點真元之氣。古人不得已而謂之丹藥。蓋使人

返本歸元。以復其本來生身受氣之初。所謂丹者。陰陽不分。混然一氣。譬之藥劑。精鍊化合而成。因人秉天地陰陽五行之氣而生。由陰陽而生。金木水火土。在內卽謂之精神性情氣。發於外。謂之仁義禮智信。性統仁。氣統木。情統義。屬金。神統禮。屬火。精統智。屬水。氣統信。屬土。人生之初。五行全而五德備。及其漸長。智識漸開。人慾漸蔽。卽將原來之五德漸傷。修道者卽復本來原有之五德。葆守五行之生氣。還要從仁義禮智信做起。如不仁卽修其仁。講其親親爲大之旨。不義卽修其義。凡事之宜。勇力而爲。不禮卽修其禮。視聽言動。俱仿其非。不智卽修其智。擴其聰明。轉成智慧。不信卽修其信。毋詐毋欺。真實無妄。復五德歸於一家。則陰陽混合。而一點真靈之氣。凝結不散。所謂煉丹者。如採藥劑用火煅煉。去其渣滓。而成丹之義。所謂藥者。可以治百病者也。人在後天。五志擾亂。以致先天五元分散。五德各偏。再加積習相沿。內外皆病。如無藥物來治。待死而已。所以教人先將天所賦之性命。陰陽五行。調和暢達。五德備全。庶乎百病不生。簡直說仁義禮智信卽是藥。此外別無他藥。如以金石草木等等有形有象之物爲修性命之藥。卽與金丹大道相去不知幾千萬里。前代祖師慈悲。倡金丹之大道。教人修煉。不過借此色身五臟之假。煅煉五行之真心。爲火臟。其德爲禮。腎爲水臟。其德爲智。肺爲金臟。其德爲義。肝爲木臟。其德爲仁。脾爲土臟。其德爲信。此先天所

具之真。心藏神。發而爲樂。腎藏精。發而爲恐。肺藏魄。發而爲哀。肝藏魂。發而爲怒。脾藏意。發而爲思。此後天所具之假。古聖示人明善復初之語。明善卽是藥之本質。復初卽是採藥以治病也。故曰此藥本非身外之物。乃吾本來天命之性。如五德一全。渾然天理。圓陀陀。光灼灼。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卽是丹成。其所謂丹者。已成之藥也。所謂藥者。未成之丹也。煉丹之時。必須用火。其實無火可用。因有修持之功力。是故謂之火。候者適當其時之謂。其實無時可定。因有修持之次序。是故謂之候。至於子午卯酉抽添文武煉烹之說。都是教人時刻留心防危慮險。隨機應變。溫而不猛。謂之文烹。儼然威厲。謂之武煉。操切太甚。謂之老。持守不嚴。謂之嫩。過緊稍放。開些。謂之抽。過鬆稍收。束些。謂之添。諸如一舉一動。一屈一伸。皆有剛柔緩急。隨時自然之作用。豈可用一定之火候。一定之時閒運用哉。倘外此大中至正之道。而別有火候運用之說。卽屬旁門異端。有人誤看幾部道書。不明真旨。疑煉丹必須丹房。置其盛藥器皿而安爐鼎。殊不知人之色身如丹房也。身中五臟猶器皿也。五常之德操守無虧。乃藥物也。把握陰陽玄幽神化。卽成丹也。修道者將性命之藥煉成大丹。所有房屋器皿都無用處。至於爐鼎之說。絕非形而下者之器。鼎之爲物。剛所以藏藥。爐之爲物。柔所以運火。如鼎不堅則藥易失。爐不穩則火亂飛。志向堅固卽鼎也。百折不回不搖不動卽立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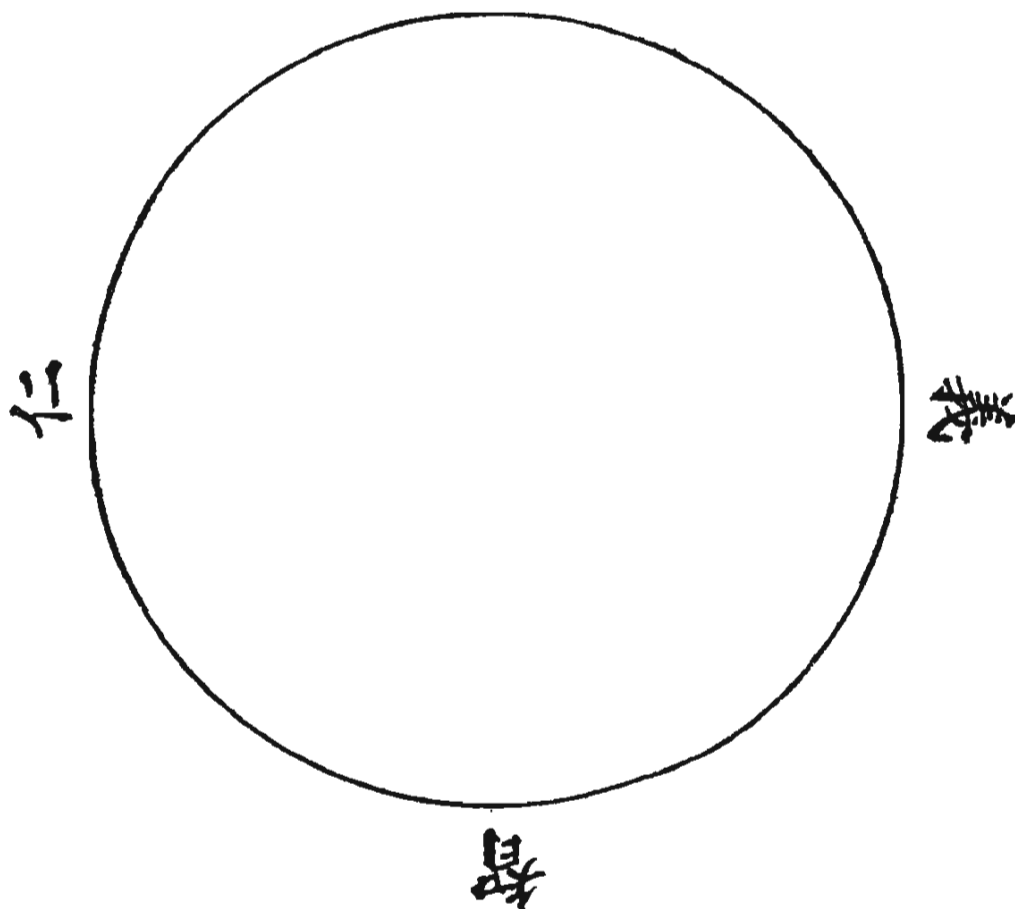
隨時覺察卽爐也。漸次用工恆久不息卽安爐也。志堅而恆。煅去歷劫以來輪迴種子。露出生身之初乾元面目。脫盡後天一切渣滓。故號曰清淨法身。後世之人不知道中寓言。枉在有形有象之物上妄猜亂作。殊不知鼎裏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鑪。豈不愚哉。然而近來異端雜出。真假難分。每有好事假託古人名號。憑心造作。淆亂正宗。習者不察。以訛傳訛。可惜多少英雄。不遇真師。多被瞞過。空修無成。實在可歎。吾願有志道學者。看書先要獨具卓識。切不可妄加猜度。苟不明真象。一入圈套。終身難辯。但看書之法。不可在話頭上搜索。更不可在一身上下有形有象去揣摩。尤不可在幻身精氣神上着意。前人有言。得訣歸來不看書。還說得訣歸來好看書。總之丹經子書。不能明顯將玄機直露。無非假託名詞。待人細悟。後之學者不能自證。轉說玄理幽深。令人難解。如真心修道。先從五常修起。口授做去。久久自然陰陽平秘。二五妙凝。性命合一。返虛還無。大道自了。所有一切丹經祇可作爲參考。故不可自作聰明。學些頑空事業。做些死工夫。見些假境界。討些小效驗。說兇道古。自謂成道。達摩西來一字無。全憑心意用工夫。旨哉言乎。

道藏精華第九集之二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洞天
秘笈
道
脈
圖
解

自由出版社印行

先天無極理 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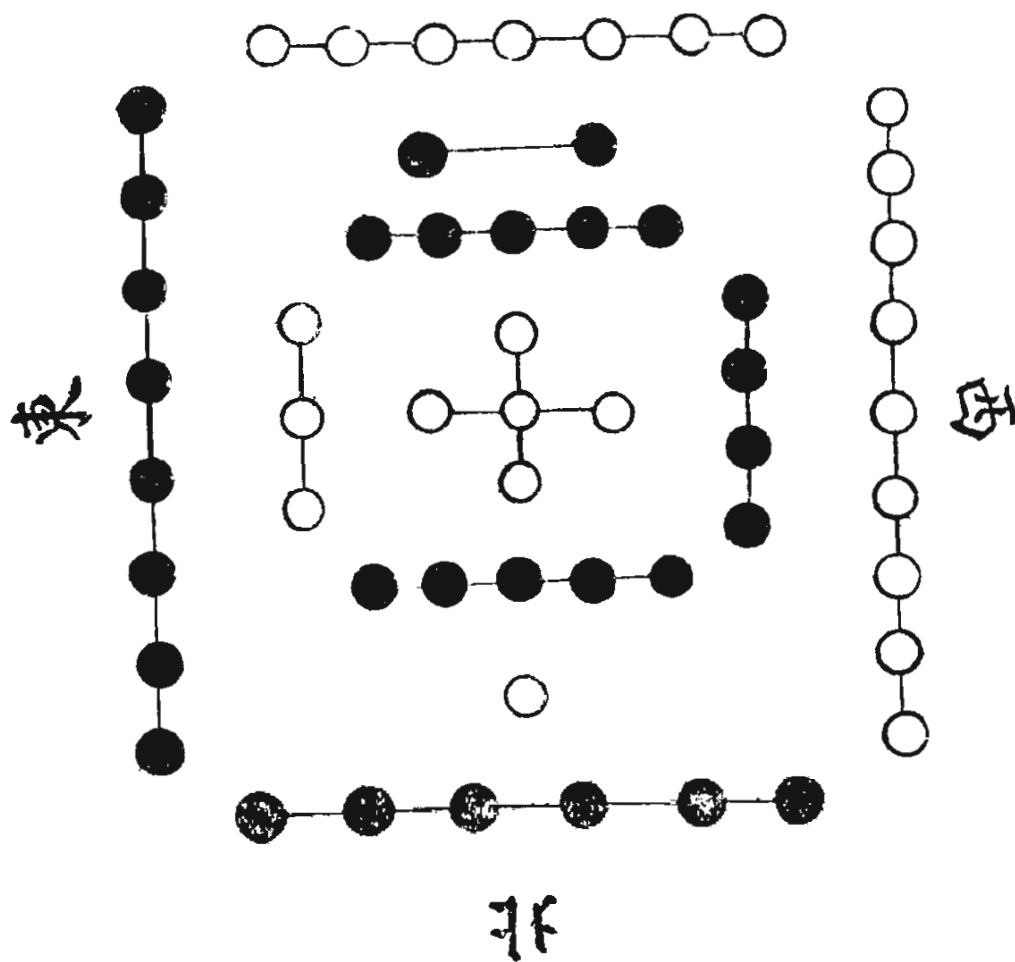


至理渾圓太極先
徹終徹始徹中邊
大包覆載無形外
細入鳶魚有象前
二五合時周性命
一三判處貫人天
羲皇畫後真宗顯
聖聖淵淵賴此傳

無極者、無形也、無名也、無量無邊、至虛至靈、極靜不動之理天也。此理、雖神妙以渾然、實條理之分明。至無能生至有。至虛能御至實。爲宇宙內萬有之本源。視之無形、而能形形。聽之無聲、而能聲聲。超乎九天之上、貫乎大地之下。雖不離乎炁。亦不雜乎炁。貫乎太極之中。包乎太極之外。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杳兮冥兮、萬劫而不壞。爲生天生地之中。萬物之始祖也。故天、地、日、月、風雲、雷、澤、無不由斯而生。古、今、中、外、人、物、之性、無不由斯而降。仁、義、禮、智、寓乎其中、靜也。惻隱、辭讓、羞惡、是非、應乎其外、動也。靜極而動、萬物漸生。元、會、運、世、以賴轉。動極而靜、萬物漸滅。天、地、人、物、之歸宿。

河圖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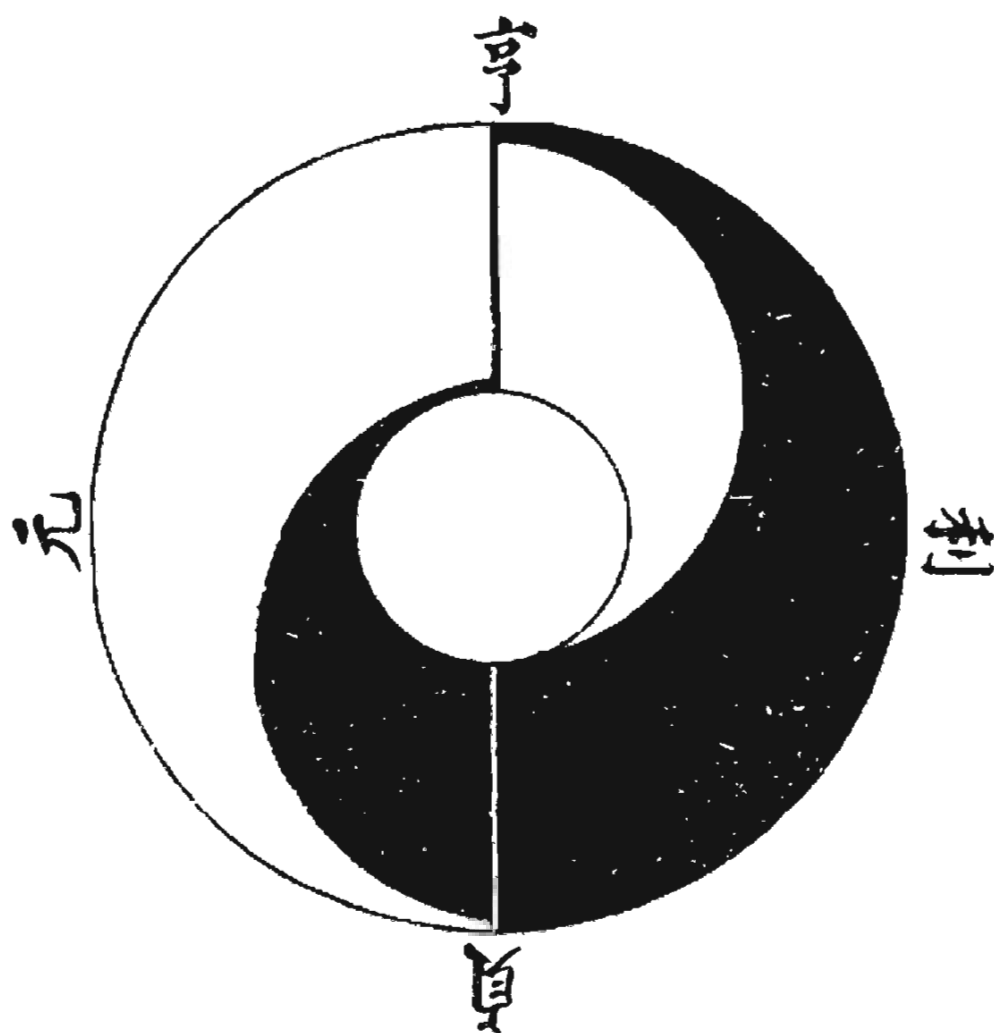
南



土	成	四	地	之	生	六	天
地	之	生	八	天	火	成	一
十	天	金	成	三	天	之	生
成	五	天	之	生	七	地	水
之	生	九	地	木	成	二	地

伏羲時、有龍馬出於河、其背上旋毛、宛如此圖、河圖之數、一六在北、立帝之居。天一生水、雲氣橫天。地六成之、江河亘地。壬癸是也。二七在南、赤帝之居、地二生火、木、石藏之。天七成之、見空火熾、丙、丁是也。三八在東、青帝之居。天三生木、木隨陽長、地八成之、着地則旺、甲乙是也。四九在西、白帝之居。地四生金、礦產於地。天九成之、火煉成器、庚、辛是也。五十在中、黃帝之居。天五生土、塵自天沈、地十成之、落地成塊、戊、己是也。生成各以其序、休旺各以其時、陰陽相合、而變化無窮矣。

太極炁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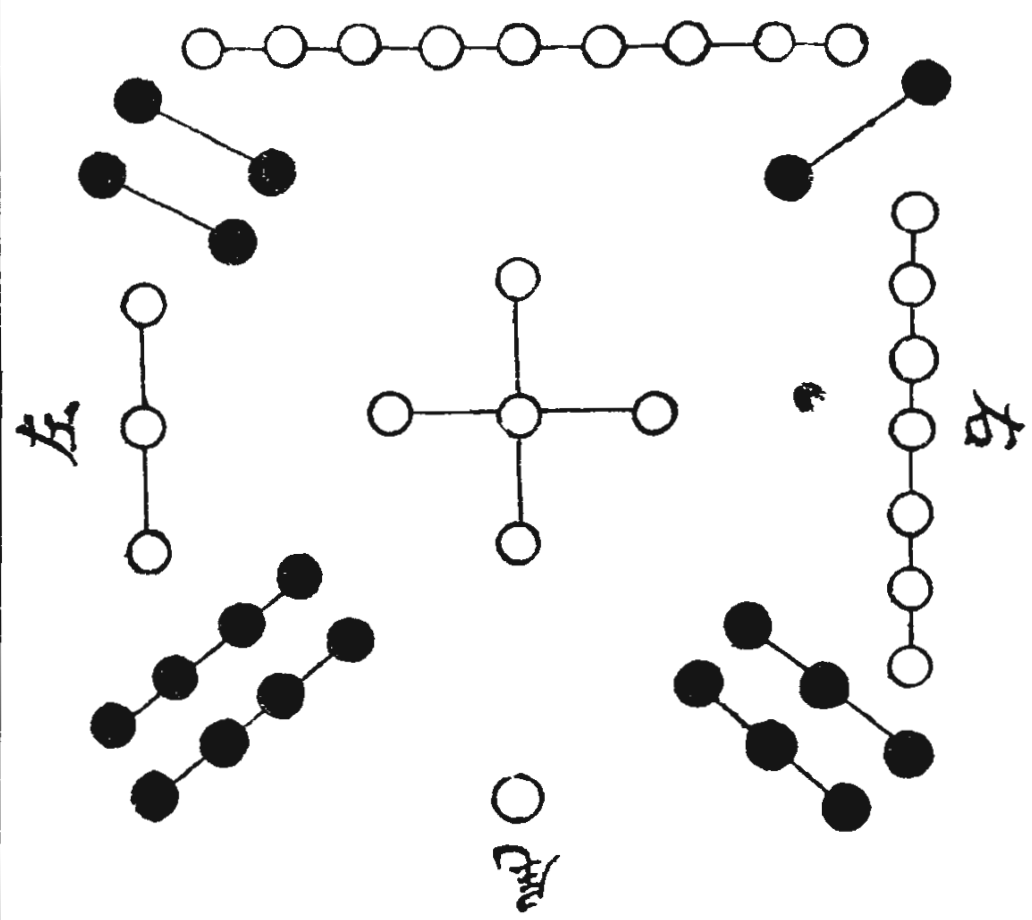


聖聖淵淵賴此傳
彌綸一炁卽真詮
隨機赴感方方現
附物照靈在在圓
蒼策非神神自有
卦爻是象象終捐
周流萬類微之顯
體具先天用後天

太極者、陰、陽之炁、升、降之理、流行之炁天也。白者、陽儀也。黑者、陰儀也。黑白二儀者、乃陰陽之局限也。夫陰極生陽、白以漸而長、黑以漸而消、元亨以應之、春夏是也。陽極生陰、黑以漸而長、白以漸而消、利貞以轉之、秋冬是也。一年如是、一月如是、一日、一時、亦如是。以至元、會、運、世、莫不如是。其炁機流行、未嘗而息也。故曰、周天。每至成亥二字、曰閉物、曰混沌、然非中間一理主之、則不能流行而不息也矣。

洛書

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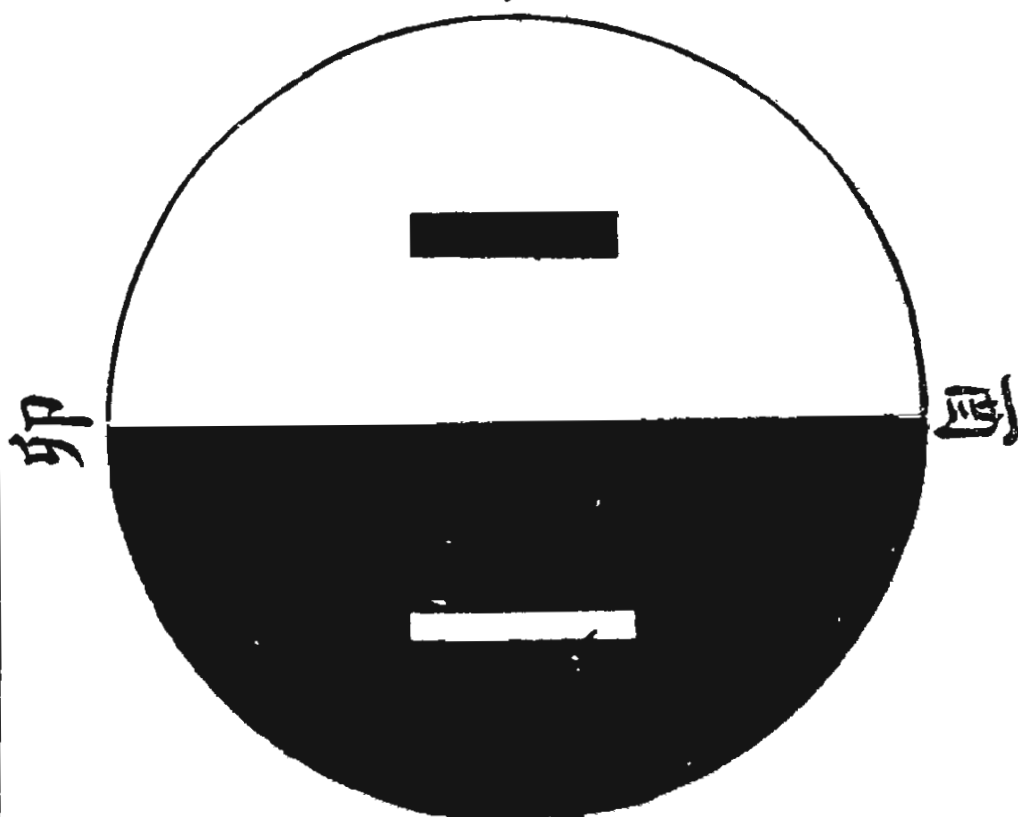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
 二四爲肩六八爲脚
 一白屬水二黑土
 三碧四綠皆爲木
 五黃土星居中位
 六白七赤爲二金
 八白陽土九紫火
 飛臨中宮挨數數

洛水靈龜出現、亦主伏羲氏時爲確也。其背甲紋斑、宛如斯圖、凡陽數五五。陰數五六。洛書虛十、五陽居中、四奇居正、四偶居隅、分列八方、以應八卦。爾時、羲皇仰觀、俯察、參其紋斑、知其尅數、數位雖分、不外五行、五行之序、則有相尅、由中而北、土尅水也。在人、則脾旺而腎虧矣。由北而南、水尅火也。在人、則腎旺而心虧矣。由南而西、火尅金也。在人、則心旺而肺虧矣。由西而東、金尅木也。在人、則肺旺而肝虧矣。由東而復中、木尅土也。在人、則肝旺而脾虧矣。五行之尅制者、質也。五臟之虧旺者、氣也。天地雖大、與人一體。人身雖小、可配周天。生、尅旣殊、故轉之順逆亦異也。

兩儀乾坤圖

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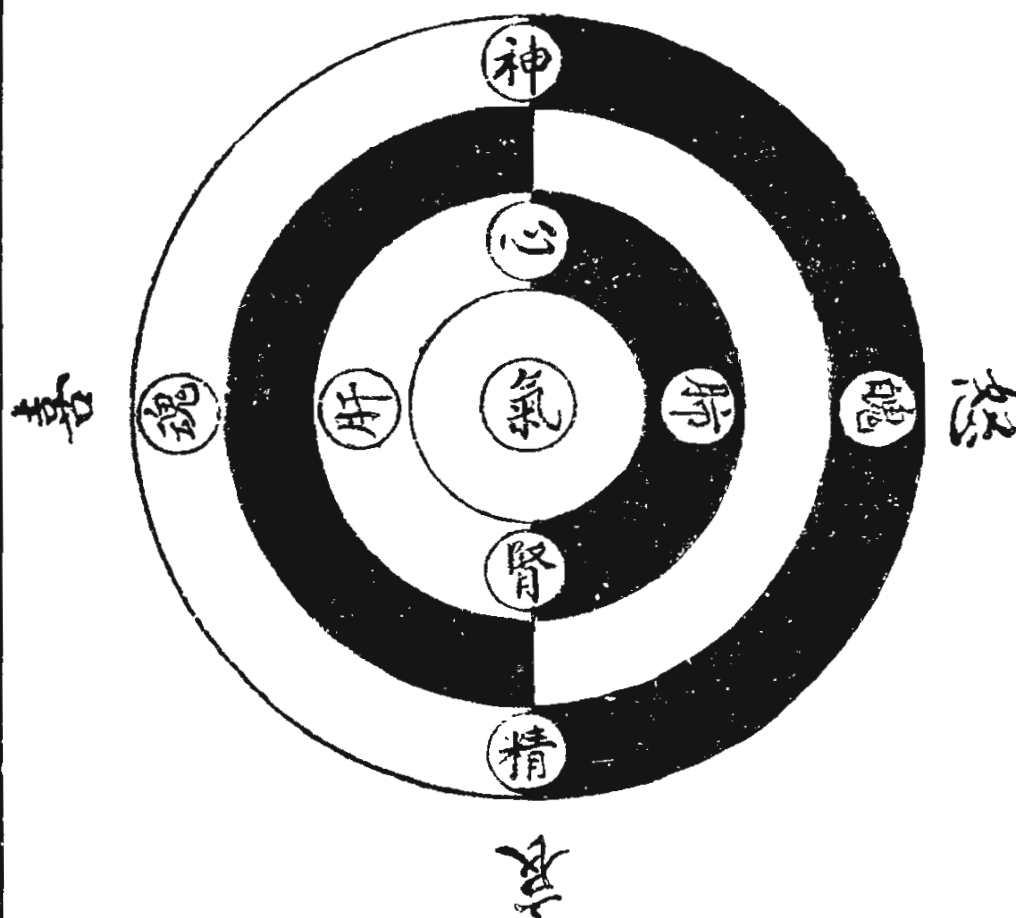
子

輕清者天炁也
重濁者地炁也
上升者陽炁也
下降者陰炁也
晝主動陽明也
夜主靜黑暗也
陽儀中含陰也
陰儀中抱陽也

兩儀者、天地也、陰陽也、有動、有靜、有清、有濁之變道也。輕清上升而爲天、乾道也。爲萬物之父、開於子而沒於戌。重濁下凝、而爲地、坤道也。爲萬物之母。闢於丑、而沒於酉。乾爲陽、陽中有真陰、陰降而復升。坤爲陰、陰中有真陽、陽升而復降。陰陽互施二氣氤氲、其中自然生人而生物矣。凡陽升、萬物皆伸、陰降、萬物皆縮。伸者、生也。縮者、死也。伸、縮、生、死、宇宙間、物物之生、死、皆難逃乎天地之數也。

皇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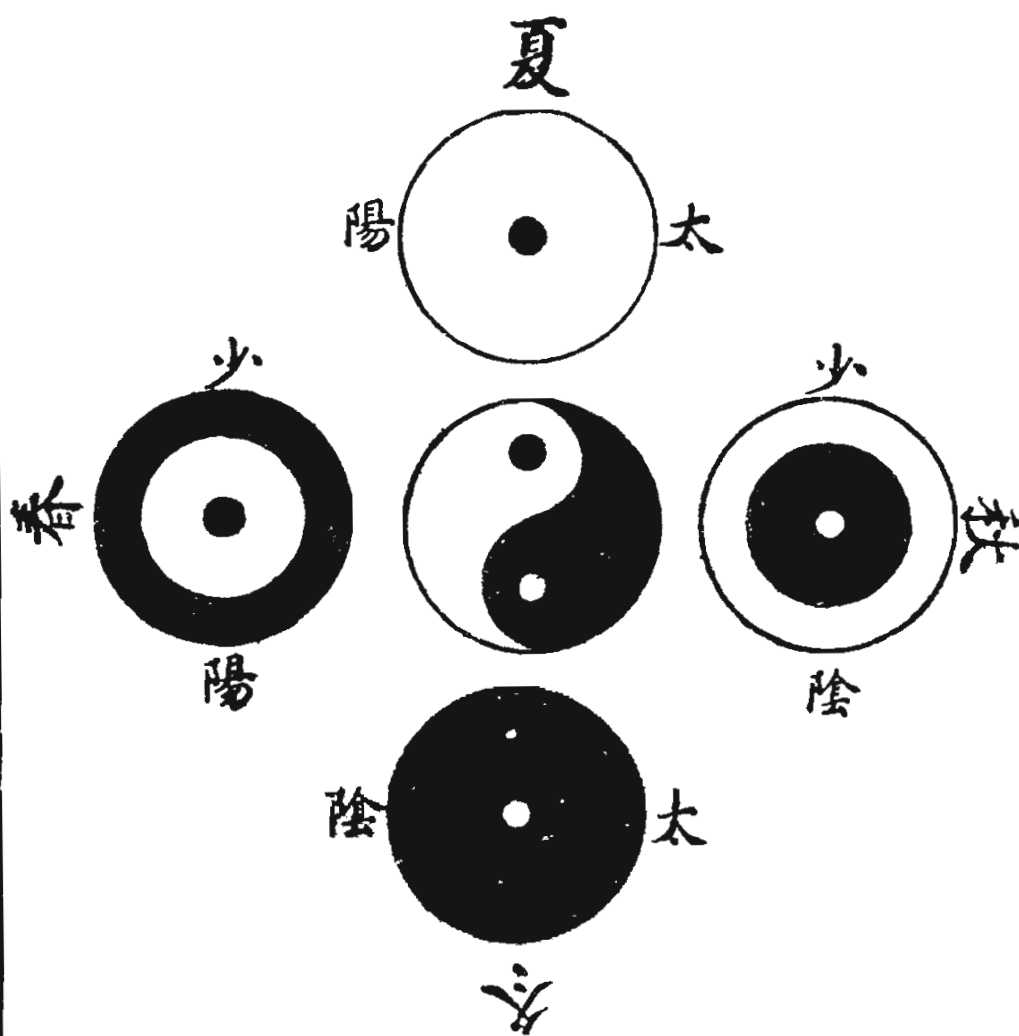
樂



後	脾	陽	肺	陰	肝	陽	心	陰	腎
天	屬	中	屬	中	屬	中	屬	中	屬
之	土	之	金	之	木	之	火	之	水
本	藏	陰	藏	陽	藏	陽	藏	陰	藏
也	意	也	魄	也	魂	也	神	也	精

皇極者、三也、象也、天、地之人也。人受父母之精血以凝成、象也。得天、地之靈秀以生長、炁也。稟無極之眞常以成性、理也。三五凝結、體用兼全、故人爲萬物之靈也。男秉乾道、清陽也。而主動。女秉坤道、濁陰也。而主靜。男屬太陽、而陽中有陰。女屬太陰、而陰中有陽。凡人喜、怒、哀、樂、未發時、中也。發而中節者、和也。不守中、和、自暴自棄者、愚夫也。固守斯道、變化氣質者、賢人也。嗟乎、人之一生、猶四季焉。少而如春、故形長。幼而如夏、故體旺。壯而如秋、故生子。老而如冬、故近死。人生氣血、衰旺、以時者、數也。壽夭窮通、難移者、命也。故人事將畢、早悟性、命、早修大道、不至虛生一世矣。

氤 四 象 圖



一陰上加一陽爲少
陽其炁溫於時爲春
一陽上加一陽爲太
陽其炁熱於時爲夏
一陽上加一陰爲少
陰其炁涼於時爲秋
一陰上加一陰爲太
陰其炁寒於時爲冬

四象者、一炁流行、四時變化、寒、暑代謝之炁天也。春爲少陽。乃陰中之陽也。故春溫、正、二、三月以應之、夏爲太陽、乃陽中生陽也。故夏熱、四、五、六月以應之。秋爲少陰、乃陽中產陰也。故秋涼。七、八、九月以應之。冬爲太陰、乃陰中產陰也。故冬寒、十冬、臘月、以應之。由溫漸熱。陽長而陰消、生機也。由涼漸寒。陰旺而陽衰、殺機也。陰、陽、消、長、生、殺循環。自然之理也。寒、熱、溫、涼自然之炁也。在天、曰春、夏、秋、冬、在人、曰眼、耳、口、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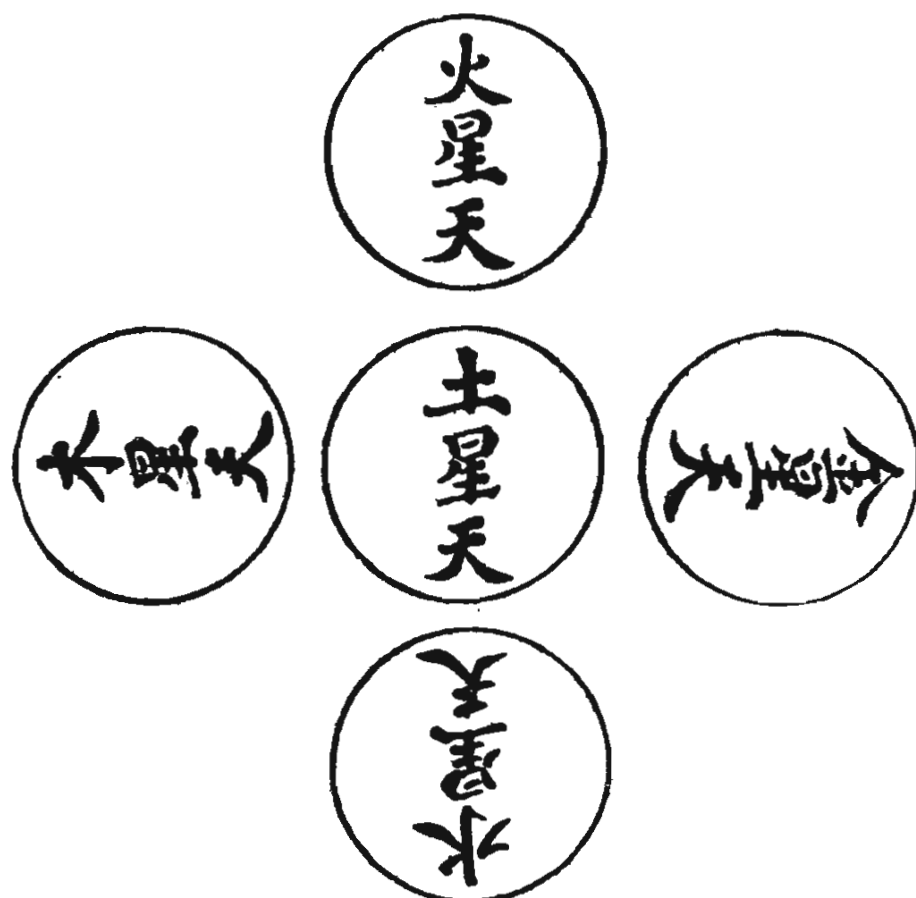
渾天圖



分化關合四古也
 仁義禮智四端也
 眼耳鼻口四相也
 戊己玄關主宰也
 胎卵濕化四生也
 麟鳳龜龍四長也
 渾而言之萬物也
 分而言之五行也

渾天者、紊而不亂、繁而有序、各生其生、各長其長、胎、卵、濕、化、各從其類也。天、地之間、動植之物、莫不由道而生之。強、弱之殊、薰、蕕之異、無不由炁而別之。蓋人、獸均爲胎生。胎生屬木、木德曰仁、仁主生、故仁人麟獸、不忍傷生、毛蟲三百六十種、麟爲之長。在人爲耳、藏於肝、魂也。發於事、仁也。鳥爲卵生、卵生屬火、火德曰禮、火性炎上、故鳥類能上飛、羽蟲三百六十種、鳳爲之長、在人爲眼、藏於心、神也。發於事、禮也。鼃、龜、蠅、蚋、爲化生。化生屬金、金德爲義、義主氣、故靈龜善養調息。甲蟲三百六十種、龜爲之長。在人爲鼻、藏於肺、魄也。發於事、義也。蛟、龍、魚、蝦、爲濕生、濕生屬水、水德曰智、水性潤下、故水族下潛、鱗蟲三百六十種、龍爲之長、在人爲口、藏於腎、精也。發於事、智也。人爲萬物之靈、屬土。土德曰信、土居其中、故人在中界、不上不下。裸蟲三百六十種、聖人爲長。在人爲玄關、藏於中、性也。發於事、信也。渾而曰萬物、分而曰五行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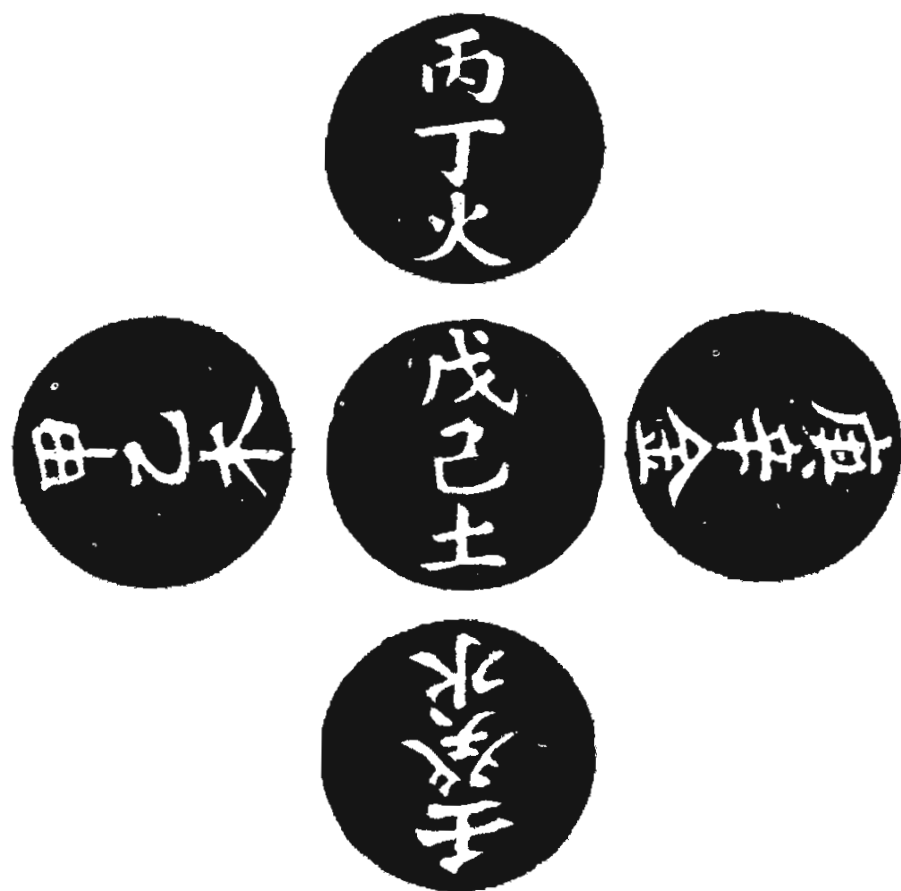
五星緯天圖



即 鎮 星 天 也	太 極 生 土 星	即 太 白 天 也	太 素 生 金 星	即 歲 星 天 也	太 始 生 木 星	即 熒 惑 天 也	太 初 生 火 星	即 辰 星 天 也	太 易 生 水 星
-----------------------	-----------------------	-----------------------	-----------------------	-----------------------	-----------------------	-----------------------	-----------------------	-----------------------	-----------------------

五星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之精華也。水星天輔日、與金星相似。金星天、其行與日度畧同、有伏留順逆之不齊、先日而出、謂之啓明、後日而現、謂之長庚。火星天、日移一宮、歷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與恒星天、復會於初起之度、謂之一歲。木星天、其行十二日、不及恒星天一度、二月移一宮、二年一周天。土星天、其行二十八日、不及恒星天一度、二十八月移一宮、二十八一年一周天。天有五行之炁、地有五行之質。在天曰星、在地曰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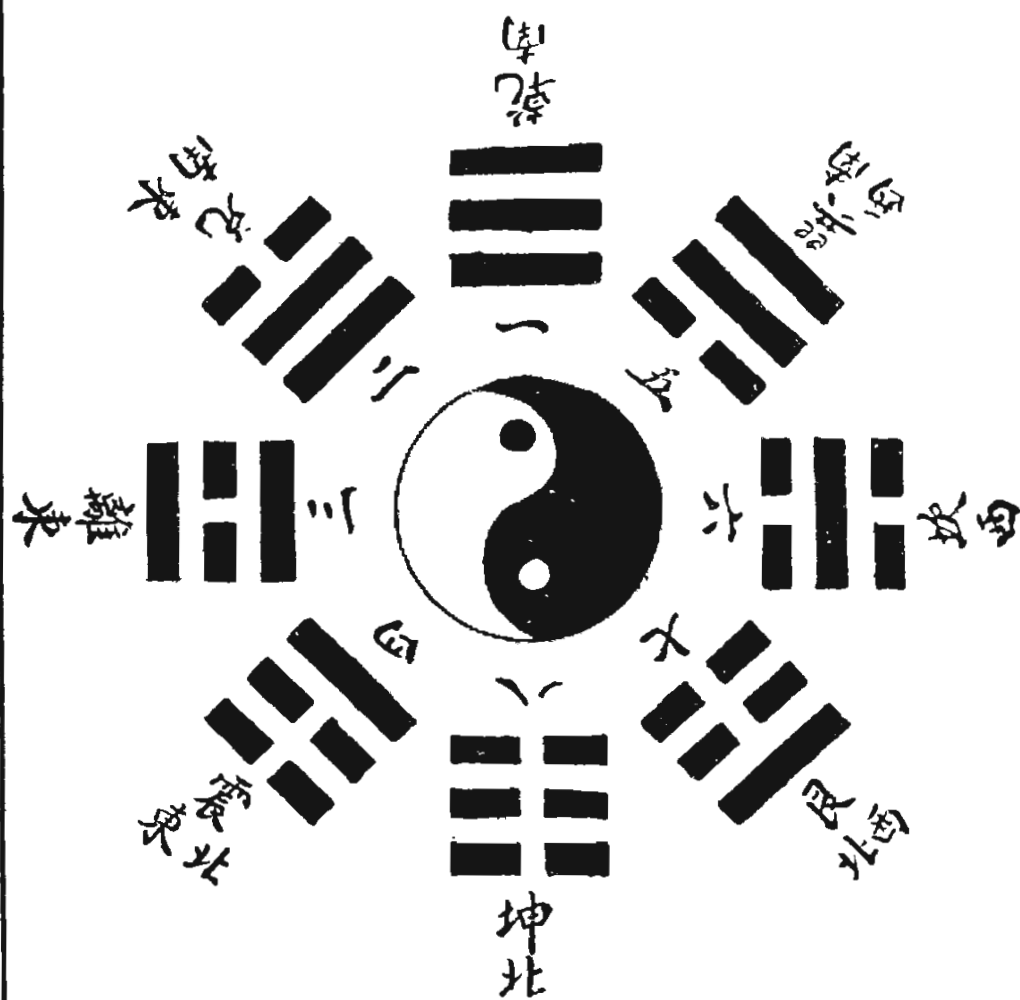
五 行 圖



其 色 黃 爲 季	中 央 戊 己 土	其 色 黑 爲 冬	北 方 壬 癸 水	其 色 白 爲 秋	西 方 庚 辛 金	其 色 赤 爲 夏	南 方 丙 丁 火	其 色 青 爲 春	東 方 甲 乙 木
-----------------------	-----------------------	-----------------------	-----------------------	-----------------------	-----------------------	-----------------------	-----------------------	-----------------------	-----------------------

五行者、水、火、木、金、土是也。甲、乙爲木、木旺於春、丙、丁、爲火、火旺於夏。庚辛爲金、金旺於秋。壬癸爲水、水旺於冬。戊己爲土、土旺於四季。此五行之利也。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此五行之色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此五行之相生也。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此五行之相尅也。金休於冬、囚於春。木休於夏、囚於秋。水休於春、囚於夏。火休於秋、囚於冬。土休於秋、囚於春。此五行之休囚也。

伏義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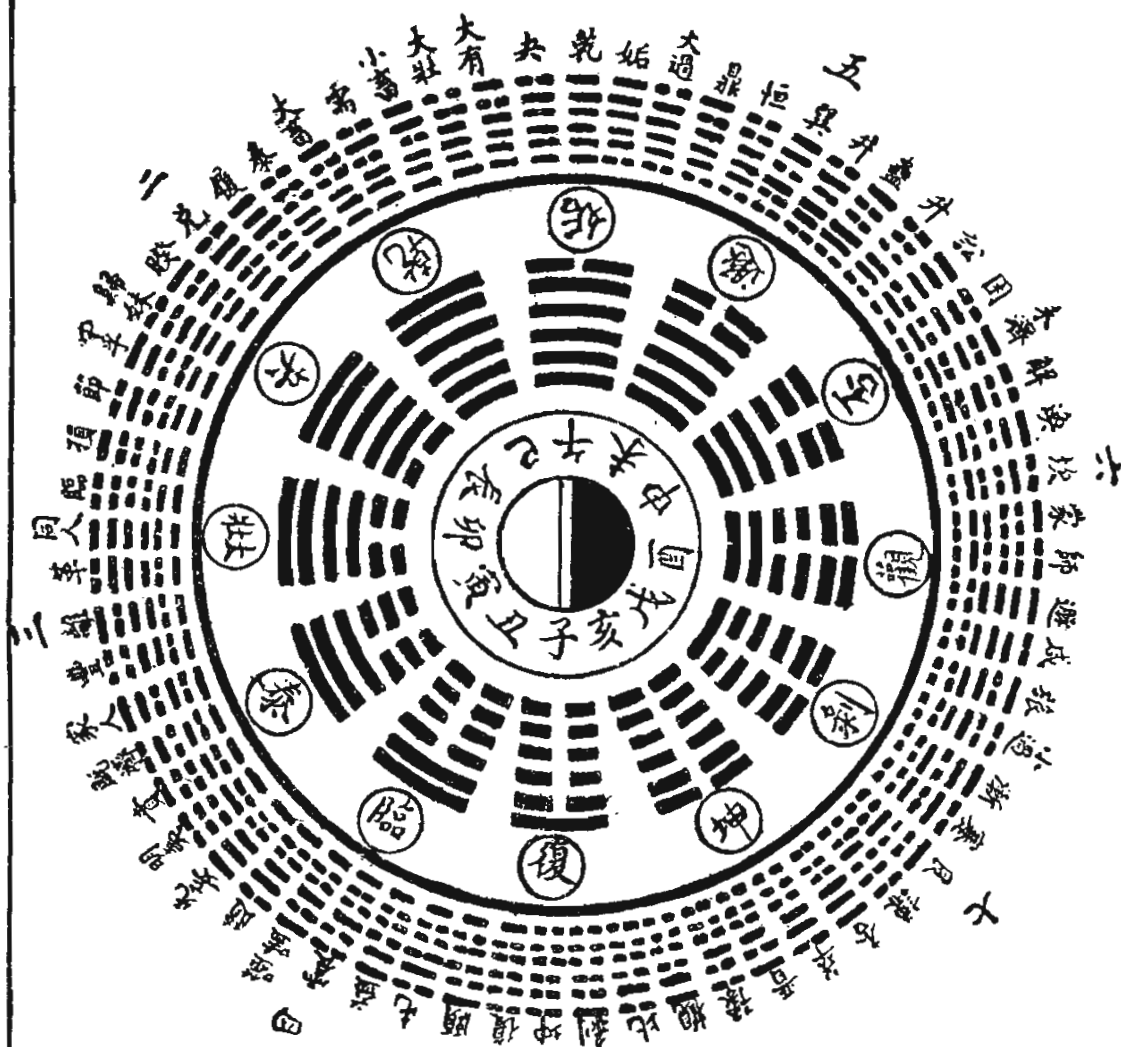
乾一兌二離三
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數也
乾三連坤六斷
震仰盂艮覆碗
離中虛坎中滿
兌上缺巽下斷
此八卦之象也

伏羲八卦者、以先天 炁象、陰、陽消、長自然之置位、對待而言也。正南、純陽方也。故畫爲乾。正北、純陰方也。故畫爲坤。畫離於東、象陽中有陰也。畫坎於西、象陰中有陽也。東北陽生陰下。於是畫震。西南陰生陽下於是乎畫巽。觀陽長陰消、是以畫兌於東南。觀陰盛陽微、是以畫艮於西北。伏羲聖人、定其方位、知其吉、凶、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畫卦之後、人倫於是而立焉。

圖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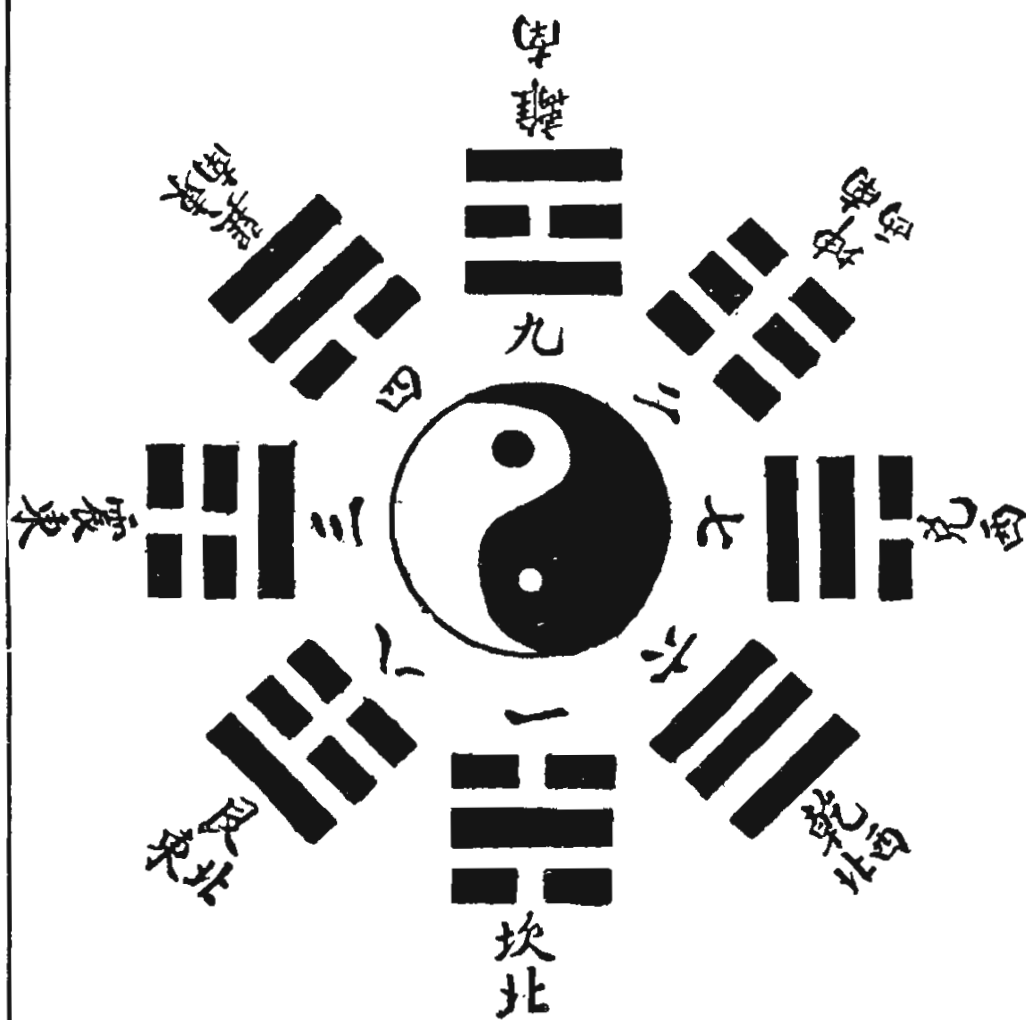
一



乾母一二三四五六七逆行	兌母一二三四五六七順行	離母一二三四五六七順行	震母一二三四五六七逆行	巽母一二三四五六七順行	坎母一二三四五六七逆行	艮母一二三四五六七逆行	坤母一二三四五六七順行
-------------	-------------	-------------	-------------	-------------	-------------	-------------	-------------

六十四卦者、由先天八卦而生也。左方三十二陽卦、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四卦而生之。自復一陽、馴至乾六陽而止、即子、丑、寅、卯、辰、巳、六字而應之也。右方三十二陰卦、爲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卦而生之、自垢一陰、馴至坤六陰而止、即午、未、申、酉、戌、亥、六字而應之也。此即邵子倍一爲二、倍二爲四、倍四爲八、倍八爲十六、倍十六爲三十二、倍三十二爲六十四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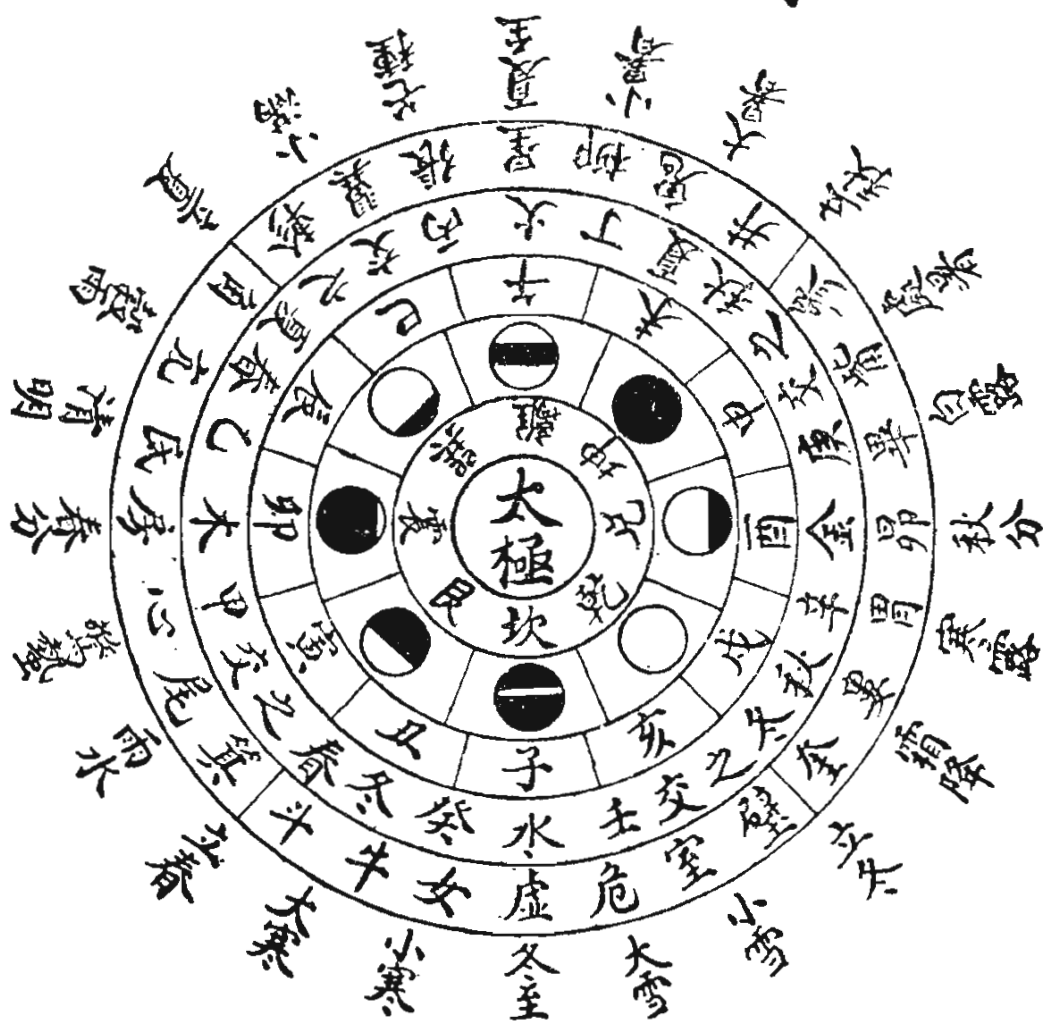
文王八卦圖



乾 爲 父 坤 爲 母	震 長 男 巽 長 女	坎 中 男 離 中 女	艮 少 男 兌 少 女	離 九 宮 坎 一 宮	震 三 宮 兌 七 宮	坤 二 宮 巽 四 宮	乾 六 宮 艮 八 宮	戊 己 土 中 五 宮
----------------------------	----------------------------	----------------------------	----------------------------	----------------------------	----------------------------	----------------------------	----------------------------	----------------------------

伏羲八卦之方位、乾、坤、坎、離、列於四正、震、兌、巽、艮列於四隅、謂之先天。文王八卦、坎、離、震、兌、列在四正、乾、坤、艮、巽、列在四隅、謂之後天。先天標明陰陽之對待。後天標明陰陽之流行。對待者、常道也。流行者、變道也。宇宙一切現象、都由常而變之矣。乾交坤、而變離。坤交乾、而變坎。離交坎、而變震。坎交離而變兌。四正變動之原因也。坤得乾、而以陰承陽、故坤退於西南。乾得坤、而以陽配陰、故乾退於西北。坤居巽位、而順乎坤、所以巽移於東南。乾居艮位、而艮避乎乾、所以退移於東北。這是四隅變動之原因。文王就變動自然上規定、名爲後天。皆本乎造化變遷而發生矣。故合伏羲之卦、是並行不悖之道也。

節 炁 圖



正月立春雨水二月驚蟄春分	三月清明穀雨四月立夏小滿	五月芒種夏至六月小暑大暑	七月立秋處暑八月白露秋分	九月寒露霜降十月立冬小雪	十二月大雪冬至十一月小寒大寒
--------------	--------------	--------------	--------------	--------------	----------------

節炁者、一年之內、有四時八節、二十四炁、七十二候之變易也。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炁、三炁爲一節、其陽、自冬至爲始、一炁上升七千里、乃小寒之際也。陽升四萬二千里、屆春分節也。乃陰中陽半、故炁溫。過此。而交陽位、上升四萬二千里。屆夏至之節、乃陽中之陽也、故炁熱。陽極生陰。自夏至、陰降四萬二千里、屆秋分之節也。乃陽中陰半、故炁涼。過此秋分、而交陰位、下降四萬二千里、屆冬至之節、乃陰中之陰也、故炁寒。周而復始、運轉無窮此太極炁天陰陽升降之節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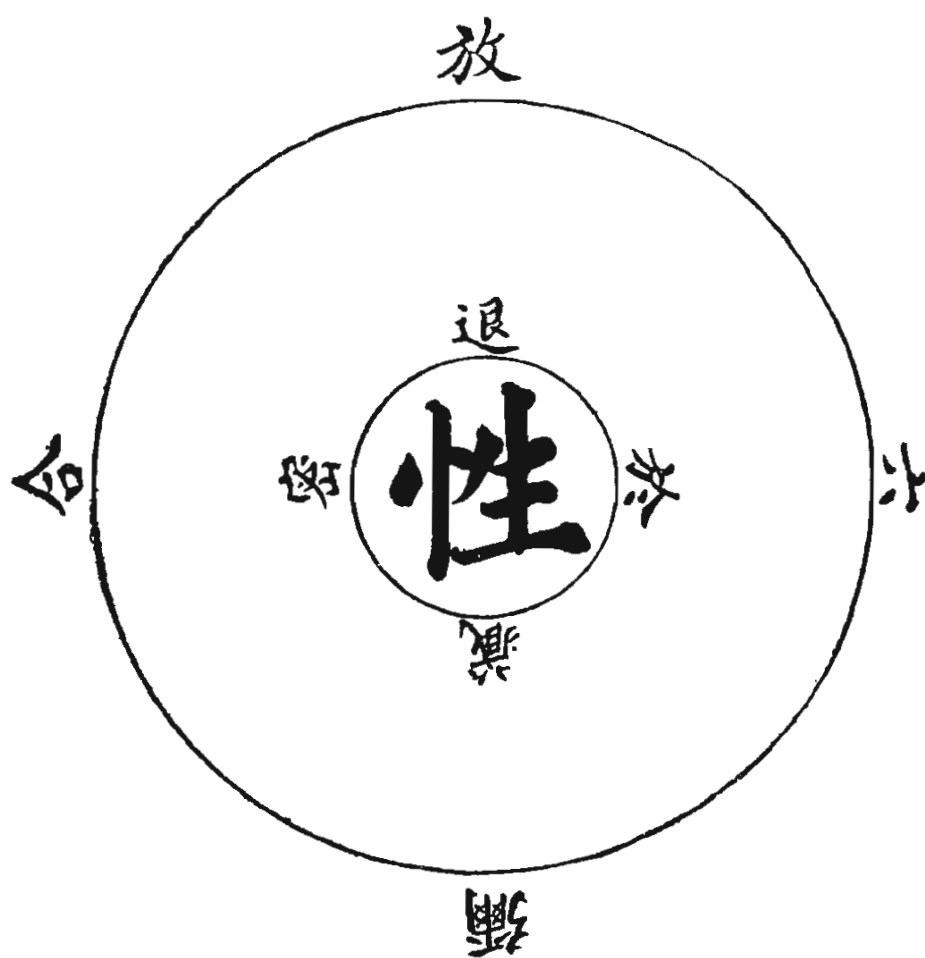
白陽八卦圖



三	卦	非	氣
才	象	在	數
安	若	人	所
矣	順	力	趕

白陽八卦者、天地之正炁也。闢開混沌。呂祖云、天、地開闢、以地支而系其名、原分四古。亥、子、丑、爲太古、即混沌之分。寅、卯、辰、爲上古、即混沌之化。巳、午、未、爲中古、即混沌之關。申、酉、戌、爲下古、即混沌之合。分、化、關、合、四古數盡、則天地闔矣。而今午盡未初、否極泰來、一元內、有大三陽之運、曰青陽、紅陽、白陽、三會收圓之普渡。先天、後天、末後一着之果證、炁運至此、卦位復移、故東坤、西乾、南離、北坎、時至自然娑婆世、改爲蓮花國、花花世、改爲清靜世、人人佛面、佛心。家家夜不閉戶、天下一家、萬國一理、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世界、而大順之景象、漸漸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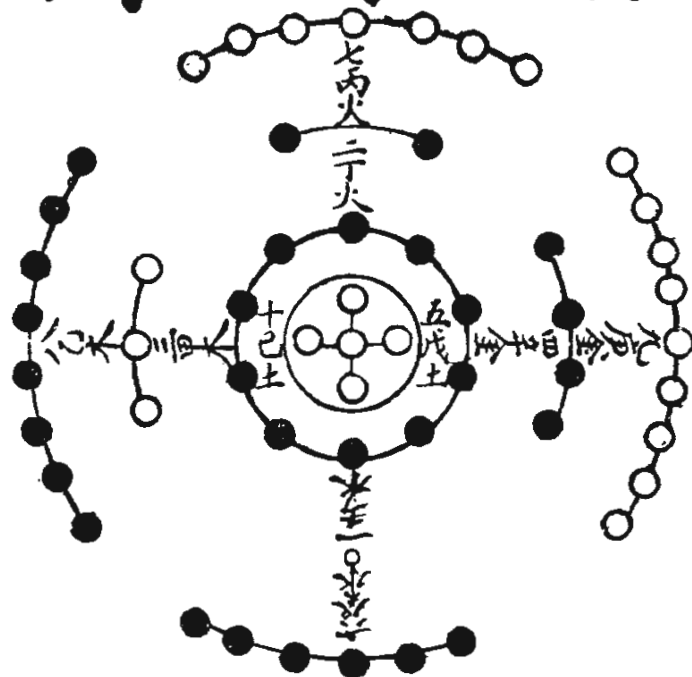
返本圖



此一貫道脈圖。
寓乾坤闔闢。三
才造化於其中。
由一理而始。末
復歸於一理。閱
者細心體會。以
天卽我我卽天。
方可有得也。

夫道、太虛而已矣。人能與太虛同體、則超乎天地之外、不囿五行之中。超於聖域、儒謂之神人。釋謂之金仙。道謂之大羅天仙也。人生若被塵緣迷昧、棄真逐妄、死不回首者、凡夫俗子也。道祖清靜守一之道、修心以煉性。佛祖真空皈一之道、明心以見性。至聖虛靈貫一之道、存心以養性。大道一理、三教一家、先覺者、聖、賢、仙、佛也。立德、立功、以救世。後覺者、賢人、君子也。繼往、開來、以道統。嗟乎、人孰不由道而生之、人誰不畏危欲安之、趁此普渡時機、早修大道。返本還原、逍遙物外、方爲有始有終之大丈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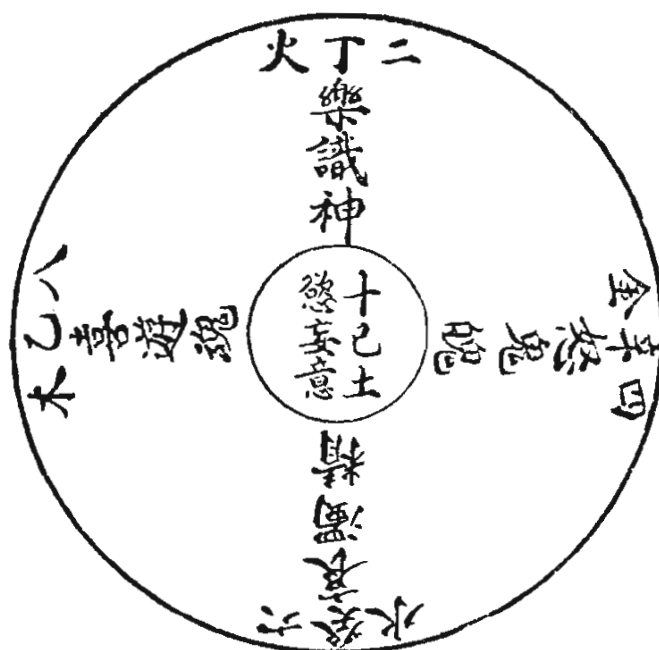
古河圖



先天陽五行



後天陰五行



生初陰陽五行混合



(一) 河圖詳解

河圖者、五行順行自然無爲之道也、伏羲時有龍馬出孟河、其背有點、二七在前、一六在後、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五十在中、其位五、象五行、一六在後、象北方壬癸水、二七在前、象南方丙丁火、三八在左、象東方甲乙木、四九在右、象西方庚辛金、五十在中、象中央戊己土、中五點又象太極含四象、中一點又象太極含一氣、雖五十點、其實二五、二五其實一五、一五總是中一、因其有五行、故分五點、因其五行有陰陽、故又積爲十點、因其五行各有陰陽、故又積爲五十五點、孔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蓋天地造化之道、不過一個陽五行、一個陰五行、一生一成而已、雖分五行、而實一陰一陽運用之、雖陰陽運用、而實一氣來往運用之、故其象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

又生金、從中而始、從中而終、始之終之、無非一氣、無非一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卽土居中和合四象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卽四象在外一氣流行也、中者和也、一氣也、總是太極也、惟人秉天地陰陽五行之氣而生身、身中卽具此陰陽五行之氣、但此五行、有先天、有後天、先天五行屬陽、後天五行屬陰、一二三五七九陽五行、先天也、二四六八十陰五行、後天也、以先天而論、一爲元精屬水、爲壬水、三爲元性屬木、爲甲木、五爲元氣屬土、爲戊土、七爲元神屬火、爲丙火、九爲元情屬金、爲庚金、此五元也、五元既具、五德卽於此而寓之、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元精者不精之精、其體純粹發而爲智、元神者、不神之神、其體圓通、發而爲禮、元性者無性之性、其體柔慈發而爲仁、元情者無情之情、其體剛烈、發而爲義、元氣者無氣之氣、其體純一、發而爲信、五元者五行之氣、五德

者五行之性。五元五德生於先天、藏於後天、當人在胞胎之中、混沌沌、一氣渾淪、形跡未見、其理已具所謂未生出者、如圖中五五點攢於一處太極之象、古人教人穷取父母未生以前面目者即此也、以其事在未生身以前、故謂先天、以後天而論、二爲識神屬火、爲丁火、四爲鬼魄屬金、爲辛金、六爲濁精屬水、爲癸水、八爲遊魂屬木爲乙木、十爲妄意屬土、爲己土、此五物也、五物既具、五賊即於此而寓之、五賊者喜怒哀樂慾也、遊魂主生、其性善、感則生喜、鬼魄主死、其性惡、感則生怒、識神至靈、其性貪、感則生樂、濁精至愚、其性癡、感則生哀、妄意至動、其性亂、感則生慾、但後天五物五賊、雖是五行所化、其中猶有分別、五物之中、精神意皆後起、雖魂魄最先、魂更先於魄也、魂者歷劫輪迴之種子、爲人爲鬼是他、爲聖爲賢是他、爲善爲惡也是他、披毛帶角也是他、身未

生時他先來、氣未絕時他先去、當人破胎出頭之時哇的一聲、即魂入竅之時、魂一入竅、受後天木氣與先天元性相合、假依真存、故嬰兒落地無聲者不成、以其遊魂未入、雖有元性、不能獨存、假借真存、真亦借假而留也、至於魄者、借血氣之靈、受金氣而凝結、生後七七四十九日而始全、死後七七四十九日而始滅、世俗亡人七七四十九日之期正爲此耳、魂之爲物、遷移不定、離此去彼、離彼來此、輪迴不息、歷劫不壞魄則隨身而有無之、識神雖受火氣而生、亦魂之所出、濁精雖受水氣而生、亦魄之所攝、意者思慮動作、所以役使精神魂魄四物者也、五物五賊皆是生身以後所有、所謂已生出者也、以其事在生身以後、故謂後天、至於心肝脾肺腎、濁而有形、又不在此例矣、有生之初、後天五行與先天五行兩而合一、五物爲五元所統攝、五賊爲五德所制伏、一舉一動、皆先天主宰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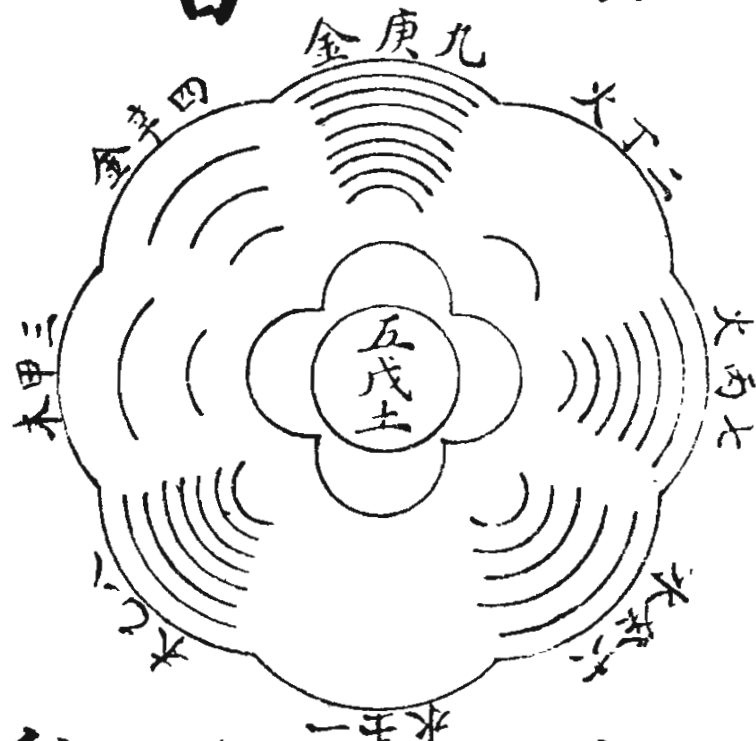
不過爲役從耳、故嬰兒無識無知之時、至善無惡、仁之至矣、仁即元性之見端也、人我兩忘、義之至矣、義即元情之見端也、聲色不迷、智之至矣、智即元精之見端也、心氣和平、禮之至矣、禮即元神之見端也、誠一不二、信之至矣、信即元氣之見端也、靜之則爲五元、動之則爲五德、動靜皆是先天用事、間有喜怒哀樂之迹、俱出無心、喜而不留、怒而不遷、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和也是爲無慾、無慾則精神魂魄意各安其位、聽其先天主宰、先天後天陰陽相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或先天動而後天成、或後天動而先天成、真不離假、假不離真、真賴假以全、假賴真而存、渾然一氣、無傷無損、圖成具足、如圖之五行、陰陽同居、一氣流行之象、古人教人旁取娘生面目、即在此也、及其二八之年、先天氣足、陽極而陰潛生、交於後天、於是

魂魄不定、識神起而精竅開、意亂心迷、五物並興、五賊相戕、五元五德漸次剝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陰氣純而陽氣盡、不死豈能乎、此順則生人之道也、惟聖人有先天之學、能於先天未極之時而保陽、於後天將生之時而退陰、借後天養先天、以先天化後天、行無爲之道、真入聖基、無爲之道、仍不外此河圖妙理、河圖自中而生陰陽五行、即生人順生之道也、河圖五行陰陽相合、一氣渾然、即生聖逆運之道也、逆運非返還之謂、乃逆藏五行歸於中黃太極、復見父母未生以前面目耳、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蓋心爲一身之主、具有仁義禮智之德、以一心而運仁義禮智、純是天眞、五物五賊、皆順聽其命、五行攢簇、四象和合、性即是命、命即是性、性命一家、陰陽渾化、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自然而然也

、但此心非肉團之頑心、乃天地之心、五行不到、四大不着、所謂元
、牝之門者是也、無方所、無定位、擬之則失、議之則非、不可以言傳
、不可以筆肖、開闔有時、動靜自如、不偏不倚、至虛至靈、強而名之
、太極是也、強而圖之、這個○是也、即河圖中之一點、因其此心爲
天地之根、爲性命之源、後之高明者、強圖以連環樣（性（心）命）、使人
自惺自悟、以神契之耳、是心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三千大千容不
待他、釋氏五千四十八卷藏經、說不像他、儒家六經四書、論不及他
、道家丹經子書千帙萬卷、形容不盡他、以言其無、則又活活潑潑、
以言其有、則又杳杳冥冥、有無不立、動靜不拘、有此心者、則出死
入生、失此心者、則出生入死、生之死之、祇在此心得失之間耳、仁
義禮智根於心、根於此心也、此心內有五行之氣、而無五行之質、
藏於五行之中、而不落於五行、本於父母未生以前、現於父母既生

以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以主宰乎仁義禮智之德、仁義禮智皆此心之變化也、因其能變化仁義禮智、又有信之名、信非外而言語之信、乃陰陽合一真實無妄之信、真實者妙有也、无妄者真空也、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仁義禮智皆在其中、無爲之事者、以道全形之事、以道全形、即以信而統仁義禮智也、即以仁義禮智而歸於一信也、亦即以仁義禮智而歸於一中也、信也心也中也總一氣也、一氣流行、五元五德凝結不散、渾然太極、不滲不漏、後天五物五賊、亦皆化而爲陽、先天氣後天氣兩而合一、了性即可了命、上德無爲之道、河圖之理畢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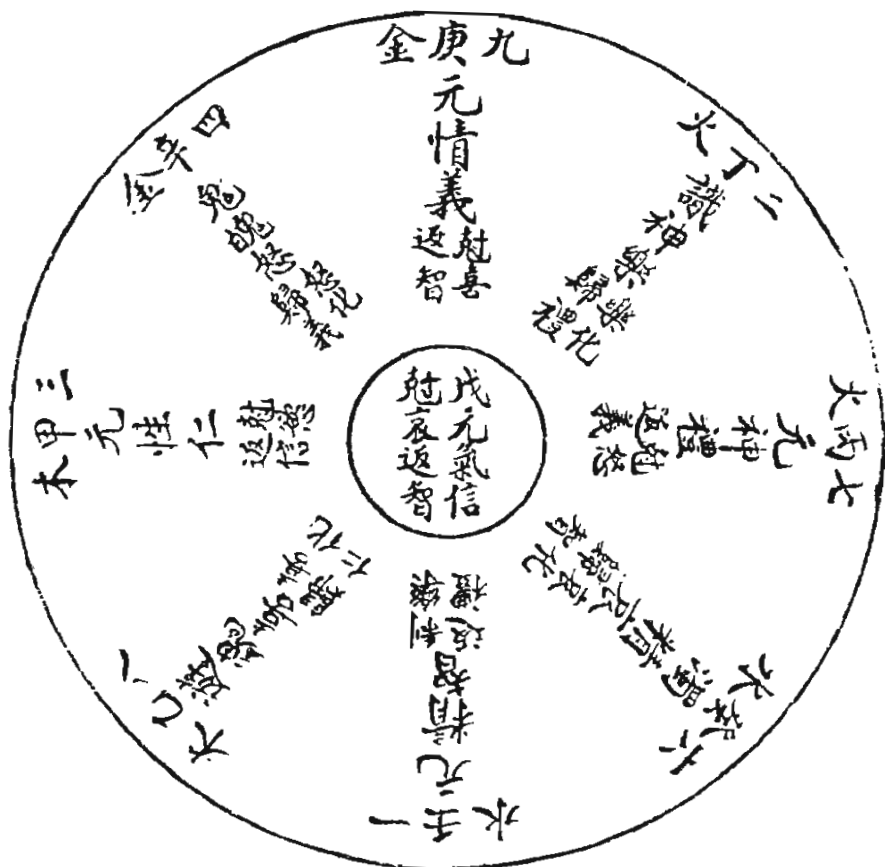
古 洛 書



陰 陽 五 行 錯 亂



陰陽五行綜整



(二) 洛書詳解

洛書者、陰陽錯綜五行逆運有爲變化之道也、其圖大禹治水時、有神龜出洛河、其背有文、九文近頭、一文近尾、三文近左脇、七文近右脅、四文近左肩、二文近右肩、六文近右足、八文近左足、五文在背中、其位九、象九宮、中五又象太極、一文又象一氣、其形方、方象地、洛書蓋取逆尅之理、逆尅者以陰尅陽右行也、故中土尅北方水、北方水尅西方火、西方火尅南方金、南方金尅東方木、東方木尅中央土、陰前陽後、陰靜陽動、靜以制動、以尅爲主、收斂成就之功也、收斂成就乃金火之功、火以煉之、金以刑之、故金居火位、火居金位、金火同宮、而萬物無不藉賴陶鎔成就矣、金火陰陽俱錯、水木陽不動而陰錯者、金火尅而水木生氣收斂也、尅之正所以全生、逆之正所以成順、故外錯尅而中綜生、錯者錯亂也、陰陽錯亂

於外而相尅也、綜者總整也、陰陽總整於中而相生也、錯中有綜、借陰復陽、後天中返先天之道、不在是乎、人自有生以後、陽極陰生、五行錯亂、陰陽不交、彼此戕害、真者埋沒、假者張狂、七情六慾、般般俱有、五蘊八識、件件皆全、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以苦爲樂、以假作真、本來面目全失、如書陰水尅陽火、陰火尅陽金、陰金尅陽木、陰木尅陽土、陰土尅陽水之象、書有五無十者、陰土錯外去尅水也、天有好生之德、借神龜泄露返還之道、使人人歸家認祖、在性命根本上着脚耳、根本在於何處、即中五之中一文、所謂元牝之門者是也、這個門生之在此、死之在此、順之在此、逆之在此、五行錯亂分散亦在此、五行總整攢簇亦在此、蓋此處有天地之根、有仁義禮智之信也、因其有仁義禮智之信、錯之能以綜、散之能以合、失此信則五元皆傷、五物皆發、仁義禮智之性變而爲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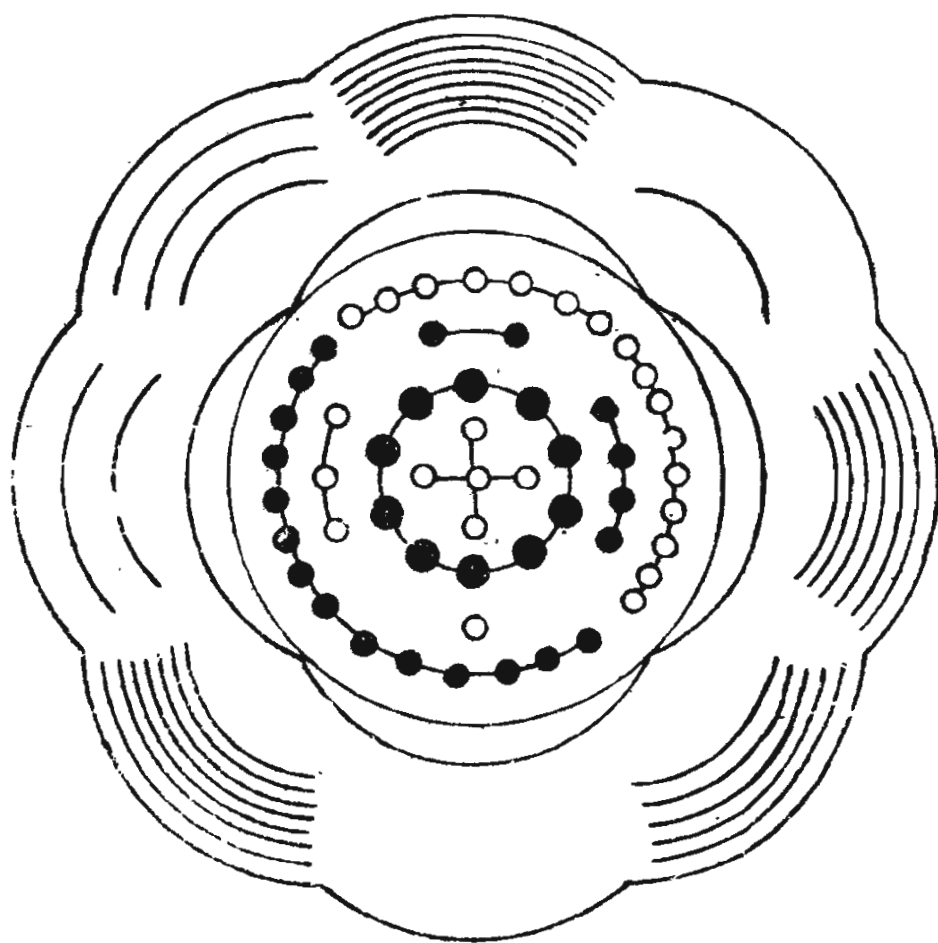
喜怒哀樂之性、守此信則五元皆生、五物皆化、喜怒哀樂之性、變而爲仁義禮智之性、書中五者仁義禮智皆本於信也、外四十者以信而運仁義禮智也、信於仁則能仁、信於義則能義、信於禮則能禮、信於智則能智、一信而仁義禮智無不隨心變化矣、變化之道、卽後天中返先天之道、卽書錯中有綜三五合一之象、五行有陰有陽、祇有二五、並兼三五、所謂三五者、就中五三家之數論之也、中五共五文、北第一文爲水、西第二文爲火、東第三文爲木、南第四文爲金、中第五文爲土、木生火爲一家、積數二三爲一五、金生水爲一家、積數一四爲一五、土居中央爲一家、積數自爲一五、三家相見、是謂三五合一、三五合一、總是一陰一陽、二五之精、妙合而一之、二五合一、總是陰中返陽、一五攢簇而一之、一五攢簇、渾渾淪淪、循環無端、無臭無聲、何有一五、何有二五、更何有三五乎、後天中返

先天之道、即於陰五行中返還陽五行、復歸於一氣耳、返之之道、莫先乎返信、老子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信即先天來復之信、此信一復、戊土發現、內有主宰、萬緣皆空、諸慮俱息、則不哀而生智、信中生智、是戊土尅癸水、而水返陽矣、水返陽而智本於信、智不妄用、無貪無求、心平氣和、則樂真而有禮、智中生禮、是壬水尅丁火、而火返陽矣、火返陽而禮本於智、禮而不同、非禮不履、燥氣悉化、則不怒而成義、禮中出義、是丙火尅辛金、而金返陽矣、金返陽而義本於禮、義不過偏、通權達變、循規蹈矩、則喜善而藏仁、義中生仁、是庚金尅乙木、而木返陽矣、木返陽而仁本於義、仁不過懦、至善無惡、誠一不二、則無慾而有信、仁中行信、是甲木尅己土、而土返陽矣、土返陽而信本於仁、止於其所、而不動不搖、真土現象、假土自靜、戊己

相合、喜怒哀樂皆歸無慾、仁義禮智皆歸一信、五氣朝元、後天五物皆聽命於五元、四象和合、五行一氣三五合一、結成聖胎、渾然天理、人欲不生、還元返本、歸根復命、依然是生初本來面目、如書陽五行居於正位、陰五行居於偏位、錯中有綜也、錯中有綜、陰中返陽、金丹有象、在儒則謂明善復初、在釋則謂摩訶般若波羅密、摩訶者華言大也、般若者華言智慧也、波羅密者華言登彼岸也、以大智慧登彼岸、亦明善復初還元返本之意、三教聖人皆不外此逆運妙理、金丹有爲之道、金以逆運故曰七返九還、金液大還丹、七爲陽火之數、火居金位、火運金而入庫返眞、九爲陽金之數、金居火位、金遇火而生明還元、火返眞而後天之氣悉化、金還元而先天之氣逆回、生生不息、仁義禮智本於一信、金木水火歸於中土、五行攢簇、洛書已返成河圖矣、有爲事畢無爲事彰、再加向上工夫修

河圖妙理、了先天無爲自然之功、可以神化不測矣、修道者能於洛書錯綜變化處、鑽破孔竅、於中心一文處、立定腳根、逆而修之、何患五行不能攢簇、陰陽不能和合、金丹不能凝結、性命不能俱了乎

圖書合一



道藏

(三)圖書合一詳解

河圖形圓、陰陽合一、五行一氣、無爲順生、自然之道、洛書形方、陰陽錯綜、五行剋制、有爲逆運變化之道、圓以象天、一氣流行、渾然天理、無修無証、從太極中安身、所以了性、方以象地、兩儀變化、天人合發、有增有減、在陰陽中造作、所以了命、無爲者純陽未破、上德之人修之、有爲者後天已交、中下之人修之、特以上德之人、五行合一、先天祖氣未傷、性命一家、無待返還之功、祇用天然真火以溫養之、不爲後天所傷、神全氣足、誠則能明、由中達外、露出法身、永久不壞、歷劫長存、道家謂之身外有身、釋家謂之跳出輪迴、儒家謂之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至於中下之人、或爲氣質所拘、或爲積習所累、先天破而後天用事、性命分爲兩處、若無有爲之道、則已失者而難返、已去者而難還、雖有志士不能成功、故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圖之以留世、使人深玩其意、各了性命也、坤卦傳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者謹固牢藏也、直者至中至正、不偏不倚也、以敬直內、率性之謂道也、即河圖無爲自然之道、義者變化裁制也、方者不動不搖、循規道矩也、以義方外、修道之謂教也、即洛書變化有爲之道、無爲以修內、有爲以修外、修內者性也、修外者命也、上德者修性、而命即立、自誠而明也、下德者須先修命、而後修性、自明而誠也、自誠明謂之性、爲上德者而說自明誠謂之教、爲下德者而言、今立內圓外方之圖、以明上德者修內以制外、先圓而後方、下德者修外以安內、先方而後圓、雖是如此說、下德者亦必以內圓爲本、但不過着重處在外方耳、但方圓二字大有妙用、圓無空寂無爲、其中有防危慮險之功、方非斷絕人事、其中有依世法而修道法之功、知得河圖、五行一氣、中黃一點、則圓之所以爲圓、

不落於寂滅着空之學矣、悟得洛書、五行錯綜、尅中有生、縱橫順逆、到頭總歸中黃、則方之所以爲方、不落於勉強執相之學矣、方之圓之、總在中黃一點、方亦從此而方、圓亦從此而圓、識不得中黃、方亦不是圓亦不是、噫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道藏精華第九集之二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素履子道語

自由出版社印行

原序

素履子三卷唐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弧撰分履道履德等十四篇其書唐藝文志不載宋志作一卷屬誤而晁昭德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俱不載今本係明范欽校刻者其中亦頗有訛錯因再為讐校以壽世焉羅江李調元鶴洲序

素履子

原序

一

素履子

原序

一

素履子目錄

卷上

履道

履德

履忠

履孝

卷中

履仁

履義

履智

履信

履禮

卷下

履樂

素履子

目錄

一

素履子

目錄

一

履富貴

履貧賤

履平

履危

素履子卷上

唐 張弧撰

履道

素履子曰。道本無名。無名居天地之始。天地之始。號曰混元。混元之初。無形無象。既分二儀。能生萬象。故云之為道。初自混漠。三皇依之。設教。五帝依之。置治。始於一化。淳樸自然。將明寒暑之期。遂分陰陽之序。上古聖人履之。無言無教。無心于物。物來歸之。不教於民。民皆仰之。此則履純樸皇道也。畫卦之主。嘗草之君。皆履之而化成。至于服牛乘馬。履之而去。強暴用之。而除民害。顯頌履之於忠順。帝嚳履之於清和。唐堯履謙順之道。而垂裳虞舜履孝弟之道。而授讓。此履帝道也。禹行勤儉之道。而治水。湯能恭敬。而感天。西伯以至德而稱尊。武王以孝道而去虐。此聖人以王道設教。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以道治世之化也。至於黃老。唯尚樸而不文。素王亦歸之於純素。莫不去華飾而作教。捨文艷以歸真。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賁山節藻稅之字。尚卑宮菲食之嗇。道德經云。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則履道之原也。兼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

素履子

卷上

一

素履子

卷上

一

患此則至道者亡身。履象外之道也。至于餐霞食氣。塞兌轉丸。履離塵之道也。昔鵠夷子在俗。教民種植持生之道。竟乘舟而去。羅真人卜肆。教人忠孝之道。乃拔宅而昇。此乃大道不器在物。皆有知道。不虛行。物有元應。不在高臺廣廈之間。東林西域之內。近代淮南高公置近和闐求立身行道之本。未若君睦臣忠。父慈子孝。兄弟恭夫順妻貞。勤儉於家。忠良於國。昔夏殷文武得道而昌。桀紂幽厲失道而亡。夫如是道不可捨。得之則昌。失之則亡。故聖人愛人惠俗。施德保位者也。人之於道如魚之在水。魚失水則亡。人失道則喪。牢籠萬象以道治之。謂之大道。欲昌其身。宜履而行之明矣。

履德

素履子曰。太上貴德。德者衆善所歸。百福所集。昔舜有羶德。而人歸之。如蟻羶不慕蟻。而蟻慕羶。舜不慕民。而民慕德。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歸周者二。西伯之德。猶種竹以待禽。竹不慕禽。禽為鷄所逐。而自來投竹。周不慕民。民為紂所虐。而自來投周。是知德可施而虐不可肆。常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誕敷文德。遠方來格。故古昔帝王皆立德以垂教。五行五帝在木曰木德。在大曰大德。在土曰土德。在金曰金德。在水曰水德。五行相生。遞相為德。所以水火金木土。設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立教于萬祀。此德之用也。德之施也。

無名在物物皆得之則存失之則喪天若失德寒暑不時地若失德萬物不生人若失德身必將傾故大禹謀九功皋陶謀九德天下是治君以慈愛立德臣以忠孝成名德唯善政政在養民養民之本在武則有七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文則有五溫良恭儉讓恭寬信敏惠皆歸五德德也者能卻水火能感鬼神狎伏龍蛇化敷禽獸亦能退舍星象亦能慙復山河桑穀自枯妖禽亦逝瘞蛇之子捨金之賓遺藥於敵人馳酒於盜者捨絕纓之過成漆身之志皆施之於陰功而獲陽報夫如是宜施之於萬類不可失之於一言天道無親惟德是輔有國有家幸其履之瞬息無倦昌矣盛矣

履忠

素履子曰忠貞者天地之秀氣人倫之英靈凡觀歷世之書唯忠賢者名挂史筆萬世常存則夫不忠者必滅亡也昔周公至忠事文王武王至成王成王自襁褓事之於三世盡忠金玉莫比其堅松竹莫比其操至於祝九齡之壽乃自翦為牲託六尺之孤遂去管蔡之佞事雖往古行迹常新列於典籍之中常為賢哲之範太公行王風而治周室主霸典而滅紂邦二人來輔於周功業垂於萬祀復聞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以尊周子房佐劉氏統鴻溝以興漢至於召四皓而迴惠帝抱幼主而朝諸侯亦有卧屍折檻之士辟首投

素履子

卷上

二

鑊之臣。今古所推。實為忠節。若指鹿為馬。以元為黃。脅弱欺孤。廢賢奪義。生則春喉嚨肉。沒為後世責嫌。汗辱二儀之中。濫造三才之內。是知忠賢宜旌之不朽。為今世間將來世美談。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賢者履之盛矣。

履孝

素履子曰。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兼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治國治家者。立德為先。立德之本。孝之為始。昔舜禹有至德。至孝存身。立德而成。皆以孝行。舜讓而尊。故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之始也。孝感天地。應乎神明。天子孝。龜龍負圖。庶人孝。草木榮茂。昔曾子孝。父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至於終身。跬步之間。不忘孝道。□□一切禽獸草木。取之以時。不違天道。竭力盡忠。此為孝子之志也。夫人有百行。不孝者如玉屑盈匣。終無用也。能行孝道者。自然神明上通。天帝添算。身安事吉。榮顯於時。幸君子履之。保百福矣。

素履子卷上終

素履子卷中

唐 張弧撰

履仁

素履子曰。古者嘗草之君。教民粒食而止。殺至仁之化也。黃帝為民除害。殺蚩尤。至仁之教也。大羅氏作網罟。除禽獸之害。至仁之用也。堯舜用八元八愷。明四目。達四聰。至仁之治也。禹鑿龍門。去水害。至仁之功也。湯去三面。羅至仁之政也。文王葬枯骨。至仁之惠也。紂失仁。武王殺之。飾微子之墟。捨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乃得赤雀銜珠之瑞云。仁得之。仁守之。福蔭百代。天使人君用仁守國。故罪己泣辜。吞蝗咽蛭。所以興也。秦不仁。焚書坑儒。身沒沙邱。不及二代。子嬰為劉項所競。漢履仁約法。捨子嬰而得天下。楚不仁。暴物殺子嬰而失天下。是知履仁為興國之本。故可履之。孔聖云。仁者愛人。亦曰好生。惡殺為仁。愛人利物為仁。克己復禮為仁。慈惠惻隱為仁。賞善罰惡。拯溺扶危。皆仁人之履也。士有殺生以成仁。亡命以成仁。設食於鬻桑。版築於危徑。或救黃雀。或放白龜。惠樂於傷蛇。探喉於鯁虎。博施無倦。惠愛有方。春不伐樹。履巢夏不燎田。傷木秋賑孤。卹寡冬履。蓋伏藏君子順時履仁而行仁。功著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君子體仁。

素履子

卷中

一

素履子 卷中

足以長人唯聖賢履之無倦而已

履義

素履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所以義者不競於物而物自歸之孔子曰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昔周太王之太子曰泰伯太王有疾泰伯義讓其位乃為父採藥而不返後季歷立封泰伯於吳夫有義必能讓能讓必能和王者履義讓必能和協萬邦賞善罰惡立功立事以義除不義昔者桀惑於妹喜亡義而喪德紂好妲己失義而害忠賢周幽王寵褒姒乖義而失諸侯晉獻公悅驪姬而終失義於世子鄭莊姜寵過致叔段不悛龐涓疾賢死為不義之友羅敷沈河魯胡永為乖義之夫三閭溺於汨羅楚懷王為不義之主子胥得浣紗女終成守義之賢士有觸槐刎頸燻目漆身之義管鮑陳雷立義名標前史是知義不可不履而不可乖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先聖賤不義也若不義而死捨義而生則浪生死矣是不賢也能義和骨肉昆弟在於以義履之有何爭哉故君子義以為質履而行之國無乖矣

履智

素履子曰夫智者五行之德水以潤下為德智以謀慮為能智不能慮無以為能水不

能潤無以為德是以水流不止智無滯水混則濁智撓則亂濁則不能鑒亂則不能慮未若止水而能清定智而能明水止智定則清且明矣如水決流不止則浸漬以成弊智不用不端則惑亂以招尤矣賢者用智能周萬類若夫鏡之照物妍醜俱見其中如朗月之當空泉沼皆臨其內觀照遐邇明辨是非知衆之苦辛滅己之逸樂齊飽煖於一體慮寒餒於世人故能運智而佐帝王設慮以防姦弊所以子房陳平智周而成商鞅蘇秦智訛而輟夫有國有家者履智而能慮則禍患弗可及也

履信

素履子曰信之為大人所重焉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時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故孔宣父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謂人無信不可行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治邦不可失信昔周幽王西惠犬戎北惠獫狁王與諸侯立信約舉烽擊鼓則諸侯救至褒姒戲而舉之諸侯皆至無寇乃是妃后戲耳後犬戎逼王城舉烽大擊鼓召諸侯諸侯皆言后妃戲耳遂不至幽王乃為犬戎所殺此戲而失信之故也故齊桓不遺曹劌之盟晉文捨原以示信俱為霸主諸侯皆從之所以不

素履子

卷中

二

素履子

卷中

二

非竹馬之期不交虞人之約王者履信則神龜見矣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用智者之謀用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害民信怒害民恩貪害民財三害亂之原也是知可終身而守約不可斯須而失信易云天所助者順也人所助者信也君子仗忠信而為甲冑履之無爽矣

履禮

素履子曰禮者天地四時之正氣人倫三綱之端首在物皆敬於人必周故能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守道立德履之方成教訓正俗履之方備決爭訟辨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軍旅征伐祭祀鬼神履之方成其政教郊天祀地禮之為大經所備焉夫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之道禮之本也士唯履之無暫非失無小大無眾寡無敢慢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無欺暗室不愧屋漏明則有禮闇則有鬼神是以賢者各行不變節夜浴不改容唯禮唯敬履之則安失之則危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易曰藉用白茅禮敬之至也

素履子卷中終

素履子卷下

唐 張弧撰

履樂

素履子曰夫樂者天地四時之和也故律呂調則陰陽和五音調則四時叙是故古昔帝王制禮作樂以化民也是以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經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此八代之樂也用彰其德以明其功故天地四時皆順從其化夫八聲之用樂記曰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磴磴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信信以嚴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鼙鼓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五音之用也五行之音以調正氣春之角以其清濁中人之象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也夏之徵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也季夏之宮以其嚴大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也秋之商以其濁中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敗其臣壞也冬之羽以其嚴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

素履子

卷下

一

素履子

卷下

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也此五音八聲之用也所以人情不能免也用之祭天地乃天神降地祇昇用之祭山川則鬼神饗用之化人則人民和故得其節則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用失其節則鄭衛之音作桑間濮上之風行所以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清為君濁為臣清為陽濁為陰清濁不亂君臣和平陰陽順序賢者聽其音而知其治然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至於禮情主敬樂情主和敬之與和萬代不易是以禮節之於繁樂節之於過禮繁則亂樂過則淫節樂止淫履之本也

履富貴

素履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當修德而取富貴修德也者持盈守成恭儉謙讓節用而愛人克己而復禮施而不望報惠而不費財不濫其居不飾其服遇凶年不儉遇豐歲不奢是以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君子當其位則行其道不逾越而奢侈不儉陋而乖禮不過淫以聲色不貪暴於貨財絕驕奢去耽嗜賤酒闕色去嫌遠疑濟物利人安民和衆常守謙慎之心不忘忠孝之志道經曰知足者富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

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履貧賤

素履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君子憂道不憂貧不患貧而患不安昔釣魚之叟蓬蒿之士貧而遂通故賢子夏之鶉衣原憲之桑樞顏子之一簞食一瓢飲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曾子正冠而纓斷納履而踵決整襟而肘見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下若出金石天子不得為臣諸侯不得為友此致道者亡身養志者亡命此皆貧而樂道者也亦有門裁五柳庭植三荆扣角而歌採樵而詠皆履貧之士也賢者在事載士而歸留犢而去常遠三惑早慎四知士之廉而履貧者也或捨金存寶棄膏重言不嫌蝸舍之居而守蓬蒿之室飲水食菜守道安貧悉士之至賢高尚其道孔宣父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命者窮達之分皆自樂天知命而已若好勇疾貧臨財苟得非君子之人欲慕賢哲之蹤則不恥緼絺之袍筆門圭竇者矣

履平

素履子

卷下

二

素履子

卷下

二

素履子曰。稱之用也。取之於衡。車之行也。通之於轍。衡平則毫釐不差。轍通則輻輳無滯。稱若失之於毫釐。則權衡不正。車若虧之於輻輳。則輻跡難通。欲稱之平。則慎之於毫釐。欲轍之通。宜治之於輻輳。毫釐不失。輻輳不虧。則謂天平地成。乃取易象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之時。用居安慮危。履平慮蹇。所以禮云。積而能散。安而能遷。此君子履平而思進也。子房素書曰。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士若馳。逸遊好財色嗜酒多私。則平地生坑坎。安處有危亡。是以易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故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瘠。皆如履薄臨深。履平之至也。

履危

素履子曰。居屯蒙危難之時。常見易象云。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盤桓。利居貞。復見山下有險。險而止。蒙退則困。險進則闕。山蒙以養正。乃聖功也。君子以果行育德。屯之時。用利在居貞。蒙之時。宜利於養正。是知貞之與正。可以涉危難矣。虞舜潛居中。冀仁孝之心。唯堅。周公出往東征。忠實之志益盛。展禽三黜而不已直道。子文三已而無愠辭。西伯居羨里。仁德愈明。治長囚縲紲。而賢行不替。遭匡不改仁。聖厄陳不徹鼓琴。君子福至不喜。禍

至不懼不緇不磷潔白之德益彰不凋不衰清貞之操彌盛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聖賢若是所以長思鵲之篇鵲鳥之賦然而履虎尾畏懼愬愬涉險難慎危兢兢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又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履道亨矣

素履子

卷下

三

素履子

卷下

三

素履子卷下終

道藏精華第九集之二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伸蒙子微言

自由出版社印行

原序

伸蒙子者書于槐里其自序曰如有用我吾言其施吾學其行其自負之重乃如此設使終身不達抱空言而死于槐里伸蒙子不終于蒙也哉及其出萬年為宰其言亦既施矣然而終不能救唐之亡者所施不遐也設使以壽終于其邑則其所施止於是所施止於是所言過于是伸蒙子將不近于誣也哉惟其罵累而死是以平昔之言皆足以取信于天下後世而其重若泰山伸蒙子猶不死矣雖然士有不幸不得行其志以實其言者古今何限惟真有所見者其平昔之言自口則伸蒙雖終身不達雖不罵賊而死余以為奇士然則言以見志亦士之所不能無也哉至正十三年歲在昭陽單閼夏四月三山學士陳留孫謹識

伸蒙子

原序

一

伸蒙子

原序

一

伸蒙子卷上

唐 林慎思度中撰

槐里辯三篇

上篇凡五章

彰變

辯治

喻民

演喻

較功

彰變

賞罰喻妖祥

興哀喻良暴

干祿先生

本傳

問王道興衰由天之厯數有諸伸蒙子曰非天也人也日星有妖祥天所

示也不使妖見唐虞祥呈幽厲豈非天職興衰不亂亦妖祥均耶曰里有良吏暴吏積益

于民也不由牧政之心焉然則政之不亂也不使罰及忠信賞歸苛酷矣是賞罰均于政

也而良暴豈由于政哉是興衰係乎君人猶良暴係乎里吏則天示妖祥顧非均于賞罰

邪豈使妖見唐虞祥呈幽厲歟則知化妖祥者由于天變興衰者由于人故曰非天也人

也

辯治

治大易治小難

干祿先生曰治千乘之國與十室之邑孰難伸蒙子曰國易曰何以然哉曰治大以智治

伸蒙子

卷上

一

伸蒙子

卷上

小以力。智役眾人。力窮一身。然則勞衆孰與勞己之難乎。夫工于材也。有繩墨焉。有斧斤焉。繩墨以智也。斧斤以力也。布繩墨。豈不易乎。連斧斤之勞乎。矧繩墨誤。猶可移斤斧誤。其可移哉。治國施教令。非布繩墨邪。治邑承教令。非連斤斧邪。則治國孰與治邑之勞乎。

喻民

古今化民難易

干祿先生曰。古民難化于今民乎。伸蒙子曰。今人易化曰。古民性樸。今民性詐。安得詐易。于樸邪。曰。樸止也。詐流也。止猶土也。流猶水也。水可決使東西乎。土可決使東西乎。且嬰兒未有知也。性無樸乎。非兒已有知也。性無詐乎。聖人養天下之民。猶曰兒也。則古民嬰然未有知也。今民非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與化未有知之難乎。

演喻

干祿先生曰。子謂今民易化。何唐堯獨彰于古邪。伸蒙子曰。吾所謂古民難化。性猶土也。土不移。移則堯堯生矣。今民易化。性猶水也。水可導。導則源清矣。是以古之民雖唐堯在上。終不能化頑嚚。使有知。今之民有堯之化。孰有頑嚚之難化乎。故曰。今民易化也。

較功

干祿先生曰。吾聞昔者。虞夏六國。劉勇一項。較其功孰難。伸蒙子曰。虞難。曰。六國誤于儀

秦之弊嬴因其敝而取之矣其弊曰吾聞秦原有鹿獵師不能獲焉一旦猛虎殺而棄之然後獵師爭而取之矣且殺之者生鹿也爭之者死鹿也嬴噬六國是虎殺生鹿劉剪一項是獵師爭死鹿也與其得死鹿于劉孰若得生鹿于嬴之難乎然嬴不二世而劉四百年得生鹿之虎又孰如得死鹿之獵師乎

中篇凡四章

演聖

喻時

全明

還善

演聖

知道先生

本作

知道先生本作問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乎仲蒙子曰仲尼得于楚不為有土失于楚

不為無土

何則鱣居之水鯢不可止也鰲巢之樹鵬不可棲也故仲尼無土于一時有土

于萬代也且生遇無道則天下猶小不容仲尼也矧一楚國何益乎苟生遇有道則陋巷

非隘可封仲尼也雖百楚國何及乎所以仲尼之道高大無窮焉亘萬代而乃容非一時

之能容矣苟以一時封楚是鯢止鱣水鵬棲鰲林既莫能容也孰為有土乎所以亘萬代

而乃容果遇有道而封也孰為無土乎故儒行曰儒有不新土地之禮義以為土地則知

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明矣

伸蒙子

卷上

二

伸蒙子

卷上

二

喻民

知道先生曰仲尼登泰山小天下其然乎伸蒙子曰然曰天覆無躬惡謂小邪曰以時觀之而小也夫越巨川遇昏瞑之時望千里之岸如在數步之中是豈川之隘乎蓋昏瞑觀之而然也仲尼生于周末應聘七十國其能容者非天下昏瞑乎天下昏瞑觀之而小不亦宜哉若使仲尼生于陶唐之代則君如日也天下皆盡也天下惡得而小哉故曰以時觀之而小矣

全明

知道先生曰吾聞仲尼日月也伐木于宋削迹于衛有損于明乎伸蒙子曰何損哉夫盜者習于昏黑也見明則惡之蓋不利其盜矣宋衛是習昏黑者也見仲尼則惡之蓋不利宋衛之盜矣盜自盜也日月仲尼何損哉曰應聘無用于天下有損于明乎曰何損哉夫人之寐也見明則避之所以不用日月也是時天下諸侯皆寐見仲尼則避之所以不用仲尼矣寐自寐也日月仲尼何損之有

遷善

知道先生曰吾聞伊尹放太甲於梧宮有諸伸蒙子曰子書有之曰臣放君忠乎曰太甲

始立不肖伊尹放之可也曰桀紂不肖龍逢比干惡不放歟曰桀紂大不肖也安能放哉
曰吾聞狸能捕鼠不能捕狗則伊尹其捕鼠邪仲蒙子莞爾而笑曰先生聞良馬有害人
者乎良御必能維繫以馴伏其性也聞猛虎有噬人者乎武士安能囚拘以馴伏其性邪
太甲不肖猶良馬也伊尹則可維繫以遷于善也桀紂不肖猶猛虎也龍逢比干豈可囚
拘以遷于善乎知道先生釋然曰誠哉吾子可謂知言矣

下篇凡五章

明化 廣賢 較仁 持危 利用

明化 隨其才性而化

求己先生本紀問人之善惡能化而遷乎仲蒙子曰遷矣曰性有剛柔天然也猶火可遷
於水邪曰善不在柔惡不在剛也火能炮燔亦能為災水能潤澤亦能為沴及其遷也化
災為炮燔化沴為潤澤豈在化火為水乎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也必能反善為惡反惡為
善矣孟母正己以化于孟軻及其遷也非反惡為善邪齊桓大功而化于豎刁及其遷也
非反善為惡邪所謂人善惡隨化而遷不亦明乎

廣賢

伸蒙子

卷上

三

伸蒙子

卷上

三

求己先生曰周公吐哺以急賢然未聞賢肖周公何為急邪伸蒙子曰周公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不在肖周公而急之也若必肖周公而方急之則無賢可急何以要四方之心乎夫賈者積金市物聞鬻者之聲則必躍然而近之雖物不合賈者亦償金而取焉所以不阻四方之物也不阻四方之物則四方之心嚮焉周公設禮以待士聞有士之名則必欣然而迎之雖士不及周公亦下禮而接焉所以不阻四方之士也不阻四方之士則四方之心歸焉則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也豈有肖周公而後急之邪

較仁

求己先生曰善治天下與善治國者其語大則曰堯仁如天周德至矣然稽其動治之心昌及于勛邪伸蒙子曰論其位則勛崇較其仁則昌至先生驟然曰昌民得及勛民之樂邪曰勛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曰噫昌之時幸方縱毒天下之民皆惟其苦僅遇昌德化猶酷父之子其伯叔私撫焉當是時幸其偷生亦憂且懼矣寧謂喜邪勛之時水不為沴天下之民皆忘其咨又遇勛仁化猶沃壤之苗而甘澤復加焉當是時生意滋茂泰且樂矣寧無喜邪曰先生聞齊相養士三千乎聞晉臣飯桑下餓人乎餓困而得食與食厭而得魚孰急乎五帝之民與以時治為常遇勛之仁豈非食厭而得魚歟商末之民以

時亂為常遇昌之德豈非餓困而得食歟故謂勛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亦明矣

持危

求己先生曰四皓遁跡避時名高後代酌其傲君而處私賂而出非罪人歟仲蒙子曰正天下也何罪之有曰徇呂氏以矯高祖是躡邪徑而背直道何反謂正哉曰用邪扶正也且大廈之敬也必敬其木以扶之然後正矣方高祖欲廢嫡立庶太子勢搖羣臣心動是時天下政柄將失所持四皓心是危急可以正之惡能忍其危哉所以徇呂后謀從孝惠出是謂用邪扶正不甚至歟苟為不然則從其廢嫡立庶戚氏得以惑亂一人侮蔑萬極欲漢室不危難矣又安得傳其後嗣哉則知四皓始而處者非傲君也辭夫爵也終而出者非私賂也正天下也

利用

求己先生曰治民之用恩刑恩刑之利孰最仲蒙子曰刑最曰刑施而民怨其利邪恩施而民悅其不利邪曰恩施于民民既民矣刑施于民民不民矣且民既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誰禦哉譬處家而治羣下焉下之良者雖恩賞不至且未失于良矣下之惡者苟刑責不及孰可制其惡哉是知治民用刑為最

伸蒙子

卷上

四

伸蒙子

卷上

四

半祿

本注槐里有干祿先生始隱高山獨懷古節不徇時態嘗語人曰吾逢有道則出無道則隱今遇昭代吾不能遠遯出以干祿為字然而棲遯法度進退

容儀未嘗忘山故字從山

知道

本注槐里有知道先生自謂進退有時吾不安動是以自謂知道蓋有樂水之癖凡居處視聽以泉源池沼為樂故字從水表德也

硯石

本注槐里有求己先生陋巷固窮學道無倦嘗曰美邪器成不磨礪其凡安能剝犀截鉄君子晦迹不磨礪其道安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伸蒙子卷中

唐 林慎思度中棋

澤國紀三篇

上篇凡五章

辯刑 合天 去亂 鏡旨 鑒旨

辯刑

宏文先生本一作曰：有道之君刑孰峻于無道之君乎？伸蒙子曰：有道之君刑峻曰：何不聞堯舜暴虐，桀紂寬仁乎？曰：水火不暴于虎狼也，然水火之為峻也，必能滔湧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虎狼之為峻也，止于牙風吼霧，噬獸啗人矣。豈及水火之大歟？所以水火仁于人，而人賴之，不見其峻也。虎狼害于人，而人畏之，故見其峻也。有道之君猶水火，然無道之君猶狼虎，然狼虎不及水火之大，豈不明乎？

合天

宏文先生曰：秦人焚書坑儒，以愚黔首，竟其帝萬世矣。而亡不旋踵，何邪？伸蒙子曰：天亡之也。吾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生義農黃帝堯舜，為道之宗；又生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伸蒙子

卷中

一

伸蒙子

卷中

為道之主其言式萬代其政訓百王譬日月不可掩山川不可遷也秦人姍笑先生絕棄禮法悉舉而燔之使天下之人橫目童童無知識無防節是日月晦蝕山川崩裂天怒人怨有滅亡之形而人不知也一夫呼七廟墮秦焚書是自焚矣秦坑儒是自坑矣世未有合天而亡通天而存者也故曰秦之亡天也

去亂

宏文先生曰秦并仁義鞭笞天下為後代所醜何其烈歟伸蒙子曰天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當六國相強二周皆弱此時已亡仁義惟尚戰爭故天下大亂不一其主也天俾秦并而一之又不能守故天下復一于漢所以去天下之亂也曰秦曷不尚仁義以守之歟曰仁義者秦人之所諱也秦以山西之習起而馳驅中原惟知干戈弓矢之為利也惡識仁義哉天厭六國之亂而使秦并之天又厭秦之亂而漢得之南方有蜥縱毒于路而里人惟養鴟以吞之秦之亡六國是鴟之吞蛭也北方有虎食人與獸武士設檻以殺之秦之自亡是虎之投檻也安有亂而不亡乎故曰天之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

鏡旨

宏文先生曰秦有寶鏡照人肝膽能使左右前後莫不廉不忠之心者於是鏡皆有不隱若使後代帝王有是鏡也則不廉不忠之人得肆于前後左右邪仲蒙子曰不然是鏡凶鏡也于秦為不忠甚矣斯由之父子高樂之翁婿哀凶鞠頑懷諛飾詐朝夕出入于宮庭之內其為不廉不忠孰甚焉而是鏡曾不能照其奸偽之一毫則是凶鏡也又何以取于後代乎秦尚法律焚詩書肆虐于人上危亡之不暇矣況乎賊盜阻山義兵四起天下族謀以亡秦而是鏡且不能照之其為不忠莫甚焉秦負鏡哉鏡負秦哉

鑒音

宏文先生曰三代衰亡垂鑒千古何後代有踵其亡哉仲蒙子曰三代之季鑒于有道不鑒于無道也且居起欲奢鑒之而反儉威刑于暴鑒之而反仁政遊欲縱鑒之而反禮聲色欲荒鑒之而反德是猶鑒治國之政而成有道之基矣反是猶盜賊之類晝觀刑戮于市暮行誅劫于衛豈刑戮能使之鑒邪蓋盜賊之心不可移也雖知夕必禍而朝且殺人矣是謂三代之季鑒于有道不鑒于無道也

中篇凡三章

演忠 明諫 辨惑

伸蒙子

卷中

二

伸蒙子

卷中

二

演忠

如愚子曰如本比干何如臣乎伸蒙子曰忠也曰比干諫不止致辛有召賢之罪名落千古而為後代之所醜斯實陷君子不義惡為忠乎曰辛為君塗炭生民是時天下之心皆欲亡商興周蓋商之朝猶有賢人賢人存則商不亡商未亡為天下僂是以比干知存無益故力諫就死忠不為忠乎曰知存無益胡不逃去逃去則商無賢人無賢人則辛自亡矣惡有剖賢人之罪為千古醜歟曰苟使逃去則無忠臣死諫之名垂于後代也且比干非不知辛禍胎已長勢不可止蓋不忍不止則竭忠諫之諫之不聽亦欲垂明鏡于後代則辛有剖賢人之罪得無鑒戒于後代邪是以比干之忠不獨忠于一時而亦忠于後代矣

明諫

如愚子曰夷齊諫周武欲存商紂其為義乎伸蒙子曰然曰商紂肆湯火之威下民罹煎熬之痛周武不忍而伐之是時天下咸欲速兵救世何夷齊獨諫周武之伐存商紂之暴而為義乎曰夷齊之諫不獨吐一時之忠抑垂千古之戒也且人皆曰紂可伐也獨夷齊不以為然者其意不亦深乎故諫不貴納于一時之周武而貴納于後代之諸侯不貴存

于一時之商紂而貴存于後代之王室。知後代王室必有肖商紂之暴。後代諸侯必有習周武之志。故損身諷諫。用譏後代伐君者。恐中損身之譏。無生易國之志。此非夷齊之意深乎。若謂止周武縱商紂為心。是不能立昭代之謀。救下民之難。而遁迹餓死。真曰愚矣。後聖曷稱為賢哉。蓋立謀救難。不乏其臣。所以去之。將持終身之仁。用全諷諫之道。故有知者。謂之仁義。不其然乎。迨後幽厲有商紂之暴。不為諸侯易其國。是恐中損身之譏也。故得周室不翅于卜數。非由夷齊忠諫所致哉。如愚子釋然曰。夷齊之意深矣。有假夷齊者。惟知夷齊行去周之名。豈知惟夷齊全周之義乎。

辯惑

如愚子曰。吾聞君子不惑。小人多惑。有諸。仲蒙子曰。人無不惑。蓋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矣。小人不知其所惑而惑矣。曰。吾聞古之帝王。蓄貨財。淫酒色。未有不亡國喪身矣。所以桀紂幽厲皆由是也。矧臣民士庶。由是而亡家喪身多矣。得不為惑歟。曰。是不知其所惑矣。而惑遂至喪亡焉。設使君如堯舜。臣如夷齊。士如顏閔。前設糟邱酒池之樂。後陳鹿臺銅山之貨。左右列姐已。褒姒之容。安能亂堯舜之德。汚齊夷之風。染閔顏之行。而至喪亡乎。如愚子慨然寤曰。誠哉。人無不惑。在知與不知耳。

伸蒙子

卷中

三

伸蒙子

卷中

三

下篇凡二章

分賢 彰明

分賢

盧乳子曰本作陶朱公何如人乎。伸蒙子曰：賢也。曰：中男殺人，不命長男持金如楚，誠知其無用之矣。然而長男竟將以行，曾無教訓之言。迨及其反，則笑曰：吾必知殺其弟矣。是事往後言，惡得賢邪？曰：人性勇怯，非教導能移也。且雷霆倏閃，聲騰百里，則勇者神不搖怯者；眼先慄，當是時也，人非神之不欲搖。如其怯，何陶朱公之長男怯？棄財之性，不可移也。所以不命其行及其行也，豈可教導以移其怯哉？曰：然則安得不奪其行邪？曰：苟奪其行，則先見自殺其子也。先見自殺其子之名，則不見棄財之性。又安能明陶朱公不命其子之心乎？所以陶朱公之賢，由是而分矣。

彰明

盧乳子曰：吾聞子夏哭子喪，明有諸。伸蒙子曰：喪明而明，益彰矣。曰：喪而益彰，何如？曰：子夏之道，全于四科，垂于千古，而哭其子喪，其明書于禮曰：吾過矣。則千古之人見之，孰不以子夏哭子喪，明而鑒哉？能正天下之為人父者乎？所以喪明明于古人，非明益彰邪？

弑豷本注澤國有宏文先生當時兵寇入皆負戈甲獨子嗜文或曰方事甲戈安用宏文對曰吾以宏文為甲戈故字從戈甲

秘愚本注澤國有宏文先生當時兵寇入皆負戈甲獨子嗜文或曰方事甲戈安用宏文對曰吾以宏文為甲戈故字從戈甲

甌本注澤國有宏文先生當時兵寇入皆負戈甲獨子嗜文或曰方事甲戈安用宏文對曰吾以宏文為甲戈故字從戈甲

仲蒙子

卷中

四

仲蒙子

卷中

四

伸蒙子卷下

唐 林慎思度中撰

時喻二篇

上篇凡八章

明性

刺奢

顯防

伺難

治難

審類

遠化

譏惑

明性

韶夏之聲人非不知可敬而不能嗜也鄭衛之聲人非不知可去而不能捨也何哉可敬者禮節也禮則難行故人不能嗜矣可去者非禮也非禮易惑故人不能捨矣是以演先王之教不得人之樂者教難行也吐倡優之辭皆得人之喜者辭易惑也惡有聖徒能乘其心易惑者後而難行哉

刺奢

一樹之花人爭盼焉一株之棘人爭忌焉且人皆愛花之鮮妍不知鮮妍能誘人為驕奢之患矣人皆忌棘之傷害不知傷害能誡人行正直之路矣嗚呼驕奢事極則花為禍人之根者也正直路存則棘為利人之本者也而人不知忌于花而忌于棘意其惑人也久

伸蒙子

卷下

一

伸蒙子

卷下

一

矣

顯防

居暗室而望明庭者雖隔簾幙而妍醜亦辨矣居明庭而視暗室者雖去簾幙而美惡不分矣故君子居其顯進退不違規矩也脫有一失則庸昧者皆見而譟矣小人處其昧動作皆為非僻也曾無一是雖真顯者誰見而誅是以古之聖賢立道光顯為後代所瞻矚使無一失者得不由防其譟之邪

伺難

舟行防覆溺之患伺無風波則越重溟如池沼矣車行防鹵掠之患伺無寇盜則踰修嶺如康莊矣君子行其道則先防惡人伺其善則交之豈知有行善而蓄惡者伺難甚于風波寇盜乎及中路罹其誘譖則何啻于舟車之遇溺掠邪

治難

習幻惑之徒蓄其異術每一呼吸皆能變寒為暑變正為非矣習焚鍊之徒蓄其神方每一施用皆能變石為金變土為銀矣然外物榮枯貴賤猶能變之而已身榮枯貴賤不能變之何邪信知治外物之易而治己身之難也今有人行文行忠信之道能言于人而不

能行于己與夫習幻惑焚鍊之徒何如是知巧婦之手不能飾醜為容壯夫之力不能拔賤為貴

審類

負樵蘇者日跨崇巔不告吾勞矣乘麒麟者一涉修途則吾倦矣非負樵者不勞而不告告之無聽于人焉乘馬者一倦而吁則吁有聞于人焉是以處上位者不見下民之艱一有不快其心者則吁聞于天下矣噫豈知下民終日勞心而無告于上乎

遠化

日月之照孰曰偏邪而瞽者不被日月矣雷霆之震孰曰隱邪而瞽者不戴雷霆矣聖人以恩信臨人豈得昧于天下乎蓋習叛者瞽于信恩也刑法示人豈得默于天下乎蓋習盜者瞽于刑法也嗚呼恩信非不博刑法非不大而叛民盜吏瞽于下豈恩信刑法能化乎

譏惑

絲蟲常絲也絳人之身孰曰喜邪烏鳥常古也鳴人之面孰曰怪邪以其為喜未聞歸禍於亂以其為怪未聞降禍于德是豈蟲鳥之動有徵邪蓋為小人觀聽不能無惑耳則知

伸蒙子

卷下

二

伸蒙子

卷下

二

妖容露於人人皆愛也豈知絆人之心為疾乎嗔語示于人人皆惡也豈知鳴人之過為誠乎

下篇凡八章

由天 警惑 辨功 慎名 指常 指公 諷失 書誤

由天

趙女有巧飾容者越女見之謂傾國之態難移矣豈知習之而反自勝邪邠人有善調歌者巴人聞之謂貫珠之音可奪矣豈知習之而反不及邪且顏容喉舌天然也妍醜清濁豈有同乎蓋以齊莊運動不得無師矣仲尼昔師于老氏也後設其教則大于老師矣是師其齊莊也妍醜豈由于老師乎韓非李斯昔師于荀卿也後行其道則反于荀卿焉是師其運動也清濁豈由于荀卿乎若使人有能否可褒貶其師也則妍醜清濁亦可移于人不由于天矣

警惑

投數爭輸贏一有勝之者則呵而怒矣卜聲伺凶吉一有不善者則慄而懼矣殺之下之皆我為也而數與聲莫有情于我乎夫區區于名利之途者朝出暮入投一韋卜一占

宜為人所知矣及其不知也則或憤或戚焉噫殊不知自為之也豈知知道之人而無憤無戚邪

辨功

備治粟者雖役力求精曾不得其賞焉備治膳者雖不勞力自精亦先得其賞焉矧治粟功至僅免于誅也治膳功至又加其賞焉何則治粟猶四方外臣也治膳猶左右內臣也外不及內而然也噫使明目達聰鑒難易于內外而賞罰豈有謬加者乎

慎名

終身為善而善未必聞卒有一惡歸之則為善之名敗矣終身為惡而惡不可掩卒有一善歸之則為惡之名弭矣絲之職非不專也一旦功不至及戾其職矣管仲之謀非不僭也一旦功既霸及高其謀也嗚呼服玩之器重于千金也忽壞則棄棄壤焉稗草之叢蔓于茸蘭也忽食則同穀粟焉

指常

啗官之膳以膳為常雖疊歲飯之而心無何焉啗人之饌以饌為異雖一旦飯之而心長感焉人在治代則以聚樂為常也疊歲受唐虞之化孰有荷乎人在亂代則以聚樂為異

伸蒙子

卷下

三

伸蒙子

卷下

三

也。一旦被湯武之德，孰無感乎？嗟乎！徒知感異恩于一旦，豈知荷常德于疊歲邪？

指公

郡起虎狼之暴，雖隔他郡，聞之亦咸有懼心也。地產珠玉之珍，雖隔異地，聞之亦咸有嗜心也。一有能殺狼虎者，眾聞之莫不喜；一有能得珠玉者，眾聞之莫不嫉。蓋殺者去眾害，公其利也；得者奪眾好，私其利也。且人心皆知喜公而嫉私也，使能得是公，去是私而與眾人喜而不嫉者，幾人乎？

諷失

設竄於路，用去害焉。害未及去，而人過之反為害矣。税金于市，用化利焉。利未及化，而人叛之反失利矣。且養其卒，非捕民之寇盜邪？寇盜未必由卒捕也，而先盡民之父子焉。條其吏，非勸民之農桑邪？農桑未必由吏勸也，而先奪民之粟帛焉。斯不亦用去害而為害，化利而失利歟？嗚呼！韓非說難，嵇康養生，亦幾于是矣。

書誤

鑿井于路旁，用濟路人之渴。一有墮之者，則罪鑿井焉。立署于河側，用權商賈之利。一有危之者，則反德立署焉。然鑿井至仁，而反不仁；立署至不仁，而反仁。邪所反者，皆誤而然。

也是以力仁之士。人苟防其誤則不得其仁矣。力不仁之人。不防其誤則不全其不仁矣。嗚呼。吾見今為不仁。但多防護者矣。孰見今為仁有不防護者邪。

伸蒙子

卷下

四

伸蒙子

卷下

四

唐水部郎林虔中著伸蒙子三卷時咸通六年也以其時考之方奉釋氏寵樂工耽遊宴怠政事侈費無度兵禍未已而堂老楊岐路巖輩皆以賄敗溫璋至有生不逢時之嘆公之志何由而伸乎今三卷中姑與其概曰遷善則有太甲猶良馬之喻曰鑒育則有盜賊不可移之類曰辨惑則有知與不知之別寧非有所感而述歟然公之學與言竟不見之施行所恃以傳達者道書而已文忠歐公嘗言讀唐四庫書因見著書之士不可勝數而百不一二存公之書雖見于唐藝文志及本朝崇文總目而猶未廣其傳公之名孫元復分教于莆始鋟梓于泮人始得而盡見之賢者之後雖百葉若一體令郡博士能守家法傳家學其猶荀氏之應明魏鄭公之暮天命非爽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當有用我者則虔中之言非迂矣咸淳癸酉上元後五日莆田劉希仁書

道藏精華第九集之三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合刊
清靜經·玄門必讀

——
附李二曲先生談道錄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九集之三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

自由出版社印行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序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旣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強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於關尹而稱之爲古之博大真人也列禦寇亦師之

以傳其道焉嗚呼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聞而關尹之書自昔以來秘傳于世少有知者雖聖明之朝以莊列二書名之爲經而是書不傳不得上達使莊列二子有知豈不有愧於地下乎莊子不云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今觀是書則知關尹子咸備四者之道宜其稱之爲博大真人矣自清濁兆分以來未有立言垂訓顯道神德至精至凝至元至妙如此書者也葛稚川謂擒縱大道渾淪至理先儒未嘗言方士不能到惟其尊高也故淺近者不能窺惟其廣大也故孤陋者不能造惟其簡易也故該博者不能測學者望之不及研之不得契之不可咀之無味捫

擷無門探索無路甚至指爲俗書以爲出於漢儒之口噫是書也莊列不能言文程不能道而謂漢儒能述之乎自漢明帝時西域之教始流入中國而其書最精微者楞嚴楞伽金剛法華也其所言之神通妙義變化正魔以至無我無人之說悉先述於是書矣然其言簡其義詳又非重譯之書所可比擬也關尹聖人周末之世與孔子同時二聖人皆親見老子故其言間有一二與孔子同者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類豈所聞所見亦有同得者乎今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

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戴之拜之哉今欲於強名之下強字表德故述言外經旨云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字道焚香再拜謹序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序

三教一道人實三之既已三矣孰能一之伏讀文始真經三教於是乎可一矣何以言之經曰聞道於朝可死於夕非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子之言乎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非無人無我無衆生壽者金剛之言乎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非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乎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非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乎是皆大易之言也心蔽吉凶男女盟詛藥餌者則有靈媼沈狂等鬼攝之是則楞嚴二十五魔之說也籩豆瓦石問答之語是則庭前翠柏拈花微笑之機也得道之尊可以輔世得道之獨可以立我與夫捐忿窒慾簡物恕人等語質之孔典語小異而義大同也融三

貫一全經皆然互會兼曉不可徧舉但後學顯於一門獨此
昧彼非已所異是已所同安知聖道如天無所不包耶坐井
而闕宜乎毀所不見矣又是經祕於前代出於近世古無籌
解讀之愈艱或欲解之病乎難悉吾師抱一先生通方大全
之士也幸聖經之出世愍後學之不明撤百氏之藩籬明老
關之宗旨或因言而析理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立或
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抉
事於意外大率多文始經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
外經旨是經也真所謂剖大化之秘藏增日月之光明洩大
易未露之機述楞嚴秘密之蘊卽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
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脈窮諸祖之骨髓顯黃帝之

機緘露老聃之腑肺也學者得見此經誠爲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恩大難酬鉅梓廣傳用報龐德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是經達乎融三貫一之旨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學者當戴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敬爲之序有

宋寶祐二禩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百拜謹序

文始真經出世紀

道行乎教非文不宣蓋將以詔衆而傳遠也故教託文顯道
因教明三者相須而不可偏廢也然文有隱見教實與焉所
以關乎道之興替也孔子著六經以明道天下宗之教已行
矣秦皇出而儒書焚文旣隱而教遂熄漢出屋壁而列之文
旣彰而道乃行是知文之隱見卽道之晦明也故夫子有斯
文喪未之嘆一皆推之于天信非人之智力所能及也我玄
元道祖當周室之衰將有事乎西征而關令尹望雲氣知天
真至於是預期齊戒以俟應兆旣至乃延而師之受道德五
千之言及乎得其道乃祖玄述妙致大盡精而著爲是經將
以擴明其教也按劉向言關尹子隱德行人易之蓋當時潛

德不耀而教不大行今以莊列二書攷之列子則見而師之故多請問之辭莊子則聞風悅之遂稱之爲古之博大真人以二子之高致而推尊如是其道蓋可知矣逮秦漢之交有蓋公者方異之人曹參嘗師事之事見於史以是書授參參旣用其道及薨與書俱葬孝武復得於方士又爲劉安匿之吁玄聖之書何鬱多而通鮮邪豈得之者懼夫漏神洩道寶秘而爲獨善之計邪自劉向表進之後獨見於葛稚川之序目茲以後是書遂秘由晉而來修文輔教如陶寇王尹李吳馬杜諸大師德所著子集見於藏室者不啻千餘卷終未有一言及於是書有宋碧虛先生教法中博瞻者也其註老莊引證百家無所不至爲道德纂微序乃曰今之西升經卽關

尹子書也又莊列所引之句是也或有之而亡也緣世亡其書道藏失載故斯億度也徽皇御極大弘立教政和中雕鏤藏經九兩詔天下蒐訪道門隱書甚至督責郡縣入進者加以賞所獲雖衆而此書竟不出金源大定初重陽祖師自秦抵海倡起全真追三代之淳風續無爲之古教長春嗣教詔赴龍庭陳先王之道德慈儉好生之諫切切而進妙沃聖心大加開納繇是清靜之化雷動風行化洽華夷立門大啟長春上仙之後清和典教名師高德輔立翼德者珠聯玉耀於一時通都大邑宮觀相望星弁肩摩霞裾武接以至深山巖谷十百爲居草衣木食怡然有巢許之風雖髻童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無妄語一時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

如此時也歲癸巳有羽客張仲才南游回詣寶立堂求見於宗師炷禮畢笈出一書將獻之衆師目之題籤曰關尹子書衆猶率然不爲意取讀之義與文古詞徑闊澀猶車行蠃蛭觸途皆硌乃相與鉤索漸得所指類推不已義大昭彰意至聖而言至希輕輕然冷冷然使人如登虛無之景遊廣漠之世不知心迹之俱超也衆師驚喜曰然則古有是書何絕世無聞今何從而出詰之則曰游之楚得於采山之人蓋如李筌得陰符於石室也衆乃拜於宗師訴以得經之由宗師漠然久之曰時哉時哉斯文之出其天意乎是書不行于世蓋千年矣今天元啟瑞道化興行而此書出世者是其時也在吾門者宜自幸自慶生斯時值聖教探討服行以致其妙則

聖人雖千古之遠遇之猶旦暮也嗚呼盛哉非天所昇其孰能與於此是經之出其異者蓋有三全真之教千百世間然一出也此經秘絕亦千年矣今真教方隆秘經隨出不先不後同時相值是一異也清和典教蓋三傳矣不出於前師如有所俟正清和典教之年翻然而出是二異也旣出張君卽得之自楚之燕踰二千里都無迂墜直獻于師如有所使者是三異也噫以千載之前之尹書付千載之後之尹氏惠然自至如芥投針以斯三者而驗焉蒼蒼之意不遠矣昔者河出圖洛出書六經出於壞壁故先王之道明聖門恃之爲龜鑑今聖書出於道隆之世其萬世立門之龜鑑乎繼而披雲天師刊鏤藏經卽補入藏室稱爲文始真經遵太上之命號

也真常真人開置立學才俊聚焉朝講夕演多及是經然其詞旨夙異自成一家略無莊列寓言駕辯乘風夢蝶傲世等語自字至藥分次篇目極有奧旨章章義異皆不失篇題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此書之淵奧也通立而致命知天而盡神剖五常百行之精微超六籍名言之迹演四句百非之要義異聱牙詰曲之辭窮益深測益遠若履橫杖而浮大海躡飛葉而游太虛葛仙翁模象之語庶幾近之屢有時彥探微索隱作爲箋解然跋前疐後反爲書玷抱一子謂咸備天神至聖四者之道如女嬰龍虎之語丹道之妙也鐘鼓舟車之語禪者之機也精水神火之語造化之秘也小隙小蟲之語人事之詳也我寓道寓之語無言之言也後學知其一者不

知其二達其常者不達其變明乎空宗或昧於鍊養有無俱
燭復疎於治文故解之者未免有管中窺豹之謂也象先昨
游浙右得抱一先生所著言外經旨其道眼高明學問富贍
註文不爲正經文字所束鼓舞變化指妙意於詞章之外而
不失本旨故曰言外經旨所謂四者之道皆盡之矣其跌宕
超詣出神入天亦足以超關尹於千載之下是註也惟曉於
上智非訓詁之設也夫是經大教中不可闕者也抱一之註
又是經中不可闕者也經旨旣明則使玄聖之道昭昭乎如
天日在上有眼目者俱得瞻依所謂教託文顯道因教明豈
不信歟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卽真人受經結草樓之地也人
世雖更山川良是象先未瞻靈境心醉聖風游之泳之不知

在數千年之外也因結夏是宮就出抱一之注札而傳之冀
乎若道若俗若智若庸因經悟道因道度世是亦大聖
慈惠天下後世之心
敘出世之因使知
之不自弃也凡同志其曷
之哉時至元十八禩歲在辛巳重陽節日道士朱象
先稽首載拜書於樓觀之說經臺

文始真經篇目

上卷

一字

字者道也

二柱

柱者建天地也

三極

極者尊聖人也

中卷

四符

符者精神魂魄也

五鑑

鑑者心也

六七

七者食也食者形也

下卷

七釜

釜者化也

八籌

九藥

籌者物也

藥者雜治也

凡九篇一百七十章

抱一子曰字者盡四方上下之稱也故以一字冠篇首謂無是字則無安身立命之地道則遍四方上下無不在焉無是道則天地造化或幾乎廢矣故一字者道也字既立不可無柱故以二柱次之柱者建天地也天地定位聖人居中聖人者道之體也聖人建中立極故以三極次之三才既立四象位焉故以四符次之符者契神之物故爲精神魂魄五居數之中心居人之中故以五鑑居中以明真心能照也然無形則心無所寓故以六七次之七者食也食以養形故形食一體形久則化故以七釜次之釜者變化萬物之器也釜中不可無物故以八籌次之籌者物也物物可爲藥藥可以雜治

故以九藥終之九者究也盡也物至於爲藥功用極矣然藥之功復能活人有復生之理以明萬物皆具是氣是性可以生物不逐形盡也故以藥終焉今將九篇分爲三卷以見自一生三自三成九之義至九則復變爲一而無窮矣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上卷

守山閣叢書 子部

抱一子陳顯微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一字篇

字者道也 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卽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鬪也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立合曰道

抱一子曰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卽道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

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可以異觀乎
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
人事錯錯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戛而闕者有相勿而似而
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闕或介而不交於物或覘而呵叱之
或噴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
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鑠
塵徒勞心耳是同觀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
不可爲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
曰立合是四
者強名曰道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
立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
命通立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立此
非立是以善吾道者卽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立學之徇
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抱一子曰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
觀其微同謂之立立之又立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

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
言卽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
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
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微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
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
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
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抱一子曰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爲二矣所觀愈大所岐
愈遠反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
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
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

關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
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抱一子曰有人則我與人爲二有我則我與道爲二我不
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
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失我
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烏足以語

此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抱一子曰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孟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為兩人矣今焉甲自置之而甲自射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邪以物欲為孟以識陰為覆雖有大智力亦不能射此覆孟而悟其置也何則併與置之時忘之矣自疑以為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且揭去物欲之孟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方悟置之者非它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之想皆妄意也噫覆孟之下果何物耶學者母以為未嘗置之昧之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抱一子曰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矣焉能作道焉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作道

謂之非道則不可況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必器物不能
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物在則道在去是器
則陶安在哉亡是物則道安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
盡果能亡是物乎物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
物謂之善道善陶者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知
知其陶者無道可成器
乎物乎陶乎道乎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
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
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一

抱一子曰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無心道
不見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曰無心猶隔一
重關其說信乎曰見物便見心時汝領會否曰會曰無物
心不現時心安在哉或者茫然自失它日復問曰心可見
乎曰心不可見孰可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爲道與心一
乎二乎曰心與道可一矣物可與道與心一乎曰汝欲以
或者唯唯而退

關尹子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抱一子曰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傳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嘗疑夫太素之先有太始太始者形之有太初是則道未嘗無本未也太素者質之以太初者如上有百尺竿頭至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殊不知太初之外更有所謂太易焉太易者未見氣也是猶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關尹子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抱一子曰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心冥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世人有執一端

以求道者或以愛或以觀或以逐或以言或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特心未嘗萌爾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卽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抱一子曰逐者木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或遇異景物異祥異氣異光異明異見異趣異靈異通橫執爲道是猶魚望波明食動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無心矣安事逐哉或曰進修亦逐也精進亦逐也皆非乎曰爲學日益故須精進進修以成其德爲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無不爲是名真精進

關尹子曰方術一作土之在天下多矣或尙晦或尙明或尙強或尙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抱一子曰修真鍊性圓通覺輪所尙不同或觀音聲而尙晦或定光曜而尙明或運動而尙強或寂靜而尙弱是數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苟不執之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抱一子曰道不可須臾離也時而離非道也若夫可得可行則可失不可止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在是道在是矣易曰顯道神德行道固自我以顯矣而德行尤不可不神也然聖人於道有所得者皆德也於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不敢失德累行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為客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可得不可行者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吾死也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抱一子曰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可傳乎傳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可有所為有所執乎故為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也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真死於夕

關尹子曰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抱一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老子之能無知乎皆聖人之冥情也自有之無不可得而名狀其心蕩蕩乎豈可得而示哉若夫顏孟之仁善樂跖之暴惡皆自無起有昭昭乎不可得而秘也一情善惡為有知動物皆然一情冥之為無知無知則與太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關尹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

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抱一子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用九則聖人自強不息非勤也因時而動不容息也時乎用六則聖人利永貞非執也因時而靜不容動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學道有時節因緣聖人利何容心於動靜哉善觀聖人者觀其時而已矣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抱一子曰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以求道捨言行學識四者之外孰從而求之哉善求道者不即四者亦不離四者知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辯知行如禽飛無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擷影無得失之可驗知識如計夢無事理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有行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矣曰然則道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真求也故曰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關尹子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抱一子曰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為之功有可把捉成之甚難而為之甚易也道棄物天下之人咸畏之而不知其易蓋無為之功無可把捉成之甚易而為之甚難也大而建立世界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積德累功日將月就或經年或累歲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勤勞庶可晞冀信不易也至於一行之差一念之失一動之非一事之誤則隳壞世界喪覆邦國破家亡身可立而待故曰成之難而壞之易也至於懸崖撒手自肯承當不假修為立地成道至易也非天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抱一子曰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矣若夫有形而無我者惟火為然何也火不自立附物而現無我也使不附於草木金石火果安在哉是則天下無復存火矣然擊之金石鑽之竹木則火不期至而至矣火果有乎火果無

平聖人以火喻
道噫善喻哉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
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
彼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
動作昭著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抱一子曰昔人謂方生方死方生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
非真生方死方生者死非真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真
生乎死果真死乎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真
死曰動作昭著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著曰未死者止名
為生未契道者止名為事而已
噫安得真死者而與之語道哉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
異物橫執為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
得本

抱一子曰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德失之矣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過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為不足為必求奇言異行以為跨德入道之蹊必有異事契其異言異物感其異行學者不悟橫執為道未有不遭魔攝其如道經佛典所云豈止無時得原無時得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抱一子曰世事有為用力甚難而人樂為大道無為用力甚易而人不為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如奕有物有法可師可習故可漸為之非積歲累月不能臻其妙大道無色無形無數無方不可師不可習不可漸造之有彈指頃立地成道者或累歲積日不得或一彈指頃得之相去遠矣此無它有為之功與無為之功不同也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抱一子曰孔子見溫伯雪子於魯日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勘辨正邪以較高下淺深之學

者兩俱失之安得兩眼對
兩眼者與之相見而笑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
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
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抱一子曰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汗穢鰕
魚鯢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所不
周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存留其中知
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爲海殆矣問海知乎哉問道知
哉乎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
能見明中區事

抱一子曰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忘我而身隱
矣見物則昭著而不昧矣能忘我而昭著不昧聖人之功
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見明見明則不見暗中一物
是則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龍犀皆驚昧於倚伏

而不覺不知者矣奚取哉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抱一子曰人皆有是權顧所歸如何兩權者謂無一定之稱也夫小人豈一定爲惡耶能遷就爲善則君子矣君子豈一定爲善耶苟造次爲惡則小人矣惟聖人權如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矣

關尹子曰吾道如劒以刃割物卽利以手握刃卽傷

抱一子曰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之事無難無易莫不迎刃而解蓋精神剛明智慧照徹物來自明事至自判不知其所以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其間哉若夫揆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何徹是猶以手握刃不傷者鮮矣

關尹子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

失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抱一子曰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人居道與道會有問有答一氣往來爾胡不觀諸籩豆瓦石乎籩與豆終日講禮而昧者不觀瓦與石終日談道而聾者不聽然則籩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來乎

關尹子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抱一子曰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貴世之學者未造道也仰而跂之望而歎然與夫師而資之如而駸之皆求之逐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豐衍之而賈愚皆不尊不貴者也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兩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逐而及不恃而有不衍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獨往獨來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二柱篇

柱者建天地也 凡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碗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
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
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
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
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
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
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
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
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
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
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

神爲地水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
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抱一子曰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天
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具是理雖碗孟瓶盎皆有天地
龜蓍瓦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尙爾況氣血有情者乎
況人爲萬物之靈者乎精神搏應形理愛觀執存因攝而
生生不窮矣非天下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爲
天而精爲地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升不升
者爲木爲火爲人欲降不降者爲金爲物金木者水火之
各具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物金木者水火之
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之成焉大中之成則土爲尊
始之終之解而分之中而顯之皆中土之功也自夫大
之氣周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之
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中而升而不降自上下上上
之精神也故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魂神自天而降
也草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向上精魄自地而升也禽獸
橫生則根亦在尾矣故雖具血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
五行交雜則蠢動蟲蟲異稟異根有不可勝窮者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

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抱一子曰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皆思成之乎非思成之乎嬰兒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物亦不知為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識之時能夢天地人物否乎彼初見之恐亦未識久而後疑心水印之夢斯著矣猶如玉石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疑而結秀則形狀具存也然則鱗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知鱗角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矣

關尹子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抱一子曰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也自形觀之則有小大之辯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之日月明暗即人之精神盛衰豈特陰夢水晴夢火哉地之五味藥石即人之五藏好惡豈特心應棗肝應榆哉我與天地一乎二乎同歸乎各歸乎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抱一子曰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死也學者識認得真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強名也何可云謂哉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刀刃不傷人

抱一子曰識識易去識難稚年一見皓首不認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哉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為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氏以識為五陰之最微者以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人之識哉故曰手不觸刀刃不傷人

關尹子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盜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抱一子曰天地有大恩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爲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胸中之天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終疑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爲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汲汲者取也夢生於視觀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言天地則萬物在其中矣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而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抱一子曰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不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胸中之天地爾待固在彼成不成在我故不爲天地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

我外不見人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
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簞得風彼
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
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抱一子曰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形則
者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形不能生形則
人與萬物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也能生形乎
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也能生形乎
草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火而喻之以明形之最精者
猶若是況形之粗者哉非氣者搖動則生氣非形者鑽磨
則生形氣者天也有時也非氣者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
南北也世有剋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在
天地未判之先方歟自然南嚮之位也歟

關尹子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

卽寒呵之卽溫吸之卽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抱一子曰愚解參同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而爲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爲寒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鬱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倏往忽來非天地有爲也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卽鳴石擊石卽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抱一子曰人之精神魂魄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出於天而人且能爲之而自已之精神魂魄豈不能自生自養自葆自鍊乎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知注水則鳴則鍊吾之精

可以制魄知擊石即光則鍛吾之魂可以益神是則觀天
之道執天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
熱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干
變萬化無不可為矣德同天也信哉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
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
彼私智認而已之

抱一子曰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運而預見休咎
於天地者也炁之為炁神矣哉靈矣哉而昧者不知也一
人感之而五雲為之變八風為之遷蓋有至靈至神者存
乎其中如是則曰人曰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
為已有安知虛微
靈通大同之道哉

關尹子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抱一子曰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間如
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天地寓天地非
自成待我我與天地天地而地而成也故我寓則天地寓則
萬物寓我與天地天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

我與道爲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
其人亡則其道息故曰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極者尊聖人也 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
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
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
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
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
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
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
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

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

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抱一子曰天無爲而萬化成聖人無爲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遺將謂聖人物物思之事事計之而以一已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含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因是之因非非之以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而輕重其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曰無不照有妍

有醜而曰無厚薄

抱一子曰聖人猶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猶日也物有妍醜日無厚薄是蓋聖人無爲無心之治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

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

道不有德不有事

抱一子曰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爲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焉能忘我哉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抱一子曰聖人之五常亦猶衆人之五常夫豈異乎人哉特衆人之五常未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乎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爲仁義無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爲義禮無我則戒天下之心以爲禮智無我則照天下之識以爲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爲信此其所以不可跂及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

不得

抱一子曰以仁爲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以義
以禮以智以信爲仁則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何
則舉一常而五常備互換循環各兼五者視賢哲之士厚
於仁而薄於義智者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徑庭也易曰仁
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渾渾淪淪
淪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
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抱一子曰道無形無跡無言無爲學者何從而求之哉不
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之體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
求之於聖人者不過言貌行能而已愈失之矣捨言貌行
能之外何從而觀聖人哉善觀聖人者觀其心而不觀
其迹然則聖人之心果可觀乎果不可觀乎果異於吾心
乎果不異於吾心乎前章有言曰不借道于聖此之謂也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至
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

冥此乃見聖人

抱一子曰聖人本無言行貌能不得已而假此以示天下人徒見聖人言之工貌之殊行之卓能之神而謂道在夫四者之間而有是非妍醜高下巧拙之辨愈不足以識聖人矣學者冥此而於四者之外而觀之斯善學矣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抱一子曰衆師賢賢師聖聖師萬物同矣然則聖人果師蜂立君臣師蜘蛛鼠蟻而置網禮兵乎聖人同物置作無我天下之物皆聖人之師也物生自然聖人師其自然而已矣聖人何心哉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

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

抱一子曰聖人道則如絲之紛車則如碁之布聲倡倡之聲和之事物始始之事終終之色青青之色黃黃之物卵如絲翼翼之無愛道無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此則道如絲紛也至於鄙雜衆物別別分居或短或長或直或方物物不同且去取井井有條此則事如碁布也聖人志於道無心無我故不爲物易賢人志於物有心有人故未免爲物所易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抱一子曰聖人之處世和其光同其塵惟恐自異於衆人而其起居衣食貧賤富貴何敢異於人哉使人仰其高侈其大者聖人之所懼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生熟不盡乎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然則聖人之處世豈容衆人仰侈哉

關尹子曰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卽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卽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抱一子曰莊子謂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純純常常也若夫遊於離陵而忘其亦無責焉此聖人之利而忘其真虞人逐之以吾爲戮反走而三月不見異鵲之利而忘其真虞人入市之謂也雖然聖人處衆雖不自異物豈能拘之哉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抱一子曰道本無爲以道應世者是事也道本無體以道寓物者是物也聖人終不能將出此道以示人然則志道之士何從而得之哉昔人謂使道可獻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可進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可傳人莫不傳之於其子孫惟其不可出以示於人故得之者鮮矣然則聖人終不示於人乎孔子不云乎吾無隱乎爾善觀聖人者當於外觀之

關尹子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抱一子曰謂鐘爲鐘人皆然之謂鼓爲鼓則人不測其言所以退天下之言也謂車車行人皆然之謂舟車行則人固測其行所以奪天下之智也是猶犬可以爲羊輪不碾地之辨也其可以言名乎其可以智知乎

關尹子曰螳螂食蛇蛇食蛙蛙食螳螂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抱一子曰夫大道無說善聖者不言非無說也不可說也無言無財有言之則有弊何則言則不出乎有無也言有則相爲弊猶蛇有言非有則非無言非無則非有有無相吞互有言不如無言也然則聖人果不留一言乎聖人之言滿天下學者苟以聖人之言爲言不惟不知言併與聖人失

之矣

關尹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巳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抱一子曰聖人能大能小能智能愚能垢能淨能貴能賤能壽能夭千變萬化無可無不可賢人則不然能大者不能小能智者不能愚昔孔子見老聃歸謂弟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噤又何規於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現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聖人龍之賢人蛟之其是之謂歟

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抱一子曰在己不自居自居則有我矣能無我則形物自
著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也此靜也靜極則動而其動也
如水之流動已復靜而其靜也若響之應聲則吾如虛空虛
谷而何嘗動靜哉其應物也若響之應聲則吾如虛空虛谷
矣則與物和不競也驚其得而不自有則與道忘而不自失
也則未嘗先人常後而不先不敢為天下先也而當隨人之
而不倡不得已而後動也體用具存權實畢備此聖人之
善所以為聖歟

關尹子曰渾平洋平游太初平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
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抱一子曰老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
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始於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
所窮謂之渾平洋乎游太初乎豈不信然至於如金在礦
如玉蘊石則時金時玉也道在瓦礫道在屎溺則時糞時
土也鵲居而鷺食鳥行而無影則時翔物也呼我馬而謂
之馬呼我牛而謂之牛則時逐物也塊然如石槁然如木
則時山物也如鱗之潛如魚之泳則時淵物也石槁然如木
人之正行乎皆聖人之權變乎大聖若狂大智若愚夫豈

眞狂眞
愚也哉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
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一作奕然所溫悲
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
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抱一子曰人之善琴者得之心而符之手得之手而符之
物而悲思怨慕之心猶足以感絲桐而聲爲之變而況有
道之人動止周旋無不中道寧不感天動地康時豐物哉
昔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三年而畏壘大穰其
是之謂乎

關尹子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
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抱一子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爲而未嘗爲
終日思而未嘗思特人不能測識爾何以異乎人哉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抱一子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察察則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心愈明矣愈明則親友事物愈難睦交成契矣惟聖人以無心渾之則利自利害自害賢愚自賢愚自好醜自好醜如是則親無不睦友無不交事無不成物無不契聖人初何容心哉

關尹子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抱一子曰聖人有大巧而若拙有大智而若愚世之愚拙妄援聖人以自解則愚者愈見其愚拙者愈露其拙豈能自解哉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抱一子曰有聖有賢之分者迹也未嘗有聖有賢之分者
道也視聖人爲聖人豈可歧及哉是則徇迹而忘道也惟
不知其爲聖而以賢師資之則智齊減師半德學者須負過
得其道矣而古人猶謂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學者須負過
師之智則幾矣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
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抱一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賢人趨上中人以上不
可以語上故衆人不見上皆偏也聖人渾通上下無所不
趨無所不見在賢亦宜在衆亦宜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
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抱一子曰聖人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則
任物理之自然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貴賤尊卑之間感
應貫通出於口而行於身譬如夫子倡婦隨牡馳牝逐雄鳴
雌應莫不順其自然之理也聖人初何容心哉賢人制禮

法以防人心故不得不拘之至有言行樞機榮辱之戒善惡千里違順之幾故學者不得不謹言行之也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龍行道雖絲紛事則棊布

抱一子曰前云聖人龍之如易之乾卦有大人飛龍之象今云虎變如易之革卦有大人虎變之象龍則言聖人之體變化無常飛潛莫測虎則喻聖人之道煥乎有文章之亦可觀凜乎有威風之可畏及乎行聖人之道則愚夫愚婦亦可行之而步履方拙如鼃初無甚高難行之舉也道則絲勢事則棊布者以言其道若渾而難理其事則有條而不紊也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爾胡然

唐唐又作爾胡然臧臧又作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

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太虛子子然無與爲偶徹徹然無不洞貫堂堂然充滿乾坤臧臧然不容視聽唯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巍巍尊高其是之謂歟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
聖人之道則然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雲之在太虛而卷舒不定如禽之
在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空以容之則雲禽之變化
飛翔寧矣使聖人之道不得無方之神
無體之立以運之則聖人之變化窮矣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上卷終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中卷

四符篇

符者精神魂魄也 凡十七章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卽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抱一子曰一水析之置於金器石器瓦器至於萬器皆可也萬器之水復合爲一水亦可也其水或在器析而爲萬

或離器合而爲一其內景之德灼然無殊故我之精散於
事物猶冰之在衆器收視反聽猶合衆水而爲一靈明絕
待官然長存故所見我獨蓋精無人也火因膏薪而後顯
非膏薪則外光不存故我之神感而遂通應物而現非物
感之則寂無所向故所見人同蓋神無我也詳而推之近
身遠物莫不皆然耳屬腎雖蔽之前後皆可聞一也智於
五常應水智崇一也冬於時應水之方應水而歸根一也
黑於色應水智崇一也冬於時應水之方應水而歸根一也
奇獨也故皆曰無人不變之象也北於方應水而歸根一也
日崇曰奇曰周曰不可變之象也北於方應水而歸根一也
印唇齒而成言二也禮於五常應火禮卑二也夏於時應
火夏因春物而榮二也禮於五常應火禮卑二也夏於時應
方應火南天二也二數偶兩也故皆曰無我火之象也南於
者火故曰皆神曰成言曰卑曰偶曰因曰可變曰天又皆
無我也精無人如栗中故曰有米故曰米去殼則精存神無
我如鬼無全體附物則見故曰鬼憑物則神見夫是非得失
因待而有全精者既無人則無所待故忘是非得失猶
米去殼而精存也曰在此者抱我也非彼者是是非非得
晦明時強弱者隨時之宜也抱神者既無非此者無我也
猶鬼憑物而神見也日在彼者因時也非此者無我也學
者知乎此則知所以無人也
無我全精抱神之道也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歟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抱一子曰精神水火也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則互生也自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復剋火則互滅也其來無首其往無尾滅已復生生已復滅則知精未嘗有一滴存亡神未嘗有一歟起滅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與天地冥契則精神長存矣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

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
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
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
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
接異木而生生又作植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
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抱一子曰精水一合魄金四爲五神火二合魂木三爲五
精藏魄而神藏魂是則四物雖居兩處可以一五擒之然
魂木爲龍魄金爲虎使魂藏於神魄藏於精則二物分於
二所終不能相制惟火能鎔金燔木故神可以制魂魄殊
不知神寓於魂如火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
制精鍊魄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功也故丹
法始終全資火候者火之功用大矣哉至於合天地萬物
之水火金木皆爲吾之精神魂魄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
萬火可合爲一火異金可鎔爲一金異木可接爲一木此
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

哉死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抱一子曰精神魂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之僞心輪回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何則有此僞意有意則有魄有魄則有精有精則有魂有魂則有神有神則有意則有魄有魄則有精有精則有魂有魂則有不芽不卵耶蓋精不存也故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蓋意土數五而五與人俱生故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

爲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爲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回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知

乎之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

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
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郭本有火生土

故神生意七字在土生金故意生魄之上

抱一子曰愚解前章謂物之自精至魄從清入濁而魄盛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於成神則木有餘金不足則魂有餘魄有餘者多夢覺之與夢皆能分別者非魂魄能自析之也皆有真性存乎其中而狂習既久而能生此分別識也惟聖人知我無性知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無意而對之以性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一意不存五行皆廢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有者皆爲吾魄是則萬物皆爲吾役而不役於物矣

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

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
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
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
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爲
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
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
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
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
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
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抱一子曰云白今之借字也自秦之程邈變古篆爲隸王
次仲卽隸成楷而後有也在當時字體與今不同○字古

之云字卑字古之白字是則已鬼為魂卑鬼為魄於古文
則然也則從虛輕清故為風也古風字卑則從身重濁
故為氣乾古氣字然則古人製字亦或有道焉風屬木氣
屬金木主升金主降以五常而升者為五星之佐反五常
而沉者為五行所賊榜嚴所述升沉之報與此同義魂魄
相半則在人間然常人止有三魂七魄故魂多者為貴為
賢為明為羽為神魄多者為賤為愚為暗為毛為鬼而其
識其好為契五行惟五行參差不一故胎卵濕化有無色
無我不假於物則不能游世如火不附木則無所託形然
物之在世豈能堅久哉聖人必以五行對之然後生生不
窮如水火相剋卻成既濟金木相剋卻成夫婦皆對法也
是道也如兆龜數著至誠自契誠若不至則五行無一應者矣

關尹子曰五者具有魂魄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為魂
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
彼生母本愛觀雖異郭本於此有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
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

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抱一子曰耳目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味事謂之五塵觀聽嗅嘗思謂之五識五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物也五塵主於神神無我即物而見也五識主於魂故曰魂識蓋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魂也父以精愛母以神觀愛為水觀為火水為氣火為血父精母血交而識存乎中此降本流末生生不窮之理也若夫愛無識而如鎖之交觀無識而如燈之照則吾識未嘗萌吾生何嘗有哉

關尹子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抱一子曰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魂魄固矣然則鼓不扣則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神扣鼓以桴桴亡則雖有餘聲

終亦不存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魂魄終亦不存矣是則五行之氣倏往倏來我本無有而我之所有者扣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今欲擊聲不絕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感之曰請放下手中桴方向汝說

關尹子曰夫菓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抱一子曰世之術祝能於無中見多有事如張諧作五里之霧左慈擲梁上之杯是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為之如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而後生三者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二根交精而生形也然天有根地有地根人有根根造化有造化之根人能於造化之根上以起天地之根則能無中生有變化之道也

關尹子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

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
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章獨言木喻者發明上章言根之旨也蓋木
為魂為人一人之所以為人以魂識晝夜隱見精神之中
而已矣精一也故魂識合精則所見惟我獨神二也故魂
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木之根於冬而榮於夏即魂之
藏於夜而見於晝也知夫木之根則知魂之
根矣知夫魂之根則知天地造化之根矣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
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
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
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
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
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抱一子曰人假精神以有生善養精神者能見精神而久
生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能忘精神而超生
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世有夢
飛神而游太清者亦有夢乘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
如夢幻夢而能之者靈於神也覺而不可者拘於形也惟
能自見精神者覺夢一以致可以飛神作我我可以凝精作物
是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炁吸風以益金木於外漱水摩
火以養精神於內亦皆足道以延精神斯術之粗者也若夫
忘精神而超生者道也是得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
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
御魄

抱一子曰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立為五常皆自
然而然非有牽強故曰常也人能循此常而行之至可以
集神攝精輕魂御魄益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
主此五事也火主禮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勤於禮
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勤於禮
主智而木輕金冥水降所以能輕魂御魄攝精莫不皆然

只言四者四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四神具則意在其中四方立則中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而不及信與此意同

關尹子曰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蜣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蜣奚白

抱一子曰此章言感化之機能動無情之物也丸本無情而蜣蜋轉而精思之則蜣生丸中俄去殼而化為蟬外爐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虛器之中外丹既熟而內丹亦就化形而仙矣參同契曰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感化者亦蜣精思之意耶

關尹子曰庖人羹蟬遺一足几上蟬已羹而遺足尙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抱一子曰人以動物爲有生今金中之蟬已羹而几上之遺足尙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之散而彼非氣者何嘗有聚散生

死哉人橫計之爾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抱一子曰世人不知我本無生而見坐脫立亡者以爲了達見臥死病死者以爲未了達殊不知均一死爾初無甲乙之殊惟知道者未嘗有生故不見其死

關尹子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抱一子曰老子謂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今問嬰兒口汝生乎則不知也汝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有厭生死心非大患乎有超生死心非妖乎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一作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

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抱一子曰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況我之未嘗有生死也以水犯水火犯火以況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如馬手牛翼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生而入死以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入亦無入犯亦無犯若夫以謂或有或無或幸或懼或任或超愈變情識而馳騫愈遠矣安足以知此哉

五鑑篇

鑑者心也 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蔽

一作弊下同

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

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

又作逐放

者狂鬼攝之心

蔽盟誼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

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

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
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
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
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
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曰應萬物其
心寂然

抱一子曰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衆人神于神而不能
神神能神神則日應萬物其心寂然神于神則心蔽事物
而爲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爲身
既認物爲我身則精存于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故爲鬼
所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
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
是書矣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
測識邪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問吾之云爲

抱一子曰聖人之心能斂能散斂則會萬有於一息散則敷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工於一則不一矣用工於虛則不虛矣用工於靜則不靜矣惟其不用工於一不用工於虛不用工於靜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曰斂散何當斂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無一物可問吾之云爲聖人信乎其爲鑑明心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抱一子曰火本無我自清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必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是也

夫火本無體雖燎蕪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因根塵取受狃習而後生關尹子曰物交心生識是也夫識本無方雖記認千年而俄頃可去然則滅火易不然難去識易不續難傳曰得道易守道難信哉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抱一子曰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不行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即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旨必在也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如見則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意則思未嘗有思念未嘗有思念未嘗有念而無思之思無念之念與天地之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視夫絕思斷念心如土

木者
異矣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
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若云它是聖自己卻成狂苟遇卓
絕之行而尊之聞微妙之言而駭之則循迹而不見道矣
蓋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先達後
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爲物何者爲心哉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
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抱一子曰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摩而後
火生彼有執以爲心在我或在彼又執以爲火在此或在
彼者不然則或以爲非我非彼
者皆愚人也鳥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
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抱一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
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
害是非之乎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
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抱一子曰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
黃梁未熟特片時爾心豈有定時耶楚人之子生長楚國
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不可得矣心
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者安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皋善心者
師心不師聖

抱一子曰輪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得之心應之手
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果盡乎曰
使盡羿之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為愈已也然學聖人者自
以為盡聖人之道者如鼠飲河足厭其量爾今善弓者師
弓善舟者師舟以喻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矢
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帆舵風水之可法至於心明則覺

昏則昧而已孰從而師之哉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覺昏昧處通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八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抱一子曰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胷中如月形生於犀
牛角中則彼犀不望月而想則角無由而生月矣月形既存
于角不得遣不得如昔日會游之景再游則記憶宛然皆識
使然也且如今日見某事某物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
及乎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若夫來日未至事物未有
之時此想此識根安在哉然則今日想識皆妄想妄識明
矣譬如無鬼思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慄生怖之
妄情認黍爲稷認玉爲石本妄認也而能生真稷真石之
妄識然則觀奇物見奇事何異夫妄情妄識耶執而有之
印於心府可謂不智矣知乎此則知變識爲
智之說矣變識爲智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關尹子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
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
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
大常者存

抱一子曰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去其識之所生
之母而已矣譬如物生於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意終變

於意事之是非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皆隨意變也
意則子隨母轉也然意雖有變心未嘗變意雖有覺心未
當覺知心無變無覺則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欸之起滅皆
不足以致動吾心君而我心
惟一蓋有大常者存焉爾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干
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抱一子曰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為母性為子
謂如五常之性根于一心皆未達夫真性之所以為性三
教聖人發明性真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為其所以未入
聖域歟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
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
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為母心
為子也而尚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
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辨矣苟事物來干我而以心
應之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
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
浮浮然不能入
吾之靈府矣

關尹子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抱一子曰人之賢者可慕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物之真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偽者不甚著意而易忘所以區別賢愚真偽者皆識情使然也苟知識情所使則雖賢者亦愚之真者亦偽之則變識爲智而忘之矣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尙非真何況於識識尙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

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郭本有中變成炁八字在猶如太虛之下

抱一子曰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而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因識生情因情著物物來無窮造化無定使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既為氣矣既為形矣役於五行拘於陰陽盛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安能自由哉噫如繪塑師幻像鬼神自生怖畏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昧者直以一炁名為太虛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

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
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
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
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
來

抱一子曰瞪目發勞勞久精結故忽見非常之物與彼病
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無以異也又有心有捕蛇之師雖
尤之形皆無中示有也既見矣孰能不信如捕蛇之師雖
夢蛇不異者習慣如自然也昔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
怪異之形變化百種魔撓其人其人目不視曰汝之伎
倆有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退不復見此即有中示
無惟不信之自然不神也若夫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而見
嬰兒姪女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我與忽
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觀此猶且見如不見
見何哉黃帝不云乎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是也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

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抱一子曰人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
命也既曰命矣則由我乎不由我乎使我命在天則思慮
不由我若我命在我則何思
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關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抱一子曰此章當連前章爲一章謂人有思慮譬如兩目
能見天地萬物若能回光反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
則何庸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抱一子曰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反照而視雕琢
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
而思玄妙者心愈傷
三章相續其義始圓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

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若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議見各各不同人我既分町畦斯判安能周事哉事且不周況交人乎況行德貫道乎惟以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抱一子曰天下之事無不起於小而至於大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制一情者謂情始萌即制伏之使不致於為惡故可成德忘一情者情未萌也情既未萌則不待忘而忘之矣情忘心空故可契道也

六七篇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 凡十六章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

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
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
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
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
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
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
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
烝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烝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抱一子曰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以色求之不得又以
聲求之不得又於臭味覺意求之俱不得然後知我之爲
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橫執以爲我者皆妄
也安識所謂眞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痛者爲我以
不能思不能痛者爲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痛者果我乎
我本無意無念思從何來是則妄有緣塵於中積聚狃習

爲思非我真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痛從何起是則妄
有血氣於中假合觸覺爲痛非我真有是痛也然則不能
思不能痛者果非我乎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
之天地萬物不思夢中之人神鳥獸不痛亦我也豈可以
人我異之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爲夢以同見久見者爲
覺亦兩失之矣獨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夢蓋因陰因
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
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
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
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覺夢異之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
然後知遍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
非我之真無一物是我之己而已矣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
禮者多夢簠簋邊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
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
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
化五行亦不可拘

抱一子曰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
事物也傳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五
賊在心施行乎天是則五行所以爲五賊而人之所不能逃
事卽著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爲五賊而役於夢不能逃
也是賊也在陽則爲覺在陰則爲夢在覺爲事在夢爲物
如好仁者多夢松柏之類皆役於五行也雖役於五行而
夢中忽聞別事忽思它事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於五行亦
不能拘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於五行亦
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陰陽五行皆可以御而
寇爲賊哉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
性此其所以同造化而五行不可拘歟

關尹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
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
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抱一子曰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雖不言而日月運
四時行乃大言矣聖人不思而得聖人雖不思而能得乃
大智矣今有人見夫未嘗見者如蛇首人身之類必以爲
怪矣不思夫形寢神息之時忽有所夢天地人物從何而

生從何而見世人習慣不以爲怪細推詳研吾之精神本自清明寧一而化爲是夢豈不甚可怪哉知夢爲怪矣今觀我之形有耳有目有手有臂視聽動止比之夢中所見一不可有實豈不尤可怪耶況口之能言心之能思其爲怪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吾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具耳目手足反而思之不見其爲有也如是則怪可去乎愚答曰能言大智不能思或者咤然而退

關尹子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尙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抱一子曰人有真我雖聖智未易自見也人惟不能自見故或以色求我或以音聲求我轉不可得而見矣況問我以氏族名字衣食或友僕琴書古今哉宜乎聖人嘿然不對已夫扣之不已者疑乎信乎以爲不信耶彼之我即我之彼矣以爲疑耶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已耶聖人於我是自其妄則以不對對又何疑焉而扣之不已耶

見而喻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以見不見我見我之處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乃應之曰我尙不見我將何爲我所噫是亦第二義矣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抱一子曰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爲主中品者以炁爲主下品者以形爲主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以隱形二者雖有微妙之分然皆以神爲主上品也以一炁生萬物以一炁合萬物如採祖炁服元炁閉胎息襲氣母之類皆以氣爲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意形中一處皆以形

物爲主下品也然三者之中至清者神至濁者形半清半濁者氣夫以至濁之形猶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況於氣乎而況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爲之惟其志而已矣

關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味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抱一子曰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無一物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以爲形可聞見乎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以爲氣可聞見乎則虛胡不能聞見也是則形氣之外別有物焉爲之主張乎是維持乎是然則是物果安在哉經不云乎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物精神是也然神無我也卽天地萬物之色以見吾神精無人也卽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吾之精神萬物聲色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沈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螭蛔外烝蠱蚤瘕則龜魚癭則鼠螳我可爲萬物

抱一子曰人之形本非我有習於物則與物俱化病與氣則與氣俱化昔人有患癰破之其中皆蠱者是外烝變螭蛔之類也習則與物俱化病則與氣俱化而世人執有其身妄認爲已有者又豈悟夫天地之委形哉

關尹子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抱一子曰不知我無我而盡智求我者如揚灰求金終身不可得也知無我而不求我則如金藏於礦砂玉隱於石璞昔人以喻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可謂善喻矣

關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

乎大海

抱一子曰蠢動含靈皆具是心皆具是道昔人謂焦冥蟲向蚊蟲眉睫上建立世界蓋以形觀之則有巨細之分以心論之則無小大之辯故一蜂可游觀天地一鰕可放肆大海豈可以形微而輕賤之哉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懷土人哉

抱一子曰人之遇人有貴賤男女之相而起愛惡尊卑之念者分別於識而不照於智也今遇上偶之人亦有貴賤男女之相而不起愛惡尊卑之念者知其質爲土而有僞之智也前章有言曰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眞者亦僞之此變識爲智之妙用也

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抱一子曰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者衆人也目內視自觀耳反聽自聽舌收津自嗜心攝念自揆

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內者亦安先達有詩云雖然放下外塵勞內又縈心兩何異是以聖人皆偽之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人一身之中具五行之炁所主所應岐之則五其互相含攝元一性也如金鎔之得水擊之得火木絞之得水鑽之得火是也至於鳥獸蟲魚莫不皆然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稟爾偏於火者為羽蟲偏於金者為毛蟲偏於水者為鱗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類是也偏盛於此則不育於彼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行之炁輪環互用回視我身皆五行之炁假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惑哉知此說者可以忘我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

音有行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枯龜磁石鐘鼓舟車皆物也焉能有為乎所以見大知大力大音大行者物感之故也人於事物未形之時無思無為寂然何有一旦物感而動事激而發則智力言行見矣智力言行雖見實事物也於我何有哉故曰未嘗有我

關尹子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抱一子曰通天地之間一氣爾豈有無虛實能問之哉世人執六尺之軀以痒疴覺觸者為我之有且爪與髮我之實有也何割之而不痛影非我之實有也何蜮射之而斃我世人見之於著不見之於微知乎此則知無知者亦我也故曰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

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抱一子曰人之飢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夫心憶猶能忘飢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神以滋暖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養和勝水之術也養五藏以五行可以忘病是則以金實土以養和法也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病是則以金實土以養和夫不吸氣而飽不存神而暖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篇逐章言形食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爲不害其爲無我噫莊子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中卷終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下卷

七金篇

金者化也 凡十三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
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
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
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
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
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
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卽無無卽
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卽虛虛卽實知此道者可以入

金石上卽下卽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卽今卽古
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卽我我卽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
人之肺肝物卽我我卽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
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
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
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抱一子曰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孟子曰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天下之學者去聖逾遠望道而未
之見覲其庶幾聖人者絕代無聞焉而況不可知之神哉
言神者例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絕之故知道之士絕口
不言至於生死之說亦祕而不傳矣且孔子果不言神乎
果不言生死乎如曰知生死之說如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鼓之舞之以盡神皆孔子之言也今聖人於七釜一篇備
言變化之道蓋釜者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後世學者觀
之不驚其言者鮮矣或者指爲異端僞書宜哉莊子有言
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惟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其是之謂歟易不云乎天
 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即知亦有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之理也
 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即能成天下之務一致而百慮也得
 道之尊獨者可以輔世立我即輔相天地之宜聖人之大
 寶曰位也道非時之所能拘非方之謂也所以召風雨侍星
 之即風以散之疾而速不行之可與佑神之神也所以易鳥獸
 騎鳳鶴席蛟鯨制鬼神則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知鬼神然
 情狀之謂也可以入金石即兌爲金艮爲石山澤通氣然
 後能變化成萬物之謂也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則知坎離
 如響之謂也學者能知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則知坎離
 交遇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雷風相搏之機然後知我之震
 兌即他人之肺肝能入震兌之神則可以窺他之肺肝
 矣我之魂魄即龍虎之精英離魂之魄可以窺他之腹
 中之龍虎矣坎中之虛則女嬰兒離魂之魄可以窺他之
 實以點離中之虛則女嬰兒離魂之魄可以窺他之
 火照入坎中驅逐陰中金烏攝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遇
 中之陰擒制交結如金烏攝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遇
 變化或現女嬰之象或呈龍虎之形變化萬端飛走不定
 往來騰躍不出鼎爐當是時則當鼓動巽風助吾離火猛
 烹極鍛鍊成眞丹凝成至寶是道也其中心似是非方士
 用皆助火候之丹者釋氏觀法觀心似是非方士之服

氣嚙津棄本逐末安識運神火以觀真心鼓巽風以吸眞神之神妙用哉丹成之後自然可以伏虎豹可以入水火是皆性命之秘間有形於易書者易不云乎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爲之聖人欲顯諸仁藏諸用以盡內聖外王之道故曰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爲而炁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抱一子曰列子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何以至此關尹答曰是純炁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夫人拘於形則不能變化若夫鍊形爲氣使形盡化氣則聚成形散爲氣矣故能化萬物今觀雲之變化則

知氣之變化也且蜃之爲物不靈於人而猶積氣之久可
以化樓閣人物以爲海市至於鷹化爲鳩豹變爲虎蜥化
爲蟬魚化爲龍鳥獸蟲魚尙能奪天地之造化人反不若
何耶以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真五行六塵外鑠其神氣雖
間有知道者能制精葆神鍊形化氣而作輟不常十寒一
曝求其純乎化氣雖億兆人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是道
也賢愚貴賤皆可爲之其道不遠今之情情不停皆此物
也蓋有非此物者存乎其中學者知乎此則知吾之所以
行氣者知所以行氣則知所以鍊氣知所以鍊氣則知所
以化氣成醇矣是寶也不隨氣合不隨氣散不逐形生不
逐形死故曰客有
去來郵常自若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
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
假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抱一子曰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惟昧者不自知爾世有
誦呪事神墨字變指之類人以其爲神靈蓋信於物而不自
信也殊不知彼之神者靈者皆我之至精至誠役之御之
而能靈也化書云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如母召

子孰敢不至此亦役神御氣之道也苟知爲我之精誠豈區區信於物也哉

關尹子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抱一子曰天地之大不可以程度計今云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則一人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五百里爲一周一天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遠近亦以世之尋丈爲準既可以尋丈計則可以步里計矣愚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豈得無奇是蓋總其大數爾若果有奇則恐滿五千五百兆里之數則與易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矣日月五星離合順逆聖人皆能測而爲歷而知昧者莫不見莫能知也故陰符經云天下莫不測而爲歷而知者是也夫速莫速於大化昔人謂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造化無斯須不移也萬物無暫忽不變也山川日更矣而世人以爲如昨時世日新矣而世人以爲如故今交一臂而失之者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今日之我非復故吾矣是則我與今俱往矣而昧者不知橫謂今日所遇可係而存安知一息之頃而大化已行四十萬里哉惟聖人不逆化而存亦不順化而變故曰不存不變十萬爲億十億爲兆

關尹子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
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抱一子曰曰有形有數者必化在聖人不欲苟免也何則既
謂之形必有數焉非我所有也天地之委蛻也天地且不
能停化而形豈能違化哉雖然聖人假衆物以游世對五
行以寓形應萬事不敢爲天下先故不爲主而爲賓也御
萬物而不爲萬物所役故立於獨而無待也爲賓則如寄
謂來去自如爾無待則無耦謂存亡不二爾如是則若形
若數豈能拘哉而聖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視此形軀爲
吾大患懼化之不可知也青鸞子古之得道之士也住世
千歲而千歲化卽此意也若夫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者
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意同

抱一子曰此章意連上章謂有形之物雖互隱見而一氣
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氣猶且不化況吾之非氣者乎何
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前篇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明吾
之真靈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於氣則一而不化也

關尹子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一作能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郭本於此有賢人見之於微而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抱一子曰衆人徒見天地日月化形之速此著而易見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衛晝夜之開行陰二十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爪之生髮之長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逃之哉惟聖人不存不變任彼自化所以無化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旣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旣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抱一子曰聖人之聞見未嘗異於衆人衆人之聞見隨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隨人

好惡從人和競成人得失如老子之人號亦號人笑亦笑
孔子之耳順縱心列子從師三年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
言利害從師五年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此皆聖人不
異衆人衆人不異聖人之說也何嘗以聞見自異哉聖人
之所謹者不妄出戶庭而無咎不妄同入于莽而弗克攻
不妄同人于郊而志未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持以動止
爲戒而已矣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蒼
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
生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魚龍不知水爲命猶人在空中不
識空我之與物林然在大化之中性一而已猶蛟魚生於
大海之中水一而已知大海爲一水則蛟魚相忘矣
知太虛惟一性則人我相忘矣何者爲死何者爲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
讎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抱一子曰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奚啻冰炭而聖固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生極則化爲殺殺極則化爲生而況是非恩讎之間疑似反覆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恃其有恩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爲非思化爲讎而前日自是之如山俄而化爲衆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而化爲積怨之山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不期變而變也吁可畏哉聖人不執是不辯非不恃恩不念讎平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其要無咎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抱一子曰人之處世未免有立身行已應事接物之爲苟有我而自用則一動之頃吉凶悔吝隨之惟有一吉之利而凶悔吝三者厄我矣惟聖人捨已從人當少時即佩父母之教及其壯也達乎朋友之箴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是則自少至老未嘗有我萬化雖移安能厄我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

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
殆有未嘗化者存

抱一子曰輕者人之魂也明者人之神也魂爲木所以輕
也神爲火所以明也日出於卯而魂旺日中於午而神旺
日晡於申而魂絕日沒於亥而神絕是則一日之間而吾
之魂神與造化俱化而不留矣惟精與魄重而且暗可以
歷久故能胎魂胎神至則輕而明者假神復自精魄因明
因寤而復生復旺矣是則輕而明者假神復自精魄因明
也使魂神絕於申亥之間而精魄壞而不存則來日之魂
神無自而生矣知魂神之土知乎此故鍊精鍊魄爲金玉
使歷久不渝則吾之道之魂神可以永久乘負得其所託而長
生矣參同契爲大吉之身而乘負吾之魄也神矣所以太一火
玉則鍊金丹只鍊二物者鍊精與魄也并土爲三物爾參
符修鍊金丹三遂不入爐鼎而在爐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
同契謂木三遂不入爐鼎而在爐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
神不須鍛鍊下入爐鼎而在爐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
與魂也魂三神二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運火者乃神
水之一與魄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運火者乃神
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實假中宮土五以成變化張悟真
謂只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曰東三

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殆有未嘗化者存

關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鵠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抱一子曰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爾無頃刻不與造化俱化者也幼時顏貌至壯則異壯時顏貌至老則殊如雀鵠鷹鳩隨四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覺乎

八籌篇

籌者物也 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小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

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
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
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郭本有其本無一其末

抱一子曰易曰探賈索隱鈎深致遠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大乎蓍龜如是則蓍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
朽骨爾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今焉能於今中卜古中卜
今是則其來無今其往無古而彰往察來也能於高中示
下下中示大高中是則其高無蓋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
小中示大高中示小是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齊小大
也能一中示多中示一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一人而無
人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我則其近無
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我則其近無
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止也
然則枯莖朽骨何其神哉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不
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
體之中而不可析合不可喻思也易不云
乎蓍之德圓而神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

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抱一子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領則水蘊爲五精火達爲五臭木華爲五色金實爲五聲土滋爲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若分別某物必某數必某氣徒自勞爾故曰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關尹子曰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疑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

淚又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
作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嬰兒藥女金
金又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抱一子曰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
於人患不知其機爾知其機而制之則五行之妙用靈哉神
哉人患不知其機爾知其機而制之則五行之妙用靈哉神
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見其形而不
能隱故曰見之者昌見之者亡也吾身之精神魂魄凝於神
水結而成象現於黃庭之中也是物也猶在腎感愛而為汗
精在目感悲而為淚在鼻感風而為涕在身感物而為汗
一同是理皆出於心有終身而神水隨應也如幼年所見
景物至壯老猶能夢見終身不忘者印入於心凝結神
水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也但心有所之與心無所之
不同爾若夫擒制五賊鍛練五行惟一心不動神水自凝
然後五賊見形千變萬化矣是道也雖皆五行之物所化
而成然自有非此五形之物
者存乎其中為之主宰爾

關尹子曰鳥獸俄咄咄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

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
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
擊

抱一子曰聖人觀化所以無化化之運於形氣之間也天
地不能留聖哲不能繫今觀夫鳥獸呦呦而鳴旬旬而來
逃逃而去與夾草木茁茁而芽亭亭而茂蕭蕭而枯皆俄
然爾化可謂速矣然聖人所以無化者如鼓不桴則不鳴
有在彼無在我也桴不手則不擊偶在彼奇在
我也前篇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與此同旨

關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
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
卽道執之卽物

抱一子曰萬物盈天地間各具一名各具一理見其名而
不見其道者爲物所格衆人也析其理而不見其物者能
格於物賢人也聖人則不然不見所謂道不見所謂物合
其天而已矣若夫指一物謂之道則餘物非道也惟不執

之謂之道則物皆道也
若執之以爲道卽物矣

關尹子曰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抱一子曰物之眞僞生於識聖人遇物眞者亦僞之去識也眞者且僞之則舉天下之物皆僞矣知天下之物皆僞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某物之形而心忘某物之實學道之士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

九藥篇

藥者雜治也 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旣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卽可未有當繁簡可當

戒忍可當勤惰可

勤惰又

抱一子曰此一篇皆藥石之言所以謂之雜治也蓋人之處世未能去事離人則應事接物之際一動一止有吉凶悔吝存焉聖人欲人避凶就吉免悔吝之虞故垂藥石之訓使人服膺而對治之非大聖大智其孰能如是哉且夫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大智其孰能如是哉且夫輕小事哉孔子曰人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者豈可測哉世之輕人者多矣故聖人易小物忽小事而至於敗國亡家喪身失命者多矣故聖人謂小物善小事然後能契大非自積小以至大自微以成至著而不敢以其小物小人事而輕忽之也聖人之待小者且加之謹況其大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當繁之事以簡能了者亦未有當戒之事可以強忍爲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慵惰成之者故聖人固必哉是則聖人雖日應萬物而不著事不著物而我在矣我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

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抱一子曰天下之理爭之則不足遜之則有餘聖人之大智若愚大辨若訥大勇若怯者豈姑爲是僞行哉蓋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辨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爾傳曰其愚不可及則智不如愚十語九中制剛弱能勝強則勇不如怯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

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

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抱一子曰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有物則不能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物非我物我非我纔外物便是外我纔外我便是外心若作內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爲三未免序進也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勞分別一空總空何必序進哉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

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抱一子曰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則有所不聞非神有所限而精有所量也用吾精神不得其道爾殊不知凡天地萬物之妙者皆吾之神凡天地萬物之有者皆吾之精夫如是則聖人無所見乃能無所不見無所聞乃能無所不聞學者知之乎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抱一子曰是章義連前章之旨聖人慮學者不知無所見無所聞爲大也姑以所聞所見喻之如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色而視某物者執某色以拘其見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聲而聽某響者執某聲以拘其聞惟聖人不慕彼之

聲色不拒彼之形響亦不處
吾之見聞則吾之見聞大矣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抱一子曰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返本源須知末務
苟生於今之世而違今之俗則害生矣只知有本源而不
知有末務則難立矣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今泛應
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爲行古道立本源之地也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已
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抱一子曰賊以狡勝虎以勇勝固矣然則已以何克哉已
者我身也克者能勝也知我身本何物則知所以克之之
道矣學者當觀我本無已因七情六欲緣合而生欲克我
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
者可以契道此聖人成己之學也既能成己矣然後能利
物苟有一物存乎吾前則爲物勝矣焉能利物哉既能成
己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則
道可忘乎道未能忘焉能有道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

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
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抱一子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皆老子之言而關尹子復以函刀鳳麝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柔取虛韜光無藏之理以曲全免咎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
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
物

抱一子曰夫滿水於瓶閉一竅而倒瀉不下者何哉蓋水之氣不宣達而上升則水亦不能下降矣與夫井之水俯而汲之水可上出汲則亦不升矣聖人懷道抱德人能升進上求則必俯而接之不求則無由與之矣此不升則不降也聖人懷經濟之心雖才超伊呂非侯王屈已降志亦無由而強化矣此不降則不升也瓶以升而後降井以起此聖人不為天下先乃所以為天下先也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抱一子曰使睿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而捨己從人況餘人乎世人於既失受害之後平心自思公言自謙所以受禍之端皆恃一己之聰明罔人忽理而致之也既知既悔聰明何恃焉往者不可追矣而來者猶可爲也惟屈已持謙以貴下賤不恃已能不執我見納天下之聰明天下之明兼天下之我用天下之智終身行之故無再失如勾踐保國於會稽受辱之後秦穆納言於崤函敗師之年皆其類也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抱一子曰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是數
者與孔子翼易隨時同人知幾成務懲忿窒慾易簡恕忠
之言頗同而學者不知謂道家之學獨尚無爲是則將謂
聖人執一豫格後世聖人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可從先進則從
尚雖各不同而聖人惟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
先進可拜下則拜下惟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
道無方也孔子不云乎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異觀乎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
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
離事交者合則離

抱一子曰道交者聖人也德交者君子也事交者衆人也
聖人之交抱道德之至純故天下和同譬如父子天親不
但以是非賢愚而離間也若夫賢人君子之交必以德義
相合聲氣相同故賢則親愚則疏是則合非則離不出乎
賢愚是非之域矣小人之交非勢利不交也有故而合有
故而離莊子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其斯之謂
歟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抱一子曰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有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墨翟諸家之學今其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楊墨二家之言則知禽宋尹彭田慎之言至關尹仲尼之時已拒絕之矣敏捷者如今之禪學問答所以尚口捷給也輕明者如今之騰身踴躍習觀之類也和同者如西域教之六羣和同也要急者如今之參一句話頭以求頓悟也悅豫者如今之放逸曠達逍遙自在也是數者雖非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大率相類學之多弊亦不可不救也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抱一子曰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之辱也遇輕忽而能忍自以為已有道淺也遇訕謗而不辯自以為已德驕也至於逢鄙猥之人自以為已為才繆也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宜自藥之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

在辯而在訥

郭本章末有伏天下之勇者在不在勇而在怯二句

抱一子曰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愚能訥者藥也智不能困天下之智辯不能窮天下之辯以智攻智以辯敵辯如以火止火以水止水爾奚益哉昔南唐選博學辯給之使使本朝我太祖選不識字至愚至訥武夫對之使辯博之使使技無所施即此道也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汝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抱一子曰天下道術或尙晦或尙明或尙動或尙止皆自然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明察地之利以宜吾形之動止近取諸身既如是則遠示之人亦莫不然靜則止之爾吾之手不能步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天猶不可使冬蓮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橘汶貉而況違我所長而強爲之斯害也已道安在哉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抱一子曰多言則爲人所忌多行則爲人所短多智則爲人所勞多能則爲人所役皆悔吝也可不謹哉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

窮

抱一子曰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則喪德故於誠則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忿不懲不可不默不默則機不密盡是四者吾道何窮哉

關尹子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已

抑一子曰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爲師如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其則不遠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不爲師古之聖人揆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與同其好惡也既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於天在我何敢固必哉若夫道則在我獨行而已矣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抱一子曰學者得一善言聞一善行則拳拳服膺而毋失可謂好學矣殊不知此可以成德不可以入道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庶可瞻覲若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爲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捐微言妙行入人心府終身不忘昔人謂一句合頤語萬劫繫驢椿信哉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

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抱一子曰心外別無道道外別無心是道也散在萬物而聚見於人心是心也昭昭於日用之間起居食息無不在也故心為學者之急務古人修心無翦爪甲工夫蓋時不待人不容緩也苟得其修大而化之而為聖苟不得其修則流之於卵胎濕化舉諸世事復有大於此者乎世之學者賤常貴異急於所緩緩於所急貪多尚奇而從事於外務縱使得之遇窮困災厄且不能免況度世乎南華有言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捨此就彼棄重就輕倒置如夫是悲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抱一子曰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而於道有所得者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

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抱一子曰自古聖賢立言垂訓所尚不同同歸於道有言凝然寂默者有言澄湛虛微者有言空無大同者有言晦冥息滅者學者遇此勿生退怖道不在言意言意豈能盡道耶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聖人之說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抱一子曰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粗者如梗如芣苢人謂細語及粗言皆歸無上道有因粗言而悟道者有研細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草木生之不當服金玉斃之安取乎藥之貴賤哉惟其當而已矣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抱一子曰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有某言中利某言中害之理至於言道則終無某言中道某言不

中道之理故善喻道者不言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

抱一子曰道與事相反如水火晝夜之不侔也學者言道則無在無不在則道之言安有所謂理哉若知夫道無理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然則雖執至言爲梗爲翳而已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抱一子曰學道自信門入信苟不篤道無由而入矣然而信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狂愚則吾之信可謂篤矣然吾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信也世人之所謂信者信之信也吾之所謂信者不信之信也若夫不信狂愚之人則世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至於不信聖人則豈世人信其不信者吾之不信也況乎至於不信聖人則豈世人信其不信者

乎又況乎至於不信千萬聖人此則世人尤其難信之法也惟能信吾不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真信矣斯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者哉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唯聾則不聞聲唯盲則不見色唯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抱一子曰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汝近前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示之曰此何物曰掌師叱曰汝非三種病人矣噫是人聞師語而近前則不聾矣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則不瘖矣然其人始發問端似知此理及乎被師一勘則本情露矣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塞固勿發通陰符經云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見色不音言者與之默會哉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

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抱一子曰天下學者皆知偽得之中有真失偽是之中有真非故求真得以爲得真是以爲是也殊不知道無得失無是非纔有得失有是非則是事也非道也如人學道而忽遇異景異物而橫執以爲真得真是者往往多遭魔攝而不悟其爲真失真非矣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抱一子曰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夢極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曰吾真有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吾不知何以生信說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者不智聽者不能得而見之則曰說者不能實如是則說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不辯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旨可也苟泥其言而辯其實烏足以爲善聽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爲訓者蓋欲

學者觀此立言不泥不辯惟領會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抱一子曰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平則不常事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有因行之虧而未害本者也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哉世亦有志於道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而遇事不加謹哉世亦有志於道而闡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悉耶噫關尹大聖人慈憐後世之心至矣盡矣不可思議矣學者可不勉旃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下卷終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跋

陳抱一關尹子注

四庫全書未著錄僅于關尹子提要一及之世所傳汪廷訥刻本分九卷朱蔚然刻本分三卷又有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亦分三卷不著校刊名氏篇目後有敘說注皆雙行與汪朱本迥異然其注文並同或謂陳氏作注後又著言外經旨以發明未盡之意殆不見其書而妄爲臆說與道書全集僅分上下二卷脫誤特甚嘗以諸本互校參定後于金陵朝天宮得道藏本又改正數十處其陳抱一序中脫簡多至四百餘字並爲補入此書出後人僞撰明宋濂謂其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

白虎寶鼎紅爐之類老聃時皆無是言其說良是然作者本
主三教同源之說而筆亦足以達之荀卿所謂持之有故言
之成理視服食符籙等書猶彼善於此陳注擺落訓詁獨抒
心得真足以明言外之旨亦不可廢也雪枝識

道藏精華第九集之三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清靜經 · 玄門必讀

—— 附李二曲先生談道錄

自由出版社印行

清靜經玄門必讀簡要說明

一、清靜經爲太上老君所說，共三百七十二字，爲道門中無上上心經。供誦持之用，可以清心靜性，破迷開悟，去妄全真，入聖證道。葛仙翁曾誦持此經萬遍，并謂「爲天人所結，不傳下土。一馬元祐真人以之爲日課，焚香默坐，澄心虔誦，八十年無稍間斷。」并謂「一遍有一遍功德，一日有一日精進。」左元真人認爲誦持此經，可得「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之境。故本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本書採道藏輯要本，螢蟾子李道純註，言言默符至道，字字妙契真傳。茲以衆生，心常憧憧，不能清靜，致沉苦海，永墮浩劫，特拈出此經，以爲慈航。

二、玄門必讀爲羅浮山酥醪觀刊印本，首揭玄門功課，玄門清規，舉凡道觀制度，衣冠典章，執事行儀，日用修持法要等無不詳備。次爲道脈法系，對各道派，指說簡要詳明。首叙道祖法系，自混元派，文始派，南華派，而至正一派。次叙北五祖法系，自少陽派以至正陽派，純陽派，海蟾派，重陽派。再次叙南五祖法系，及北七真法系。對龍門派，隨山派，南無派，遇山派，華山派，崑崙派，以及山派，南宮派均有簡述。確爲玄門不可不讀之要典也。最後復將天下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

，啓愚之宗師。其有功於道籍之整理發皇，豈淺鮮哉！

壽世保元一書，爲元至元間八十一歲老人著，原未署名。據青城遺錄載；無方老人著有壽世保元、丹訣心傳，道統法要類鈔等書，或卽其人也。老人精研三教道妙坐三十年，始悟通天立命，煉丹神化之秘旨；又三十年方得卽身成道，仙佛同超之妙法。本成已成人壽身壽世之慈悲心懷，自河圖、洛書、天、地、性、命、生、老、病、死……等諸般問題，簡爲深入淺出之說教，作接引後學之津梁，誠無量功德事也。

愚生也晚，聞道尤遲，遭逢亂世，際遇艱屯；不自度德，一肩以承絕學，續聖脈，弘道統自任。自出版道藏精華以來，搜遺索隱，得古遺秘籍千數百種，擇其要者簡編爲八集。今幸得斯二書，不敢自秘，特予合刊列入第九集，公之於世。如天假以年，得完成選刑十集之願，俾能集兩千餘年來道學精華之大成，則幸甚矣！

民國五十五年五月十日文山遯叟蕭天石序於淡水海天茅庵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卽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着之者不明道德

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卽驚其神既驚其神卽着萬物既着萬物卽生貪求既生貪求卽

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沈
苦海永失眞道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仙人葛公曰吾得眞道曾誦此經萬遍此經是天人所
習不傳下土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
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
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昇爲天官
中士修之南宮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長年遊行三界昇
入金門

左元眞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卽得十天善神擁

護其身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災障不干衆聖護
門神昇上界朝拜高真功滿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
身騰紫雲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重刊道藏輯要本

瑩蟾子李道純註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纔言可道卽非常道旣不可道何以名道咦只這道之一字已道了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搏之不可得用之不可竭惟惚惟恍不屬聲聞曰希曰夷無有定體若作聲聞會不足以成道若作定體求不足以應變道雖無形因天地生育其形可見道雖無情推日月運行其情可察道雖無名窮萬物長養其名可立易繫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非道之

形乎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非道之情乎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道之名乎道本無名聖人強立名道者通天下之萬變歸天下之殊途坦平驀直大路之謂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鴻濛未判動靜之理已存清濁既分動靜之機始發清而昇者曰天濁而降者曰地天地一闔闢一陰陽互動互靜機緘不已四時成焉百物生焉天地之性

而應物而眞體不動也作如是見者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眞道旣入眞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寂然不動爲體感而遂通爲用是名眞靜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眞常之道得矣得之一字亦是強名若謂實有所得則不足以爲道聖人惟恐世人不知有無相生之理落斷常邪見故以得道委曲成全使其積漸而至頓成也至於嘿而成之不言而信聖道可造也所謂傳者不傳之傳也聖道者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也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着之者不明道德

遵儒書不爭之言行釋經無爭之行此一法出於無法洞觀冥契是名上士也下士則不然下士之心好勝常自滿自見是自矜伐致爭之由也纔有微善執爲己德吾必謂之無也上士反是上士晦德以謙自牧不自見是不自矜伐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太上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卽此義也執着之者德尙不明何以明道哉

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卽驚其神
既驚其神卽著萬物既著萬物卽生貪求既生貪求卽
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沈
苦海永失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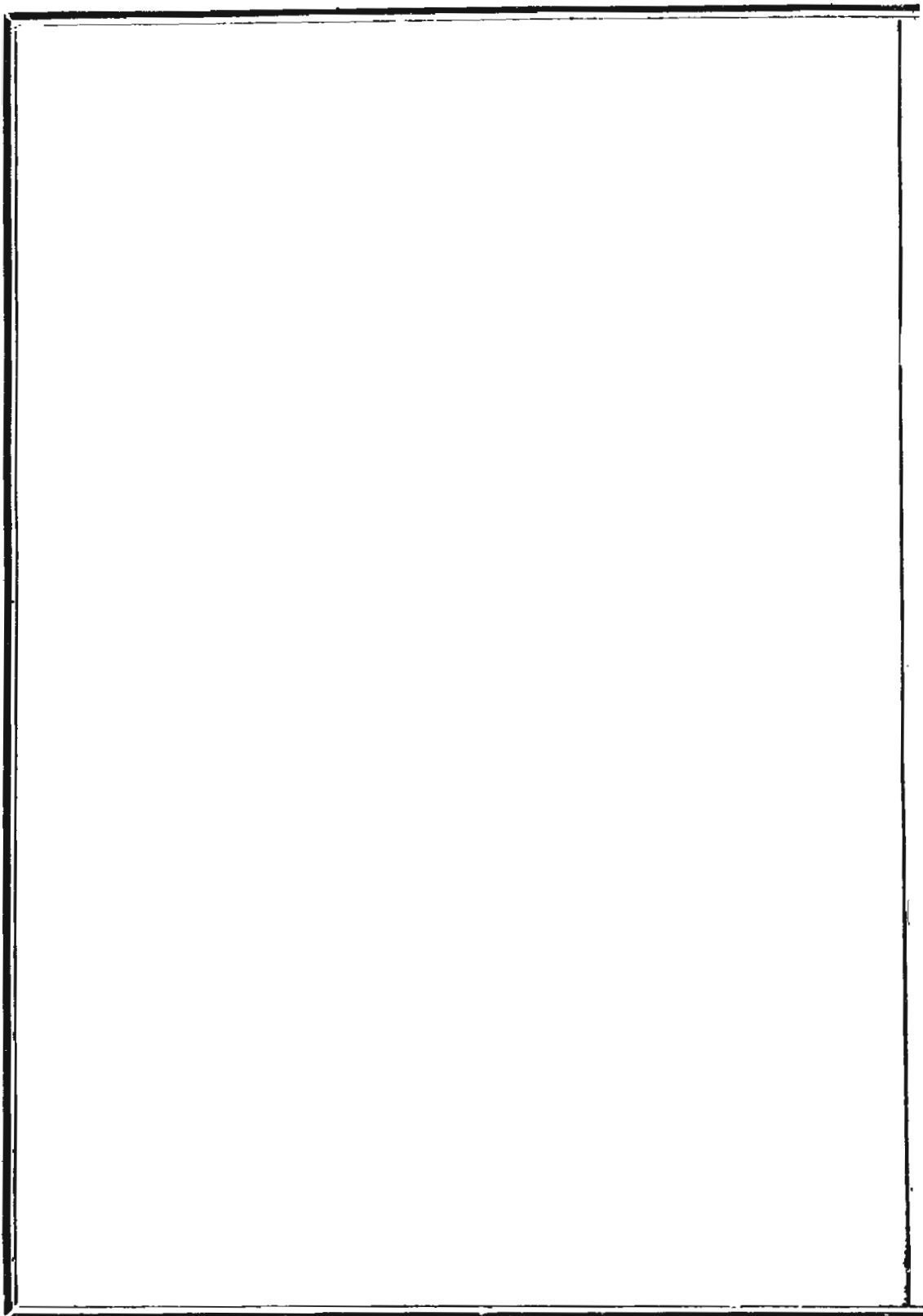
下士好爭執德爲有妄心所以然也古德云常滅妄
心不滅照心一切不正之心皆妄心也一切不動之
心皆照心也妄想一萌邪正分樞機一發榮辱判可
不勉哉妄心不止生種種差別因緣至於涉穢途觸
禍機落陰趣未有不始於妄心也學道之士固當謹
始始若不謹焉得有終妄念始萌不自知覺神爲心

役心爲物牽縱三尸之熾盛爲六慾之擾攘豈得不著物耶著物之故貪求心生旣生貪求卽是煩惱妄想種種相緣無由解脫至於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沈苦海永失真道良可悲哉所以妄想之心輪迴之根本也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妄想心不滅所以然也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見在此身亦從妄想中來身生而後有情緣情緣而後有憂苦妄增緣起直入輪迴前無始而後無終者舉世皆然惟悟道者照心常存照破種種緣相皆是

妄幻勿令染著照心既存妄心無能爲也久久純熟
決定澄清靜身作是見者眞常之道得矣所謂照心
者卽天心也眞常者卽無妄也了悟此心則無妄之
心復矣無妄之道成矣無妄所以次復也易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到這裏纖芥幽微悉皆先照至於如
如不動了了常知至覺至靈常清常靜眞常之道至
矣盡矣聖人能之



重鐫玄門必讀序

玄門清規自前清咸豐壬子年間前輩梁師教無提倡
付梓盧師教卓贊助之始編刊成帙及後光緒己亥年
間主持黃師明襄重校翻簡唐師永華補輯之復較錄
成書是書也名曰玄門必讀遍行海內歷有年所矣第
年湮日久板多散佚相傳訛舛不免闕疑近年來 至亮
忝膺都管之職恆到觀中與道侶互相砥礪因去年秋
間陳主持永燾道長羽化冬間公推道長伍永登陳圓
是繼任本年春間就職後厲行整頓清規百廢具舉竊
思整頓伊始須自明瞭清規入手於是提倡翻刻玄門

必讀一書觀中道侶一致贊成乃將其字句之謬誤編次之倒置者一一校正之並將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敬刊卷首俾同門道侶各存一卷朝夕觀摩咸知清規之所在相與持誦而遵循焉則道教之興可計日而待矣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年歲次辛未孟秋之月

羅浮山酥醪觀都管陳至亮謹誌

太上玄門功課經序

竊以金書玉笈爲入道之梯航誦誥持經乃修真之徑路夫功課者課功也課自己之功修自身之道十二時中拳拳不怠諱上聖之真文悟自身之本性非科教不能宏揚大道非課誦無以攝伏身心誦之誠者則經義通而法驗悟之得者則道心契而仙成是住叢林者之規範也故淨口淨心淨身而有咒安天安地安神而有章皆從次序更無躐等雖是隨堂規之功課實爲祝

國祚之大猷念念無違則希仙希聖端在茲乎是爲序

清規立範法派仙宗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所以載道也而不能無血氣之私一有血氣之私則爲物欲錮蔽而不能造高明之域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以立規陳矩檢束身心以爲入道之階梯也儒與道體一而已而用不同素蟾子憫道衆之澆漓恐立風之不振重撰是編爰引後學實立門之繩墨度世之津梁無非體

太上好生之心欲凡流盡啓立關拔拯沉淪於塵界也雲水之士其無忽諸

清規須知外參訪

夫天府考式仙裔本枝道有宗源仙有法派法派不明其人不真宗源不清其來必濁所以全真參訪必明法派宗源而後可遊洞天福地名山也自從

東華帝君一脈五傳至重陽王祖全真道教通於四海故法派說因重陽一度七真法派後裔各有名號凡血脉嫡傳必知派目一曰龍門派邱祖二曰隨山派劉祖三曰南無派譚祖四曰遇山派馬祖五曰華山派郝祖六曰崙山派王祖七曰清淨派孫祖邱祖又再傳孫祖曰金山派歷傳綿久凡與方外萍水相逢

所言派脈不真必有偽雜若竊聞強知名爲冒食鬼
若遇此者必須盤問審其道學察其虛實如不究徹
玄微參悟道妙而機鋒龐雜言語支離謂之欺名盜
義之流混玷仙風也

七寶

一凡全真雲水祖師所傳有隨身七寶一蒲團方外煉
魔二衲衣攝伏心性三簞瓢訪賢飲食四棕笠禦風
雨避霜雪五棕扇拂開塵事六青囊秘藏丹經七楸
枰以彰大道清風明月如若全備問之有答言義無
虛謂之博學道士其中恐有賴教遊食葷酒之輩或

有被套包裹脫衣而睡者內多俗物是爲詐入玄門
來歷不真不可不察也

一凡全真所戴之巾有九款一唐巾二冲和巾三浩然
巾四逍遙巾五紫陽巾六一字巾七綸巾八三教巾
九九陽巾如是九式惟戴唐巾者多是仿唐朝純陽
呂祖師之式也冷則幅巾雪則戴浩然巾上等有道
之士受初真戒者戴綸巾偃月冠受中極戒者戴三
教巾三台冠受天仙戒者戴冲和巾五嶽靈圖冠凡
巾皆用玄色布緞所造蓋玄爲天頭圓象天天一生
水水機於道尊道故頂於首也或戴異式等巾用雜

色紗緞所置乃九流雜入定詣應法等門非眞修之士也或蓬頭髻或清風綉頭簪冠或身穿衲衣混元三皇千針書本二仙懶衲等衣或腰繫九股繚呂公繚或手提風火棕拂或五明降魔扇或跣足或多耳麻鞋棕履此內有虛實不同察其威儀規矩學問修持叩其踪跡法派經典功課各事倘或不全其中必假外相既不能全內修亦未必能通達也更有俗家小帽素珠皆愚昧下人齋公之類更恐有異端邪教理宜覺察不可不知也

一凡全眞掛單始入叢林或名山宮觀庵堂廟院全憑

規矩所以包裹蒲團放於客堂門首與知客稽首右便末位乃知客之位左便末位乃當家之位兩位俱不宜坐一問答悉有起止謹按丹經而說出言勿誇飽學博覽莫恃才能問答已畢入丹房靜坐次日清晨開靜卽起梳洗整衣上殿謁

聖朝眞緩步登壇不得正中參拜蓋正中之位乃當家之位也至恐衣履不潔於殿外傍參亦可或有八字脚立雙手合掌以至頭如椿碓臂若犬扒或跪叩四五或立揖二三若此者必是庸蠢之漢也

一凡遊方禮師旣欲遊方參訪高賢俱要器具整齊初

到入院便看西廊有息肩駐鶴等字於此便歇欲久住則擔子平放或經過擔子一頭高一頭低靠在壁上取袍搭在左手其行囊放於客堂之外或有值堂知客出迎便穿衣稽首賓主坐定或問來歷某處動身答曰從某處來某府某縣人氏在某處入道皈依某師不宜講及俗事言畢知客送入雲水堂與堂主拜畢送別知客另謝過堂主又至客堂謝過知客回與雲水同人禮畢凡自己衣物檢點包好鋪單了畢復入客堂行禮曰卽日恭惟知賓大德起居多福弟子久聞仙隱特來瞻仰尊顏荷蒙收錄丹房展鉢不

勝感激之致稽首或欸茶畢起身相謝曰適聞輕踐方丈荷蒙照點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致稽首行禮畢辭歸主人答曰山門有幸鶴駕光臨有失遠迎不勝惶愧云云

一凡客欲起丹主相留曰院門寥寂堂厨淡薄敢望高士久留鶴駕起助道風無任攀戀望恩之致稽首

一凡常住接客者須過三日請入看驗文憑某處受道某姓某名一一書錄青冊然後安丹須要知己知人毋得任性任意自是行坐前後必讓尊卑上殿登堂必依次序

一凡全真朝謁外則尊重威儀內則真心誠敬注想凝神端拱對闕鞠不過眉躬如滿月五體投地拜不卽起必待氣足然後興身須待神清然後如前再拜更有三跪九叩之禮稽首揖手之模若進鉢堂行十方禮始從左旋而進終從右旋而退與大衆作揖堂主都管典座茶頭俱作揖此必上士卽有知賓來陪於客堂先茶後飯靜室安丹如下士任其散步隨堂茶飯乃於十方堂歇之恐其禮貌不全故也

一凡全真行住坐臥俱有約規問答言談悉有起止所以習演如鶴步乃效道骨仙風坐如提石臥如彎弓

行如清風立如青松出聲如病舉動如雅士寒儒問
答須按丹經道典指迷莫引俗務閒談或行如風擺
座若垂蓮或擅談國家之事羨論佛家之禪或求非
大道聽信傍門誑惑他人自尊飽學此係無師指教
之輩道聽途說之流假冒全真欺罔之人謂之三教
貓四不像若或衣冠禮貌不合玄規皆不通道士也
一凡全真服式以青爲主青者東方甲乙木泰卦之謂
又爲青龍生旺之氣是爲東華帝君之後脈所以有
青木泰卦皆喻言隱義以藏全真性命雙修之理也
朝參公服頂黃冠戴玄巾着青袍繫黃縵外穿鶴氅

足穿白襪着雲霞鑲履取五行之俱備若宗律兩師
加中單禮足可謂合式也

一凡全真初會之時或問踪跡那宮觀那一派或常住
何人在何處皈依但恐其徒知七真宗派而不知許
真君有靜明派薩真君有西河派老君有混元派玄
帝派茅山靜一派朝元觀閭祖派尹真人樓觀派張
三丰新宗派徐祖清徹靈寶正一寶田等派此數派
俱有門人在外參學道法尋訪高士名賢或遙謁宗
師教主既慕名而至進謁時問答不僞真修無虛若
行師生之禮筵會以盡賓主之情如問時不知法派

來歷妄談雜事此乃詐僞之徒非參訪道教之高士也

一凡全真內修有五經至要四書之典猶儒者之學不可缺一也五經者陰符道德清靜龍虎黃庭經也四書者參同契悟真篇三皇玉訣青華秘文也又有道書全集一切真人諸品仙經丹書題起皆隨時能講剖義無差釋理有據此爲參學留心於大道明理之士尤以默默自修爲上倘或欣談爐火煉汞彼家採戰服食按摩存想搬運空禪念佛諸等雜事者三千六百傍門九十六種外道之流更有不通書義呼牛

作馬不明道理以白爲黑見高明者嫉妒萬般見老弱者欺壓百狀祖師云此爲敗教之魔軍地獄之種子

一凡全真必先功行乃可漸入仙境謹按皇經云從此卽漸進修成道侍聖所以外修必習五經四書爲至要之典五經者度人經玉皇經玉樞經三官經北斗經此外修五經也四書者生神章濟煉科祈禱儀千金方此外修四書也更有諸品經懺俱宜虔學逐一精通誦之必應禱之必靈或爲國爲民水旱蝗蟲刀兵瘟疫飢饉懺禳保災扶危施藥濟幽拔苦普渡薦

亡是爲修真本務之事如或妖言捏怪左道邪術僞法禱魔指化騙俗假經索利違科棄典飲酒食肉五葷九厭不斷此爲民間耗鼠叫內魔軍陰冥必報

一凡全真知天樂道終日如愚稀言自然清虛冷淡薄味甘飧或棲山林或居洞府或隱塵市或萍踪浪跡全在慈悲爲門清靜爲道柔弱爲德利濟爲功操持爲行若乃孤高倨慢嫉賢妬能誇己謗人廢公毀善言清行濁內僞外恭此非學道之士也

學道須知內參訪

若夫學道高賢希仙烈士旣慕全真大教須知性命

雙修若不參訪名師豈得天機妙訣跳出樊籠拋離
火坑除情割愛捨妄歸真黃冠鶴氅爲太上之門人
羽扇芒鞋作東華之弟子操持戒行磨煉身心觀諸
邪道如觀冤仇避諸愛慾如避水火殞風宿雨滅富
貴之凡心戴月披星絕奢華之妄念簞瓢隻筮不辭
萬里之遙野鶴孤雲惟尋一心之樂安貧而積德知
命以待時琢磨塵垢修養性天至或訪名山而掛搭
或投洞府以安丹或進鉢堂而說法或入叢林以訪
友須知忍辱藏垢切要謹言慎行心存柔遜志戒剛
強勿生是非之見宜忘物我之心絕巧棄智爲立德

始基含光守虛乃進道根本動靜施爲遵五祖之儀
範以約束行住坐臥依七真之規矩以修持所閱丹
經道德陰符龍虎欲聞玄妙悟真千金參同至要於
三皇玉訣至顯於青華秘文規中指南篇字減而言
徹黃庭內經註理真而竅明南華逍遙文深而義奧
覽之道味無窮皇經清靜性見而心明觀之道蘊易
悟博學審問苦志殷勤求道若軒轅之走膝問禮如
仲尼之虛衷不憚進履之謙休惜斷臂之痛自感明
師指教必得至人之真傳引證性命之宗而搜尋根
蒂深窮生死之旨以明辨本來盟天方談魁斗歆血

乃示台罡要知大道當究一炁二儀三才四象五行
六合七政八卦九宮十極須言言而省悟欲知丹法
必曉十轉九還八關七返六通五明四門三元二弦
一竅宜字字以參詳採陰陽昇降於園中審水火返
還於身內知止方明造化誠意始覺妙音守真抱一
對景忘情湛然萬緣不染自然一旦貫通性天瑩徹
實際圓明期印一襟之朗月堪舞兩袖之清風或擇
洞天而入室或選福地以閉關預交雲朋霞友以爲
道伴次結草舍茅菴以作丹房調琴理性飛劍降魔
驅龍伏虎則會合風雲捉兔擒烏以交接鉛汞轉地

軸則復通乾谷撥天關則姤退坤宮鼓巽風而煉煅
運離火以烹煎加減進退之有時溫養沐浴之無錯
太乙壺中滿飲長生之酒黃庭宮內永結不老之丹
停工罷戰混俗和光或隱塵寰以積行或棲市廛以
累功德滿人間名題天上靜待玉京之詔早謁金闕
之尊宴賜蟠桃勅遊閬苑凡屬皆超於極樂仙友共
上於蓬壺此清修之結果卽大成之標榜也茲外或
有纔離俗網乍入玄門未滌已往之愆懸想將來之
福或根鈍智淺豈究天機之妙訣或孽深德薄難逢
聖道之明師性隨物轉意被情纏致使一心着於二

念三毒擾於四非因其五蘊不空故爾六賊難伏七情牽動八識分攻九竅之邪永干於真境十惡之業滋蔓於靈臺如雲迷皓月霧掩青天慧光不耀聖智難明靈機因此而閉塞妄欲由此而疊生斯無神氣之凝烏有返還之妙正所謂心不修而功不大天神難佑行不廣而心不死仙道難成學者莫負清靜之虛名休執無爲之假相雖草衣木食徒自苦體勞形若頑坐存思必着於魔境但妄行搬運定結於幻丹恐致思中生害須防有始無終叮嚀學者微細參詳勿錯修持須尋正道勇猛精進宜遵九節之功奮勉

修行漸進三乘之路合身心而兼養並內外以交修
靜則窮理盡性動則積行累功須行時時之方便務
存種種之慈悲拔苦濟幽葛仙翁由是以成道扶災
施藥薩真君因此而登仙除害蕩邪許旌陽功完而
拔宅佑民祝國陶弘景行滿以飛昇歷古成仙悉從
苦行而超越迄今末學豈離積德以成真勦除障冤
卽生定慧常含默默之光每存綿綿之息則善芽增
長於三田而靈根植培於寸地此漸修之法門卽上
乘之階級也要知漸進雖有二途至道皆原一本凡
慕道英賢矢志參訪俱當體此前修庶不溺於傍門

左道故識斯論以照昏衢堪爲修真寶鑑辨道靈梯
乃參訪之關憑亦雲遊之路引進我教者執爲符券
誠云纖毫失度卽照暗黑之愆頃霎邪言必犯禁空
之醜天神耳目咫尺非遙克告行人自當覺察倘言
行無愧陰德週隆自有神仙作汝師至此何憂身不
度

戒食銘

凡入齋堂肅整衣冠雲厨煮粟非是等閒無內無外
粒米同殮齋堂靜食匙鉢盤旋飯可重添揚言切忌
勿斜側肩行遵道體休看衣衫莫論客主一體皆安

謹慎檢點務要心堅道氣常存一體同觀莖薪粒米
工夫一年念頭若錯孽累難填披毛帶角骨肉奉還

紫清真人清規榜

天地神人鬼五仙盡憑規矩定方圓逆則路路生顛
倒順則途途合自然夫此聖賢息肩之地亦爲聖賢
養素之軒朝夕焚香頂祝頌

皇王聖壽宣揚

聖號恭惟國泰民安故凡聖以同居卽隱顯之莫測隻
履簞瓢作壺中之活計孤雲野鶴爲物外之閒人散
誕無拘逍遙物外黃梁夢覺安然一枕清風金永爐

開不覺半窓明月功成行滿體妙神靈伏龍虎而出
昏衢跨鸞鶴而歸洞府或有初離塵俗乍入玄門心
地尙迷天性未徹切以遵守清規行持莫犯侍師敬
友念道思真常在性地上留心莫向名利中掛意行
須緩步語要低聲勿歌妖艷之詞休講是非之事公
私出幹不許燈光而回打坐絕言則待鐘鳴而起來
時明向掛搭去時對衆抽丹倘有違犯量情責究輕
則香油茶餅重則竹責下山偷盜分肥燒燬衣鉢賭
博葷酒不許在堂執事邪淫姦騙撒骨揚灰倘若有
違同衆倍罰故茲榜示

五湖雲水 混居一堂 既集徒侶 須明紀綱
神化無定 時隱時彰 各宜知悉 道規有常

長春真人清規榜

夫住宮觀者冷淡清虛瀟灑寂寞見性爲本養命爲源柔弱爲常謙和爲德慈悲爲用方便爲門在衆者常居低下處靜者勿起塵情所有塵勞量力運用不可過度每一衣食不可過用每計錢銀不可積剩治身衣物不可貪求或常住之物有餘濟贍來往經過貧寒之士或於真假常要分明掃除塵垢刷釜汲水擔薪炊膳除己私意勿起嗔心各處一室澄心辨道

各分局次當占一科或以互換調煉真性不得執着爲用不得傳遞是非謹要降心除削人我了却聲色離形去智湛然無欲見三教門人須當平待不得怠慢驕心無事不得出觀晚夕早扃其戶清晨卽啓其門倘有送供者平常接待無施利者勿起二心凡有遊歷之士但過三日是高明者舉進住房無志氣者他處遊行次驗脚冊分據詳察緣由若不明其間恐有隱匿詐僞之人不可穩便須防一等道人愚頑之徒奸詐之輩以言語蠱惑點污徒衆破除庵舍常談是非便令逐出若有投觀出家者不得擅便引進

先觀道氣次看悟道恰通或祖上家風善惡自己德行淺深高明者攜之愚頑者却之或於觀中幹辦等事先問觀主次與合堂大衆評論出家無論早晚年紀不擇老少但得達理明心者堪爲有道也凡有化緣不得詐僞師家名目若使指託宮觀要取施主財物自己用度便是私瞞常住

上天鑒察必無輕譴故茲榜示

長春真人垂訓文

吾教後輩門人知悉爾等既入玄門之正教必通夙世之善根一證今生之福果二修來世之不墜若有

向道之真心當遵

太上之律法奈何只圖道教以度平生並不知立科之有禁戒粒米文錢俱有關係乃世人之膏脂農夫之血汗非用力何能消豈無功而可受汝等愚迷不自揣度不肯修持反言本教無功便向外道著意以致姦盜邪淫損人利己或葷酒賭博敗壞教宗或燒爐煉汞哄騙惑人誤信傍門毀謗正教以此無賴種種不堪豈是汝等道教所當爲者且莫說汝等後學難逃靜觀果報卽天神有過亦黜其位地祇有過亦降其職神仙有過謫降塵凡鬼祟有過則滅其跡君王

有過則失其國臣僚有過則加其刑士人有過則削其名庶民有過則掠其福一切過惡各有所歸何況汝等作孽者乎豈無報應故吾教後學門人當悟自己出家蓋爲勘破輪迴苦惱方纔進道豈有反造愆尤重增罪孽法有三乘遵循本宗而行量力而進立志以守苦行以脩方是道家之路也夫上乘者修身養性苦志參玄證虛無之妙道法天地之正氣除塵世之冤愆廣行仁義大積陰功只候三千功滿八百行完然後身超三界位列仙班乘鸞鶴而朝金闕駕彩雲而赴瑤池千眞恭敬萬神護持天地同體日月

同光豈不爲出家大丈夫哉中乘者誠心演教禮懺
誦經調

太上之玄科稱天尊之寶誥信心禮禱於神明虔心齋
戒於廟院清靜身心闡揚大道一念純真常存正法
運盡滅度之時自有善人擁護或轉送皇宮或投生
官宦或拜相而位列三公或爲君而身登九五萬民
敬仰四海歸投人中殊勝豈不尊乎下乘者建宮立
廟印經造像修橋補路戒殺放生施茶捨藥周濟窮
苦不慳不吝轉化爲人或生富貴之家遂心滿意一
生享用豈不快哉如是修爲三乘之法句句分明倘有

不悟省酒色財氣不除不如還俗歸家染苦爲甜任意所爲隨心所欲豈不足樂如何久戀玄門迷而不悟造下無邊惡孽果報難逃有志氣者可以精進無夙緣者可以速退不然罪孽加倍吾甚憐憫爲此訓焉倘有見此回心聞訓轉念重整剛志痛改前非猛勇精進聞者省悟見者開發省悟者回光之心也開發者返照之意也如不早覺必然永墜冥途常沉苦海化爲異類到此之時悔之莫及聰明達理細細思之今生錯過大道實難過矣

三教源流

夫人之一心卽本來之真性儒曰靈臺太極道曰靈關金丹釋曰靈山圓覺凡人慾體本來妙覺真心虛靈不昧了了常知其相無去無來究之於先天之先莫知其始窮之於後天之後莫知其終高而無上遠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與乾坤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臨與虛空同其寬廣與萬靈同其變通是爲真性道根迨至受形之後氣拘物蔽迷却本來之真心遂與道相違是以三教至聖教人修真悟道成仙證佛戴角披毛皆由此竅聖凡二路自此而分天堂地獄由此而判出生死再無別途明大道惟此一

法耳是以天理人欲本不兩立人能遣欲存理自然心地光明上合至道下合人心道立心定天必施恩蓋天地本清甯之氣化育羣生長養萬物人若以清靜之心與天地合德則人事既合天心天命豈違人願乎儒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道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釋曰一人辨心天人辨供夫天處高而聽卑其降祥殃惟是視人心之理欲以爲權衡恢恢不漏此至中至正至理之道原無容議於其間者也至於誦經祈福惟在一心清靜求卽無求從無思無慮中而感格每見世人學仙學佛發願發心苦加修行

捨高堂之父母別五倫之親屬仙佛卽是氣絕徒廢其功矣夫天地之內宇宙之中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識物靈照內外空然寂寞難見其謂玄玄巧出於紫微之表用在於無爲之間端化不動獨而無雙萬象眞宗其爲也形其寂也冥本靜本瑩法界圓成光超日月德浩太清萬物無作一切無名轉變天地自然縱橫恆沙妙用混沌而成誰聞不喜誰聞不驚強名大道曰精氣神與道同倫天下最親吾所以知其親者仁義禮智信五行取其相生相合者三綱五常也日用之體不昧於道故

聖天子以孝道治天下蓋古今無有不忠孝之神仙無有不忠孝之佛祖也仙佛必是自忠孝中來木有本水有源故離忠孝非仙非佛忠孝二字可以格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動風雨可以踏江河可以開金石可以知鳥獸可以感草木可以遺子孫可以爲聖賢可以爲仙佛報應無窮功德無量忠孝則本立本立而道生也不忠不孝者凡人墮落地府仙佛遭及天譴今日之人遇日生情痴迷牽引故

祖師歷世修行混俗和光濟人利物所以上天嘉其功行人間沾其德澤爾我前生不知是何異類今世得

沐

昊天之恩身登有岸之境報答無由希存其心而已矣
若不盡心安能知性不能明心安能見性但昧此心
永劫輪迴遺失真性必須潔白此心猛勇精進故當
一念將萌勿令更生枝葉卽回光內照而妄根頓滅
欲滅諸妄務在觀心心上無塵塵自不生所以此心
清靜不怕居塵世開慧此性頓超生死而登彼岸始
終不離此心離此心別無玄妙矣

尹喜真人訣云

神仙伎倆無多子要曉靈人變作呆巧機逐末心勿

用酒色財氣絕其途忠孝義慈行方便息心息氣息精神誰能述得諸般例便是長生大道仙

或問於李理德曰凡人初入道欲修仙者敢問從何而起答曰入道之初減事省言爲最高又能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於是意無所起久久則神全矣過去事勿言未來事勿說現在事咬舌心無所動久久則氣壯乃修仙修道之階梯實成仙成道之基址矣

品德行

爲品爲德有其品然後有其德有其德然後有其行

故曰品德行

悟了長生理秋蓮處處開金童登錦帳玉女下香階
虎嘯天魂住龍吟地魄來有人明此道立便返嬰孩

問道

道德乾坤祖陰陽是本宗天魂生白虎地魄產青龍
運轉泥丸住搬精入上宮有人明此法萬載貌如童

龍虎

性定龍歸海情忘虎隱山性情收拾了真火透玄關

正一

心裡不邪謂之正無中生有謂之一

道士

道爲天地之主士爲萬物之宗

道人

包羅天地謂之道體在虛空謂之人

先生

諸法皆由我雲遊不染塵古今無遍數豈不是先生

出家

一塵不染是出家莫作非爲是生涯有人問我修行

事兩散雲開月自華

全真

常行祖師教日習太上經煉就真如性豈不是全真

稽首

稽首稽首本是天長地久長生不朽

道冠

一雙鳳眼觀前後萬法收來在內藏七寶玲瓏皆有
跡崑崙頂上放毫光

唐巾

唐巾不是古來巾呂祖流傳到至今一對連環分日
月兩條飄帶掃浮雲

道袍

袍服原來不計春寬宏廣大裏乾坤紅塵半點何嘗
染暑寒任是亦難侵

腰帶

九龍同貫一絲縹道教威儀常繫腰鎖住心猿並意
馬免迷本性入浮囂

蓬頭

蓬頭原是古家風一法流傳萬法通放下絲毫無垢
礙自然一性合浮空

丫髻

丫髻原是鍾離譜崑崙頂上按日頭修行皆服長生

水笑殺愚人白了頭

草履

草履千莖結自然三山五嶽任流連
逍遙不踏繁華地行滿生雲上九天

棕扇

寶扇原來一片棕等閒搖曳萬緣空
任他魔怪並邪妖藉此輕翻永滅踪

瓢鉢

瓢化千家飯孤身萬里遊爲求不老計
普度遍千秋

蒲團

蒲團結來圓又圓修行打坐有根緣三千功滿丹書
詔一炁來騰上九天

樞柁

舉起頂天立地橫擔日月山河撥開乾坤骨體轉去
萬象森羅

道童

道童原來古道風爲因凡世出塵籠如今意在雲霄
外萬法無名四海通

衲頭

千針百線幾人修無暑無寒不計秋袖裡靈丹携一

點管教跨鶴上瀛洲

葫蘆

三寸葫蘆半折腰蓬萊山上有根苗五湖四海滄江水不足葫蘆一汲消

靈丹

火養靈丹本自然坎離交媾在中田功完服食飛昇去便是長生不老僊

菱袋

三尺縱橫布誰知造化工內藏諸法寶包裹太虛空

雲水

心似白雲常自在意如流水任西東水清雲散乾坤
靜一輪明月正當空

鉛汞

心火下降謂之鉛腎水上昇謂之汞能遣二物歸黃
道結就金丹宜保重

巖瓢

此瓢本是聖人留顏回未用自藏收如今得付道人
手天地乾坤一瓢收

善人

諸惡不作謂之善性體皆空謂之人

居士

清靜法身謂之居萬法皆空謂之士

性

皮是包帶骨是撐袋筋是穿袋血是貫帶

命

性立命在陰一晝一夜共三千六百息無有暫停定
一時奪天地陰陽之造化息半刻臻百世之遐齡人
能到此真一息定百病消除饑渴自無矣

執事榜

夫大厦非一木所能支必須衆材匡助叢林豈孤身

可獨立還期庶職共襄量其才而分其司尊卑有序
食其祿而重其事大小無虧我等既沐

皇恩不織不耕恆存素飧之耻克勤克慎毋虛白日之
過馬公面釜課經良有以也龐氏擔柴運米豈徒然
哉由是定規立矩固已先乎一己分職輪管是所望
於羣公今將職事開列於後

知觀	當家	都管	巡照	知客	庫房	書記
經主	化主	總理	堂主	典座	賬房	殿主
副經	靜主	夜巡	行堂	淨頭	都廚	巡察
柴頭	菜頭	飯堂	門頭	園頭	香燈	買辦

收供 值歲 水頭 碗頭 庄頭 茶頭 司鐘
伙頭 貼庫 侍者 支隨 司鼓

長春真人執事榜

嘗思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過隙忽然而來之不可
禦去之不可止及其六八變滅四大分離身尙不存
生非我有觀其所以然者莫若體乎至道察其所自
修者莫若明乎本心蓋心卽道道卽心心外無道道
外無心惟在吾人一默會已耳故作凡作聖皆由我
造悟眞悟道不出他行先須領解次須進修運水搬
柴無非此個誦經禮懺只在些兒各請具眼同觀勿

得當面錯過自今雲水相逢煙霞集會倘逢師友恆
心領悟了知出世之家風竭志修行堪作昇仙之活
計毋虧功行當悟本來所有立憲清規凡茲執事備
陳於右

一主經者總括立綱糾諸執事

一副經者宰制道範鑒察厨事

二者乃天人之眼曰仙聖之規模以道德存心以仁
慈利衆向父母初生之前悟本來之面目在聖賢經
教之內發性地之光明先調中和命脈後觀竅妙真
機造化爐中擒龍制虎乾坤鼎內採坎填離以升堂

入室之旨袖裡提撕以明心見性之功意外領悟導引福善開化賢良動靜肅恭威儀誠敬稍有過差者偕衆公罰

一左堂執提轄侍者

一右堂執協理公司

二者實大衆之綱紀作後學之筌蹄輔佐立範運轉法輪出入巡查恆加敬畏上下止靜務宜純和糾察輕躁之失儀攻訐行藏之越理言詞莊重氣色溫柔有犯立規者罰跪香

一龍虎二單誠意辨道協志修身除雜念以觀心息思

慮而注意調神攝靜工夫常蘊於丹田舉步輕行戒律每存於赤窟須守立憲勿犯清規違者跪香一日月二單誦經禮懺之際以戒慎恐懼而注想天顏以齋戒中正而昭事

上帝同音讚儀矢志皈依倘朝奏失儀誦念疎忽者同衆公罰

一侍香燈殿主者侍奉香燈陳設品供誠心潔淨勿令厭穢觸犯靈壇從事精勤當處恭敬同臨法會倘有缺誤遺漏者罰跪香

一典座飯頭者爲大衆之司命叢林中根本辨上賢齋

饅宜謹宜潔勿怠勿疎菜品精製六味調和戒餽餘
之不潔防人物之殘失所以格天真而歆享資道衆
以和身倘有忽畧者罰跪香

一茶頭水頭者潔備淨泉烹煎玉露獻供

仙聖高眞運水須淨泉源人我必戒污穢倘有失誤者
罰跪香

一火頭淨頭者早則開靜先起晚則止靜方眠竈前火
燭加意謹慎洒掃階庭務須潔淨違者跪香

一庫房者掌管錢銀糧米經收出入錙銖佈施乃衆善
之脂膏顆粒齋糧實諸緣之血汗勿欺勿昧此心方

可對青天若染若侵他日糾而沉黑暗務須登記明白收放得宜倘有差失隱匿之情許大衆表白輕則罰齋重則逐出山門

一買辦者務須潔己凡屬所用齋糧供品齋蔬什物等項俱要入庫房酌議開單買辦照依時價毋得染指侵欺有壞道心倘有隱欺私意情弊查出重罰

一化主者導引賢良開化福善募緣於貴人君子積功於聖境靈壇當思利物利人毋得徇己徇私倘有偏私者倍罰供齋

一知客者爲常住之儀表先存謙恭敬讓更須禮貌端

莊迎送必合清規耐答要依立範虛懷應客正己待人倘有驕慢者重罰

一書記者乃叢林中出類拔萃之人超凡越衆之輩文式藏於胸中立機蘊於心內申奏疏文俱要端楷精誠感格上帝回發書札禮當清正恭敬會答高賢動中取靜而默運身心忙裏偷閒而窮悟道妙務求證聖成真勿令轉凡入趣倘或字意差訛同衆面較如故執拘者罰齋

一都管者總理常住一切大小事務爲叢林中之表率作大衆之領袖以道德蘊於心胸以仁義彰於形狀

松筠節操水月襟懷威儀內慎獨恆修臆胸中忍辱
培養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寬以待衆謙
以持身扇真風於海宇闡玄化於諸方名重當時德
流遐邇不負尊位之任稍有忌憚懈怠徇私者重罰
一當家者乃叢林之棟梁大衆之綱領必以道德齊備
仁義兼全威儀可法功德無虧待衆以謙爲本欸客
以禮爲先凡事要有約束待衆體乎本心敬神聖儼
然在上視仙真如在殿庭名題玉籍字列神京闡

太上之玄秘宣

玉帝之金經鄉閭仰德衆庶蒙庥稍有怠弛者倍罰供

齋

一靜主者道德兼全仁義並著坐靜安園齋精養氣以清靜爲本以定慧爲宗去俗中之境界作物外之生涯朝暮朝眞祝延

聖壽專符入聖超凡出入金門自在煉三寶作金丹守一眞爲大藥幹開玄竅返復陰陽燦百焰於大鼎之中聚萬化於一堂之內三千功滿名列仙班八百慙懃方超凡劫如此則陰籍無名仙班有分領衆冲舉上昇雲霄眞仙比肩天地人同駕倘有公私人我者一例罰齋

一巡照者乃叢林鑒察都司統轄一堂大小執事代

天宣化贊 祖闡揚提拔有德高人而修真養性巡察

犯規羽士而按律施行倘有失察及明知犯規而徇庇不舉罰者大衆察出同罰供齋

一舂米者日中所司善信脂膏修道根本衆殮日食須憑穀米砂石務必去淨舂作亦要精勤倘有粗率忽略者罰齋

一種蔬菜頭者修行多以蔬菜爲本園內務要勤力栽培四時菜蔬相連不斷留心播種勿使失時倘有疎懶以致菜食不接者罰齋

一知山巡樹者樹木爲觀殿之壯觀隱居之護衛時常防人盜伐所以分防巡察以保無虞倘有徇私賣放等弊者查出重罰

一出倉催收協理常住香燈國課糧食全靠田租兩季出倉催收協理務要各盡其職智言善行監督晒運以保無虞倘有偏私者重罰

以上條款伏望人人著意個個留心倘有推託倚靠等情大衆自有真實公舉兩堂功課宜持五品黃經莫怠十方有志高人常住自當恭敬不可獨善其身倘外明而內暗口是而心非或陽奉而陰違或公入

而私出仁人善信視我爲貪鄙之徒護法靈官自有
分明報應甯教諸人負我不可我負諸人

清規榜

伏以道居象帝東華之先萬物同伏葛天無爲淳樸
之後三教始依居塵出塵不易在欲無欲爲難每見
愚蒙常沈苦海汚濁塵垢高明之士宜加警悚勿墮
迷津

太上開不二法門忍辱第一祖師演鉢堂設教規範爲
先天上不容無禮神仙人間豈有犯規羽士此修心
煉性之所非醉生夢死之場如談說人我講論是非

如此存心焉能超世茲者共居善地爰立鉢堂聚千里而來之善友合四方有道之良朋務要互相警覺共掃前非莫起絲毫妄念休生纖芥嗔心戒凜冰霜心持砥礪規律施行

一凡姦盜邪淫敗 太上之律法壞 列祖之宗風者
架火焚身

一凡拐帶欺騙者炙眉燒單

一凡擾亂清規不遵律法者杖責革出

一凡賭博頑錢及食洋煙者起單逐出

一凡談講燒丹煉汞哄騙迷人者杖責革出

一凡酗酒鬧事厭茹葷腥攪亂常住者杖責革出

一凡詈罵大衆汚言毀傷人父母者杖責革出

一凡不守清規者逐出

一凡拜師不知宗派者不留

一凡在常住辦事尅衆利己隱欺大衆者罰齋

一凡倚官長勢及恃俗黨欺壓道衆者合堂公議杖責

革出

一凡上堂公事不戴衣冠只着汗衣小帽者跪香

一凡嫉妬賢良欺壓後學驕傲自誇者逐出

一凡上殿登壇談笑喧嘩背立呼童斜目曲視吃煙唾

痰搖扇不依禮敬拜跪不恭者跪香

一凡司理寶殿樓閣早晚香燈供桌靈壇不潔者跪香

一凡朝賀 聖誕及朔望朝真功課轉 天尊不到者

跪香公事免

一凡上齋堂食飯不戴衣冠及跌快子落地者跪香

一凡常住物件私自欸客不上客堂庫房告白者客去

跪香

一凡赤體夜睡不穿小衣不扎褲帶者跪香

一凡出門不告白不領簽者跪香

一凡衣冠不潔上殿私自開看藏經者罰齋

一凡烹厨供獻用污穢柴水不虔者跪香

一凡出入上燈後不回者跪香告白公事免

一凡戴黃冠及上殿朝真之冠巾入厨行恭者跪香

一凡開靜不起及止靜不息燈者跪香

一凡夜寢後大驚小怪言語驚衆者跪香

一凡厨房拋棄五穀毀壞常住家私什物者跪香

一凡常住公事不幫辦者跪香

一凡戊日而開靜燒香上章進表關申天曹者減身知而故犯殃及九祖豐都萬劫不原非佩籙者減三等
立都律云上章表切忌戊戌辰辰爲天門戌爲地

戶辰將龍戍將狗其日

太上丈人詣

太上老君對校天下男女應生者註玉曆九炁丈人詣
九老仙都君對校天下男女應死者註死籍

天帝丈人諸天帝君對校天下男女罪過其日天門不
開中黃大神監守天門若人犯此攝人魂魄

一凡有人來觀皈依求福回家不必與其簪披卽議吉
辰上疏拜師隨取派名而已待其心安常住然後簪
冠可也

一凡有道友羽化辦理喪葬一應常住辦理清齋供衆

其身邊有銀常住不用辦理銀兩惟供齋而已其羽化所遺什物有徒弟在觀送世則歸徒弟無徒弟在觀則歸常住同住道友不得假託遺囑私受如徒弟在觀辦理師傅喪殯有錢銀貼出更爲賢徒如無亦要隨師所遺財物多少因其輕重豐儉得宜其餘方得入己如一味覬覦故師遺物而薄辦喪殮者衆共攻擊

以上各條欸告白合衆令依律法共遵玄範故謂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一堂共居豈無資藉常住大衆各加覺察勿致違誤有犯清規依此禁戒之儀毋起

縱恣之念切思十方飲食難消須惜一寸光陰易過
每常謹慎修持庶得道心堅固謹榜

元始節畧

天寶君者則大道之尊神 天寶丈人則

天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混沌太無元高上玉虛之炁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後至龍漢元年化生

天寶君出書時號高上大有玉清宮出龍章鳳篆洞真
十二部真經

靈寶君者則洞玄之尊神 靈寶丈人則

靈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赤混太無元玄上紫虛之炁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後至龍漢開圖化生

靈寶君經一劫至赤明元年出書度人時號上清玄都

玉京七寶紫微宮出龍章鳳篆洞玄十二部真經

神寶君者則洞神之尊神 神寶丈人則

神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冥寂玄通元無上清虛之炁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後至赤明元年化生

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元年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

宮出龍章鳳篆洞神十二部真經

以上三十六部尊經共計一百八十八萬四千二十

卷

三寶者雖無殊號異本同一也分爲玄元始三炁而始
三寶皆三炁之尊神號生三炁三炁合生九炁出乎
太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像無形無名嘗考
天地合闢之元運有

玄玄上人默主之核計三千六百億萬歲一合會數窮
於三五七九之劫天地亦不免壽盡維時陽精化爲
烈火陰精化爲洪水先以烈火焚之上至六天下至
九地合成紅爐然後以洪水淹之大陸平沈混而歸
一待復至三千六百億萬歲始得再開天地也然當
此天地混合以後所有一生二二生三三數中化現

之山河大地萬物群生凡外具有形有質之體內著
有色有相之迹者均合返本歸元沒爲烏有祇有三
清五老亙古常存太乙金仙歷劫不朽邇時超神於
六合之外歛氣於三界之中悠焉游焉以待元會之
再闢也昔王方平與麻姑降於蔡經家麻姑曰吾自
侍奉玉京以來東海三變桑田矣方平亦曰聞聖人
云滄海又乾涸過半也此其金仙歷劫之明徵者第
查斯時也日月歸於咸池五行各藏本位下界地水
火風四大已渙獨賴有太上焉主持太乙玄玄之炁
而混元得以不散庶可復有三千六百億萬歲以後

再造之世界由是蚩蚩之氓但知天地覆載之恩三
光照臨之恩皇王水土之恩父母養育之恩而不知
皆出自太上大造之宏恩廼得常有此山河大地萬
物群生也三界內外惟道獨尊旨哉斯言

道祖法系

妙無天帝太極之初生出三炁爲立元始炁化生先
天

老君自爾以來先天老君乃以立炁時時而化生初三
皇時化爲萬化天師中三皇時化爲盤古先生後三
皇時化爲鬱華子神農時化號大成子軒轅時化號

廣成子少皞時化號隨應子顓帝時化號赤精子帝
嚳時化號錄圖子帝堯時化號務成子帝舜時化號
尹疇子夏禹時化號真行子商湯時化號錫則子先
天老君雖是累世化度而未誕生之形跡迺於商王
太甲時分身化炁於楚之亳州府苦縣賴鄉曲仁里
流星園寄胎於玄妙玉女身中八十一年至武丁時
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母攀李樹從左脅降生鬚
髮皓然其顏如童遂以李爲姓諱曰耳字伯陽號聃
因髮皓顏童故又號老子至周文王時號熒邑子爲
守藏史武王時號育成子遷柱下史康王時號郭叔

子平素抱樸少思寡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世隱道
不彰謙德不顯內則固真養命外則遠害全身博古
知今無微不徹東訓尼父致有猶龍之嘆西化金仙
大地作獅子吼其著述道典丹經流傳於世者不可
勝數至秦昭王九年西昇崑崙計九百九十六年矣
後又降度尹喜真人莊周真人張道陵天師東華帝
君

太清仙境虛無自然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道祖混元派

混元乾坤祖 天地日月星 三教諸聖師

金木水火土 鴻濛判陰陽 太極比河圖

仁義禮智信 生老病死苦

尹喜真人 姓宓字公文號 關尹喜河南陝州靈寶縣人

四月初八日誕生太上混元派槎枝證位洞明無上
清真文始玄中大法師

法派曰尹真人派

道德清教上 雲城守煉丹 九重天外子

方知妙中玄 心靜自然體 髮白面童顏

袖吞乾坤大 陰陽造化間

莊周真人係楚王之後與孟子同時老子授以真道着

著南華經逍遙經等書

法派曰南華派

派目未詳

天師

姓張名

道陵

字

輔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人漢留侯

九世孫生於光武甲午年元夜七歲時遇太上授道德經及長五經墳典天文地理河洛之書無不通曉在世一百二十三歲證位三天教主輔法大天師

法派曰正一派

派目未詳

北五祖法系

東華祖師

姓王

諱誠

字

玄甫

號

栗華子係古仙東園公

於漢永壽元年乙未六月十五日降生得太上老君

降傳大道隱於崑崙山復居五臺山上紫府洞天自稱少陽帝君後居於終南山凝陽洞以道授鍾離正陽祖師王重陽祖師潛修證位輔元立極大道帝君十月十六日上昇

法派曰少陽派

宏宣無大道 習學理自明

有個長生路 飛身上雲程

正陽祖師

姓

鍾離

諱

權

字

雲房

號

正陽子陝西西安府

咸陽縣人奇才神勇漢壽年間官拜大將軍因兵失利退入終南山修煉得遇東華帝君授道真訣復隱

晉州羊角山道成天帝封號太極左宮真人開悟傳
道垂教帝君乃述雙髻髻授道於呂純陽祖師四月
十五日誕五月十八日上昇

法派曰正陽派

陰陽生造化

動靜合本元

自得神仙旨

方知妙中玄

純陽祖師

姓

呂

諱

巖

字

洞賓

號

純陽子河南歸德府柘

城縣人按古之皇覃氏再世父讓爲唐太子右庶子
之官母王氏年二十娶劉校尉之女時年四十六歲
爲天寶進士遇正陽祖師於長安酒肆中師授枕作

黃梁夢醒而悟退而修道五月二十日天詔爲九天
採訪使故有詩云糾司天上神仙籍之句證位純陽
演政警化孚佑帝君授道於劉海蟾祖師四月十四
日誕

法派曰純陽派

寂然無一物

妙合於先天

元陽復本位

獨立玉京山

海蟾祖師

姓

劉

諱

操

字

成宗直隸遵化州玉田縣燕山

人仕遼爲宰相遇正陽祖師點化解組學道乃作詩
云拋離大宅三千口屏去門兵百萬家改名玄英號

海蟾子遍遊參訪於秦川復得純陽祖師授以金液
丹法證位海蟾明悟宏道純佑帝君授道於董凝陽
張紫陽十月十四日誕六月十五日上昇

法派曰海蟾派

省悟自歸隱

修養本元神

散誕蓬萊客

逍遙闔苑人

重陽祖師

姓王

諱中孚

字

允卿陝西西安府咸陽縣魏

村人早通經史又習弓刀易名世雄別字德威試獲
武舉時年四十七歲回頭猛省解組棄妻拂衣塵外
入道改名嘉字知明號重陽子遊於終南山甘河鎮

得遇鍾呂二祖師授以金丹口訣乃有詩云四十八
上始逢師之句次年庚辰復遇二師於醴泉觀更授
金丹真旨二師指東方曰汝何不觀之重陽回首而
望見七朶金蓮結子二師笑曰豈知如是而已矣將
有萬朶玉蓮房也二師別去重陽乃穴居而修名活
死人墓後出東關遊接引度世欲應金蓮之兆乃抵
甯海州授道於邱劉譚馬郝王孫七真著有全真前
後集韜光集雲中集分梨十化說行於世證位重陽
全真開化輔極帝君十二月二十二日誕正月初四
日上昇

法派曰重陽派

自己有人寶

何須向外尋

一切功行滿

丹書來詔宣

南五祖法系

合之劉永年真人彭鶴
年真人又爲南七真

悟真紫陽真人

姓張名

伯端

字

平叔浙江台州府天台

縣纓絡街人力習儒業歷久不第改學玄道涉獵三
教經書以至刑法書算醫卜戰陣天文地理靡不留
心詳究因未遇至人口訣宋神宗時常遊西蜀年八
十二歲宿天回寺感遇青城丈人劉海蟾祖傳授金
丹藥物火候之秘改名用誠號紫陽訪荆馬處厚得

貲財入漢真修煉著有悟真篇傳世

翠玄真人

姓

石

諱

泰

字

得之

號

翠玄陝西鳳翔府扶風

縣杏林驛人因在杏林驛故號杏林性好黃老之道
宋神宗元豐年間得遇紫陽祖授以大丹秘法修之
至崇甯丙戌年時八十五歲綠髮朱顏神宇不凡苦
修道成又號紫虛子

道光紫賢真人

姓

薛

名

式

字

道源陝西鳳翔府寶雞縣

雞足山人初爲僧居福安寺參修長老深明佛法宋
徽宗大觀時忽念談禪不能長生志向金丹玄學丙
辰得遇石祖因語昔時傳道之故道源聞言卽稽首

皈依求受玄學石祖見誠意乃曰心田無翳性地絕塵又曰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以神居炁內丹道自然成後改名道光號紫賢

泥丸翠虛真人

姓陳名楠

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白水

山人宋孝宗時常籬桶爲業好黃老道學先遇黎母山靈人授景霄火雷琅書能捏土爲藥醫人故號泥丸翠虛後遇薛祖授以刀圭大丹居羅浮煉成仙去瓊瑄紫清真人

名

白玉蟾本姓葛

名

長庚大父福建福州府侯官縣人董教廣東瓊州父振業於宋紹興甲寅年三月十五日夢道者授以玉蟾蜍是夜卽產真

人故有白玉蟾之名至弱冠祖父相繼而亡母他適
遂篤志立學離別家山遍訪名師苦志修煉叅遊武
夷龍虎江淮而回過惠州得遇泥丸真人攜歸羅浮
授以金丹火候之法後居武夷山得道

南五祖派曰

清靜心宗遠 紹世治崇人 應化通志惠
洞理自明真 道忠傳守義 茂演教無元
冲和正法成 智慧保福全

北七真法系

長春祖師

姓

邱

諱

處機

字

通密

號

長春子山東登州府

棲霞縣人氏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戊辰正月十九日自幼好學不娶年二十在海州得遇重陽祖師傳授丹訣又號符陽子在龍門山修道乙亥歲金主屢召不赴後壬午元太祖自奈曼國手詔致聘乃與弟子十八人往見太祖於雪山之陽拳拳以止殺爲勸問爲治之道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術以清心寡慾爲要太祖深契其言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講道說因每行於世時人稱爲道家狀元甲申奉旨回京居太極殿後改太極殿爲長春觀七月初九日告諸弟子與伊沐浴

更衣呼衆徒於側趺坐長春觀吟詠吟畢仙遊壽八十歲時人有詩讚曰太祖興元日真人獨占邱片言能止殺萬里不虛浮羽脫長春觀池枯太乙流誰裁釋老伎乃與帝師儔癸未詔贈長春演道主教眞君有礮礮集鳴道集西遊記慶會集長春語錄行於世證位長春全德神化明應主教眞君

派曰龍門派

道德通玄靜 眞常守太清 一陽來復本
合教永圓明 至理宗誠信 崇高嗣法興
世景榮維懋 希夷衍自甯 未修正仁義

超昇雲會登 大妙中黃貴 聖體全用功

虛空乾坤秀 金木性相逢 山海龍虎交

蓮開現寶身 行滿丹書詔 月盈祥光生

萬古續仙號 三界都是親

長生祖師

姓劉諱

處立

字通妙號

長生子山東萊州府

掖縣武宮莊人生於宋高宗紹興十七年丁卯七月
十二日事母至孝立誓不婚不宦清靜固守視外物
全不介意屢欲修道其母不許至孝宗五年其母棄
世重陽見其神采不羣嘆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
也劉祖便拜爲師後常乞食煉形離人遠物至甲午

年溷跡京洛灰心忘形水侵不顧人餽則食問則答如是數年遷洛陽得井知三生前修煉處後二年間因訛說被捕業抵獄猶熟睡獄吏驚駭以所見白上官方悟爲有道者亟表奏賜還丁巳年章宗詔赴京問以至道之要劉師曰至道之要寡嗜慾則身安薄賦歛則國泰也上悅敕賜回故居道成定方圓滿天光發明至甯宗嘉泰癸亥年二月初六日鳴鼓集衆徒曰吾欲赴仙師之約爾等勿懈修真遂愒然而解著有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閑修真文等集道德註陰符演黃庭述留於世證位元主封長真凝神立靜

蘊德真君

法派曰隨山派

思道明仁德	全真性復常	景高和禮義
嗣信守忠良	裕謙賢旅泰	宗枝茂維祥
盛益希誠樸	立元世永昌	金木萬古續
智慧保甯光	聖體通三界	廣大演自清
志虛空教化	月盈妙中黃	用功悟仙號
丹書現榮陽	行滿乾坤秀	圓融衍相逢
蓮開龍虎詔	超昇崇利亨	

長真祖師

姓譚

諱

處端

字

通正

號

長真子河南河南府

洛陽縣人後遷山東登州府甯海州生於金天會元年癸卯三月初一日幼時失足墮井坐於水而不驚復遇人救起年十五有志於文學因感風痺疾大定七年聞馬丹陽事重陽爲師遂棄室詣全真菴拜重陽爲師學道因夜寒甚爐竈清冷殆不可忍重陽乃展足令其抱之少刻譚祖汗流披體如臥瓶中每旦重陽以盥水令其洗面於是宿疾頓除授以真道口訣東出居洛陽護加菴一日譚祖鎖菴往衛州有廟官見菴火光窺之見師堆火而坐後遊磁州遇一醉徒問曰汝何來師未答醉徒以拳擊師面師滿口齒

折血流而顏不改遂吐齒手握而去丹陽讚曰一拳
消盡多生業復遊於華陰純陽洞示衆曰十年滅盡
無明火九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靈無罣礙已知跳
出死門關遊洛陽居東尋菴時淳熙丁未年七月十
二日書行香子末句云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仙遊
異香滿室數日著有水雲集行於世證位元主封長
生輔化宗立明德真君

法派曰南無派

道本崇眞理 立微至妙仙 立在雲霄上
功成必有名 大教明清靜 宏演德維良

悟元光體性 一志復圓融 冲壽通族大

了然衍望興 中和宗知巧 親友聖書詔

煉成保金丹 裕讓常禮義 慈信滿乾坤

龍虎廣修現 樸照永遐齡 山川千古秀

智慧化全家 盛希守忠賢

丹陽祖師姓馬諱鈺字玄寶號丹陽子山東登州府甯

海州人生於金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母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有孕遂名從義字宜甫五兄弟師居其次家財巨富號爲馬半州幼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詩有一相士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

仙材也及長娶里人孫顯忠幼女生三子長庭珍次庭瑞三庭珪馬祖嘗題詩云抱玄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兩殿試不樂乾道三年丁亥馬祖年四十五歲夢從一道士登天適路遇重陽師云有夙契也遂坐談竟日忽悟修真之道師事重陽得真訣孫氏亦好道與夫同拜重陽學道深究丹經妙旨夫婦各處一室煉心還虛七年辛卯三田復返夫妻相繼成道真人著有金玉集漸悟集三寶語錄等集行於世證位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真君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昇

法派曰遇山派

自元來正志	冲壽成仙丹	忠靜得禮義
了然見朝天	致虛端篤悟	本理淳全立
清微通大化	眞常合妙言	崇教和法永
守仁百工夫	恭敬明智慧	聖德立遐齡
宏應演音信	高復現祥光	誠慈爲黃貴
金木會相逢	雲昇龍虎交	洞希世用行
榮茂乾坤秀	蓮開獻寶興	

廣甯祖師

姓

郝

諱

大通

字

太古

號

廣甯子山東登州府

甯海州人生於金熙宗天會十八年庚申正月初三

日初名璘號恬然事母至孝有出塵修真之志好讀
易卦曉陰陽術數之學隱而卜筮大定丁亥年二十
八歲遇重陽祖於甯海州背坐於石郝師曰請先生
回頭重陽祖曰君何不同頭耶郝師忽驚異遂拜重
陽祖爲師重陽授以二詞郝師大悟曰有母在未卽
入道次年母終郝師遂棄家入崑崙山尋拜重陽爲
師重陽乃解衲衣去袖而與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
矣郝師携瓦乞化至岐山如此六年得遇鍾離老祖
發明火候之法真訣乃還甯海州作易圖三十三章
皆天人之蘊能入夢言人之悔吝吉凶崇慶壬申年

十二月十三日留頌辭世壽七十三歲著有太古集
心經救苦經玄教真言等傳世元主封太古廣甯通
玄妙極真君

法派曰華山派

至一無上道 崇教演全真 冲和德正本

仁義禮智信 嘉祥宗泰字 萬里復元亨

清靜通玄化 體性悟誠明

玉陽祖師

姓

王

諱

處

一字

靜通

號

玉陽子山東登州府

甯海州人宋高宗紹興十二年壬戌三月初十日母
夢丹霞被體而生師七歲時疾死而復甦由是知生

死之事常行山見一老翁坐於石上又聞空中人語稱玄庭宮主大定戊子年聞重陽祖至州王師往迎歸拜爲師重陽攜至崑崙山烟霞洞授以真道口訣次年遷居查山拾一傘觀傘柄有全陽子三字因此又號全陽子又居靈光洞後遨遊齊魯大著神異度人逐鬼出神入夢召雨撼峰呼鶴喚鵲起死人而回枯樹響化千里金主詔赴問以衛生爲治王師曰含精以養神端拱以無爲九問九答大副宸衷隆禮有加遇妬嫉賜以鵠飲之乃歸入池不死髮盡脫不能受冠上聞究治終不死不告辭隱歸後丁巳年四月

二十二日上昇著有雲光集要異錄傳世證位玉陽
體立廣慈普度真君

法派曰崑崙派又曰崙山派

清靜無爲道 至誠有性名 金玉功知巧

通此加地仙 立冲宗義德 懋演教宏元

中和真法永 智慧保神全

清靜祖師

姓孫諱

不二

號

清靜散人山東登州府甯海

州人生於金天會二年甲辰正月初三日母夢六鶴
飛舞於庭一鶴入懷覺而遂生孫姑性慧聰明溫和
慈善嚴於禮法及長適馬丹陽祖克盡婦道生三子

因夫拜重陽祖爲師築全真菴學道重陽祖欲度孫姑乃顯神通如大醉徑造內宅臥於孫姑寢室孫責其非禮怒鎖房門使僕呼夫歸告之丹陽曰師與予談道不離己席豈有是事及開鎖見室已空同往道舍見師睡正濃於是敬加篤信遂又拜重陽祖爲師重陽祖授以天符雲篆秘訣後孫姑從風仙姑居洛陽風仙洞修煉七年道成三田復返百竅周流在洛陽行化門人請求道要孫姑書卜算子詞示曰握固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於癸丑年二月二十九日忽謂弟子曰吾真有命當

赴瑤池遂沐浴更衣跣趺而逝香風散漫瑞氣氤氲
是日丹陽在甯海州環堵中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
常之喜俄聞空中樂聲仰見孫姑乘雲而過仙童玉
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謂丹陽曰先歸蓬島待君
也著有卜算子詩詞傳於世勅封清靜淵真玄虛順
化元君

法派曰清靜派

全真通玄理	大道德無爲	性合灰尸解
只此百功夫	虛靜明常應	宏仁守志誠
嗣教宗元化	悟本自遐齡	

嶗山祖

姓孫諱

玄清

號

海嶽山人乃龍門派邱祖第四

代徒孫係山東青州府壽光縣孫家巷人於明宏治九年八月二十三日降生在嶗山明霞洞出家初拜李顯陀爲師後至鐵茶山雲光洞得遇通源子指點五行前後昇降出入天門運籌之法又至卽墨縣得遇太和真人引至黃石宮修行時方十九歲蒙傳授三花聚頂五氣朝元在黃石宮苦煉二十餘年後遇斗蓬張真人共談修真秘傳內藥諸口訣一旦豁然貫通復回明霞洞重修嘉靖二十一年抽鉛添汞悟證身心至嘉靖三十七年到京白雲觀坐鉢堂一載

大著靈異適京中大旱求雨有功蒙

聖旨大加恩賞封護國天師左讚教主紫陽真人享壽
七十三歲隆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上昇

法派曰金山派因在嶗山修真亦曰嶗山派

立至一無上 天元妙理生 體性浮空坐

自然是全真 常懷清靜意 合日得金丹

道高扶社稷 留名萬古傳

南宮祖 姓李號 清秋乃龍門派邱祖第十代徒孫得至

人傳授真道口訣道成得證天仙後秘授曾一貫祖
師

法派曰南宮派

子午卯酉用

辰戌丑未懸

無爲常清靜

龍虎服大丹

十一代祖

姓曾

字一貫

號

山山乃龍門派邱祖第十一

代徒孫得李清秋祖傳授真道口訣恬修道成後居
羅浮山冲虛觀五觀總住持有寶劍除妖又有符藥
救濟人民適值廣東省城大旱兩廣制軍聞曾道人
有道請赴省求雨果然求得甘霖大霽官民共樂大
著靈異遺跡七月十五日羽化

凡在外參訪宜謹佩牒文宗枝法派以便關津渡口照

驗牒文放行不敢阻當云云

爲嚴禁除不守清規整肅道教事發仰天下名山洞府出家修真道教人等知悉欽奉

聖旨查理不知宗派紊亂道教人等自昔東華帝君度正陽帝君正陽帝君度純陽帝君純陽帝君度海蟾帝君海蟾帝君度重陽帝君重陽祖度邱劉譚馬郝王孫七位真人自昔至今傳流宗派子孫後代接續宗枝但出家之士投拜明師參求入道須用宗派牒文雲遊天下若遇關津隘口如果係

太上門下弟子真修行者各府州縣執此派牒驗實放

行如遇不知宗派假裝各處名山道人或三五成羣
夜聚曉散搔擾廟宇劫財傷人往來作細難辨真假
及無派牒文憑查明送官依律治罪庶道教不致紊
亂棍徒難以潛入謹遵

夫天下洞天福地乃經無量數劫天產地造靈秀結成
巖室遍通大地仙聖遊行之關今後賢棲隱修煉登
真之勝地高明者有志修真自超生死矣其洞天福
地各有仙官曹僚分掌攢集正氣錄功紀過校察羣
仙功行深淺也洞天主都玄虛貫串六合八紘內外
所通天元正氣運應鴻鈞悉皆玄帝之司若達士非

清修妙德曷能成道凡戀塵世者此心未了也難逃
世劫之苦以表形神故將十州三島洞天福地名山
古蹟等處悉明大觀使歸隱者以修道焉

東嶽泰靈蒼光司命眞君

南嶽慶華紫光注生眞君

中嶽黃立大光含靈眞君

西嶽素光曜魄大明眞君

北嶽鬱微洞淵無極眞君

謹按眞人抱朴子云凡修道之士巖棲谷隱得五嶽
眞形圖佩之則山川鬼精蟲虎一切螫毒莫能近矣

天齊仁聖帝 主人生死貴賤

司天昭聖帝 主星辰分野水族魚龍幻化

中天崇聖帝 主大地山川谷路走獸

金天順聖帝 主金銀珍寶飛禽

安天元聖帝 主河淮江濟

廣桑山青帝洞天 成興真人得道處

長離山赤帝洞天 大處真人得道處

崑崙山黃帝洞天 冠謙真人得道處

麗農山白帝洞天 黃盧真人得道處

廣野山黑帝洞天 長桑真人得道處

十大洞天

第一王屋山小有清虛洞天

與山西澤州府陽城縣南接境

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浮邱公憩鶴處唐岑參別業於此

第二委羽山大有空明洞天

在浙江台州府黃巖縣劉奉桂控鶴墜翮處

第三西城山太玄極真洞天

一名紫柏山中有七十二洞

在陝西漢中府鳳縣諸葛武侯登城思計於此王方平成道處

第四西玄山三玄極真洞天

在陝西同州府華州唐李靖真人得道處

第五青城山寶仙九室洞天

在四川成都府灌縣黃帝時拔山通道封青城山爲
五嶽丈人

第六天台山清平玉洞天

高一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

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控鶴仙人棲隱處庾少微真人隱於此

第七羅浮山朱明曜眞洞天

與廣州增城縣接境高三千丈而聳廣五百里而周

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葛仙翁煉丹於此青精先生得道處

第八句曲山金壇華陽洞天 一名茅山

在江蘇江甯府句容縣三茅眞君得道於此

第九林屋山佐神幽虛洞天 一名包山

在江蘇蘇州府吳縣西南洞庭之太湖中北嶽眞人
修道處

第十括蒼山成德隱玄洞天

在浙江處州府縉雲縣東王方平居崑崙往來羅浮
括蒼卽此

三十六小洞天

第一大峨山虛靈太妙洞天 周千里中有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

在四川嘉定府峨嵋縣西鬼谷子著書得道處

第二廬山洞虛詠眞洞天

在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唐李渤與兄涉讀書於此五
老峯下

第三小瀉山好生玄上洞天

在湖南長沙府醴陵縣邱先生得道處

第四灊山天柱司玄洞天

在安徽安慶府潛山縣山有卓錫泉相傳誌公和尚
卓錫出泉

第五太白山太白玄德洞天

與乾州武功縣接境山上有金星洞

在陝西鳳翔府郿縣唐李渾上言洞內有玉版石紀
福壽真符

第六赤城山上清平玉洞天

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北六里晉劉阮二真人得道
處

第七丹池山極妙太玄洞天

在浙江紹興府嵊縣夏赤松琴師得道處

第八爛柯山石橋青霞洞天

在浙江衢州府西安縣晉王質先生觀棋處

第九四明山丹山赤水洞天

高一萬八千丈

在浙江甯波府鄞縣上有方石四面如窗中通日月星辰故名

第十石門山青田玄鶴洞天

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北五十里卽先賢子路嘗宿於此

十一會稽山極玄太元洞天一名陽明洞

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北朝朱百年携妻孔氏修道於此

十二西山天寶極玄洞天

在江西南昌府新建縣西昔黃帝之臣伶倫得道於

此

十三岷山川源江領洞天

在四川茂州汶川縣尹希真人得道處

十四玉甌山東嘉白玉洞天

在浙江溫州府樂清縣王表真人得道處

十五鬼谷山太玄司真洞天

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南鬼谷先師嘗居於此

十六武夷山昇真化玄洞天

在福建建甯府崇安縣昔有神人曰武夷君者居此故名

十七玉笥山太玄法樂洞天

山上有梅福宅

在江西臨江府峽江縣漢梅福真人隱居於此

十八華蓋山蓉城大王洞天

山下有春草池

在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東一里南史謝靈運嘗流觴於此

十九竹葉山長曜寶光洞天

在浙江台州府臨海縣南葛玄真人煉丹處

二十都嶠山寶玄洞真洞天

在廣西梧州府容縣華子期嘗得道處

二十一白石山瓊秀長真洞天

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後漢白石生真人得道處

二十二峒嶺山玉闕寶圭洞天

在廣西鬱林州北流縣東北十五里青虛錢真人得道處

二十三九嶷山朝真太虛洞天

在湖南永州府甯遠縣晉羅郁仙姑得道處

二十四洞陽山洞明隱真洞天

在湖南長沙府瀏陽縣張機真人得道處

二十五幕阜山玄真太玄洞天

在湖南岳州府平江縣劉綱真人得道處

二十六太西山大西華妙洞天

在湖南辰州府瀘溪縣尹真人得道處

二十七巫峽山金庭崇妙洞天

在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楚懷王游高唐夢遇神女於
此

二十八麻姑山丹霞宛陵洞天

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麻姑得道處

二十九仙都山玄都祈仙洞天

在浙江處州府縉雲縣徐市真人得道處

三十青田山青田大鶴洞天

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北浮邱相鶴經云青田之鶴卽此

三十一鍾山朱湖大生洞天 一名蔣山

在江蘇江甯府上元縣南北朝雷次宗築室於此周顒隱居處

三十二良常山良常方會洞天

在江蘇江甯府句容縣晉譙母元君得道處

三十三紫蓋山紫玄洞昭洞天 山下有長阪橋

在湖北安陸府當陽縣南五十里漢張桓侯斷橋於此

三十四天目山天蓋滌玄洞天

山上有張道陵隱室

在浙江杭州府臨安縣上有兩峰峰頂各一池若兩目故名

三十五桃源山白馬玄光洞天

在湖南常德府桃源縣西南三十里昔秦人避俗於此

三十六金華山金華洞玄洞天

在浙江金華府金華縣黃初平叱石成羊處

太上曰其次七十二福地亦在八荒之內天地生成所結巖穴大吉之地

上帝命諸眞以治之會後世道心堅固者棲隱修煉以昇仙焉

七十二福地

第一福地地肺山

一名太乙山

在江蘇江甯府句容縣漢四皓高士隱此不受高祖召

第二福地蓋竹山

在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施眞人得道處

第三福地仙巖山

在浙江溫州府瑞安縣宋陳傅良讀書於此朱子嘗

訪之

第四福地大滌山

在浙江杭州府餘杭縣大滌語何法仁曰汝居此可
逃世成真

第五福地仇池山

在甘肅階州成縣唐羅公遠真人修道處

第六福地具茨山

在河南許州府臨潁縣昔黃帝嘗登此山唐盧照鄰
隱於此

第七福地高蓋山

在福建福州府侯官縣西南劉彝諸賢嘗隱於此

第八福地青嶼山

在山東沂州府東海中姜一真真君隱於此

第九福地都水洞

一名玉笥山

在江西吉安府永甯縣南北朝蕭子雲侍郎棲隱處

第十福地丹霞洞

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蔡經真人成道處

十一福地君山

在湖南岳州府巴陵縣西南洞庭湖中湘君游憩之所

十二福地赤水巖

在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地仙李方迴先師棲隱處

十三福地姑射山

在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卽此

十四福地靈墟山

在安徽太平府當塗縣東三十里白雲先生棲隱處

十五福地沃州山

與天姥山對峙

在浙江紹興府新昌縣晉支遁真人放鶴處

十六福地天姥山

在浙江紹興府新昌縣東李凝姬修道處

十七福地若耶溪

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越西施採蓮於此南北朝何

允棲隱處

十八福地金庭山 一名紫微山

在浙江紹興府嵊縣上有金庭洞馬仙翁棲隱處

十九福地峽山 一名中宿峽

在廣東廣州府清遠縣相傳黃帝二少子太煥太英
隱居於此

二十福地安山 一名白雲山

在廣東廣州府城東北漢安期生真人冲舉於此

二十一福地焦源山

在福建建甯府建陽縣北真人霍童所居

二十二福地鵝羊山

在湖南長沙府長沙縣儀封人方回桀溺秦不虛隱
於此

二十三福地閤皂山

在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晉許遜真人棲隱處

二十四福地青玉壇

在湖南衡州府衡山縣乃祝融君游憩之所

二十五福地馬嶺山 一名蘇仙山

在湖南郴州東北晉蘇耽入山修道其母窺之見乘
白馬飄然

二十六福地洞靈源

在湖南衡州府衡山縣招仙觀西唐李鄴侯讀書於
此

二十七福地洞宮山

在福建建甯府浦城縣晉魏夫人華存以洞宮爲棲
真之所

二十八福地陶公山

在廣東瓊州府城東南陶安公真人棲隱處

二十九福地頂湖山

在廣東肇慶府高要縣東北四十里明溫倬臣仙人隱此

三十福地泐溪

在廣東韶州府樂昌縣有仙人石室高三十餘丈

三十一福地泉源洞

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與鐵橋相接唐軒轅集嘗隱於此

三十二福地龍虎山

山上兩石對峙如龍昂虎踞

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西南漢張道陵得道於此

三十三福地靈山

在江西廣信府上饒縣西北北宋辛幼安嘗隱於此

三十四福地蘇門山

在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孫登嘗隱於此

三十五福地金精山

在江西甯都州漢女仙張麗英飛昇之所

三十六福地馬當山

在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晉王勃順舟而下至洪州作

滕王閣序

三十七福地始豐山

在江西南昌府豐城縣漢吳猛真人成道處

三十八福地逍遙山

在四川成都府簡州隋劉慶善仙人嘗遊於此

三十九福地鉢池山

在江蘇淮安府山陽縣西北十五里晉王喬真人成

道處

四十福地雞籠山

在安徽和州含山縣西北三十五里宋王中正成道之所

四十一福地毛公壇

在江蘇蘇州府吳縣西南洞庭湖中漢劉根真人得道處

四十二福地綠蘿山

在湖南常德府桃源縣南十五里魏伯陽真人棲隱處

四十三福地防山

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二十里先賢顏子有墓於此

四十四福地桐柏山

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桐柏真人張大順修道於此

四十五福地平都山

在四川忠州酆都縣東北唐舉真人得道於此

四十六福地金堂山

在四川成都府金堂縣東南五十里唐李八百仙人
嘗游於此

四十七福地虎溪山

在江西九江府德安縣晉慧遠送五柳先生於此

四十八福地影龍山

在湖南長沙府醴陵縣晉司馬徽隱居於此

四十九福地抱犢山

在山西潞安府壺關縣王烈入山見石室有書歸問
嵇叔夜處

五十福地大面山

在四川成都府成都縣漢王褒真人隱於此

五十一福地蘇山

一名元辰山

在江西南康府都昌縣西晉蘇耽真人得道於此

五十二福地馬跡山

在江西饒州府鄱陽縣東北董幼真人棲隱處

五十三福地德山

在湖南常德府武陵縣地仙張巨君成道處

五十四福地涼風原

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距藍田縣五十里

五十五福地藍水山

在陝西西安府藍田縣仙人張光期棲隱處

五十六福地玉峯山

在山西平陽府洪洞縣東北地仙柏戶棲隱處

五十七福地天柱山

在浙江杭州府餘杭縣西南邵康節先生卜居於此

五十八福地商山

在陝西商州雒南縣南晉臺產專天文星算之術嘗
隱居於此

五十九福地張公洞

在江蘇常州府宜興縣漢張道陵嘗修煉於此

六十福地緱氏山

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王子晉於七月七日昇仙於
此

六十一福地長白山

在山東濟南府鄒平縣南二十里宋范文正公嘗居
於此

六十二福地少室山

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唐李渤築室於此自號少室山人

六十三福地中條山

在山西蒲州府永濟縣漢張果隱於此嘗乘白馬日行數萬里

六十四福地綿竹山

在四川綿州綿竹縣唐李淳風真人修道於此

六十五福地武當山

一名太和山又名元嶽山

在湖北襄陽府均州昔真武修煉於此陳希夷誦經

處

六十六福地女几山

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蘭香神女上昇遺几於此

六十七福地瑰山

在四川成都府漢州張桓侯成道於此

六十八福地金城山

在安徽池州府石埭縣石長生真人得道處

六十九福地雲山

在湖南寶慶府武岡州韓終真人修道處

七十福地北邙山

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鄧夸父真人棲隱處

七十一福地廬山

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三十里秦人盧敖隱於此

七十二福地東嶗山

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孫紫陽真人修道於此

四十名山

第一名山雲臺山

在湖北荊州府松滋縣南一百三十里宋程夫子嘗游於此

第二名山首山

在河南許州府襄城縣昔黃帝常游與神會之所

第三名山荆山

在湖北安陸府荆門縣卽下和得玉處

第四名山首陽山

在直隸永平府盧龍縣東南廿五里昔孤竹君二子

隱居於此

第五名山金山 一名浮玉山

在江蘇鎮江府丹徒縣西北大江中因裴頭陀開山
得金故名

第六名山焦山

在江蘇鎮江府丹徒縣東九里大江中後漢焦先處士隱居處

第七名山雲門山

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晉王羲之嘗修禊於此

第八名山玉泉山

在直隸順天府宛平縣山上有呂公巖昔孫武子學道於此

第九名山七曲山

在四川綿州梓潼縣北昔諸葛武侯嘗立營於此

第十名山八公山

在安徽鳳陽府壽州漢淮王劉安與八公修煉於此

十一名山大劍山

一名劍門山又名古梁山

在四川保甯府劍州北秦司馬錯隱居於此

十二名山黟山

一名黃山

在安徽徽州府歙縣西北昔黃帝與浮邱仙人煉丹
於此

十三名山白嶽山

在安徽徽州府休甯縣西四十里元胡一桂先生講
學於此

十四名山龍山

在河南汝州寶豐縣東南四十里唐徐文旆結廬於此

十五名山大障山

在安徽徽州府績溪縣明胡宗憲隱居於此

十六名山瑯琊山

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東南昔始皇登此山從臣齋戒於此

十七名山龍邱山

在浙江衢州府龍游縣東後漢龍邱萇隱此故名

十八名山古田山

在浙江衢州府開化縣西元張宗元罕與俗交嘗隱於此

十九名山鶴鳴山

上有二十四洞

在四川邛州大邑縣西北三十里謝自然昇仙之日鶴鳴於此

二十名山雲臺山

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唐葉天師法善得道之所

二十一名山雲橫山

在江蘇松江府婁縣西北昔陸雲隱於此故名

二十二名山鳳篁嶺

在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西宋歐陽修隱此自號曰六一居士

二十三名山桃花山

在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北五里唐李光弼嘗游於此

二十四名山南山清水巖

在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唐彭伉隱居於此

二十五名山龍門山

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孫思邈棲隱處

二十六名山碣石山

在直隸宣化府昌黎縣西南邵平真人棲隱處

二十七名山劍池

在江西瑞州府治後園唐李八百仙人淬劍於此

二十八名山武功山

在江西吉安府安福縣晉武公真人得道處

二十九名山洪陽洞

在江西袁州府萍鄉縣唐韓退之嘗游於此

三十名山孟門山

在山西吉州城西宋歐陽新嘗讀書於此

三十一名山玉笥山

一名石帆山

在湖南長沙府湘陰縣東北唐杜甫嘗游於此

三十二名山石磴山

在浙江台州天台縣南北朝褚伯玉嘗隱於此

三十三名山華蓋山

在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西南世傳琴高得道處

三十四名山東白源

在江西南昌府新建縣黃帝時洪崖先生得道於此

三十五名山西白源

在浙江台州府黃巖縣南北朝顧歡嘗隱居於此

三十六名山大隱山

在浙江甯波府慈谿縣漢東方朔得道處晉虞喜嘗
隱此山

三十七名山芹溪

在福建建甯府建陽縣韓越真人得道處

三十八名山漁梁山

在福建建甯府浦城縣西北五十里宋真德秀嘗游
於此

三十九名山芒碭山

在江蘇徐州府碭山縣南漢高祖嘗隱於此

四十名山流星園

在安徽潁州府亳州商周時李伯陽道君修煉處

禹貢九山

第一峴頭山

在陝西鳳翔府隴州西北唐高宗賜常達布帛於此

第二壺口山

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東南兩峰夾峙而中虛狀如

壺口故名

第三砥柱山

在湖南寶慶府邵陽縣宋聶致堯孝親周貧鄉人列

其事於此

第四西傾山

在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漢修羊公棲隱處

第五內方山

在湖北安陸府鍾祥縣明蕭漢爲鍾祥令盡節於此

第六岐山

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郝廣甯眞君棲隱處

第七熊耳山

在河南陝州盧氏縣南耿純臣嘗隱於此

第八太行山

在山西澤州府鳳臺縣南晉王烈仙人服石髓處

第九蟠冢山

在陝西漢中府甯羌州青精先生修道處

中五嶽

東嶽泰山蓬玄太空洞天

在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周廻三千餘里屈曲五十餘盤上遺石篆崖碑中有金牀玉几傍則池名玉女下則閭號仙人崔文子賣藥於斯稷邱君擁琴而往此胡瑗講學對澗投書而張忠修真鑿石爲釜也

南嶽衡山朱陵太虛洞天

在湖南衡州府衡山縣周旋八百里外高聳四千丈
餘白沙洲畔鷗閒鳥石港中魚戲遠眺雷池風穴還
登月館露壇唐李泌啖芋中宵宋宗炳撫琴動操此
胡安國則談道甚忻而胡邦衡則講學不置也

西嶽華山太極總仙洞天

在陝西同州府華陰縣高崇五千仞許廣博一千里
餘尙存石鼓鐵舟更有瀑濂博箭或餌麻而長壽或
得版以延年修羊公臥石自娛毛女者採松而食此
王猛捫蝨而談世務故李白搔首而問諸天也

北嶽恆山太乙總玄洞天

在直隸定州曲陽縣高三千九百丈而聳周一百三十里而遙萬物伏藏五穀蕃殖其窟則名飛石其嶺則號望仙殷女者神草充飢趙簡子寶符得賞此石脂爲大隱所歡遊而蘭臺乃神仙之託足也

中嶽嵩山上帝司眞洞天

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環繞數千里許高居萬仞有餘三臺峭拔嵯峨二室分標特峙呼稱三萬之歲降生千古之神焦煉師辟穀如斯王秀才捫羅越礪此許由高潔掬水棄瓢而子晉修真吹笙控鶴也

四大名山

普陀山

在浙江甯波府慈谿縣南海中觀音善才龍女得道
於此

五臺山

在山西代州五臺縣東臺則谷號棲賢西臺則峯名
掛月南臺則錦繡鮮明北臺則叶斗聳拔中臺一名
紫府一名清涼有紫氣仙人居之東華帝君修道於
此

峨眉山

在四川眉州丹陵縣原名南安縣普賢宋無忌得道

於此

九華山

在安徽池州府青陽縣西南上有九峯千仞壁立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九峯如蓮花因改爲九華山地藏王目犍連得道處

海中三神山

蓬萊山 大仙伯茅濛太原毛夫人所治

方丈山 照靈李夫人所治

滄海山 雲琳石英王夫人所治

此三神山者在山東渤海中諸仙人皆在焉金銀爲

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略半也

東海十大洲

- | | |
|------|-----------------|
| 第一瀛洲 | 清瑩眞君立載靈壽仙伯韓終所治 |
| 第二玄洲 | 清還眞君立德玄洲眞君姚坦所治 |
| 第三長洲 | 清光眞君立存高平仙君石坦所治 |
| 第四流洲 | 清輝眞君立希永興仙伯上成公所治 |
| 第五元洲 | 清耀眞君立則廉清仙伯王剛所治 |
| 第六生洲 | 清凝眞君立暉廣識仙伯黃子陽所治 |

第七祖洲

清朗真君立誠廣則仙伯李少翁所治

第八炎洲

清昇真君立功秉直仙伯陳永伯所治

第九鳳麟洲

清度真君立秀燮見仙伯郭志生所治

第十聚窟洲

東海真君靈真子順承夫人郝姑所治

十洲在巨海中乃人跡稀絕處長洲別島棋布星峙
桂蘭叢乎其土珊瑚生乎其址元洲地方三千里有
玉虛紫館祖洲東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人
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炎洲在南海中有風生獸鳳
麟洲在西海中央仙家煮鳳喙及鱗角合煎成膏名
續絃膠聚窟洲在西海中有大樹與楓木相似其花

香聞數百里名返魂樹焉

玄門清規前輩梁敎無考訂付梓遍行海內第年湮日久工人翻簡不無闕疑己亥之春住持黃明襄重校囑華補輯華僻處山陬見聞未廣惟有考據道書旁參仙史以補原本之未備耳非敢妄陳臆見也第名山勝境或一山而控數邑或異地而同一名或仙人之棲隱無常或勝蹟之山名互異如羅浮則洞著博羅北臨增邑而南接龍門括蒼則地處縉雲東跨仙居而西枕臨海此一山而控數邑也白石則山在桂平與陝西之中部安徽之含山各別雞籠則蹟著和州與陝西之商州福

建之侯官懸殊此異地而同一名也張公有洞龍虎有
山均道陵修真之所江西南城福建邵武乃麻姑得道
之場此仙人之棲隱無常也城西曰紫柏林屋曰包山
洞天之名不一金庭曰紫微蘇仙曰馬嶺福地之號兩
歧此勝蹟之山名互異也若不遐稽古蹟何以洞悉仙
蹤故搜四十名山及九山以補其遺卽參四大名山及
五嶽以衍其義間有仙眞修隱或未悉詳仍從其舊至
於宏通道學闡發玄機是所望於高明者

龍門正派後學弟子唐永華彤階敬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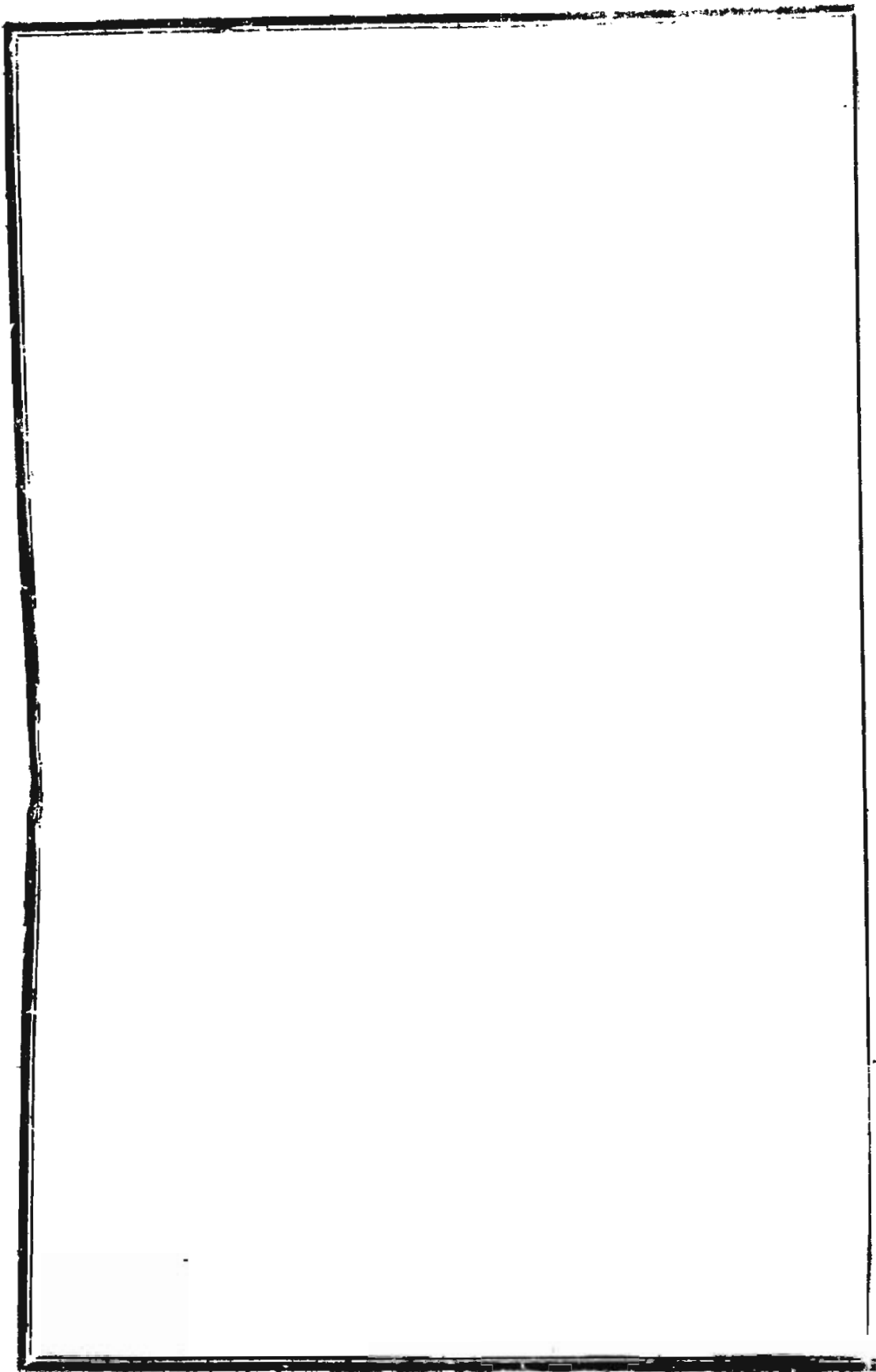
序

一真法界。寂妙常凝。出生世間。出世間。出出世間。一切諸法。以同本一真故。全妄卽真。以出生諸法故。全真卽妄。全真卽妄故。一卽一切。全妄卽真故。一切卽一。一者是體。一切是用。一念泯絕。則攝用歸體。一念發見。則由體起用。卽體卽用。全妄全真。主伴相成。隨心變化。此一念心。具含三世間。十法界。普融無盡。迷之非凡。悟之非聖。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不減者知而不知。恆常用。不增者無知而知。日用恆常。如是則諸佛不可思議。眾生不可思議。一心無二心。一如無二如。何念何修。何證何求。何取何舍。何作何不作。皆是清淨道場。無非究竟境界。大哉性乎。自在受用。蔑以加矣。卽起隨緣之化。豈外稱性之施。爰有南瞻部洲。中華帝京。善男子魏有萬。王恩第。賈秉銓。其人者。夙種善因。同生此土。一心不動。眾善奉行。因應時宜。廣施化導。憫國人之好亂。由倫紀之不修。倫紀之不修。由本性之沈沒。因取明儒李二曲先生譚道勸孝之文。勒爲一書。以詔當世。書成。出示時品。屬爲序言。時品乃喟然曰。法性融通。因時顯化。機緣有異。隨事立言。余將何說以序此書也。思惟久之。復躍然曰。嗟乎。不在是乎。余因之有詞矣。夫欲遊戲一

乘寂滅場地。自在解脫。圓滿無礙。必先究明心要。遠契如來出世上上法。然法本不異。豈有法名爲出世上上者。了一齊休。焉有彼此。世出猶未。遑問出出。則欲契如來出世上上法者。出世法是。根塵同源。縛脫無二。本此無住。建立世閒。則欲求出世法者。世閒法是一性無分。降本流末。能所既立。遂有我人。則欲知世閒法者。生生之本是一念心動。倏分男女。愛緣相結。厥成夫婦。以生我故。舍彼佛身。以育我故。廣造諸業。毫釐繫念。三途苦因。况復多業。窮未來際。則欲報生生之本者。孝父母是。親生我身。幾舍彼身。故我此身。卽是親身。愛我愛親。愛親愛我。敬我敬親。敬親敬我。則知欲孝父母者。全受全歸。是非父不生。非母不生。非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是以性本乎天。身本乎親。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則欲全受全歸者。惟修道是。存心養性。所以事天。立身行道。所以事親。惟我身心。通天與親。身心不分。天親我一。道超三界。爲孝父母。道濟羣生。爲孝天地。我身父母。與道合真。世閒父母。同歸至道。欲備揭斯義。人我胥度者。則此書是。以是因緣。刊印流布。時品乃更端有言曰。夫修道者。十事應知。禁以防非。靳以窒慾。近以求道。靜以修身。敬以蒞事。鏡以照物。進以達德。淨以明心。竟以致果。盡以造極。凡事親者。十事應知。

竭誠奉養。報生我恩。先意承志。報體貼恩。備陳甘旨。報受苦恩。娛親安享。報忘勞恩。捶
冒不怨。報憂惱恩。愉色婉容。報愛憐恩。幾諫無違。報教訓恩。揚名顯親。報期望恩。死事
盡忠。報憶念恩。證道超脫。報舍身恩。凡度人者。十事應知。一者滿人之願。二者救人之
苦。三者導人之善。四者去人之惡。五者破人之迷。六者啓人之悟。七者解人之惑。八者
堅人之信。九者策勵真修。十者揀辨實證。此三十事。世出世法。成已成物。略具於斯。附
質高明。其無擇焉。是爲序。

天運癸亥年冬十一月乙卯朔越十日 甲子西昌圓照居士李時品敬撰



李二曲先生傳

曹南後學侯烈武謹述

先生諱頤。字中孚。號二曲。布衣至孝。陝西盩厔縣人也。父諱可從。字信吾。母彭氏。信吾公於崇禎壬午殉難。襄城時先生尙幼。三黨無一可依。母子熒熒在疚。形影相弔。年十六就塾。塾師知其不能具束修。不納。母乃聽其無師而學。逢人問字。正句。母爲人紡棉。得米。雜以糠粃野蔬。併日而食。先生拾薪採蔬。手不釋卷。書理不解。則憤排終日。親友有貽以篇海者。隨讀隨查。由是識字漸廣。書理漸通。屏棄俗學。專求聖賢所以爲學之道。家貧無書。從人借讀。隨讀隨璧。悉讀經史。旁及二氏百家。數年無所得。返而澄心默坐。切己體察。一旦忽悟曰。嗟乎。學之道。吾心而已矣。豈他求哉。乃恍然於人生之本原。可以塞天地。貫古今。其立教教人。以悔過自新爲宗。靜坐爲始。關中學者。莫不尊師之。盩厔令駱侯聞其賢。造廬受學。餽之粟帛酒脯。以養其母。數年。母死。擗踊悲號。痛不欲生。貧不能殮。駱公爲捐俸購棺。既殮。晝夜撫柩嗚咽。及葬。哀毀骨立。墨摧無復人形。初信吾公之殉難也。先生每思襄城流涕。亟願一往。以母在也。難之。至是始南行。至襄城。求父骨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晝夜哭不絕聲。淚盡血繼。觀者惻然。襄令張公感其誠。爲

之構祠勒碑。以慰孝思。祠成。設牌招魂以歸。時清康熙十年辛亥也。由是名益噪。聞於朝。特旨徵赴都。督撫令府縣促行。屢辭以疾。弗獲。催檄紛至。急若星火。經承守門。伏跪哀號。舁榻以行。先生痛父殉難。以死自誓。滴水不入口者五晝夜。舁至近郊。臥操白刃。欲自裁。總督知終不可強。乃以篤疾具覆。始寢其事。一時訝爲鐵漢。其清操勁節如此。遂益自韜晦。以西郊爲母原居墟。建正庭三楹。奉襄城所招太翁魂牌暨母像。門房三楹。門內爲斗窩棲身。塗壁令白。名曰堊室。以寄蓼莪之痛。下櫪不復出戶。竅壁以通飲食。卽家人亦多不之見。是可知先生之孝。先生之志矣。所著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悔過自新說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也者。稟天地之氣以成身。卽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此性之量。本與天地同其大。此性之靈。本與日月合其明。本至善無惡。至粹無瑕。人多爲氣質所蔽。情慾所牽。習俗所囿。時勢所移。知誘物化。旋失厥初。漸剝漸蝕。遷流弗覺。以致卑鄙乖謬。甘心墮落於小人之歸。甚至雖具人形。而其所爲。有不遠於禽獸者。此豈性之罪也哉。然雖淪於小人禽獸之域。而其本性之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固未始不廓然朗然而常在也。顧人自信不及。故輕棄之耳。譬如明鏡蔽於塵垢。而瑩體未嘗不在。又如寶珠陷於濁水。而靈光未嘗不存。誠能加刮磨洗剔之功。則垢盡穢去。瑩體靈光。自爾如初矣。何嘗有少損哉。

世固有抱美質而不肯進修者。揆厥所由。往往多因一眚自棄。迨其後。雖明見有善可遷。有義可徙。必且自諉曰。吾業已如此矣。雖復修善。人誰我諒耶。殊不知君子小人。人類禽獸之分。只在一轉念閒耳。苟向來所爲是禽獸。從今一旦改圖。卽爲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從今一旦改圖。卽爲君子矣。當此之際。不惟親戚愛我。友朋敬我。一切人服

我。卽天地鬼神。亦且憐我而佑我矣。然則自諉自棄者。殆亦未之思也。

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窮理標宗。或以先立乎大標宗。或以心之精神爲聖標宗。或以自然標宗。或以復性標宗。或以致良知標宗。或以隨處體認標宗。或以止修標宗。或以知止標宗。或以明德標宗。雖各家宗旨不同。要之。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總是開人以悔過自新的門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當時講學。費許多辭說。愚謂不若直提悔過自新四字爲說。庶當下便有依據。所謂心不妄用。功不難施。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也。

或曰。從上諸宗。皆辭旨精深。直趨聖域。且是以聖賢望人。今吾子此宗。辭旨麓淺。去道迂遠。且似以有過待人。何不類之甚也。愚曰。不然。皎日所以失其照者。浮雲蔽之也。雲開則日瑩矣。吾人所以不得至於聖者。有過累之也。過滅則德醇矣。以此優入聖域。不更直捷簡易耶。

疑者曰。六經四書。卷帙浩繁。其中精義。難可殫述。悔過自新。寧足括其微奧也。殊不知易著風雷之勇。書垂不吝之文。詩歌維新之什。春秋微顯闡幽。以至於禮之所以陶樂。

之所以淑。孔曰勿憚。曾曰其嚴。中庸之寡過。孟氏之集義。無非欲人復其無過之體。而歸於日新之路耳。正如素問青囊。皆前聖已效之方。而傳之以救萬世之病。非欲於病除之外。別有所增益也。曰。經書垂訓。實具修齊治平之理。豈專爲一身一心。悔過自新而已乎。愚謂天子能悔過自新。則君極建。而天下以之平。諸侯能悔過自新。則侯度貞。而國以之治。大夫能悔過自新。則臣道立。而家以之齊。士庶人能悔過自新。則德業日隆。而身以之修。又何弗包舉統攝焉。

殺人須從咽喉處下刀。學問須從肯綮處著力。悔過自新。乃千聖進修要訣。人無志於做人則已。苟真實有志做人。須從此學則不差。

天地閒道理。有前聖偶見不及。而後聖始拈出者。有賢人或見不及。而庸人偶拈出者。但取其益身心。便修證。斯已耳。予固庸人也。懵弗知學。且孤苦顛頓。備歷窮愁。於夙夜昧旦。苦搆精研中。忽見得此說。若可以安身立命。若可以自利利人。故敢揭之以公同志。倘以言出庸人而漫置之。是猶惡貧女之布而甘自凍者也。

前輩云。人生仕宦。大都不過三五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愚謂舍悔過自新。必不

能立身。亦非所以行道。是在各人自察之耳。

今人不達福善禍淫之理。每略躬行而資冥福。動謂祈請醮謝。可以獲福無量。殊不知天地所最愛者。修德之人也。鬼神所甚庇者。積善之家也。人苟能悔過於明。則明無入非。悔過於幽。則幽無鬼責。從此刮垢磨光。日新月盛。則必浩然於天壤之內。可以上答天心。而祈天永命矣。又何福之不臻哉。

吾之德性。欲圖所以新之。此機際權。一毫不容旁貸。新與不新。自心自見。辟如飲水。冷暖自知。久之德性充於內。光輝發於外。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厥初用功。全在自己策勵。性吾自性也。德吾自得也。我固有之也。曷言乎新。新者。復其故之謂也。辟如日之在天。夕而沈。朝而升。光體不增不損。今無異昨。故能常新。若於本體之外。欲有所增加。以爲新。是喜新好異者之爲。而非聖人之所謂新矣。

同志者。苟留心此學。必須於起心動念處。潛體密驗。苟有一念未純於理。卽是過。卽當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於懈。卽非新。卽當振而起之。若在未嘗學問之人。亦必且先檢身過。次檢心過。悔其前非。斷其後續。亦期至於無一念之不純。無一息之稍懈。而後

已。蓋人之所造。淺深不同。故其爲過。亦巨細各異。揆而剔之。存乎其人。於以誕登聖域。斯無難矣。

眾見之過。猶易懲艾。獨處之過。最足障道。何者。過在隱伏。潛而未彰。人於此時。最所易忽。且多容養愛護之意。以爲鬼神不我覺也。豈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舜跖人禽。於是乎判。故慎獨要焉。

幾者。事之微。而吉凶之所由以肇端者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有不善未嘗不知。故可與幾也。知之未嘗復行。故無祇悔也。吾儕欲悔過自新。當以顏氏爲法。

吾儕既留意此學。復悠悠忽忽。日復一日。與未學者同爲馳逐。終不得力。故須靜坐。靜坐一著。乃古人下工之始基。是故程子見人靜坐。便以爲善學。何者。天地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吾人之學。不靜極則不能超悟。況過與善。界在幾微。非至精不能剖析。豈平日一向紛營者所可辨也。

悔過自新。此爲中材言之也。而卽爲上根言之也。上根之人。悟一切諸過。皆起於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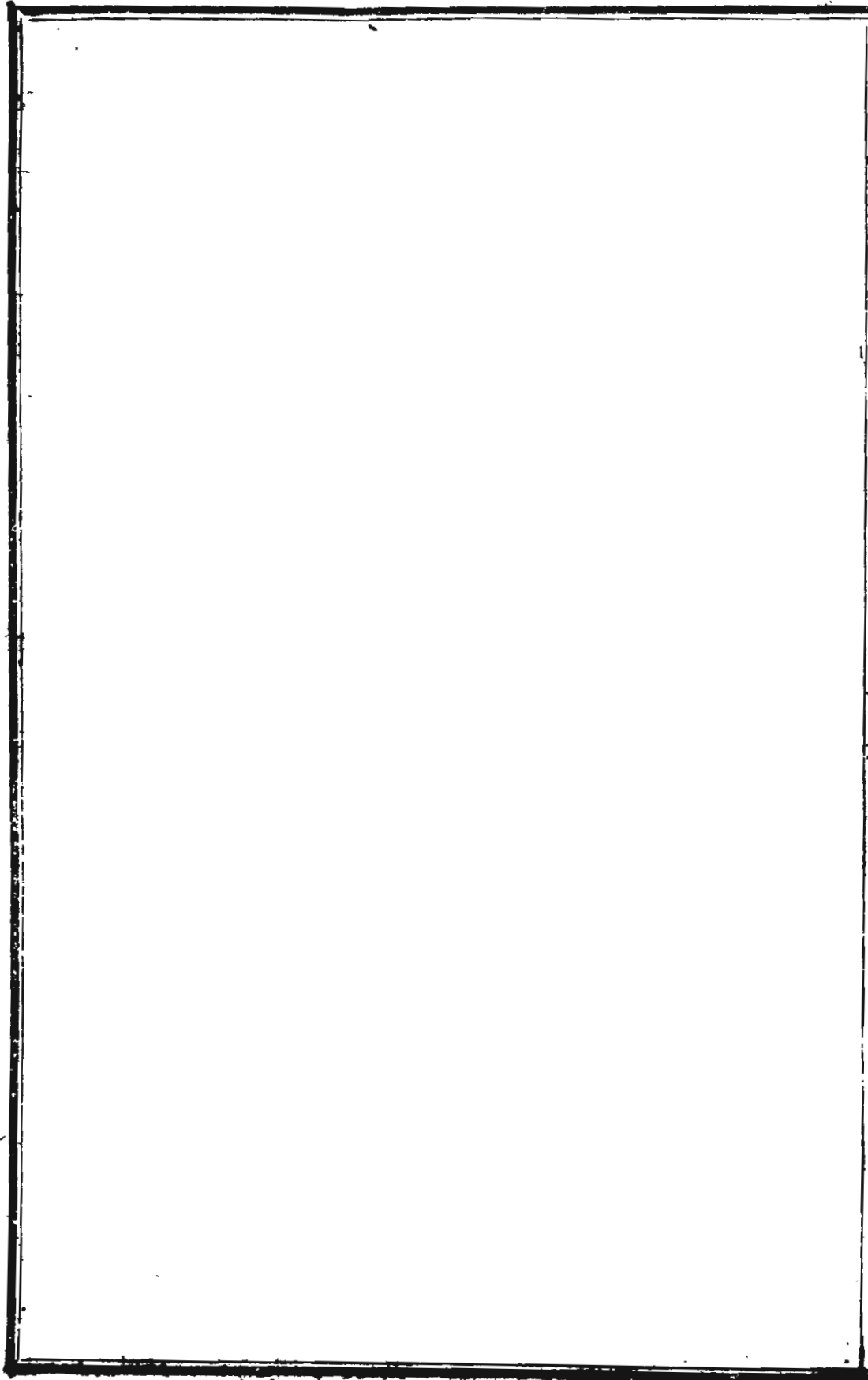
直下便剗卻根源。故其爲力也易。中材之人。用功積久。靜極明生。亦成了手。但其爲力也難。蓋上根之人。頓悟頓修。名爲解悟。中材之人。漸修漸悟。名爲證悟。吾人但期於悟。無期於頓可矣。

聖人之學。下學上達。其始不外動靜云爲日用平常之事。而其究則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人苟有纖微之過。尙留方寸。則性必無由以盡。性既不能盡。則命亦無由以至。而其去聖功遠矣。故必悔之又悔。新而又新。以至於盡性至命而後可。

悔而又悔。以至於無過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極於日新之不已。庶幾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晝不愧影。夜不愧衾。在乾坤爲肖子。在宇宙爲完人。今日在名教爲聖賢。將來在冥漠爲神明。豈不快哉。

昔人云。堯舜而知其聖。非聖也。是則堯舜未嘗自以爲無過也。禹見囚。下車而泣。是則禹未嘗自以爲無過也。文王望道未見。武王微几銘牖。周公破斧缺斨。孔子五十學易。是則文武周孔。並未嘗自以爲無過也。等而上之。陽愆陰伏。旱乾水溢。卽天地亦必且不自以爲無過也。然而兩儀無心。卽置勿論。至於諸聖。固各有其悔過自新之旨焉。但

聖人之悔過處。及其自新處。與凡人自不同耳。蓋必至於無一念之不純於理。無一息之或閒於私。而後爲聖人之悔過。必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而後爲聖人之自新。夫卑之雖愚。夫婦有可循。高之至於神聖。不能外。此悔過自新之學。所爲括精粗。兼大小。該本末。徹終始。而一以貫之者歟。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濁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騷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而吾曹乃多以一眚自棄。惜哉。



學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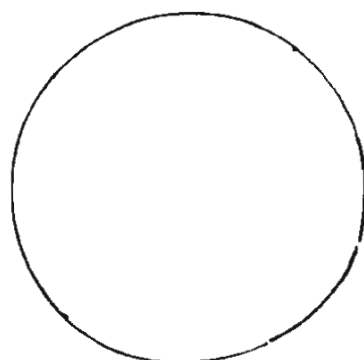
二曲先生口授

白煥彩手錄

無聲無臭廓然無對

有意爲善雖善亦私

人生本原



念起



寂而能照應而恆寂

隨境遷轉自歧本真

此天所以與我者也。生時一物不曾帶來。惟是此來。死時一物不能帶去。惟是此去。故學人終日孜孜。惟事此爲人生第一要務。動作食息。造次顛沛。一注乎此。而深造之以求自得。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安此謂之安身。立此謂之立命。

二曲先生談道錄

學髓

五

目賴此而明。耳賴此而聰。足賴此而重。手賴此而恭。四端五常。三百三千。經綸參贊。賴此以爲本。本苟不立。徒以意見擬議。徇迹摹仿。則襲之與集。行之與由。毫釐之分。天淵之謬。

形骸有少有壯。有老有死。而此一點靈原。無少無壯。無老無死。塞天地。貫古今。無須臾之或息。會得時。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千聖皆比肩。古今一旦暮。

問此不過一己之靈原。何以塞天地。貫古今。曰。通天地萬物。上下古今。皆此靈原之實際也。非此靈原。無以見天地萬物。上下古今。非天地萬物。上下古今。亦無以見此靈原。是以語大語小。莫載莫破。

人人俱有此靈原。良知良能。隨感而應。日用不知。遂失其正。騎驢覓驢。是以謂之百姓。學之如何。亦維求日用之所不知者而知之耳。曰。知後何如。曰。知後則返於無知。未達。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知體本全。不全不足以爲知。仁者見之以爲仁。知者見之以爲知。見相一立。執著未化。終屬半鏡。

一內外融微顯。已應非後。未應非先。活潑潑地。本自周圓。有所起伏。自窒大全。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虛而靈。寂而神。量無不包。明無不燭。順應無不咸宜。若無故起念。便是無風興波。卽所起皆善。發而爲言。見而爲行。可則可法。事業烜卓。百世尸祝。究非行所無事。有爲之爲。君子不與也。

無念之念。乃爲正念。至一無二。不與物對。此之謂止。此之謂至善。念起而後有理欲之分。善與惡對。是與非對。正與邪對。人禽之關。於是乎判。所貴乎學者。在慎幾微之發。嚴理欲之辨。存理克欲。克而又克。以至於無欲之可克。存而又存。以至於無理之可存。欲理兩忘。纖念不起。猶鏡之照。不迎不隨。夫是之謂絕學。夫是之謂大德敦化。問遷轉由境。遠而不見。安有遷轉。曰。若要不見。除非世上無境。自己無目。學問之道。正要遇境徵心。心起卽境起。境在卽心在。心境渾融。方是實際。

境不止於聲色貨利。凡人情之逆順。世路之夷險。窮通得喪。毀譽壽夭。皆境也。一有所動。皆欲也。自歧自離。愈趨愈遠。不遠而復。足稱大勇。當下便是不學不慮。無思無爲。一用安排。卽成乖違。是自枯真趣。自死生機。

按爲空心
靜坐者說
法以炁香
爲度卽不
妨若已得
密傳心印
者不可拘
泥。

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順此生機。方是活人。日充月著。完其分量。方是人中之人。立人達人。轉相覺導。由一人以至於千萬人。由一方以至於千萬方。使生機在在流貫。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虛

昧爽香

雞鳴平旦。與此相近。起而應事。易於散亂。先坐一炁以凝之。

明

此神明

齋戒

其德之

靜坐

中午香

自朝至午。未免紛於應感。急坐一炁。以續夜氣。

寂

要務也

戌亥香

日閒語默動靜。或清濁相乘。須坐一炁以驗之。果內外瑩澈。脫灑不擾否。

定

問得力之要。曰。其靜乎。曰。學須該動靜。偏靜恐流於禪。曰。學固該動靜。而動則必本於靜。動之無妄。由於靜之能純。靜而不純。安保動而不妄。昔羅旴江揭萬物一體之旨。門人謂如此恐流於兼愛。羅曰。子恐乎。吾亦恐也。心尙殘忍。恐無愛之可流。今吾輩思慮

紛挐。亦恐無靜之可流。

新建論動靜合一。蓋就已成言。方學之始。便欲動靜合一。猶未馴之鷹。輒欲其去來如意。鮮不颺矣。卽新建之盛德大業。亦得力於龍場之三載靜坐。靜何可忽也。

然則程必以香。何也。曰。鄙懷俗度。對香便別。限之以炷。以維坐性。亦猶猢猻之樹。狂牛之栓耳。曰。每日三坐。不亦多乎。曰。吾人自少至長。全副精神。俱用在外。每日動多於靜。今欲追復元始。須且矯偏救弊。靜多於動。庶有入機。三度之坐。蓋爲有事不得坐。及無坐性者立。若夜能持久。則不在此限。

水激則珠自現。心激則性自朗。故必以靜坐爲基。三炷爲程。齋戒爲功夫。虛明寂定爲本面。靜而虛明寂定。是謂未發之中。動而虛明寂定。是謂中節之和。時時返觀。時時體驗。一時如此。便是一時的聖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的聖人。一月如此。便是一月的聖人。終其身常常如此。緝熙不斷。則全是聖人。與天爲一矣。齋者。齊也。所以齊其不齊也。或靜或動。覺有一念之不如此。便是不齊。卽齊之使齊。戒者。防非止惡。肅然警惕之謂也。終日乾乾。保攝乎此而已矣。此外種種才技。凡可以震世耀俗。而垂休聲於無窮者。

皆役此狀此之賊也。夫我則不暇。

問虛明寂定之景若何。曰。卽此是景。更有何景。虛若太空。明若秋月。寂若夜半。定若山嶽。則幾矣。然亦就景言景耳。若著於景。則必認識神爲本面。障緣益甚。本覺益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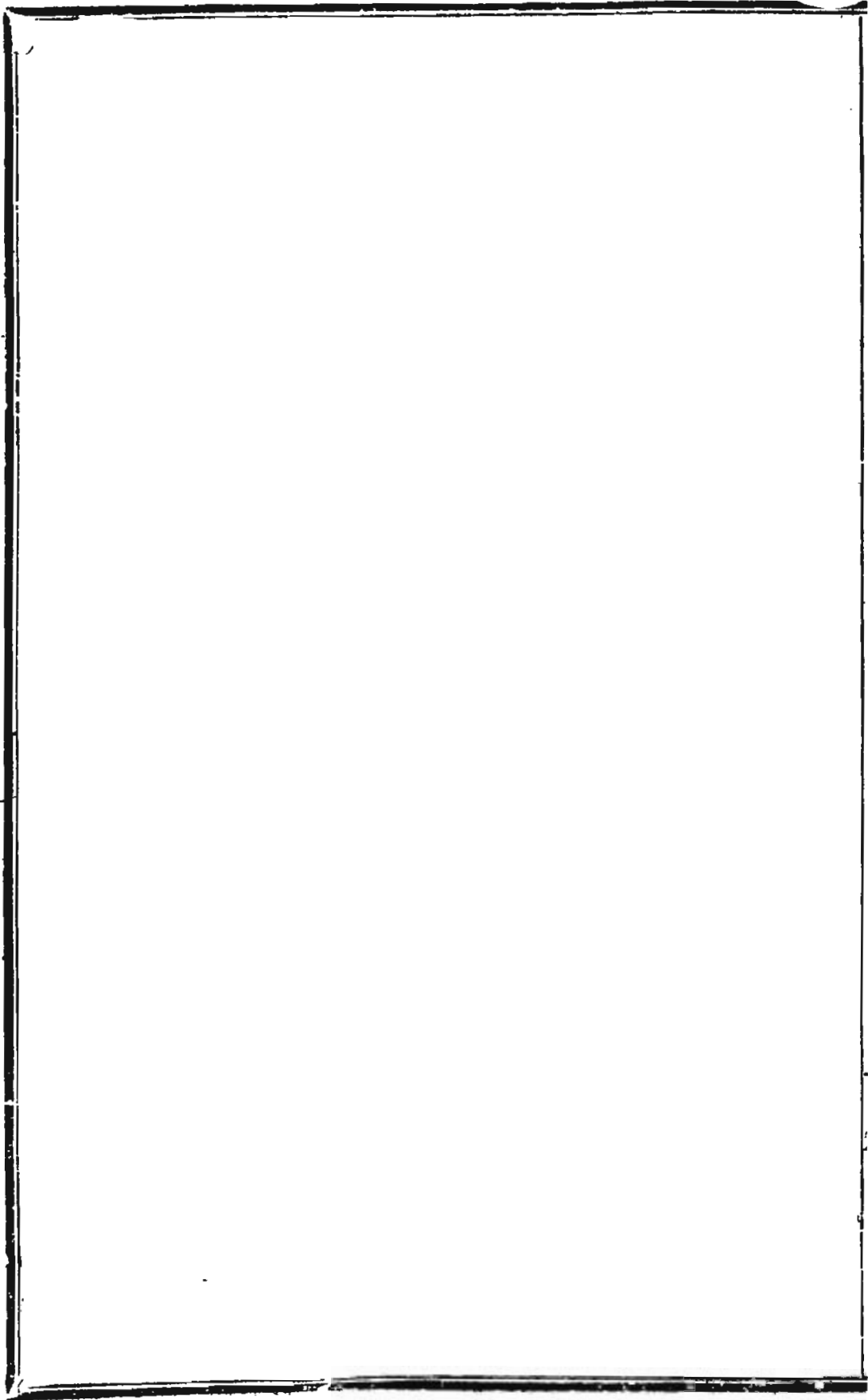
問醒時注意本真。亦覺有此趣。夢裏未免散亂。奈何。曰。夢裏散亂。還是醒不凝一。醒果凝一。自然無夢。卽夢亦不至散亂。

寐時漫無主張。死時又將何如。寐爲小死。死爲大死。不能了小死。何以了大死。故必醒如此。寐亦如此。生如此。自然死亦如此矣。存順歿寧。是善吾生者。正所以善吾死也。

歲月易過。富貴如電。吾身尙非吾有。身以外何者是吾之有。須及時自策自勵。自作主宰。屏緣滌慮。獨覲本真。毋出入。毋動搖。毋昏昧。毋倚落。湛湛灑灑。內外無物。往復無際。動靜一原。含眾妙而有餘。超言思而迥出。此一念萬年之真面目也。至此則無聖凡可言。無生死可了。先覺之覺後覺。覺此也。六經之經後世。經此也。大學之致知。致此也。中庸之慎獨。慎此也。論語之時學習。學習乎此也。孟子之必有事。有事乎此也。以至濂溪之立極。程門之識仁。朱之主敬窮理。陸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良知。甘泉之體認。無非

恢復此也。外此而言學。卽博盡羲皇以來所有之籍。是名玩物。著述積案充棟。是名喪志。總之爲天刑之民。噫。弊也久矣。

問心何以有出入。曰。心無出入。有出有入者妄也。須令內緣不出。外緣不入。不爲窮通得喪毀譽生死所動搖。時振時醒。不使懈惰因循生昏昧。不倚見聞覺知。不落方所思想。始可言心。



傳心錄

楷問心。先生曰。無心。曰。心果可以無乎。曰。行乎其所無事。則無矣。其未發也。虛而靜。其感而通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如是。則雖酬酢萬變。而此中寂然瑩然。未嘗與之俱馳。非無心而何。

又曰。洪範皇極之敷言。吾人宜默存深體。如無偏無陂。蕩蕩平平等語。可謂至言。中懷如此。便是心得其平。世運如此。便是世得其平。

又曰。道理本是平常。此心惟貴平常。若厭平常而好高奇。卽此便是勝心。便是心不得其平。善乎羅惟德之言曰。聖人者。常人而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安心者也。

問心體本然。既聞命矣。養之之功奈何。先生曰。終日乾乾。收攝保任。屏緣息慮。一切放下。令此心湛然若止水。朗然如明鏡。則幾矣。

先生每言學須著裏。敢問如何是裏。先生曰。裏也者。對外而言也。爲學所以自盡其心。自復其性。非以炫彩矜名也。須是刊落聲華。潛體密詣。纔有一毫露聰明。逞修能之意。便是表暴。便是務外。務外則心勞日拙。縱使行誼超卓。亦總是因人起見。本實先撥。天

機絕矣。烏足言學。

然則著裏之學。當如何下手。先生曰。別無他法。各從自己病痛上著工夫。務令病去。則本體自全。自古聖賢。未嘗於本體外有所增益也。如所病不除。雖終日講究。總是閒圖度。終日祇修。總是不貼切。故悔過自新。乃爲學入門第一義。於此若忽。則其所不忽者。可知矣。

請問自新之功。當從何處著力。先生曰。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不必驚高遠。說精微。談道學。論性命。但就日用常行。綱常倫理。極淺極近處做起。須整頓精神。中常惺惺。一言一動。並須體察。必使言無妄發。行無妄動。暗室屋漏。一如大庭廣眾之中。表裏精粗。無一或苟。明可以對人對天。幽可以質鬼質神。如是。則潔淨透脫。始可言功。

敢問下學立心之始。當以何者爲主。先生曰。用功莫先於主敬。敬之一字。徹上徹下的工夫。千聖心傳。總不外此。須當下發憤。拚一箇你死我活。實實下一番苦工。猶如人履危橋。惟恐墮落。不敢稍懈。雖隱微幽獨。無人指視。而在我一念之知好知惡。知是知非。炯然於心目。卽十目十手萬耳萬目之指視。莫過於此。豈可悠悠虛度。姑息自恕。

問爲己之學。固得聞所未聞矣。安身立命。法可得聞乎。先生曰。李延平有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二語實爲用功之要。務期莊敬靜默。從容鎮定。靜以培動之基。動以驗靜之存。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誠能屏緣息慮。常寂常定。口無他言。目無他視。耳無他聞。心無他念。內想不出。外想不入。潔潔淨淨。灑灑脫脫。此卽一念萬年之真面目也。勿先講論。以滋葛藤。勿先著書。以妨實詣。勿執臆見。於門面上爭閒氣。去耳目支離之用。以全虛圓不測之神。則身安命立。天賦之本。然復矣。

先生云。爲學必先立志。請問吾人立志當如何。先生曰。立志當做天地閒第一項事。當做天地閒第一等人。當爲前古後今。著力擔當者一條大擔子。自奮自力。在一方思超出一方。在天下思超出天下。今學術久晦。人失其心。闡而明之。不容少緩。當與一二同心共肩斯事。闡揚光大。衍斯脈於天壤。救得人心千古在。勳名真與泰山高。則位育參贊事業。當不藉區區權勢而立矣。

家嚴問如某等日暮途窮。凡聰明才辨。事業文章。覺與我本來真性。皆無干涉。趁此眼

光未廢時。必如何策勵。臨時方不散亂。先生曰。年登七旬。便稱古稀。朔幾八旬。尤爲稀少。縱生平著述絕世。聰明過人。聲名溢四海。勲業超古今。至此總與性命毫無干涉。毫無可倚。若不著意究心。晝夜深體。大事臨期。悔恨何及。爲今之計。力將從前種種牽纏。盡情擺脫。如魚鳥之脫網羅。鹿麋之離陷阱。尋一安身立命。歸原結果之處。此卽此中一念之炯炯者是也。時時返照。刻刻打點。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前不知有人。後不知有物。惟知有此而已。一意凝此。萬慮俱寂。力到功深。豁然頓契。又須急急收攝。愈沈愈寂。以至於一念不起。鬼神莫測。中獨惺惺。寸絲不掛。如秋陽。如江漢。天機任運。內外不著。無聲無臭。渾然太極。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感長者鍼芥之投。骨肉至愛。率爾狂談。洩盡祕密。可謂直吐心血。惟願勒諸骨髓。千萬努力。無更因循。稍涉依違。大事去矣。急急。

錫山語要

問格物。先生曰。格物二字。諸說紛紛。猶若聚訟。吾人生於其後。不妨就資之所近取益。不必屋上起屋。再添葛藤。

格物。猶言窮理也。物格知至。理已明也。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皆當有以格之。然有序焉。由知意心身。深究密詣。循序漸進。本立然後家國天下可得而言矣。否則後其所先。而先其所後。何繇近道。

格物。首要格爲物不貳之物。此物格則大本立。從而漸及於家國天下之物。方不外本內末。游衍馳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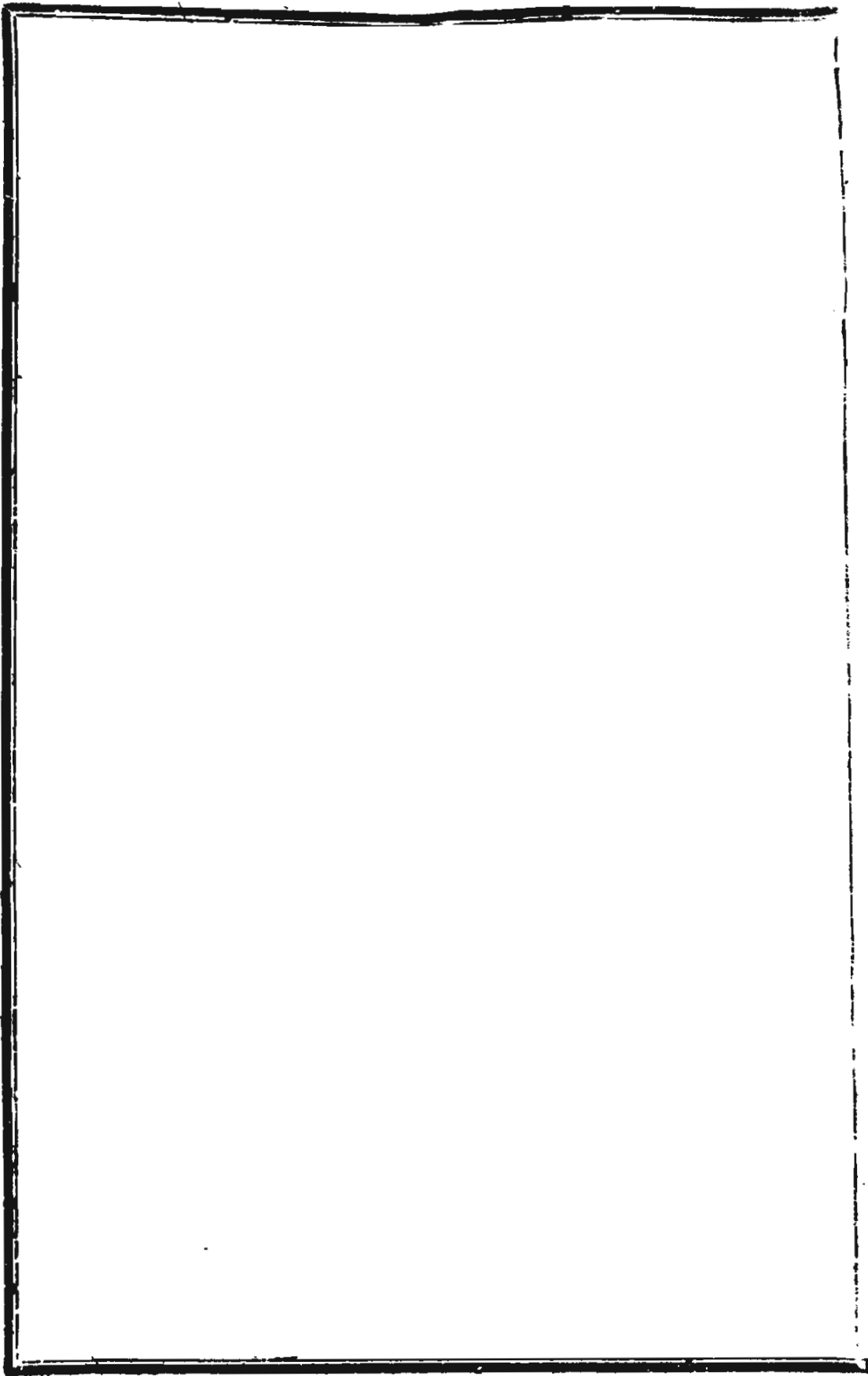
格之之方。須先掃除廓清。不使塵情客氣。意見才識。一毫牽滯於胸中。夫然後學問思辨。務使精神志慮。全副盡歸之理路。掃除廓清果力。則脫灑極而性光自朗。學問思辨果殷。則研幾透而全體具呈。到此田地。如麻木者甦。醉夢者醒。始悟我之所以爲我。惟此一知。天賦本面。一朝頓豁。此聖胎也。戒慎恐懼。保而無失。則意自誠。心自正。齊治均平。於是乎出。有天德自然有王道。夫焉有所倚。

萬物皆備於我。苟一物不格。則一物不備矣。故君子於學也。隱而幽。獨危微之介。顯而人倫日用之常。以至今古致治機猷。君子小人情僞。及禮樂兵刑。賦役農屯。皆當一一究極。而可效諸用。夫是之謂大人之學。蓋大人所期。原自與小人異。小人於稼圃之外。無復闢懷。大人則志在天下國家。苟一物不格。則一理未明。一理未明。則臨事應物。又安能中窾中會。動協機宜。此不學無術。寇相之所以見誚於張公也。

然則一一究極。非資於外乎。曰。非然也。致知以格物。格物以致知。蓋莫非良知之用也。格物窮理。貴有補於修齊治平。否則誇多鬪富。徒雄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宏景之以一事不知爲恥。是名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此等駁雜之弊。學人所當深戒。

問易。先生曰。吾人爲學。自有次序。今於四書之顯且易者。尙未能躬行實踐其萬一。又安敢貪高慕遠。過用其心於晦且難者乎。其人默然。先生語已。又不欲重違其意。則謂之曰。吾爲子試言易之大旨可乎。其人欣然拱聽。先生又謂之曰。吾子姑且靜坐片晌。良久。先生告曰。今且不必求易於易。而且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卽此便

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卽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卽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卽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卽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險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吾子其果信然乎。其人大喜。再拜而謝。又問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先生笑曰。此又是葛藤。適區區所言。猶未之鞭辟深體。而復拈章引句。縱發明得極其精妙。亦與吾子切己要務。有何交涉。夫用九不過是體乾。乾之六爻不言吉。而此獨言吉。蓋必无首迺吉。天德不可爲首故也。以此知人固貴有善。尤貴不自居其善。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學易之三昧也。



聖室錄感

盤屋李中孚手錄

嗚乎。某父早喪。幼不逮事。某母守貞。處困而沒。力莫能事。此終身至恫。而無所解於心者也。熒熒負疚。自比於人得乎。雖偷存視息。實尸居餘氣。孤棲聖室。以抱終天之憾。敬錄所感。聊寄蓼莪之痛。時癸亥季夏既望。聖室罪人李某自識。

辛復元先生事父小亭公。母陶孺人。克誠克孝。動無違禮。嘗曰。父母爲吾一身之天。吾一家之君。故孝爲百行之首。人非空桑所生。請試捫心自想。赤子當日在父母前是何心腸。今日在父母前是何心腸。要使父母身安心安。當用何法。要使人人都愛親敬長。當用何法。便有一段天機。在在流貫。人可堯舜。世可唐虞。不然。何所容於天壤之間。又著孝經翼。其略云。人子試思。何如可以貽父母令名。不貽父母羞辱。則自家一念自不敢苟。一言自不敢苟。一事自不敢苟。然一念不敢苟。一言不敢苟。一事不敢苟。只可不貽父母羞辱。若欲貽父母令名。則不容不孳孳爲善。惟日不足矣。自家是禽獸。父母是禽獸的父母。自家是小人。父母是小人的父母。自家是庸人。父母是庸人的父母。自家是賢人。父母是賢人的父母。自家是聖人。父母是聖人的父母。猛然一省。雖欲不爲聖

賢。必不忍矣。

此亦人子也。既能自盡子道。又立言垂訓。勉人共盡子道。回視汝某之親。存不知及時盡道。親沒不能感奮立身。賢不肖之相去爲何如耶。定是空桑所生。非由離裏屬毛。否則有何顏面。視息人閒。眞所謂天地雖大。難容此身也。

曹眞如先生事親色養曲至。依依子舍。非大事未嘗輕離親側。嘗爲孝親說勉人曰。人子之身。生於父母。猶草木之有根本。愛其枝葉。而傷其根本。則枝葉枯矣。尙得爲愛乎。故人苟愛其身。必愛其親。夫自頂至踵。皆父母精血所遺也。故子身卽親身。而愛其親者。則必愛其身矣。昔之言孝者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有疾。啓手啓足。以覓於毀傷爲幸。然所謂毀傷者。非止於殘害之謂。一舉手而悖於理。傷其所受之手矣。一舉足而背於理。傷其所受之足矣。由斯而推。目視非禮之色。傷所受之目矣。耳聽非禮之聲。傷所受之耳矣。口出非禮之言。傷所受之口矣。心懷非禮之念。傷所受之心矣。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守身若斯之難也。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矣。未有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也。故曰舜其大孝也。德爲聖人。然則無聖人

之德。其爲孝也小矣。或曰。論孝及於聖人。孝之至也。區區常人。豈易能乎。是不然。聖人之孝。特赤子之孝耳。赤子孕於母腹。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愛之始也。出胎未有不啼者。其愛違也。得母未有不安者。其愛得也。吾人潛心默思。誰不嘗爲赤子。誰不原有愛父母之真心者。昔何以愛。今何以不愛。昔何以愛之真。今何以愛之不真。母乃知識開。血氣動。應接繁。視聽亂。妻情子念。膠於中。流俗淫朋。薰其外。遂至失其故態耳。由是憬然悟。躍然興。銷其邪心。還其真心。守其身而愛親。如赤子之初而止。斯爲至孝矣。斯善學聖人者矣。

孝以顯親爲大。致其身爲聖賢。此啓聖公。程大中。朱韋齊。所以流芳百世也。而致之之實。止在臨深履薄。以守其身。葆其固有之良。不失赤子之初而已。汝某幼孤失教。長雖見及於此。而踐履弗實。躬行未逮。張浮駕虛。自欺欺人。墮於小人禽獸之歸。致親爲小人禽獸之親。虧體辱親。不孝莫大乎是。神怒而不知。鬼笑而不悟。而猶揚眉瞬目。居之不疑。讀辛曹兩先生語。不覺顏忸怩而心悚懼。幾欲穴地以入矣。

大學士賀文忠公。事其父陽亨先生。先意承志。動必咨稟。父患耳聾。每書字以咨。父篤

志理學。雅暮復元辛子。自楚之晉。書牘往還。深以不獲一堂覲面爲憾。公每遇過庭之時。言及辛子。輒不啻自其口出。崇禎八年。辛子至京。公接其刺。卽大慟。亟捧置所供父影前。長跪號呼以告。是吾父在世欣慕而不得見。而不孝子今日乃得拜通家之好者。次日早起。肅衣冠。往拜謁。頓首辛子函丈閒。重念先人神交有年。緣慳一晤。退而又捧置辛子孝經翼於案。僂然若將見其父有喜色者然。乃沐手恭題其簡端曰。有如父母本是賢人。其子乃爲庸人。則父母之賢。竟以其子之庸而泯。有如父母已是庸人。其子更爲小人。父母已不幸爲小人。其子更爲禽獸。則父母之不幸爲庸人爲小人。彌以其子之爲小人爲禽獸。而前愆永不可蓋。遺臭乃萬年不可休。嗚乎。人子宜何如自待。以貽父母令名乎哉。

語云。父母所愛。子亦愛之。父母所敬。子亦敬之。賀公之謂也。所題之言。痛惻警惕。足爲人子箴銘。汝某業已置其身於小人禽獸之歸。若不幡然力改。永堅末路。則遺臭萬年。竟爲親累矣。汝某亦何安耶。

何北山先生。事父執禮不懈。父見客。則拱立以待。客不寧者久之。屢以爲請。父始笑曰。

泰山微塵耳。聞者悚然。始知家庭之禮。

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禮也。人而不知禮。則與禽獸何別。士君子之所以異於庸庶者。以其家庭有禮也。家庭無禮。則與庸庶何別。

呂涇野先生。爲諸生時。大參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先生辭不獲。乃館於開元寺。既而聞父疾。乃徒步歸。二公以車馬追送不及。先生曰。親在牀褥。安忍俟乘爲也。後及第。爲翰林。居京師。父母書問至。必再拜受之。退而跪讀畢。然後起。每發家書。拜而後遣。父病。先生侍湯藥。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爲白。比卒。哀毀逾禮。既葬。廬墓側。旦夕焚香號泣。

親有書。跪接跪讀。所以致敬其親。雖在遠無閒也。涇野先生獨能循禮如此。此涇野之所以爲涇野也。

相國費文憲公。事父甚謹。中狀元後。猶奔走服勞於父旁。不命之坐。不敢坐。在翰林時。與關中某公同事。又且同年。兩人奔爭勝。公戲擊其頰。某公不悅。然絕不見於言。第自疏闊耳。公悔。日至其門。長跪請罪。某公終不出。不知誰氏以其事聞於其父。父大怒。封

識一竹板。自家發至京師。令公自扑。公於是持父所責之書。並竹板。登某公之堂。自扑者三。某公始出。抱首大哭。公曰。罪誠在我。何哭爲。曰。公尙有父督責。我則不可得也。是以哭耳。自是相歡如平生。

嘗讀史。見身居顯位。已過中年。而順受母杖者有矣。未聞數千里遙接父書。懷遵父命。受扑維謹。如費公者。卽此一節。可以見公矣。某公謂公尙有父督責。我求其督責我者而不可得。痛哉言乎。某每閱至此。未嘗不嗚咽終日。嗟乎。安得起吾父於九京。而使不孝某得蒙繩束。享有督責之樂耶。

王心齋先生。本泰州鹽戶。其父以戶役早起赴官。方急。取冷水洗面。先生見之。痛傷曰。我爲人子。而使父如此。何用子爲。遂請以身代役。自是於溫清定省之禮。行之益謹。嘗著孝弟箴曰。事親從兄。本有其則。愛之敬之。務至其極。愛之深者。和顏悅色。敬之篤者。怡怡侍側。

心齋有父。故得以服勞定省。此先生之幸也。

陳雲達事親甚篤。一日因親瑣煩。不覺有忿色。旣而自悔曰。愉色之謂何。而我乃爾乎。

亟向親叩謝服罪。退而又自懲自責。若無所容。自是一意惋愉。終其身無稍亢厲。諺云。孤犢觸乳。驕子詈母。某少孤失教。爲母所驕。每多觸忤。省事之後。雖嘗慙悔力改。而愉惋之實。終覺有愧。此恨之深者。

孝廉李霖雨。會試都門。以離親日久。馳思不置。乃齋心發願。誓告於神。血誠悔罪。籲天鑒照。矢歸順母。凡母意念所加。或默相拂。母教訓所及。或相違者。神殛之。

子之於親。必無拂無違。而後親心豫。汝某穉時。其相拂相違者何限。神雖未卽明殛。而冥冥之中。已遭天譴者多矣。

任元受事母。朝夕未嘗離左右。自言其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寒暑。或以起止不時。或以言語過多。或以憂喜稍過。朝暮候之。調護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之事。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由是道也。

人子之事親。能如元受。可使其親不至有病。卽有病亦易痊愈。某母在日。居恆未能左之右之。多有遺憾。厥後臥疾半載。雖調護百方。哀禱備至。而知識短淺。暗於辨證。察微疏略之悔。何日忘之。若元受者。真吾師也。某媿元受多矣。

新吾呂公。母病目失明。母故燥急。張目四望。一無所見。乃以頭觸壁。大號哭。不食者三日。長垣君氏。眼科名家也。迎之至。曰。目忌火動。而燥若斯。何效之能臻。公莫知所措。乃召瞽婦絃歌以娛之。積五日。稍稍下食。歌者辭窮。則更其人。或令說書。如前漢前後齊七雄三國殘唐北宋之類。如是者歲餘。而母漸平。其日候於側。王趙朱大張小張五婦。凡以說書名者。無遠近必致之。母以善養壽終。公孺慕不已。每生辰佳節。獻以家食。思其所樂。則令瞽婦絃歌侑食。四十年如一日。公痛母存日失明。見失日者乞食。則惻然憫之。給食倍於諸丐。童男。則爲粥食。養一瞽師。教之說書問卜。公又爲輯子平要語。及勸世歌曲。使教焉。女童。則以屬瞽婦。教之絃歌。給其絲具器用。待其能自衣食。則就其相宜者。配爲夫婦。聽其所之。不至號乞。公後筮仕山西。捧母像以往。朝夕嚴事。其忌日祭文。略云。嗚乎哀哉。兒在山西矣。兒今做官。母不來矣。母果不來矣。山高路險。兒實小心。母不挂念矣。事多身勞。每日一餐。母不憂慮矣。兒往年見罕希事。異擲物。歸來張大以悅母心。兒近日多所見聞。歸無所告矣。夢中聞。不是真語。紙上見。不是真容。眼底心頭。恍惚相依。思母在此。兒無奈以爲真在此矣。攢箸奪杯。往年樂事。兒惟死後。再得如

此矣。昔也甘旨防侵。不能養老。今也甘旨常餘。不及養老。兒死有餘恨矣。

觀呂公之絃歌娛母。錫類矜謦。於我心有戚戚焉。其忌日祭文。皆家常語。肝膈言。比之李令伯陳情表。尤曲盡至情。字字痛惻。字字是某心上事。某之所欲言。呂公若代爲言之。每一展讀。未嘗不一字一淚。故備錄之。時時藉以抒痛。

夏暘家世石工。爲人目不知書。而志行純篤。父卒。哀毀逾常。既葬。率其主如生。朝夕出入。事無大小。必啓而後行。母患厲疾久。暘侍湯藥。常在左右。未嘗一入妻室。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思食荔子。暘家城外。夜深倉皇越城。叩市肆。肆主不時起。暘泣於外。肆主感悟。亟起取付之。暘之子以小忿爲其弟毆至斃。暘恐傷母心。但含淚不言。人以爲難。父亡事之如生。大小事必告而行。語稱事亡如事存。夏暘有焉。一石工乃能如是。知書者當拜下風。若某則願爲執鞭。

顧忻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卽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候安。問其所欲。如是者五十年。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飲泣祈天。刺血寫表。旣而母目忽明。鐙下能縫紵。九十餘無疾而終。

定省而問所欲。方是實際。

李瓊以販繒爲業。事母勤謹。夜常數起省母。惟恐母有不適。母喜食新。瓊百方求之。得必數倍酬其值。

李瓊以市井人。而事母篤至。定省殷勤。汝某試拊心自憶。亦嘗如此乎。母喜食新。必百方以市。汝亦嘗思母所食。時時畢備乎。今九原不可作矣。汝雖欲一夜百起。時供所嗜。何可得也。新物固未嘗不獻。其實母曷嘗親嘗。嗚乎。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是故殺牛而祭。不若雞豚之逮親存也。此子路有負粟之憾。而汝某之所以不堪自問者也。噫。

曹良良。曹眞予先生族僕曹寧之子也。垂髫時。以掃地搖箕爲生。每得毫釐。則爲父母具美味。稍長。傭工。其父母不乏酒肉。先生聞而嘉歎。作歌以表之。歌曰。曹寧夫婦病且老。有子良良行孝道。苦筋竭力得毫釐。奉養雙親常溫飽。我雖峨冠爲朝臣。睹此美行感懷抱。世上豈乏峨冠人。上天下地能論討。妻羅子綺愁不足。不爲父母添布襖。嗟爾良良是我師。願爾多壽多財寶。

某幼孤罕倚。既無一椽寸土之產。又不能竭力他營。致母朝不謀夕。度日如年。突恒無煙。腹恆枵餒。且無論酒肉非所敢望。卽穀食亦不常得。備極人世不堪之艱危。未嘗有一日之溫飽。斯人以童奴而能令父母酒肉不乏。是曹寧有子。而吾母無子。不孝某實童奴之不若矣。三復斯歌。曷勝哀感。

吳邑之相城。有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向人家乞食。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篋中。人見之初不爲意。久而問之。則曰。以遺老娘耳。人始異之。潛偵其所爲。見乞兒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所貯。整理之。擎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嫗坐其中。乞兒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娛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自食。若無所得。則受餒。終不先自食也。日日如之。如此數年。母死。乞兒始不見。

沈乞兒食母。必歌舞以娛其心。汝某亦嘗如此乎。不惟有媿曹良良。且媿此沈乞兒矣。

崇禎十三年。大饑人相食。襄城縣南門外。有賣人市。有錢者買活人以食。一男子至市

頭。插草標自賣於人曰。父生我一場。不能養。自必亦不得活。不如賣錢數十文。充父一飯。時買者錢已交。立欲引去。孝子曰。我既自賣。豈是怕死。何急爲。遂別父以去。是時有一二義士。見其狀。憫之。急歸取錢擬贖。至則已開剝無及矣。閩縣聞之。莫不爲之淚下。崇禎十三年。固是奇荒。某家則年年奇荒。十三年固爲大饑。而某母子則日日大饑。里人憐其危甚。勸其執事縣庭。充門役。長又導之習陰陽卜筮。業他技。某皆謝而弗爲。蓋恥於失身也。束手受困。致吾母居恆菜色槁形。屢瀕於危。雖幸出百死而得一生。實受千辛而歷萬苦。今觀斯人不難自賣。殺身尙且弗恤。區區失身。尤無足言。然則某之疇昔膠柱。亦岌岌殆哉。今危過憶危。痛定思痛。愕然黯然。某將何以爲心。嗚乎。大孝顯親。某弗能矣。其次弗辱。某弗能矣。其下善養。乃吾母曷嘗一日享某甘旨之奉耶。悔憾無及。痛何可言。

右某所感不止此。此特錄什一於千百。一字一淚。不期成帙。置之室榻。時時自閱。自傷。搏胸自責。及門二三子。謂錄中諸事親之迹。足以儆人子而資勸懲。轉相鈔閱。某曰。鈔則一任鈔閱。要在鑒某覆車。法其所宜法。戒其所宜戒。及時恪盡子職。子職無缺。斯子

心無歉。不至如某。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方不枉父母生身一場也。
不孝某再識

